

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
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

助理教授陳麗君

執行期程：96年7月31日至97年8月31日

日期：中華民國 97年 8月 20日

目次

| | |
|---|----|
| 一、 計畫名稱..... | 3 |
| 二、 計畫目標..... | 3 |
| 三、 導讀..... | 3 |
| 四、 研讀成果..... | 4 |
| 五、 議題探討結論..... | 7 |
| 六、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 10 |
| 七、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 11 |
| 八、 經費運用情形..... | 12 |
| 九、 改進建議..... | 12 |
| 十、 附錄..... | 13 |
| 附錄一：活動成果..... | 13 |
| 10.1 “ <i>Pragmatics</i> ”—Chapter 1 & 2 導讀，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陳麗君老師..... | 13 |
| 10.2 “ <i>Sense and Sensibility :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of Qishi</i> (<i>‘actually’</i>) and <i>Shishishang</i> (<i>‘in fact’</i>) in Spoken Chinese” ,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所王英芳老師..... | 23 |

| | | |
|-------|--|-----|
| 10.3 | “Pragmatics”—Chapter 3 導讀， | |
| |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江蕙君同學..... | 30 |
| 10.4 | “Cohesion and Coherence 及相關概念”， | |
| | 成功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許長謨老師..... | 42 |
| 10.5 | “Pragmatics”—Chapter 4 導讀， | |
| | 真理大學台語系林裕凱老師..... | 45 |
| 10.6 | “Some Thoughts on Pragmatic Principles”， | |
| | 嘉義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蘇復興老師..... | 71 |
| 10.7 | “Pragmatics”—Chapter 5 導讀， | |
| |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王登億同學..... | 74 |
| 10.8 | “The Utterance Act” Re-situated; Or, Getting Searle down to the Earth”， | |
| |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陳界華老師..... | 113 |
| 10.9 | “Pragmatics”—Chapter 6 導讀， | |
| | 真理大學台語系林裕凱老師..... | 115 |
| 10.10 | “醫病‘閒談’之會話分析—以小兒牙科醫師與兒童病人對話為例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Small Talk in Clinical Discourse—In the Case of Pediatric Dental Context”， | |
| |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梁哲源同學..... | 139 |
| 10.11 | “Pragmatics”—Chapter 8 導讀， | |
| | 建國科技大學陳永鑫老師..... | 143 |
| 10.12 | “區分·切分／啓蒙·生產：嘗試定義「語用行爲」作為「設題行爲」 —兒童／青少年人類學的描述”， | |

| | |
|--|-----|
|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陳界華老師..... | 147 |
| 10.13 “ <i>Pragmatics</i> ”—Chapter 9 導讀， | |
|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丁鳳珍老師..... | 154 |
| 10.14 “〈兒子的大玩偶〉中語篇的銜接與連貫”， | |
| 元智大學中國文學系徐富美老師..... | 185 |
| 10.15 “ <i>Pragmatics</i> ”—Chapter 11 導讀， | |
|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黃聖嫻同學..... | 215 |
| 10.16 “ <i>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i> ”—Chapter 4 導讀， | |
|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鄭淑芬同學..... | 230 |
| 10.17 “語言課室中師生交談特徵”， | |
|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高實玫老師..... | 236 |
| 10.18 “ <i>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i> ”—Chapter 8 導讀， | |
| 真理大學台語系林裕凱老師..... | 241 |
| 10.19 “敘述與語言：描述話語作為殖民情境的標記——呂赫若敘事文本 〈牛車〉之分析”， | |
| 中興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石美玲老師..... | 253 |
| 10.20 活動照片..... | 268 |
| 附錄二：經費運用詳細情形..... | 271 |

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
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國立成功大學台文系

助理教授陳麗君

執行期程：96年7月31日至97年8月31日

日期：中華民國 97年 8月 20日

一、 計畫名稱：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二、 計畫目標

台灣的語言學界，近年來開始對言談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展現高度的關心。語用學注重社會語境、思想傳達和語言使用間的關聯性，可以說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和目前位於起步階段的台灣語文研究的情境似乎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透過這些經典的深度閱讀必能使活動成員們在跨領域的台灣語文研究上生產交織與交錯。預期成果主要是在經典著作的導讀翻譯以及應用到人文各學科領域上的研究發表。希望能透過此活動集結各界研究者來設立定期、定規的語用學會組織，開創全球化視野下之台灣在地化的研究發展並以和國際研究機構接軌為目標。

三、 導讀

近二十年來，語用學以及語用相關問題的研究快速成長。其發展可追溯自 60 年代末期 70 年代初期 John Robert Ross, George Lakoff 對於語言學的諸問題所做的挑戰，間接造成當時 Chomsky 句法學派為語言學派唯一主流之瓦解以及其研究理論和假說的重整。至今國際語用學會(IPrA)業已成立 20 年以上，各種語用學相關國際期刊如『Journal of Pragmatics』、『Pragmatics』、『Discourse and Society』等發展蓬勃，已儼然成為一門科學的研究領域。台灣的語言學界，近年來也開始對言談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展現高度的關心。例如在 2007 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中所發表的論文半數以上是語用學言談分析的領域，幾乎都是以台灣語言使用為分析的對象，可見台灣語言研究未來的趨勢。而現在眾所矚目的台灣研究尤其是在台灣語文領域的閩南語研究，除了音韻系統以外，在語言科學理論上的運用仍然略顯單薄。語用學注重社會語境、思想傳達和語言使用間的關聯性，可以說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和目前位於起步階段的台灣語文研究的情境似乎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所以其結合深具創新發展的可能性。運用該理論工具進行跨學科台灣語文領域研究必定能獲得新解。因此，本課

程第一期的目標首重語用論之基礎理論的精讀推廣以及理論應用工具的介紹。本期活動經典讀物之所以選定 Jacob L. Mey (2001)以及 Malcolm Coulthard(1985)的原因是因爲前者從社會和文化、權力和認同的觀點切入語用學的領域，同時從微視(micro)和巨視(macro)的角度分類諸種語用理論並有實踐性的觀察。內容綜合形式結構、社會文化、認知以及批評分析法的各種分析法的整體概略性介紹。而後者則更深入探討各派理論方法，具體示範出研究方法以及工具的應用。特別是針對 Ethnography of speaking、Conversation analysis以及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上旁徵博引 20 年來累聚的精闢理論，並配合豐盈的語料解析。透過這些經典的深度閱讀必能使活動成員們在跨領域的台灣語文研究上生產交織與交錯。

本活動預定進行 10 場次，每場次 3 小時的活動。團隊運作模式是每次場次均同時有由研究生以上成員做專章的導讀、並加上各界語用學專長的學者發表理論延伸分析的論文示範。透過精讀理論和應用分析的探討方式，學員們必能在強化學術的同時發展出創新研究的領域。截至 97 年 1 月 25 日止，共舉行了五場讀書會，每次 3 小時。

在國內的推廣上，從申請本活動開始至今，參加成員從跨越 8 所大學的不同系所到今天已有 11 所大學的教授、同學與會。讀書會也逐次翻譯導讀資料、議題的發展探討、延伸分析的論文討論，每次討論結果也呈現在網頁上供全國關心語用學學者參考，並開放研究生、學者報名參加研讀活動以及線上討論，所以必定能達成卓越的推廣成效。未來規劃除了成果發表舉辦國際研討會外，更希望能透過此活動集結各界研究者來設立定期、定規的語用學會組織，開創全球化視野下之台灣在地化的研究發展並以和國際研究機構接軌爲目標。

四、 研讀成果

每場研讀分爲 90 分鐘的專篇、專章深度導讀，20 分鐘中場休息以後，30 分鐘到 40 分鐘的延伸分析論文發表，最後進行 30 分鐘的綜合討論。

每月進度、主題及分析發表主題如下：

| 研讀序次 | 討論議題 | 研讀日期 (年月日) | 主讀人 | 導讀內容(書目章節或篇次) 及 延伸分析示範探討主題 |
|------|---|---------------|-------------|---|
| 1 | 語用學的定義和目的一構成要素、觀點、功能 | 96.9.10 | 專章、專篇導讀：陳麗君 | (PA) ^{#1} : 1.1, 1.2, 1.3 ,2.1, 2.2, 2.3, 2.4, 2.5, 2.6(附錄 10.1) |
| | | | 延伸分析示範：王萸芳 | Sense and Sensibility :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of <i>Qishi</i> ('actually') and <i>Shishishang</i> ('in fact') in Spoken Chinese(附錄 10.2) |
| 2 | 語境(context)、意含(implication)、言及指示(reference)和照應(endophora) | 96.10.20 | 專章、專篇導讀：江蕙君 | (PA) : 3, 3.1, 3.2, 3.3(附錄 10.3) |
| | | | 延伸分析示範：許長謨 | Cohesion and Coherence 及相關概念(附錄 10.4) |
| 3 | 語用原理—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CP, Politeness, | 96.11.17 | 專章、專篇導讀：林裕凱 | (PA) : 4, 4.1, 4.2, 4.3 (附錄 10.5) |
| | | | 延伸分析示範：蘇復興 | Some Thoughts on Pragmatic Principles(附錄 10.6) |
| 4 | Searle 之語言行為 IFID, SAV | 96.12.15 | 專章、專篇導讀：王登億 | (PA) : 5, 5.1, 5.2, 5.3, 5.4, 5.5 (附錄 10.7) |
| | | | 延伸分析示範 | “The Utterance Act” Re-situated; Or, Getting Searle |

| | | | | |
|---|---|----------|-----------------|--|
| | | | 範：陳界華 | down to the Earth (附錄 10.8) |
| 5 | 會話分析—交替 turn taking, 插入 insertion、一貫性 coherence | 97.1.25 | 專章、專篇導 讀：林裕凱 | (PA)：6, 6.1, 6.2, 6.3 (附錄 10.9) |
| | | | 延伸分析示 範：梁哲源 | 醫病“閒談”之會話分析—以小兒牙科醫師與兒童病人對話為例(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Small Talk in Clinical Discourse—In the Case of Pediatric Dental Context) (附錄 10.10) |
| 6 | 語言實踐行爲— pragmeme, instantiated pragmatic acts, allopract- | 97..2.23 | 專章、專篇導 讀：陳永鑫 | (PA)：8, 8.1, 8.2, 8.3 (附錄 10.11) |
| | | | 延伸分析示 範：陳界華 | 區分·切分／啓蒙·生產：嘗試定義「語用行爲」作為「設題行爲」—兒童／青少年人類學的描述(附錄 10.12) |
| 7 | 文學語用學—作 者和讀者的聲音 和視點、篇章結構 | 97.3.29 | 專章、專篇導 讀：丁鳳珍 | (PA)：9, 9.1, 9.2, 9.3, 9.4, 9.5 (附錄 10.13) |
| | | | 延伸分析示 範：徐富美 | 〈兒子的大玩偶〉中語篇的銜接與連貫(附錄 10.14) |
| 8 | 語用論和社會-教 育、媒體、比喻、 | 97.4.26 | 專章、專篇導 讀：黃聖娛 | (PA)：11, 11.1, 11.2, 11.3, 11.4 (附錄 10.15) |

| | | | | |
|----|--|---------|-----------------|---|
| | 批判和語言- | | 延伸分析示 範：王右君 | 媒體語用學與社會分析之關係 |
| 9 | 言談分析— preference organization, topic, topical coherence - | 97.5.31 | 專章、專篇導 讀：鄭淑芬 | (AD)：第4章(附錄 10.16) |
| | | | 延伸分析示 範：高實玫 | 語言課室中師生交談特徵 (附錄 10.17) |
| 10 | 談話獲得 —primitive speech act- | 97.6.28 | 專章、專篇導 讀：林裕凱 | (AD)：第8章 (附錄 10.18) |
| | | | 延伸分析示 範：石美玲 | 敘述與語言：描述話語作為殖 民情境的標記——呂赫若敘事 文本〈牛車〉之分析(附錄 10.19) |

註：(PA)指 Jacob L. Mey, 2001,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而
(AD)指 Malcolm Coulthard,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Longman。

五、 議題探討結論

由於本活動分為導讀以及延伸分析示範。導讀部份單純屬於對語用學理論的理解，討論過程大多在延伸分析示範時。每一場發表人皆能扣緊主題，並做有趣的延伸分析，讓語用學確實展現其「運用」的好處。

九月份邀請到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所王萸芳老師，王萸芳老師當天所講的主題為” Sense and Sensibility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of *Qishi* (‘actually’) and *Shishishang* (‘in fact’) in Spoken Chinese”。王老師這次的發表主要針對其對於「其實」與「事實上」用法的研究。「其實」與「事實上」大多用在當說話者想要避免正面回答爭議性話題的問題時所採取的用詞，讓對話可以平順的進行。並且「其實」和「事實上」的使用是有文化意義的，兩者會在說話的過程中依據知識交流的程度而做變換。

十月份探討的議題由本校中文系許長謨老師帶大家在當週的討論主題中做更深入的理解，主題為：「Cohesion and Coherence 及相關概念」。許長謨老

師針對本次讀書會的內容，首先探討文化背景的語境對於語言傳達後的理解差異做分析，接著針對「習慣意含是自動又不可刪除的」觀點和專篇導讀人對話。許長謨老師利用許多事例來當作範本，確實展現語用學在生活上的運用及變化。

十一月份由嘉義大學外文系的蘇富興老師發表的「Some Thoughts on Pragmatic Principles」也是針對專篇導讀部份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討論，讓近二十年來快速發展的語用學能夠經過來自全台灣各地專業的語言學教授做更細部的討論。

十二月份的研讀活動中，做延伸分析示範的中興大學外文系陳界華老師其主題為：「“The Utterance Act” Re-situated; Or, Getting Searle down to the Earth」提出研究 Searle 可以使用的其他方式，並說明在考慮情境以及不考慮情境的狀況下 practice 的差異。且針對 Searle 提出五大點之後，在以往語意學和近二十年語用學使用上的差異做比較。

一月份做延伸分析示範是本校外文所梁哲源同學，「醫病“閒談”之會話分析—以小兒牙科醫師與兒童病人對話為例(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Small Talk in Clinical Discourse—In the Case of Pediatric Dental Context)」。梁同學的研究主要針對「兒童和牙醫之間的畏懼感」是否與「牙醫和兒童的『閒談』內容」有關做深度的分析。切合當次活動主題——會話分析。梁同學不但講述精采，此篇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在場的教授們也對此議題十分感興趣而引起熱烈討論。

到了下學期，讀書會的活動接續著從二月開始。二月份講演的主題是「語言實踐行爲」，延伸分析示範請到曾經在去年十二月作發表的陳界華老師。陳界華老師此次針對主題發表〈區分·切分／啓蒙·生產：嘗試定義「語用行爲」作為「設題行爲」—兒童／青少年人類學的描述〉。其中提到青少年和兒童在學習語言的進程，引發人類學相關思考。所謂「小男孩仍需多加學習使用語言」，可能代表：1) 小男孩還沒有能習知說話者／媽媽的用意 (the speaker's meaning – meaning₁ or m₁); 2) 小男孩還沒有能歸屬說話者／媽媽的言語社群 (the speaker's speech community), 還沒有能習知這個社群裡的言語用意 (the community's meaning – meaning₂ or m₂)。這時候，小男孩作為需要有環境意識 (situation-/context-conscious) 的語言使用者 (language

user)，它／他的「個體」(individual/being an individual)——作為與媽媽的言語社群裡的媽媽的「個體」相應 (parallel to) 的「個體」——還沒有形成；所以，「小男孩照著媽媽的話做」、「小男孩沒有出聲」。

在社會中，孩子／小男孩是個主位實體，是有標記的 (marked)，記為：Ss。而，孩子／小男孩也游移於「說話者／媽媽的用意」(m₁) 與「說話者／媽媽的言語社群裡的言語用意」(m₂) 之間或之外，媽媽與孩子，是不同的人「類」(human “species”)。

到了三月，徐富美老師在〈〈兒子的大玩偶〉中語篇的銜接與連貫〉中以系統功能語言學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的角度來分析其語篇上的銜接與連貫。首先介紹〈兒子的大玩偶〉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及其敘事結構；然後用 Halliday & Hasan (1976) 的銜接架構來描述〈兒子的大玩偶〉在詞彙語法上的銜接，並指出其銜接理論未及「文化語境」的層次，而〈兒子的大玩偶〉語篇銜接的特殊之處是在文化語境的層次上；最後並說明〈兒子的大玩偶〉如何利用文化語境的銜接來產生連貫。通過〈〈兒子的大玩偶〉中語篇的銜接與連貫〉對文化語境銜接與連貫的探討，可以把語言分析提升到語類層次。

五月份，讀書會討論的書籍從 Jacob L. Mey 的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變成 Malcolm Coulthard 的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本年度剩餘的兩次讀書會，一次討論此書的第四章，一次討論第八章。五月份針對第四章的主題：「言談分析」，高實玫老師發表了一篇有關〈語言課室中師生交談特徵〉。外文系的高實玫老師，利用高實玫老師的學生在國中任教英文的影片，來分析第二外語語言學習中師生間交談的語言特徵，並做出較理想語言課程實施方式的建議：用 “unrestricted” 方式交談 (Coyle & Bisgryer, 1984) 交談由學生，而非老師 “initiate” (Coyle & Bisgryer, 1984)、避免 pseudo-communication (Nunan, 1987) 儘量遵循自然談話法則中的 turn-taking rules (SjØrslev, 1987)、老師和學生應有較接近的發言權及發言量 (Kao & O’Neill, 1998)。

六月份，本年度最後一次的讀書會，邀請到中興大學中文系石美玲老師做延伸分析，以小說文本「呂赫若的〈牛車〉」做敘事學與語言學的分析。運用話語分析的理論與方法，以呂赫若敘事作品〈牛車〉為對象，嘗試描述

話語作為殖民情境的標記，分析話語對內如何銜接篇章，顯現文本的內延功能，對外如何顯示社會主題。石美玲老師認為敘事作品是一個符號系統、一個封閉型的文本；意義單位的切分和描寫層次的區別，可以顯明敘事如何組織一個指意域，以及如何將指意單位編置於其中。呂赫若敘事作品〈牛車〉的敘述文本，呈現豐富的指意過程 (signification) 及話語層次 (levels of discourse)，此一敘述組織介引出相應的歷史、社會、文化的課題，論證了故事中殖民情境下的淳樸素民之無力、無能、之為純然的悲劇之必然性。話語分析命題的焦點閱讀，當有助於台灣文學史之語言、歷史、社會、文化的多層次的重新編碼 (re-codification)，此於學科教學實務，當亦多有裨益。

這一年度的語用學讀書會進行下來，許多老師們都深深感受到語用學對於當今研究的助益，特別是在本土語言的研究中。然而，老師們也十分感歎本土語言在社會上相對弱勢，期望能在新一年的讀書會當中，一邊研讀書籍，一邊探討對於拓展本土語言最有利也最容易有成效的方式。

六、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目前本經典研讀活動進行過程中，以月為單位，在第一年度已經告一個段落。本活動參與人員從 24 人增加至 27 人，惟因為交通費補助上的困難，許多北部的教授因故無法前來南部參與，甚感可惜。在活動進行過程中，每次的討論都很熱烈，除了導讀人對於專篇的精闢介紹之外，延伸分析的論文也發揮語用學活用的概念，不論是教授們的發表或是研究生的發表都相當精采。

就本活動訂定之目標而言，關於經典著作的導讀翻譯，除了第一次因為時間關係，由本人先做導讀之外，我們很榮幸在其後各月份邀請到各大學教授來替我們導讀，甚至有認真的研究生擔任導讀者，自九月起依序如下：九月份由本人先做導讀，本人導讀以翻譯為主，並做表格加以分析；十月份由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的江蕙君同學做導讀，江同學應用所學，融入翻譯的文章中舉例說明；十一月份由真理大學台語系的林裕凱老師來做專篇導讀，林老師更發揮所長，將英文版的《Pragmatics》其中的第四章〈Pragmatic Principle〉翻譯成閩南語，落實本土語言的應用與教學；到了十二月已屆期末，仍有許多老師同學到場參加，更難得的是本次也是研究生做導讀，由本校外文所王登億同學以華語翻譯原書，並能提出自己的見解。

應用的延伸論文發表，更是本經典活動精采的部份，從本期中報告之第五點議題探討與結論即可以看出，延伸分析以關注生活上語言的實際運用為主，在下半學期我們也將看到語用學運用在學科上面的發展。除了討論活動本身的導讀、延伸閱讀之外，我們也架設網站，在國內推廣，希望能招募更多對於語言學及語言學對本土語言重視的老師、研究者、學生，來做這方面的探討。如前所述，已經從跨越 8 所大學，增加到 11 所，不過礙於經費關係目前的邀請仍以南部地區為主，希望將來更能邀請到北部地區的老師、同學來參加本研讀活動。

七、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本次研讀活動遭遇到最大的困難在於受經費的限制，只能給予主讀者鐘點費及交通費，對於來自各地的與會人員，特別是認真向上的學生，卻沒有辦法給予補助，十分可惜。加以，許多北部地區的老師也因為無法補助交通費的關係，而無法前來。時以高鐵之便，卻仍無法打通南北兩地的學術往來甚感可惜。也造成本次活動進行最大的困難和遺憾。

十、附錄

附錄一：活動成果

10.1 “Pragmatics”, Chapter 1 & 2 導讀，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陳麗君老師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1 & 2, 1-35

導讀人: 陳麗君
2007/9/10

第一章 語用學的定義

1.1 序言

1.1.1 語用學的歷史

過去二十來，語用學以及語用問題的發展快速。曾有 7 次國際研討會(Viareggio 1985, Antwerp 1987, Barcelona 1990, Kobe 1993, Mexico 1996, Reims 1998, Budapest 2000)。國際語用學學會(IPrA)創會至今已 15 年以上。語用學的國際期刊，1977 年創刊的 *Journal of Pragmatics* 和 1991 年創刊的 *Pragmatics*，目前仍持續出版。前者每年 13 刊，後者每年 4 刊，合計約 3000 頁數的論文。此外，還有很多正式或非正式的出版品和學報，以及數目不詳的初步論證論文(working papers)、論文、博論、叢書、還有至少 6 批以上的大規模參考圖書、教科書、「語用學小百科辭典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agmatics*」(1998)等語用學相關文獻的生產。儼然證明語用學發展已足為一個地位難以動搖的學術領域。

然而，如此急速發展的語用學是自然而然無故自生的嗎？我們不禁要自問，語用學是如何迅速擴展，且在如何在這麼短的期間內成為如此興盛的領域。

最初開始嘗建立「語用學」的方法來解決語言學的問題，可以追溯到 60 年代後期到 70 年代初期的 Ross、Lakoff 等先進。早期理論以及假說的崩壞(特別是指獨尊句法一派的 Chomsky 及其追隨者)。新的理論模型(model)，語用學在其先驅者的不自覺間，慢慢的從 Chomsky 學派破裂的裂縫中誕生。(如同 Kuhn(1964)所定義的「典範轉換 paradigm shift」)。

當然，今日我們所看到的語用學的誕生，即舊思維面臨的困境，而新思維的輪廓是如何逐漸成形。這樣的觀察惟有在保持一定的歷史距離的觀點下才能成立的。當時，有很多用邏輯理論無法說明的語言現象，引發很多理論的自我矛盾。而這樣的現象，不是由語言學者，而是由和語言學鄰近領域的哲學之灰色中間地帶工作的哲學家所發現的。有些則是由某些試圖跨越句法學以及其後的語意學的邊界之語言學者所注意到。

舉例而言，自然語言和理論語言的關係處理上發生窘況，首先是在句法學接著是語意學。本書的 2.3 中，將針對這些問題做論述。語言學的矛盾之所以產生是和「有效的語言學的記述必須以句法學為基礎或是至少以句法學為出發點」的這種散發科學權威的信仰有著密切相關。問題出在於，被排擠在句法學領域以外的各種語言外要素(extralinguistic factors)在所謂的「語言規則」中實際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上述的「句法學主義」的信仰，製造如上的語言問題，卻無法接受用其他的方法解決問題。接下來，在 2.5 節會詳細介紹如何去解釋影響我們的語言理解的假設(即前提)，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理論框架可以適用。最後在 2.6 節詳述，語言使用者和語境之間相關聯的諸問題，使用者和語境是決定在某個特定時間，某個特定場所，所發話的話語的意義的重要關鍵。

語言學中的「輪到語用學」可以描述為文法理論的思維和句法學的思維轉換到語言使用者的思維變化。在定義語用學時「語言使用者」的概念特別重要。下列即說明利用「語言使用者」之概念可以將許多的觀察經驗以及事態結合成一個有效的共通的要素。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1 & 2, 1-35

導讀人: 陳麗君
2007/9/10

多數的「語用學」的定義可以說都是反覆的再釋 Charles Morris(1938: 6)的有名的語用學定義:「符號對解釋者的關係之研究」。現今的語言學者比較喜歡以溝通概念為主軸的現代術語,所以使用「傳達內容 messages」替代「符號 signs」、「語言使用者 language users」來替代「解釋者 interpreters」。

假使誠如上述,語用學為一新的思維或研究領域,那麼語用學就有義務提示出有關研究對象的新定義。該如何下新定義呢?

二分法

| | 過去的語言學 | 語用學 |
|--------------------------------|---|---|
| 關心 | 語言的生產過程以及語言的生產者 | 只重視結果的生產物 |
| 研究對象 | 舊(人類的產物-語言) | 新(人類所使用的語言) |
| 領域 Chomsky Katz(1977:19) | 利用傳統文法研究的記述語言構造 「語言能力 competence」 「所謂文法即各種類型的句構造相關理論。…」 | 用語用學的方法敘述語言的使用 「語言運用 performance」 …相對的,語用學是在說明說話者以及聽者的想法和其過程」 |

◎二分法的問題

(1)如何從句法學以及語意學中切割出語用學再限定其研究範圍呢?

(2)語用學在和語言學的鄰接跨領域如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民族語言學等等的領域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此外,如計量語言學、數理語言學、談話語言學以及應用部門廣闊的應用語言學等這些新領域和語用學的關係又為何呢?

越是探求語用學的定義及其研究領域的範圍,疑問便越多。然而不管探求的結果為何,語用學所關心的中心議題是語言使用者。因此,我們可以說語用學研究的普遍共通特徵是「以語言使用者為中心」。

◎但是「以語言使用者為中心」這一特徵還沒有辦法完全構成語用學的定義。

原因:「語言使用」一詞的解釋以及語言使用者所代表的意義,在學者之間意見紛歧。例如「語言使用」一詞可以是,當使用者「使用語言」時,所發生的所有的狀況。或者比較窄義的解釋語用學是在討論語言的時候,我們可以要求語言使用者做「明示的提示 explicitly」。

(1) 窄義的

根據 Levinson(1983: 2-3)語用學必須是「對說話者,比較一般的說法即對語言使用者,做明示的提示」。因此Levinson拒絕採用諸多前人的定義,其提出的定義是「語言和語境的各種關係中語法化 grammaticalized 現象-即語言構造化的相關研究」

這個定義顯示,語言使用中只有擁有明白且固有的文法表現,即遵循文法規則的和音韻學、型態學、句法學的要素連動的語言使用,才被認定和語用學有關聯。這也是 Levinson 所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1 & 2, 1-35

導讀人: 陳麗君
2007/9/10

說的「文法化」的意義。可是 Levinson 不能告訴我們,使用者和語法的關係為何、語言和語境間和借不借助文法有什麼差異(關於篇章化 contextualization, 詳述請參考 3.1)。

(2) 廣義的語用學的用法: 認為語言使用就是指使用者利用語言在「處理各種事務」時所發生的一切, 也就是說語用學的世界包括可能將人們特定為語言使用者的所有的一切。

不過, Levinson(1983: 2)很扼腕似的又說「這種用法目前在歐洲大陸仍舊普及」。這個定義成立的前提是, 語言使用者為社會團體的成員, 因此不論成員是在何時、何地使用語言, 都會受限在成員所屬的共同體的時間空間裡頭, 而社會共同體成員之一的語言使用者都會依循這個共同體的時間空間內的各種規則與規範。

1.2 語用學: 定義和界線

1.1.3 定義

如前節所述, 將語用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純語言的現象, 假使這樣的界定能夠如 Levinson(1983: 11)的主張做周嚴的定義, 對於主張語用學包涵人類語言使用的學者而言, 還是無法接受的。若將所謂的「語外的 extralinguistic」問題, 排除在語用學的研究範圍外的話, 那麼就是無視於語言使用者的存在而造成莫大的犧牲。真正的語用學的研究應該考慮到存在於社會的語境中的語言使用者。是無法如 Levinson 的「語法化」之見解般, 將語用學限定於被文法符號化的語脈中的片面而已。

社會的溝通都是透過語言進行。可是語言使用者不但存在於社會, 也是以社會性為前提而有溝通、語言使用。使用者所能夠運用的各種語言和策略都是在社會的規範之中。研究人類在溝通時如何使用語言的語用學研究, 是以社會的諸前提的研究做為根基, 嘗試著確立這些社會的前提如何影響人的語言使用或是造成何種效果。因此定義如下: 「語用學是研究在社會諸條件下, 人們在溝通時的語言使用」。完成這個定義後接著面對的課題便應該是藉著釐清和相近研究領域的關係, 尋找語用學的特色。所謂「定義」是設定最終目標和界線(「定義 define」的語源是 de + fine, fine 是源自拉丁語的 finis「結束、目的地」, fines 是複數意表界線)。「定義語用學」的意思是界定研究語言學領域內部的相近學門間的關係。

可惜目前為止所提出的各種語用學的定義包括上述定義都無法劃清語用學的領域界線, 或無法得到眾人的認同。大多數的學者, 都如同上節我所批評的(Levinson)的定義一般, 自因於以語言為取向的周嚴的定義。另一方面, 盡其可能採用社會語境的學者們, 則含糊的游離在語用學和語言學周邊諸領域的關係。

但是, 為什麼在語用學持續發展的今日, 有必要清楚明瞭的劃清界線呢? 只要語用學持續發展, 設定的界線仍須被再設。有可能脫離進退維谷的困境而設定實踐的, 動態的語用學的定義嗎?

回顧過去文獻, 以上的想法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被採納。這個「語用學折衷主義」最著名的代表是 Geoffrey Leech, 他提出互補性 complementarity 的概念試圖解決以上的困境。針對語用學和與其最相近的語言學的次領域語意學的關係, 提出以下的看法: 語意學和語用學有著互補相互的關係也是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從主觀的角度看這樣的觀念很容易被接受。不過,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1 & 2, 1-35

導讀人: 陳麗君
2007/9/10

要能夠客觀闡述其正當性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這種觀點的成立是建立在指責其他觀點的問題點或是弱點上。

Leech 針對語意學及語用學的關係, 提出三個區別的方向: 1) 語意學包含語用學的「語意學主義」, 2) 語用學包含語意學的「語用學主義」, 3) 語意學和意用學互為各自獨立的研究領域且互相補助的「互補主義」。

(1) 「語意學主義」: 引 Searle 處理「發話行為 speech acts」為證。例如, 當我做某個約定時, 是因為根據語意學的動詞「答應」一詞存在, 所以我才「做」了某個約定。還是因為從語用學的角度來看, 它本身就是一個「行為」呢? 毫無疑問的, 如果採取前者的做法, 就好像強迫性的將「語用」加上「語意」組合成為一個獅頭羊身的半身人名叫「語用意 pragmatics」。

(2) 「語用主義論」: 比較 Austin 的處理方式。他認為唯一真實存在的問題是, 在發話時話語所持有的效果, 我們可以利用它「做」事情」。用 Leech 的說法來說明 Austin 的觀念, 一言以蔽之「語言中最有趣的部分應該是語用學的觀點」。

(3) 「互補主義」: 首先, 為什麼對大多數的語言學家而言耕耘已久的 Austin 的研究, 仍舊屬於未知的領域呢。最大的原因是為了保持安全的固有領域並擁有特權, 因此當新的見解出現時, 自然會不安。在職業上已經有確立的地為的句法學或語意學者, 希望能持續早已習慣了的作業方式。要是有某個人向他們教示語言學的做法, 他們在專業領域的完整性就面臨危機。所以, 為了不讓這種叫做既有秩序的小船動搖, 喜好傳統方法的語言學者, 都傾向將語用學放置在語言學母體之外的一個安靜的角落。被安排在語言學的側旁的舞台的語用學和語言學其他各領域不同, 被認為一個補助的領域, 進行自己想做的研究。利用這種互補主義來解決界線設定的問題。

第三個解決辦法, 到現在還是最常被採用來解決界線的設定。例如 Levinson 討論語意學和語用學的關係, 提出以下的看法。「我們認為意義這個東西的性質, 似乎只能說是一種混種的, 拼裝的理論。所以將語意學和語用學這個相對的比較同質的單位能共同組成有體系的組織。」(Levinson 1983: 15)

1.2.2 定義: 構成要素、觀點、或功能

1.2.2.1 構成要素、觀點?

上一節所討論的問題, 基本上, 語言學領域的這個大餅應該要則怎麼切割, 切割後的片段(即構成要素)應該要放在整體中的那一個位置。這種論述的架構是基於「構成要素主義的語言學觀」上。Chomsky 自初期的發表以來就廣為接受, 根據他的跟隨者的看法, 即使他們之中有些微不同但是基本上共同遵奉的原則為: 語言的文法最重要的部門是音聲音韻學、句法學、語意學等幾個部門所構成。這些部門對應著不同的人類能力, 例如腦部受損的時候, 可以將之劃分為不同領域領域。如因 Broca 部門受損而引起的失語症和句法學能力相關, Wernicke's 區的受損和語意學能力相關。

◎構成要素主義的語言觀的本質基於視人類的心視為「組合式的」, 和關聯性理論以及認知科學或人工智慧等的心理學者的發想同出一轍, 即人類的諸能力各自獨立而且互相協調。相對的,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1 & 2, 1-35

導讀人: 陳麗君
2007/9/10

將人類的語言活動視為「觀點」的看法即「觀點主義的語言觀」。

◎何謂「觀點主義的語言觀」:

berland and Mey(1977:5):「語用學不是和其他各領域劃清界線,而是從另一個方法來看各種語言並賦與特徵。語用學的焦點集中在社會的各個要素。

如 Labov(1966):從語用學的角度來看,將「都心黑人英語」當成和其他英語方言一樣看的話,不能反映出「社會規則」因此沒有太大的意義。

Verschueren(1999:7):將語用論定義為「語言使用作為一種行動的語言相關現象,從一般的、認知的、社會的、文化的視點。」、「語用論並非一個語言理論的新的構成部門,而是提供不同的觀點」

觀點主義的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以及近鄰的語言學的複合領域強調全方位的語用學。諸如社會學的諸變項(收入、居住、教育程度等)、心理學(IQ、個性等)也都涵蓋於存在語言社會的人的語用學中。

◎構成要素主義的語言觀:在各自的有限範圍的領域運用獨自的方法,以明確定義的對象為研究對象。如音聲、音韻學始終都在探討音韻,屬於句子的句法的對象就交由句法學者去處理。

(Östman 1988: 28):「構成要素主義」和「觀點主義」應兩者並存,擴展我們的認知學的地平。「如果語意學的分析單位是意義,也就是單字、句子、節或文章或韻律的話,……那語用學的分析「單位」則為語言的功能作用」

1.2.2.2 功能

◎Karl Bühler(1934: 29):

語言功能三角 1) Ausdruck(表達或顯現), 2) Appell(呼籲), 3) Darstellung(表述、陳述)

◎Jakobson(1960: 350):語言六功能,以上的三功能加上 4) code 語言分析, 5) channel 傳送的, 6) poetic quality 詩的功能。

以上的模式的基本前提都是語言使用者在語言溝通過程中佔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從功能的角度便能將構造要素主義和觀點主義的不同的議題統合,達到共生的目的。

◎調查語言使用的功能,基本上便是研究相互活動的語言,方法有二:

- 1) 會話分析的方法:儘可能精確的觀察事件、事件的參與者、其想要說的、描寫其說話的表現形態、或者參與者選擇在會話的哪個時點發話(或沉默)
- 2) 表達社會相互活動的語言的側面的語用的(實踐的)方法:為了順利展開相互行為,必須釐清社會平等、偏見或階級情感、教育文化等基本條件。沒有這些社會背景是無法進行順利的會話,如 Levinson(1983:44)的「互相觀察行為,以對方的行為為根據而行動,由二人以上的行為者構成的相互依存行為的連鎖和連續生產」

◎根據 Goffman(1976:266-267):在這些場合作用的約制可以分成體系(文法)的約制和儀式的約制(功能)。前者指兩人以上的參加者進行各種行為時能有體系的相互結合,互相配合所需要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1 & 2, 1-35

導讀人: 陳麗君
2007/9/10

之各種要素。在相互行為的持續進行中後者沒有絕對的必要性,但可以看到維持相互行為的典型-相互行為的社會次元。

1.2 語用學的實踐的價值

1.3.1 語用的理論和實踐

語用學的課題和功能之實踐的特徵,是以過去數年來語言研究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為出發點,並提出嶄新的方法。行使語言諸功能時遇到的大多數的問題,近年來已經從「外界」展現示範給語用學了。例如從民族感覺方法論的會話以及發話順序等問題(在第 6 章詳述);哲學所開拓的辯論的問題(2.3);電腦軟體和設計的業界處理的人類和電腦的相互作用等問題。以及由一般的人類學民族誌、精神醫療或心理學、社會組織內外的正式的語言、修辭學、媒體研究、教育學等向語用學提示的各種問題。其他、沿用如生成文法等傳統語言學的問題,如發話(utterance)的多義性(ambiguity)、第三人稱代名詞詞的指示以及故事篇章中的「聲音」等都是研究課題。

1.3.2 語用學的行使和目標

1.3.2.1 為什麼我們需要語用學?

人們如何行使語言,如何利用語用學的方法加深這些問題的理解?

歧義性 ambiguous: 從來的語言學的看法 VS 語用學

1. 歧義句通常只存在於實際的發話如(Paradise News),並非如 Chomsky 所舉的人工的歧義句。有意圖的創作歧義句的笑話等場合便是。
2. 決定歧義句中其中之一義,需要靠「語境 context」。語境是發話的生產和理解的過程中各種扮演一定角色的所有的要素。

◎古典的靜態的語境: 如物理世界般,在某種特定狀態下先行的諸條件能完全決定接下來的情况。(反例: p. 38)也就是現在的瞬間和目前為止所成立的事項。純粹的語言記述沒有動態。

◎動態的語境: 人們在語言使用的持續的相互行動,而促成的不斷展開發展的「環境」

1.3.2.2 語用學的目標

語言學者主張內在性(immanence),方法和目的的說明義務只要自明即可。從歷史角度而言,語言學為相對的年輕的學門,從解構科學中獨立,切割出並確立屬於自己的領域。然而對一個發展成熟的科學而言,確保其內在性並非成熟的象徵。

原因:1)內在的語言研究方法有造成語言的各種面向支離破碎的分裂的傾向。2)實踐語言學極度專門化的結果除了一般的辭彙以外,無法對話。3)語言的記述的問題

搶救瀕臨消失語言的語言,不是語言學家為了拯救語言只做採集,整理目錄和記述的過程而已,拯救「語言使用者」應該是重要的過程。從語用學的角度,除了現場採集記述外,更重要的是和語言的集體虐殺(linguistic genocide)行為戰鬥。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等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1 & 2, 1-35

導讀人: 陳麗君
2007/9/10

2 語用論的諸問題

2.1 語用論是語言理論的「垃圾桶」

語用論常常被稱為語言學的垃圾桶,雖然用來裝不要的東西的垃圾桶有否定的語感表現,但是這種表現在語用學發展初期時的語用學者間還是獲得一定的使用和地位。

垃圾桶的概念來自於(Yehoshua Bar-Hillel 1915-75)將語意學稱為「句法學的垃圾桶」。背景在於50年代後半60年代初期,語言學的形成理念是備有如倫理學或數學所有的形式推論和抽象的象徵記號的一門科學。語言學的理想理念是將語言視為「代數 algebra」。1943年歐洲構造主義哥本哈根學派的Hjelmslev最先提出的概念,廣被引用。

但如同理念無法說明實際生活的各種現狀。

50年代中葉,Chomsky的「生成變形文法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理論的主張:句子不需要「意義」,只用句法學做記述即可。要是不給變數一個值,句子本身沒有意義可言,如此就很容易的設計檢測代數程式將之正當化。初期的Chomsky的句法學是將語意學完全區隔在外的文法構成要素。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 符合句法學,意義的問題交給語意學處理 (Chomsky 1957)

◎語言學的理论從句法學擴張到語意學:Chomsky 提出垃圾的處理辦法,句中的單字選擇組合必須符合選擇徵性(selection features)的句法的徵性構造。

語意學關心的是抽象的科學,句子在何種狀況以及條件下是「真 true」還是「偽 false」。不過不管句子整體是真是偽,句子的某個部分保持是真的現象,也就是「前提 presuppose」在古典的語意學是無法解釋的。因此另一個垃圾桶有其必要性。

Fats regretted that he had to pay alimony to Bessie.

Fats did not regret that he had to pay alimony to Bessie. - 偽

「前提 presuppose」:不管Fats為人如何,前提是付了贍養費。

◎和語言哲學家不同,語用學學者對抽象形式的句子的真偽價值即公理值不感興趣。重點是人們為什麼說,說了什麼。如果不能確定對方的語言使用的動機,不管發語是真是偽也無法理解。(如1.3.2.1的困惑的語言學者的對話)。

2.2 無國界的語言學者

英國語用學者Geoffrey Leech將現代語用論的發展比喻成殖民的過程。這裡所謂的「殖民」的概念有兩個構成要素。(1)衝突:如美國國父們因為壓抑的宗教政策離開英國一般,引起移民者亡命於母國之外的衝突存在於母國。(2)原住民的存在

(1)衝突:

1) 理論的方法和實踐的方法的對立,即「理論語言學者」VS「應用語言學者」

有些學者如Lyons(1968)認為抽象的和實踐的方法學實質上並無對立。

2)「內部的」衝突,源自Chomsky派語言學的「句法主義」將音韻學以及語意學等所有的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I & 2, 1-35

導讀人: 陳麗君
2007/9/10

語言科學都放進句法學的框架裡。

不願被框限在句法學的內部, 初期反駁的學者: 「生成語意學 generative semantics」(George Lakoff); 「發話行為 speech acts」(John R. Searle 1969)

(2) 原住民: 1960 年代, 當 Ross 或 Lakoff 這樣的語言學開拓者試圖在語用學的領域上插上所有權的旗幟時, 遭遇到的是已經在該領域上耕耘多年的原住民, 語言哲學家。事實上, 對現代語用學長期以來持有影響力的哲學家, 最近特別是 Austin 1962、Searle (1969)、Grice (1975) 聞名。

2.3 哲學家、普通人、日常對話

傳統上, 和語言諸問題相關聯的哲學家集中他們的關心在被定義的理論的表現和自然語言的句子間的關係。

普通的人對於語言諸問題的討論, 影響最廣也最深的一個概念便是, 語言是邏輯理論的問題。日常語言就好像如數學和形式理論一般已經確立了的純粹理論語言所產下的私生兒, 被視為非正當的雜種。

相反的, 「日常語言哲學」學派的人, 將力點放在人們如何使用他們的語言。以 John L. Austin 為代表, 其著作『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 間接的意涵 (implicit) 即是語言是如何被使用的。運用不一定正確的文法, 理論上未被定義妥善的命題的語言來進行溝通。

語用學的基礎在革創期常見到的論證是, 若命題 (proposition) 理論偽裝成日常語言的姿態出現時, 是否就決定是讓語用學的條件來統馭命題理論。然而事實證明, 邏輯理論和語言並非益友良伴。如下例 (下線及網底是導讀人加上):

理論學有個眾所皆知的規則, 兩個命題結合時 (各自為 p 和 q 的命題, 結合記號圖示為 p & q) 其構成素的順序並不重要。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a child is better than having a child and getting married.
(結婚後有小孩比有小孩後結婚要來得好)

假使語言的接續詞 and 和理論學的 & 是一樣的。理論上和下面的句子的命題同值。

Having a child and getting married is better than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a child.
真理條件 (truth conditions) 相同, 但是日常生活語用裡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意思。

↓ why?

「順序的原理 principle of orderliness」(Grice 1981: 186): 人們一般會按照他行動的順序來排列他的話語的順序 (詳述於第 4 章)。

↓ but

I both crashed my car and got drunk.

此外,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理論的記號 (如 &) 無法完全對應於自然語言的單位 (如 and; or) 例 p,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1 & 2, 1-35

導讀人: 陳麗君
2007/9/10

因此,就本質而言邏輯理論是從語言派生而出的抽象物,觀察語言時就不應當以理論當成主要的觀點。而語用學和語意學也是同樣的道理。

「日常語言沒有嚴密的理論」(Strawson 1950: 344; Levison 1983: 175)

2.4 貓和鴨子

針對 Chomsky 學派的用語言學的理论「形式的適格性 formal well-formedness」來判斷句子是否為語言的產物,也就是說利用形式的適格性來判斷某個現象是否「屬於」語言。

G. Lakoff(1971)提出「前提和相對的形式的適格性 Presupposition and relative well-formedness」來反駁。使用者認為是正確的使用常常和文法學者的正確的規範有所抵觸。如:

(1) 單數、複數使用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ve decided not to pay dividends this year.

(2) 關係代名詞 (人(who)VS 非人(which); 無生命 VS 有生命)

My cat, who believes that I'm a fool, enjoys tormenting me.

(3) 人稱代名詞的前方照應(anaphoric co-reference)以及缺乏一貫性(p, 26).

「語言外的因素常常介入形式的適格性的判斷。」(G. Lakoff 1971b: 330)

2.5 語言和現實世界: 前提 presupposition

過去很多語言學家都相信處理意義,應該是語言學外環的工作。言外的 extralinguistic 一詞就是非科學的意思,依賴語言外的外部資訊做分析,在方法論上不紮實。如 Leonard Bloomfield(1950: 143ff)曾在其古典大作『語言 Language』第九章中(Meaning)提到,語言意義只有透過某種狀況下說話者的發話才能研究,我們不必去在意那從語言學獨立出來的「真實世界」的語意。還有一些避開處理語意問題的學者如,Charles Hockett(1959)、Louis Hjelmslev、Noam Chomsky 等。

不過在「現實」意義上,語言外的問題不會消失。

John managed to sell his shares before the market crashed.

(約翰在崩盤前,成功的賣掉他的股票.)

No, he didn't.

(沒有,他沒有(在崩盤前賣掉他的股票))

兩者不可能同時都是「真」,而是持有不同的真理條件(Turth conditions)。

兩者間不變的潛在要素:「John tried to sell his shares」-這樣的要素就是前提 presupposition。前提可以在第二次否定的發話後仍殘留(survive)下來。

有些學者提出「殘留」存在於內在於語意,在有些特定的辭彙單字中。如「to manage」有「trying seriously」的慣用的意涵(conventional implicature),前提和特定的辭彙要素是不可分的。(或如 hurry back)不過大多數的辭彙並不能清楚的提示出語意學或邏輯理論學上的前提。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 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1 & 2, 1-35

導讀人: 陳麗若
2007/9/10

◎沒有語境就無法單從邏輯理論來判斷句子的真或偽，但從個別的辭彙的「語意價值 *valeur*, *sinn*」來說明的純粹的語用論恐怕也不足。因此，語用學是以某個特定的發話、特別的語境為原則。

John regrets that he failed the exam.

John doesn't regrets that he failed the exam.

前提: John 沒通過考試；有考試

John doesn't regrets having failed, because in fact he passed. (Levinson 1983: 201)
前後句中矛盾的真理值(truth values)並存。但是如果有語境 context 的話就可能不是不合邏輯的。

推論不僅僅是在說話中的抽象的暗示語意或推論，我們之所以能夠暗示或推論只有在和對話者面對面的狀態下才能成立。也就是說，藉著協調的原理(Cooperative principle)說話人間才能實現能動的、積極的操作。

前提是完全取決於說話者的語境，不是語意學的而是語用論的，只能在相互行為中才能使用。

2.6 語言使用者的世界

為什麼近年來重視語言使用者的聲浪高漲?

根據 Levinson(1983: 35ff), 分為內外因素, 主要是外在因素: 早期提到的對 Chomsky 所構築的「無菌」的抽象的文法模型的不滿。其次為內部的語言學的問題。生成文法無法去處理實際使用的語言。因為語言使用者和他們的語言是語用學的核心(1.2.2.1)。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a child is better than having a child and getting married.
如例句, 發話的理解取決於發話者所居住的世界。

假設這個發話者的床頭櫃上放了一本古羅馬教皇保羅六世頒布的冊子「生命：適當的生育限制 *humanae vitae*」, 對於發話的理解可能就不同。因為, 發話的理解依存於說話者的語言的、社會的、文化的、一般生活上的語境。如果不了解人類週遭的語境, 就無法理解發話的意義。語用研究者在處理使用者的語境所運用的概念有例如「語域 *register*」(發話是正式還是非正式的; 發話者在其所屬團體中的社會地位等)、「情態 *modal*」(說話者的發話態度)、「修辭 *rhetoric*」(如何傳達)等問題概念。此外, 一般語言學無心處理的領域如發話行為 *speech acts* 將在第五章敘述, 語用實踐行為 *pragmatic acts* 在第八章敘述。

以上所有的被稱為「語言外的 *extralinguistic*」的現象, 都能囊括入語境的傘翼下。

10.2 “Sense and Sensibility :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of *Qishi* (‘actually’) and *Shishishang* (‘in fact’) in Spoken Chinese” ,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所王萸芳老師

2007.9.10 王萸芳老師延伸分析示範發表

| | |
|---|--|
| <p>Sense and Sensibility : The Discourse-Pragmatic Functions of <i>Qishi</i> (‘actually’) and <i>Shishishang</i> (‘in fact’) in Spoken Chinese</p> <p>Yu-Fang Wang, Pi-Hua Tsai & Ya-Ting Yang</p> | <p>Outline</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Introduction■ Method■ Results■ Discussion<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Conclusion |
| <p>Introduction</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While <i>qishi</i>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several studies (Li 1984; Hsieh 1987; Yang 1996; Li 2001; Zhu 2002; Biq 1994; Hsieh & Huang 2004), the development of <i>shishishang</i>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spired by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i>qishi</i>,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arouse more attention to the idiosyncrasies of <i>qishi</i> and its synonym—<i>shishishang</i> in spoken discourse. | <p>Introduction</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Adopting the conversation analysis approach (Sacks, Schegloff, and Jefferson, 1974) in a spoken corpus containing daily conversations and radio/TV interviews,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s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 particularly in the utterance- or turn-initial position. |
| <p>Introduction</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Based on relevance theory (Sperber and Wilson, 1986/1995) and politeness theory (Brown and Levinson, 1987) ,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textual and interactional uses of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 It aims to elaborate on different functions or usages of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 give a unified account of the different usages, and make an explicit effort to link their different functions by providing a core and general property from which the multifunctions may be derived. | <p>Introduction</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What are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2)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3) Do the different text types play a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s) of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 since different text types may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and occurrence of some discourse markers? |

| Method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drew on Halliday's three-level model. ■ Halliday (1995) argues that choices for meaning are organized into three main components, which he terms 'metafunctions'. |

| Method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The propositional (ideational) metafunction is concerned with mapping the 'reality' of the world around us. ■ The textual metafunction is concerned with organizing proposi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meanings into texts that are coherent and relevant to their context. ■ The interactional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is concerned with organizing the social reality of people we interact with. |

| Method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The database consists of 39 naturally occurring conversations, totaling 481'04", and 48 TV/radio interviews, 480'15" in total. They were taped via audio cassettes and transcribed into intonation units. |

| Results | | | |
|---|----------------|--------------------|-------|
| Table 1 The occurrences of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 in the conversation and interview Data | | | |
| | <i>qishi</i> | <i>shishishang</i> | Total |
| Casual Con. | 145 (90.6%) | 15 (9.4) | 160 |
| TV/Radio Interview | 349 (85.3) | 60 (14.7) | 409 |

| Results | | | | |
|---|--------------|------|--------------------|------|
| Table 2 The occurrences of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 in the conversation data with respect to their utterance-positions | | | | |
| | <i>Qishi</i> | % | <i>Shishishang</i> | % |
| Utterance-internal | 17 | 11.8 | 1 | 6.6 |
| Utterance-initial | 128 | 88.2 | 14 | 93.3 |
| Utterance-final | 0 | 0 | 0 | 0 |
| Total | 145 | 100 | 15 | 100 |

| Results | | | | |
|---|--------------|------|--------------------|------|
| Table 3 The occurrences of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 in the formal interview data with respect to their utterance-positions | | | | |
| | <i>Qishi</i> | % | <i>Shishishang</i> | % |
| Utterance-internal | 51 | 14.6 | 4 | 6.7 |
| Utterance-initial | 294 | 84.2 | 56 | 93.3 |
| Utterance-final | 4 | 1.2 | 0 | 0 |
| Total | 349 | 100 | 60 | 100 |

| |
|---|
| <p>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Qishi</i>, originally being an NP meaning 'its fruit' and then 'its fact' in archaic Chinese, developed into an adverb. It is used to make the speaker's commitment of something true, as illustrated at the first and second arrows in (3). |
|---|

| |
|--|
| <p>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p> <p>(3)</p> <p>→ J: ...妳室走其實也沒什麼變啊?... (Utterance-internal)</p> <p>S: (0)HeN啊... (Utterance-internal)</p> <p>→ ...我們[其實]都沒什麼變... (Utterance-internal)</p> <p>J: [因為]... (Utterance-internal)</p> <p>S: (0)銀青也沒變... (Utterance-internal)</p> <p>J: ...嗯... (Utterance-internal)</p> <p>S: ...還是一樣黑... (Utterance-internal)</p> <p>@#@</p> <p>J: ...對啊... (Utterance-internal)</p> <p>...因為... (Utterance-internal)</p> <p>...她... (Utterance-internal)</p> <p>→ ...其實她... (Utterance-initial)</p> <p>...也蠻娃娃臉的... (Utterance-initial)</p> <p>...所以什麼都沒變... (Utterance-initial)</p> |
|--|

| |
|--|
| <p>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n (3), <i>qishi</i> appears in utterance internal position as an adverb, by which the speaker tries to be objective, analytical and emphasizes something true. ■ At the propositional level, <i>qishi</i>, acting as a commentary adverb, indicates a speaker's commentary attitude toward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 and usually prefaces a shift ground in the forthcoming utterance (Zhu 2002). |
|--|

| |
|--|
| <p>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n spoken discourse, <i>qishi</i> is continuously shifted to the front and, triggered by this reoccurrence at the utterance-initial, gradually develops into a discourse marker. ■ At the textual level, the meaning of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 can be described as "something like genuine, real, basic". They are often used to introduce a fact. ■ As have been observed by Hsieh and Huang (2005), <i>qishi</i> functions as a marker of fact-telling or fact-disclosing, as in (5). |
|--|

| |
|---|
| <p>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p> <p>(5)</p> <p>J: ... (0.9) 然後到那個合歡山去... (Utterance-internal)</p> <p>C: ...<T 對 T>... (Utterance-internal)</p> <p>J: ...就... (Utterance-internal)</p> <p>...其實很<E high E>啦... (Utterance-internal)</p> <p>...只是說... (Utterance-internal)</p> <p>C: ...<T 對 T>... (Utterance-internal)</p> <p>J: ...天氣很冷... (Utterance-internal)</p> <p>C: ...[噁]... (Utterance-internal)</p> <p>J: [然]後又下雨... (Utterance-internal)</p> |
|---|

| |
|--|
| <p>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Qishi</i> and <i>shishishang</i> are also used when speakers intend to contrast what people may have imagined with the reality. They introduce information or points of views that contrast with what speakers have already said or what would normally be expected. It is used to draw attention to (apparent) inconsistency. It is often in conjunction with <i>wo juede</i> 'I think', <i>buguo</i> 'however', <i>keshi</i> 'but', and the like. |
|--|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9) A: ..就是看他臉部表情怎樣.\ B: ..有一點提醒.\
 B: ..對.\ A: ..其實我覺得..
 ..對.\ ..(TSK)怎麼講..
 ..對.\ ..像我跟<XX>這麼熟..
 A: ..就是特別去注意那些部份.\ ..可是..
 B: ..hm.\ ..事實上也是..
 A: ..可是.. ..<@ 一片空白 @>.\
 ..以前都沒想過.. ..沒有觀察的話..
 ..<E body message E>有那麼多.. ..寫不出來eh.\
 ..<X 是從那裡出來的 X>.\
 B: ..hm.\
 A: ..好像我覺得..
 ..這作業..
 ..收獲算是這一點.\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In addition, similar to its function as a marker of fact-introducing at the textual level, *qishi* is employed by the speaker to express his/her alignment with his/her conversationalist (Hsieh and Huang 2005).
 (11) M: ..我媽對牠是-
 (0) 小狗那種..
 ...關心程度已經超過..
 ..對<@人的關心程度了@>.\
 F: ..其實常都會這樣..
 ..我們家也是一樣.\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However, in our data, *qishi* and *shishishang* are more often used to convey disagreement at the interactional level, e.g.:
 (14) A: ..已經學期末了..
 ..非常謝謝你擔任一個學期的那個..
 B: ..<@啊沒有..
 ..沒有@>.\
 A: ..班代.\
 B: ..其實也沒做什麼事..
 A: ..嗯.\
 B: ..就比較重要的事..
 ..會跟同學通知..
 ..那比較瑣碎的..
 ..就不會講..
 ..這樣.\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Similarly, *shishishang* clearly displays something less than agreement with the assessment. It transforms the speaker's turn from a hearable agreement or affirmation to a countermove, accomplished by a shift of topical focus, as manifested in (16).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16) Y: ...(11.0)所以..
 ..我覺得你們..
 ..這樣子有考試..
 ..還比較好ho.\
 X: ..我們都是<E open book E>.\
 ..事實上..
 ...(0.9)我們-
 ..除非..
 ..你自己看啦..
 ..老師事實上也是..
 ..因為..
 ..他自己' 超了三堂課.\
 @
 ..<@ 他感情出' 問題 @>.\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Sperber & Wilson (1986/1995) develop a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ased on assumptions about human cognition, maintaining that a speaker, by claiming a hearer's attention, communicates that the information he is offering is relevant enough to be worth the hearer's attention. According to Sperber & Wilson, information is relevant to the hearer to the extent that it interacts with his/her existing (given) assumption to yield cognitive effects.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In the framework of Sperber & Wilson's relevance theory, discourse markers encode a procedure whose role is to constrain the inferential part of communication, by restraining the number of hypotheses the hearer has to consider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eaker's meaning (Blakemore 2002).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The reason why *qishi* and *shishishang* are used in interaction is in accordance with Blakemore's (1993) arguments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markers introducing elaboration is to achieve relevance a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ght communicated or to disambiguate ambiguous expressions. The speaker himself/herself tends to elaborate his/her previous utterances in order to make the other person understand better what he/she is communicating.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Qishi* and *shishishang* could be regarded as guiding the hearer toward a particular interpretation, or to be more specific, to 'reinforce' or 'clue' the interpretation intended by the speaker.
- However,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explanation of *qishi* and *shishishang* based on relevance theory, in which the hearer is assigned an active role, there the discourse markers *qishi* and *shishishang* might signal the speaker's wish to modify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or consideration of face.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Despite the appeal to objective-seeming "facts", *qishi* and *shishishang* can be linguistic signals to mitigate some threat to face in interaction.
- Brown and Levinson (1978/1987) proposed positive face to explain politeness phenomena that reflect the desire of people to be liked or approved.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In Brown and Levinson's terminology, the illocutionary force can be redressed or hedged through acts of positive politeness. Redress signifies an attempt to counteract any potential damage of an FTA by saying something in such a way that it indicates that no face threat is intended or desired (Brown and Levinson 1987:70). Hedging refers to the avoidance of expressing commitment to a given assumption underlying an utterance (1987:147). This positive politeness is directed by the speaker's wish to be considered desirable.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since *qishi* and *shishishang* can be related to addressee-involvement, in the potential face-threatening occasions such as arguments, they can be used with other linguistic features as a politeness device, oriented to the interlocutor's positive face.

Discussion
-Comment, Contrast, and Counterexpectation

-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the discourse markers *qishi* and *shishishang* are more prevalent in formal settings, such as TV/radio interviews, where politeness is expected.

Discus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 According to Cumming and Ono (1997), speaker attitude, also called 'stance', 'perspective', 'subjectivity' and so on, reflects how the person views or assesses the state of affairs being described—or how they wish to be seen by their interlocutor as viewing it.
- Hence, som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re stance-related. Such expressive content is generally secondary to the main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sentence utterance, but its impact on a discourse can be significant.

Discus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 Expressive content includes evidentials, which are particular grammatical elements marking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in a statement, viz. evidentiality. Evidentiality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a sub-type of epistemic modality (see, for example, Palmer 1986, Kiefer 1994).

Discus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 Chafe and Nichols (1986) hold that evidentials have two main functions: indicating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s in "I see him coming") and the speaker's degree of certainty about the communicated proposition (as in "I guess he is coming"). Evidential markers signal a message which specifies the strength of commitment by the speaker towards the force the basic message.

Discus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take Chafe and Nichols' view that evidentiality is a type of epistemic modality or related to epistemic modality and further argue that like *actually* and *in fact*, *qishi* and *shishishang* are undergoing grammaticalization, where their meaning changes from evidentiality to epistemic modality, i.e., from the speaker's evaluation or judgments on the truth of the proposition to the speaker's commitment to the truth of the proposition.

Discus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 Originating in an utterance-internal adverbial function, *qishi* and *shishishang* come to have the whole utterance in its scope, and then discourse chunks. *Qishi* and *shishishang* evidence a shift to increasingly pragmatic, discourse-based meanings, as well as to more subjective meanings. *Qishi* and *shishishang* can be a device for relating to the listener by setting up a contrast with the listener's expected state of world.

Discus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 When talking about subjectivity, we put emphasis on the speaker's concern of interaction, but when it comes to intersubjectivity, the addressee's concern is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raugott and Dasher 2002).
- *Qishi* and *shishishang* are fundamentally subjective and intersubjective, because saving the image of the addressee is something only the speaker can choose to do.

Discus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 In other words, *qishi* and *shishishang* are grounded in the speaker; however, much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addressee. Their acquisition of functions as a mitigating device further represents an increase in intersubjective meaning, after the epistemic functions have arisen.

Discus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 Echoing Traugott and Dasher's analysis of *in fact, indeed* (2002:155), we find that *qishi* and *shishishang* are intersubjective in that it has the double function of signaling the type of rhetorical strategy being u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ressing concern for the addressee's "face", which is usually called "hedge," or "mitigator". In a word, they may presage a less-face-threatening disagreement.

Conclusion

- By using *qishi* and *shishishang* to signal weak disagreement, the speaker not only expresses the dispreferred response, but also shows the effort to maintain the interaction smoothly and avoid Face Threatening Act. Consequently, *qishi* and *shishishang* not only encode and externalize the implicature of the intended meaning, but als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xpress the epistemic meaning appropriately, which adheres to Traugott's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1999).
Nonsubjective (objective) > subjective > intersubjective

10.3 “Pragmatics”—Chapter 3 導讀，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江蕙君同學

語用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之探討

導讀範圍：Second edition Pragmatics, Chapter 3, 39-60

導讀人：江蕙君

2007/10/20

第三章 語境、意含和指涉

3.1 語境

3.1.1 動態的語境 The dynamic context

作者之前提到語境的重要，不管口語、書面語，都可藉由語境來理解句子的歧義現象。語境是動態的概念，會持續變化的，在溝通過程中能讓參與者互動並理解其內容。

語境會隨著使用者、族群、語言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以家庭用品為例，通常會附上說明書，根據族群的不同則有不同的語言版本。值得注意的是，字的選用上和訊息長度上會有不同。(p.40)

兩種相同的事件，表達卻不同。兩個比較之下，西語用字比英語多。或許是說西語的人不曉得這個器具的安裝才需要詳述，但這樣的解釋似乎會牽扯到種族歧視和民族優越感。

同樣的，或許有一些員工本身也不熟悉也無法了解紙巾機、馬桶坐墊和其他設施。對這些的人而言，詳述安裝方法是必要且有很大的幫助。對於一個不熟悉這種器具的人來說，簡短的英語會讓他頭大。當我們看到這裝置，並閱讀明白的指示，把詞語放在適當的語境之下，因此產生了意義。

語境不單單是指涉。語境是種活動。語境可以了解事件，也提供真正的語用意義，也可當作是真實的語用行爲。

It's a long time since we visited your mother.

這一句是一對已婚夫婦在客廳裡用過晚餐之後坐在咖啡桌前時，丈夫對著太太說出這句話。同樣的一句話，換個場景如果是在動物園裡觀賞河馬時說出這句話，則會有另一種不同的語用意義。在動物園的語境下，這一句表面上看似平淡的句子，其實是痛罵岳母的語用行爲。

語境很重要，不僅可處理指涉和意含，還可處理其他語用行爲、前設、語域。

藉由語域(register)，人們可以向對話者表明態度。因此，有了正式和非正式語域，如同(Brown and Gilman 1961)像法語的 T/V system，非正式的 tu 和正式的 vous 替換。其他語言使用不同的動詞：日語的非正式語體用-da (to be)，較正式用-desu，最正式用-gozaimasu。這樣的替換是根據不同的語境。像是東京操作山手線電車的司機，宣布即將到下一站時會用-desu，但是操作私鐵的司機卻是用最高敬語 gozaimasu。

另一個例子是發生在 1992 年 3 月 26 日的德國電視節目。身為東德詩人兼歌手的 Wolf Biermann，逃到西德而且被褫奪公權，在八十世紀中引起相當大的震撼。

這段談話裡，提到 Andersen 和德國秘密警察 Stasi 的關係。Biermann 手中握有消息顯示他朋友就是向警方告密的人，但是 Andersen 否認。Andersen 提醒 Biermann，也是因為 Andersen 的說情和支持，願意出版印刷 Biermann 的歌曲，Biermann 才得以在東德工作。

這段談話最有趣的特點是兩位朋友稱彼此用 Sie (正式語體)，他們以前是用 du (非正式語體)。語域的轉變是因為語境已發生變化：從輕鬆的語境轉變為強烈的指控。重點是雙方不再用 du，這個重點隱含在語境內；而且雙方是本能地使用這樣的變化。在變化的語境裡，特定的言談形式會消失，而且也不可能會有親切的言談行爲。

3.1.2 語境和習慣 Context and convention

語意只在文法的規範裡以及社會的語境內操作，所以語意(句意)完全地是習慣性的(非自然的)。語用學有個矛盾點是語言使用者必須用社會的習慣，以語言為媒介來表達他們個人的意願。腦中無形的操作無法直接自然表達，必須以非自然、習慣和語境來實行。

因此，依照習慣和語境不同，相同的言談會產生出完全不同的效果，甚至有相反的效果，如諷刺、挖苦、暗喻、誇張等。例如航空售票員剛告訴我由於重複訂位的關係，以致於無法得到機位，我必須在機場待上一晚。這時我對他說：「Great!」。我真正的意思是：This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me right now.

如何分辨 Levinson 所稱的說話者的完全溝通意願(full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Levinson 回應如下：該考慮的不只是言談語意，因為在特殊的語境下會造成言談語意分歧，連正確的機制如反諷等也要考慮在內(1983:18)。

以下的對話可幫助了解言談：

(A 和 B 在電話中，商量幾天後的事宜)

A : So can you please com over here again right now?

B : Well, I have to go to Edinburgh today sir.

A : Hmm. How about this Thursday? (Levinson 1983:48-9)

從這段對話裡，發現到有許多前設、意含、指涉和其他事實、語境條件。例如對話的時間點是 today。如果說話的日期是在 last Thursday 和星期二之間的話，This Thursday 才有意義。否則說話者就可能會說 tomorrow 或是 the day after tomorrow。再者，說話者 A 的地點顯然也不是愛丁堡，說話者 A 的所在地不會離愛丁堡和說話者 B 太遠。另外，說話者 A 的職位似乎比 B 高，得以命令 B。所有的事實都是從語境中的成份決定，而且我們能夠從一連串的言談中看出語境的假設意含：空間、時間和參與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他們的信仰和意願。

3.2 意含 Implicature

3.2.1 什麼是意含 What is an implicature?

Implicature 一詞是由動詞 imply 得來的，同源於 implication。會話意含是隱含在會話裡，也就是說，有些東西是隱含的在語言裡。語用學對於此現象感興趣的地方是因為我們無法以句法或語意的規則來得知，但是可以以其他方式來解釋。如同 Bilmes 表示：在日常對話中，我們傳達命題，這些命題是隱含在言談中。我們有時能夠藉由會話原則以及提及的事物推斷出結論。在這些例子裡，我們處理的是會話意含(Bilmes 1986:27)。

3.2.2 Implications and implicatures

Implication 和 implicature 不同。Implication 的定義是兩種命題間的邏輯關係。讓這些命題符號化，p 和 q；邏輯意含是這種關係 if p, then q：

$p \rightarrow q$

If-then 這種關係在日常生活也很常見，日常生活語言會說到 If-then。假設我需要修剪籬笆，請兒子來做這項工作，要給他必要的動機。

You cut my hedge = p

I'll take you out to dinner = q

則邏輯符號的表示方法就是 $p \rightarrow q$ ，則表示：

If you cut my hedge, I'll take you out to dinner.

但如果我兒子沒有修剪籬笆，則我就不用帶他出去吃晚餐。然而，按照邏輯來說，我仍然可以帶他外出到他喜愛的店用餐：第一個命題(p)非真，我不能說第二個命題(q)也是非真。邏輯上而言，非 p 不隱含非 q。

從上面例子得知，邏輯意含和我們現實生活上所理解的隱含不同。上面的例子，我兒子沒有修剪籬笆這件事，隱含他就沒辦法得到他的晚餐，有修剪才能到外出吃美食。但是，邏輯和現實不一定相同。

3.2.3 會話意含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如果有人問我：

What time is it?

我回答

The bus just went by.

這個語境是一天只有一班公車，每天早上固定 7:45 會經過我家，而且對話者也知道這一點，我的回答就和問題有相關了。

爲了知道人們的意思，必須理解他們的意思。但是理解是個複雜的事情；可能產生誤解。如同 Leech 的觀察，「理解言談就是一種猜測，或假設」(1983:30-1)。

假設一位阿姨過生日，但我不記得正確日期。我說：

When's Aunt Rose's birthday?

那個人回答：

It's sometime in April.

嚴格來說是 *sometime in April* 意思是四月的任何一天，從 1 日到 30 日都有可能。但是現實生活中，*sometime in April* 不是四月一日或三十日，因爲出生於四月一日的人，大家認爲是很倒楣的。如果被問到生日，人們會說是幾月的某時，*sometime in early April*、*in the middle of April* 或是 *at the end of April*。

Thomas 指出「在會話的互動中，除非人們收到相反的指示，否則會以特定的規則運作」(1996:62)。一般來說，當我們提出問題時，期待人們願意配合給我們一個答案。這樣的合作機制是會話語用學的基礎，尤其是合作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現在著重在另一個特點，將會話意含和邏輯意含分開：會話意含會消失。接下來採用 Leech (1983:85)的例子：

如果我想表達一件事，我的小孩裡有一個有一隻手在葡萄乾盒裡：

Alexandra ate some of the raisins

我說：愛麗珊德拉吃了一些葡萄乾，並不是全部。如果改變一下，假設像是：

But why did you have to eat all those raisins?

她一定會指控我胡說，因爲 *some* 和 *all* 是不同的。

邏輯裡，all 跟 some 有時可以通用，但是在這裡卻不能幫助我們解釋，根據說話者的意願和聽者的理解：一些，不是全部的葡萄乾被吃完。這裡可用會話意含來解釋，如果說話者說 some，她/他並不表示是 all。Some 在會話意含裡不是表示 all，因為如果我真的要表示 all，我會直接用 all 一詞。

在接下來的會話例子裡：會話意含在某個特定的會話語境裡是暗喻，但在另一個語境內卻是明喻。

我可以加上語境來取消意含：

Alex ate some of the raisins,

之後加上

-in fact she ate all of them.

在這裡，後來的語境取消了原先的意含：some 轉變成 all。

然而，不是所有的意含屬邏輯或是會話意含，另一種稱為習慣意含。

3.2.4 習慣意含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說話的腔調(speaking with an accent)、鄉下口音、粗喉音、外國腔。腔調口音會洩露出我從哪來。

腔調指出社會的劣勢。劣勢(inferiority)和語言本身無關；一代一代的方言會成為下一代的言談規則，歷史會一再的重演。問題是，方言隱含什麼：說話者有腔調，就不屬於社會所接受的世界。說著一口非標準的語言變體通常暗指著社會較低階地位、教育程度低，有著許多負面的意味。這樣的意含是習慣而產生的標準，且無法受到改變；因此則稱之為習慣。

有人懷疑是否習慣意含和語用有關；一些學者似乎認為不是這樣，因為習慣是自動的，而且不會消失。習慣意含並不是由語用原則推論的，像是 Gricean 的原則，從習慣附屬在特殊詞彙上(Levinson 1983:127)。這種附屬是不會消失的，如 Leech 提到以下例句：

Sally is the secretary

我們結論為：

Sally is a secretary (1983:90)

習慣意含是自動又不可刪除的。但是這樣的觀點是很受爭議的。

1)有人選擇相信語用學的任何事都能以規則來解釋。習慣是長期發展、特定文化和相關的社會產物：習慣意含和使用上彼此有衝突。

引用 Edward Keenan (1971:52; Levinson 1983:177)的例子，如果說：

Tu es Napoleon,

習慣意含是受話者和我不熟，或是社會地位在我之下。相反地：

Vous etes Napoleon

如果我向領事致意時，或是他博得了我的尊敬。

然而，這樣的習慣意含只會在適當的語境下完整地定義出來；當語境改變後，習慣意含也會改變。因此，也有意含改變的例子，如兩三個世代以前，法國小孩向雙親致意會用代名詞 *vous*；今日，這樣的用法是不存在的。或者在魁北克酒吧可以用非禮貌的(*tu*)來邀酒，但是卻沒有人會這麼用了：熟悉度的習慣意含，在魁北克 *pub* 文化裡已經消失了。

2)有時不用習慣意含，最常引用到的例子是英文的 *but*。結合兩個詞語或是句子時，*but* 的意義就和 *and* 是一樣的。如果是習慣意含，一般來說會產生差異才對：*but* 之後所接的句子和前面的句子是相反的，*and* 所接的兩邊句子都相同。

沒有一個普遍正確的規則，說明在什麼特殊語境下只能用 *but* 不能用 *and*；許多的例子裡，這兩個連接詞幾乎是可以互換的，如聖經裡，希伯來語 *and* 通常功能就如同是 *but*，反之亦然。

希伯來語的冠詞 *wa* 有兩種功能(*and* 和 *but*)，其他語言像拉丁語，結合詞語和句子時，不需接任何連接詞，連接詞的省略。(I came, I saw, I vanquished)。其

他例子裡，我們會用停頓或是(書面語)用分詞或冒號，也不是用 **and** 跟 **but**。

作者引用 **Bilmes** 的話語作為小結，規則和科學的法則不同。物理學的法則是不容違反的...。會話規則容易遵守，當規則受到破壞是可以觀察出來的。

3.3 指涉和照應 **Reference and anaphora**

3.3.1 指涉 **On referring**

假設我身處異國，晚上坐在飯店房間裡。門外傳來敲門聲。我沒有馬上開門，先問說：**Who's there?** 一個陌生的聲音說：**It's me.** 我該怎麼辦?

基本上，有兩種可能，一是我認出了訪客的聲音，決定要不要開門。二是我認不出這個聲音，陷入窘狀。當我不知道門外那個人是誰時，我能怎麼辦呢?因為 **me** 就是 **I**，**I** 就是 **me**，當要確認說話者的身分時，說 **It's me** 一定為真，因此完全沒有其他線索可循。**me** 沒有固定的實體；**me** 一詞的指涉會隨著說話者而改變。

使用語言會直接或間接地提到某人和某事。直接指涉：名字可以指到某人和某事。間接指涉：有人在門外跟我說話時，為了確認指涉時，需要求助語言或非語言的策略，。

例如那個人說 **It's me** 時，我可以回說 **Me WHO?**，或是 **Who's talking?**或是以不耐煩的聲調，或提高聲量重複我第一次說的 **Who' there?**。如果那個人說 **It's a friend**，非限定冠詞 **a** 是不確定，則我會想從到更明確的資訊。如果那人說 **it's Natasha's mother**，而 **Natasha** 剛好是我認識的人名，尤其是如果我認出 **Natasha** 的母親的聲音來，我就會開門。

根據 **Buhler** 所提出的，明確的指涉是邏輯學家所追求的。同樣的精神裡，一些學者真摯地認為我們應該取消模糊的指涉，如 **I** 或 **you**，因為沒有核對的方法，而且它們的指涉一直在變。

3.3.2 指涉、標指和指示詞 **Reference, indexicals and deictics**

專有名詞有適當的指涉，指涉到特定的人或物；例如一個人提到 Napoleon，會用 the victor of Jena 或是說 the loser of Waterloo。

相對於專有名詞，一般名詞是不定的：像 cow 一詞，是代表母牛，並沒有描述任何有關 cow 長怎樣等，所以我們需要標指詞。

標指是一種特殊的指涉表現。在特殊語境下的指涉，意義才有效果。假設某人說：

I am six feet tall.

Six feet tall 在言談語境裡，任何人都能了解，有指出高度。問題是 I am：我們怎麼了解所說的高度確實是這位說話者的高度？只能從言談語境配合 (coordinates) 看出，我們才能決定言談是否有意義。標指包含了代名詞，時間副詞，動詞時態等。

標指是根據使用者的指涉。主要表現標指的方式稱為指示詞。因為標指是人類才有，因此所有的指示詞和說話者有關，指出特定的地方和特定的時間點。

許多東方語言(像中文、日語、韓語、爪哇語等)用特殊敬語不是由說話者的本身而定的。其實說話者會貶低自我，對自己的所有物等使用非敬語的方式，或負面敬語。但是當他們談到其他人和所有物時，會用敬語。例如，日語提到我女兒用 musume；別人的女兒用 o-joo-san；有許多人稱指示代名詞，是違反社會威望和面子問題。

一位希伯來語的老師，發現他把一雙舒適的拖鞋放在家裡，他請學生把紙條拿給師母。紙條寫著：Send me your slippers with this boy。學生問老師為何用 your。老師則說：笨蛋，如果我寫 my，她會讀 my slippers，就會把她的拖鞋送過來。我要她的拖鞋做什麼？所以我當然是寫 your，她會理解是 your，然後把我的送過來呀。

這故事說明預期其他人的解讀的重要。一般而言，爲了讓他人了解我們的意

思，我們可以說明清楚：當我說：To the left，我也可以說：To your left 或是隱含在語境內，就像在軍營裡，長官下命令給新兵，EEEYZZZ LEFT!=新兵的左邊，而不是長官的左邊。同樣的，希伯來語故事的老師，他無法理解一般的程序：他用的方法是和軍事訓練是一樣的，爲了從老婆那裡拿到拖鞋。

標指指到特定的情況。如時間的例子，我說：I saw him last week，我的時間點也就是上個星期，根據我當下的時間點：也就是我說話的時間點 I saw him last week。上個星期當然是在這個星期之前的那一個星期，這個星期是我的時間點。我不能用 last week 表示好幾個星期之前；要用 last 的話是跟這個星期較近的那一個。

Next 也有同樣的問題，如 next week。如果我們簡單地想表達 following 的意思，我們會說 the following week，但是如果接下來的星期是緊接在這個星期之後，那麼，可以用 next week。

如果我寫信給艾倫，他是昆士蘭布里斯本的同事，我在夏季時要到他的大學教書。我寫信給他，是以我的角度(my summer)，或者我採用以艾倫的 I-origin 作爲時間點。我的朋友丹妮斯來自巴西，她告訴我她 last summer 所發生的事情。

這些例子，加入一些標指詞可使語境更明確。我可以寫 the summer quarter in Australia 來消除所有的模糊。或是我可以採用他們的時刻(your summer)會更明確。

如果發生的事是過去的結果，說話者會用過去式。比如前半小時一直瘋狂地尋找鑰匙，找到之後日語會用 Ah-arimashita!=Oh-[there it] was；而不是 There it is。同樣的，當某件好事發生了，原本預期會發生不好的事，日語會說 yokatta([it was good)。丹麥語有同樣的用法。

3.3.3 從指示詞到照應詞 From deixis to anaphora

指示詞的功能是指出先前提到的名詞，而這樣的指涉功能就是照應詞。

典型的照應詞是代名詞。在一個句子或是一個語境下，指涉對象跟照應詞有關係。接下來的例子(avec homage a Teddy Roosevelt)：

The man was walking softly; he carried a big stick,
the man 的 the，表示這個人先前有提到過；he 指的是 the man。這裡有個爭論點就是指涉對象跟照應詞的關係是如何。指涉對象會在代名詞之前，後指 cataphora 是指涉對象出現在代名詞後面。

這裡觀察到另一點是，照應詞不會一直遵循文法指涉規則，這樣就稱做 lazy pronouns (Partee 1972)。經典的例子(due to Lauri Karttunen 1969)：

He's been to Italy many times but he still doesn't speak the language.
和 Partee 的例子比較：

The man who gave his paycheck to his wife was wiser than the man who gave it to his mistress. (1972:434)

從這些例子裡，我們了解照應詞並沒有指涉對象或是錯誤的指涉對象：the language 沒有指到先前提到的任何語言；但是因為有提到義大利，所以我們知道是 the language of Italy。同樣地，另一個例子裡，it 指到的是前面的薪水。

我們感興趣的不是照應詞指涉，而是其語用上的功能。照應詞的語用嘗試納入考慮不只照應詞代名詞，還有前行語，可以是名詞或名詞組、一篇文章，也可以是整個情形。問題是隱含的範圍(hidden dimensions)有照應詞指涉，尤其是我們使用照應詞時，隱含著什麼。

性別冠詞和代名詞之間以及相對的名詞之間的指涉。在女性運動的影響下，在過去數十年有許多有關生物陽性(generic masculine)的爭議；生物皆陽性有指涉到女性同胞嗎？以陽性來統一人類的性別？英語有一些方式可以輕鬆地解決這個問題，(使用複數 they 或是結合代名詞 s/he 或是用 he or she)；但是不是所有語言都能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解決。

例如，西班牙語的每個名詞有其特定的性別。大部分的稱呼都有不同性別，有的是陽性，有的是陰性；指涉詞一定要和照應詞的性別一致。萬一有男女老師都出席的場合下，會用 *los profesores* (the male teachers) 來稱呼。理論上會用 *las profesoras* (the female teachers)；或是選擇清楚說明性別差異(*los/las profesores/as*)，或是以重複的方式(*los profesores y las profesoras*)。即使如此，作者仍有遇到性別指涉問題：我應該說 *ellos* 還是 *ellas*，陽性、陰性或是兩種？

西班牙的例子：

La catedratico ‘the female (university) professor’

Un modelo morena ‘a (female) brunette model’.

第一個是女教授(用陰性的冠詞 *la*，分別以陰性形容詞結尾-*a*)；但是和陽性結尾 *catedratico* 和 *modelo* 衝突。語用學真正關心的不是文法規則，而是是否有規則來約束其使用，有沒有隱藏語言地位低人口的存在，無形的專業婦女，必須用男性的頭銜。

重要的不是觀察文法規則的正確性，而是這些規則反應出社會的支配方式。文法學家只告訴我們如何避免違反句法規範，語用學讓我們知道社會族群之間有趣的衝突，這些衝突是怎麼用語言表現出來。

10.4 Cohesion and Coherence 及相關概念，成功大學中文系許長謨老師

許長謨老師 2007.10.20 延伸分析示範講義

語境(context)

CONTEXT (p.78) 語境...

CONTEXTUALIZATION 語境化

CONTEXT OF SITUATION (p.78) 語言環境 ref. Context (b)(語境)。

CONTEXT-FREE GRAMMAR (p.78) 不考慮上下文的語法/上下文自由語法

CONTEXT-RESTRICTED GRAMMAR (p.79) 受上下文制約的語法

一種短語結構語法。其中改寫規則表明，這些規則的應用受上下文的限制。如 X->Y/a_b/的意思是：X 僅在用斜線標示的上下文中改寫成 Y，其中_表示在語符列中發生替換的位置。= context-sensitive grammar (對上下文敏感的語法)。

CONTEXT-SENSITIVE GRAMMAR (p.79) 對上下文敏感的語法

Contextual Variants

Contextual Analysis

Contextual Features

Contextual Meaning

意含(implication)

=Connotation

詹蓓_英漢動物喻體語用含義的對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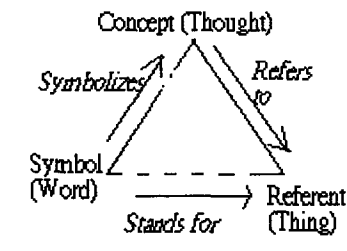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Pragmatic Implication of Animal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外語研究 >>2003 年 03 期

英漢語言中,以動物為喻體的語彙,不僅為數頗豐,而且自成體系.它們之間或偶同,或微殊,或迥別,或則沒有對應性.通過對比分析,不僅有助於克服英漢語際之間的交流障礙,亦可促進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匯合.

關鍵字： 英漢語言，動物喻體，語用含義

文化與語用涵義(culture and pragmatic implication)。在特定的語境中，詞語的指稱意義與語用意義存在“表裡不一”，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引起的語義聯想 ...

言及指示(reference)



邱采真、龔梅_語用推理與話語理解

Pragmatic Refere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Utterance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3年06期

以 Sperber 和 Wilson 的關聯理論為指導,探討了語用推理在話語理解的兩個階段--對明示意義的理解和對隱含意義的理解中的作用.在解讀明示意義的過程中,語用推理的作用主要表現為識別歧義,收窄和拓寬概念編碼的意義.在明示意義的基礎上,聽話人借助語用推理機制推導出話語的隱含前提和隱含結論,從而理解說話人的話語意圖,完成語言交際.

關鍵字: 語用推理, 話語理解, 關聯理論

照應(endophora)

(David CRYSTAL: A Dictionary of Language, p. 104)

Endophora (內指關係)

The relationships of cohesion which help to define the structure of a text, usually classified into **anaphora** (items which refer in a backward direction) and **cataphora** (items which refer in a forward direction). A contrast is drawn with **exphora**, where the interpretation requires reference to the extralinguistic situation: the meaning of *that* in *Look at that* requires a knowledge of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real world, and not of other words in the previous or subsequent discourse. → **anaphora; cohension.**

Halliday&Hasan(1976)在他們所發展的指稱體系中將指稱關係分為兩大類:內指(endophora)和外指(exophora)。

兩大類型的劃分依據是指稱物件存在的語境空間。如果所指物件存在於語篇內部,指示詞語與所指物件之間的關係就是內指,又叫語篇內指;反之,如果所指對象不是在語篇內部,而是存在於話語情景中,那麼指示詞語與所指物件之間的指稱關係就是外指,或情景(situational)外指。其中內指又分為預指(cataphora)和回指(anaphora),預指所指對象位於下文,回指所指對象位於上文 sag 和 hankamer(ariel, 1990:58)又進一步將回指劃分為表層回指(surface anaphora)和深層回指(deep anaphora)

Henic, the famous Jew poet, was often attacked by some shameful~ ■ At an evening party, someone said to him, "I found a small island without Jew and donkeys". Henic looked upon the rascal with disdain and then said calmly, "It seems that you can make up the pity 場 going there with me".

照應現象是指示詞語的一種相關用法，它是指指示詞語在話語中與另一詞語之間的同指關係(co-reference)，又稱文內所指(endophora)。在例 2 裏作家巧妙地運用這個語用現象。在特定的語境，不動聲色地反擊了這個小人，I'm Jew, and you are the donkey，使原來的諷刺者變為被諷刺者，其力度遠遠大於大聲貴罵，令人讀來甚為解氣。

摘要:本文從 Halliday 和 Hasan 關於語篇照應的理論出發，指出其靜態分析對語篇照應解釋的局限性。然後主要運用語篇世界和心理表徵兩個方面的知識對語篇照應進行了新的分析，並指出了語篇照應的這質是具有指代功能的語言成分共同指代語篇世界中的語篇指稱；或者是這些語言成分通過讀者心理表徵中的指稱形成的照應關係。本文還隨之闡述了語篇照應在語篇理解中的作用機理。
關鍵字:語篇語應 語篇理解 語篇世界 心理表徵

字句連貫 (cohesion) vs 語意邏輯連貫 (coherence)

Coherence: Widdowson(1978) :

A: Can you go to Edinburgh tomorrow?

B: B.E.A. pilot are on strike.

Or A: That's the telephone.

B: I'm in the bath.

A: O.K. [A 要求 B 採取行動/B 陳述不能遵命的理由/A 採取行動]

銜接(cohesion)/連貫(coherence)

Thompson(1996/2000:7)認為，銜接是語篇現象，指的是發話者用來表示語篇的經驗和人際方面連貫的語法手段；而連貫是心理現象，它存在與發話者的頭腦中，無法在語篇層面上找到線索(Cohesion refers to the linguistic devices by which the speaker can signal the experiential and interpersonal coherence of the text, and is thus a textual phenomenon... Coherence, on the other hand, is in the mind of writer and reader: it is a mental phenomenon and cannot be identified and qualified in the same way as cohesion)。簡單的說，銜接是語篇的有形網路，而連貫則是語篇整體意義的無形框架，二者共同作用，建構語篇。(徐蓓蓓，2002)

10.5 “Pragmatics”—Chapter 4 導讀，真理大學台語系林裕凱老師

Chap 4 Pragmatic Principle 語用原則(台語翻譯:Lîm Jū-khái 林裕凱)

4.1 Principles and rules (原則 kap 規則 p67)

Ti7 語言學內「原則」是一 e5 普通 e5 觀念(如同 ti7 其他科學中)。Lan2 會 ti7 真 choe7 標準 e5 語言學標題遭遇 tloh8 chit e5 術語，而且內容有真 choe7 e5 變化：按 khah 舊 e5 Hermann Paul’s 作品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1874; English 翻譯 1891)，Louis Hjelmslev’s 理論的解釋 *Principes de grammaire générale*(1929)，kau3 Chomskyan 傳統 e5 博士論文，像 Eric Reuland’s *Principles of Subordination and Contrual*(1979)。

科學家常常用「原則」‘principle’chit e5 詞，kap(基本)理解有關，像 ti7 Euclid 出名 e5 專著 *Principles of Geometry*(410BC)。原理應該不只是「理解 e5 元素」‘elements of understanding’，koh 是「理解 e5 前提」‘prerequisites to understanding’，按基本知識 kau3 高階，理論 ham7 超越理論 e5 推測思考。Chit e5 術語有一 e5 相關 e5 用法，是 ti7 Hjelmslev 另外一本重要 e5 作品，*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1943)內底，有 hou7 語言學三條方法學頂 e5 原理：*simplicity* 簡單、*non-contradiction* 無自相矛盾 ham7 *exhaustivity* 窮盡性(1953:15)。Chia e5 原理是 hou7 某一種語言一 e5 健全合理描述 e5 簡單條件，無應該 ham7 描述 in 本身 e5 規則攪亂；chit 款攪亂常常會發生 ti7 詞 e5 現代使用法。所以，Reuland 取「原理」‘principle’ kap 「對描述 e5 提議」‘proposal for description’ (1972:2)等價；用 Chomskyan 語(文)法書寫 e5 語調，‘principled’ 「有原則的」定定只是‘reasoned’ e5 同義詞，iah 是‘justified’(Chomsky1965:27)。

另一 e5 ti7 現代語(文)法書寫內定定會 tu2-tloh8 e5 術語是「規則」‘rule’。Chomsky 出現晉前，人就知影 lan2 必須探入語(文)法內底，來發現 hit e5 語言 e5 規則；但是 ka7 語(文)法想 choe3 是規則 e5 簡單組合是 Chomskyan 革命 chiah 有 e5 警覺。Chia e5 規則是語(文)法，毋是 teh 講，hit e5 語言。

毋過，因為 Chomskyan 規則是純粹句法的，引起 lan2 需要另外 e5 術語來描述屬於語意學的 kap 語用學的本質(性質)e5 語言現象；而且 e7-sai2 kap 變形模型 e5 語言描述產生(對照)區別 e5 — e5 術語(Mey 1991a)。Lan2 e7-sai2 了解 tloh8 chit e5 區別術語 e5 需要藉著問 lan2 ka-ki7 Chomskyan 規則 ti7 句法之外 e5(範圍)領域有可能應用 kau3 siaN2-mih8 程度。Ti7 語意學甚至語用學內來講規則是毋是 iah koh 有一點 a2 意義？語意學甚至語用學 e5 規則必須看起來 siaN2 款？伊是 siaN2-mih8 用途？

Beh 回答 chia e5 問題，lan2 先看語(文)法規則 e5 主要性質：伊預測 e5 能力。語(文)法規則包含一 e5 語言內 beh 建立(產生)整個正確(correct, 形式合法 e5 well-formed)語句集 e5 所有資訊，而且只有 an-nih8；以句法來講，語言是規則所產生 e5。

毋過，整個正確語句集(Chomsky's language)beh an-choaN2 有能力 ui3 規則來預測 hia e5 牽涉語意 e5 實例(情形 cases)neh？最少，ti7 語意學內，形式合法性(well-formedness) e5 概念是有爭議 e5。— e5 人講 siaN2-mih8，kap 伊所講 e5 話語 beh 表達 e5 意思，真明顯 hong5 排除考慮 hit e5 講話 e5 人，che 毋是 teh 講免權；所以，語意上 e5 「規則」只有 ti7 實際語言使用之外 chiah 有意義(che toh8 像 ti7 辭典內、kap nge7 構造出來 e5 例句)。另一方面，作為規則是真 e5，tloh8 是若有人使用語言 e5 時，離字詞 e5 正常意義 siuN 遠，會產生了解 e5 困難；毋過，chit e5 語意規則是 ti7 使用，毋是 ti7 預測。

像我頂頭所講 e5，e7-sai2 做為語用學更強 e5 理由(正因 *a fortiori*)，che 內底是取使用者至上 e5 觀點。Chia，使用者統治所有意義 e5 波動(rules the waves)(有時，有 e5 情形，ma7 e7-sai2 撤銷 chia e5 規則)。如此，che 看起來合理，像 Leech 所提出(1983:5)，所以，gun2 限制規則(rules)基本上是使用 ti7(語)句法；語用學，gun2 khah kah 意用原則(principles)來處理。下幾段 tloh8-beh 來檢視內底幾項。

4.2 幾 e5 討論過 e5 原則

4.2.1 溝通原則 Communicative Principles

規則對原理 e5 問題，毋但是術語之爭 nia7-nia7。極重要 e5 是人 teh 使用語言 e5 時是投入溝通活動；是毋是發現句法上一 e5 特別規則毋是妹 goa7 重要 e5。人講

話時專注 ti7 傳達某事物 hou7 某 mih8 人；che chiah 是所有語言行爲 e5 基礎。Goa2 ka7 che 號做溝通原則(*Communicative Principle*)；雖然 chit e5 原則無出現 ti7 語用學 e5 文獻內底(至少毋是 chit e5 名稱，一種變體關聯原則'Principle of Relevance'，che ti7 本章 khah 後壁 e5 koh 討論)，che 是所有人類語用活動隱藏 e5 條件狀態，ti7 研究調查 chit 款活動 e5 時，gun2 long2 tiam7-tiam7 一致同意 e5 前提假設。米國 e5 精神病學家 Watzlawick kap 一 e5 同事 ti7 超過一世代以前 ti7 in e5 一本冊內底所講 e5，可惜無受 tioh8 語言學家應該有 e5 注意，無可能無溝通：『無論一 e5 人 an2-choaN2 試，伊無可能無溝通(communicate)』(1967:49)

頂頭所講 e5 當然毋是講使用者真正 long2 總是 beh 溝通 in 一開始 beh 做 e5，iah 是 in 所想 beh 做 e5。毋過，chit e5 問題 kap 使用者是毋是觀察 tioh8 任何語文法規則無關。像 Leech 所寫，講話者常常『意思比 in 所講 e5 koh-khah choe7』(1983:9)；請對照 3.2.3 所討論 e5 對話蔭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其它時 chun7，講話者往往無意識或是潛意識表達出 in 若是意識著會想壓抑 e5 想法 kap 感情，che 必須 ti7 khah khong3 闊 e5 心理學觀念 e5 語言使用框架中來解說(有時 ai3 用病理學的)。

比論，Lan2 考慮 Gazdar 討論 e5 純量蔭含(*scalar implicature*)(1979:56-8)。準講我 an-nih8 講：

Many of the delegates opposed the motion.

正常 e5 聽法，An-nih8 一句話會傳送一 e5 印象：雖然真 choe7 代表投票贊成法案，ma7 有一部份代表反對法案，所以投反對票。Chit 句話 boe7-sai2 kang7 聽成全部 e5 代表投票反對法案，總是，嚴格來講(真 choe7 'many'無講 goa7 choe7)，an-nih8 e5 聽法 kap 正常 e5 聽法一致--特別是若是我講完(像 3.2.3 講 tioh8 葡萄乾 e5 例)加上像 an-nih8 e5 話：

In fact, all of they did.

問題是爲 siaN2-mih8 若是真正 e5 事實是無其他 e5，人會講'many'？我若是 e7-sai2 用 khah 強 e5 表達('all')，爲 siaN2-mih2 我毋？

若像有一種普遍認識是講人 teh 傳送資訊 e5 時，傾向 khah 儉省來傳(che 是

以量 e5 公設來講，下 kha koh 會討論)。毋過，lan2 chia 必須面對 e5 是，koh 是溝通原則 e5 — e5 例：溝通 e5 時，人企圖 hong5 正確了解，而且避免傳送錯誤印象。我所講 e5 無論 logic 如何正確 kap 真實(根據一 koa2 純粹 e5 語意「規則」)，he 若是擾亂 iah 是誤導聽者，an-nih8 我 e5 話語 toh8 失去伊該有 e5 效果：我 tloh8 無法傳達我心內所有 e5。

用 Gazdar e5 術語，lan2 e7-sai2 談論表達 e5 強度大小，按 khah 強 e5 kau3 khah 弱 e5；Lan2 來看 chit e5 例(修改按 Levinson1983:134)：

all, most, many, some, few, none,

chia siong7 強 e5 標尺是 ti7 左手 peng5，強度漸漸 ng3 正手 peng5 — e5 — e5 降級。通常，lan2 用 khah 弱 e5 表達，tloh8 會排除 khah 強 e5 表達；像用 'many' 就暗示 'all' boe7-sai2 用。Lan2 用 khah 曖昧 e5 表達，像 'some' kap 'many' ka7 lan2 e5 對話者講 he(其他 ma7 是全款) lan2 想 beh 保持模糊；Lan2 ai3 in (正確)假想 lan2 kan-na7(if and only if)有實際需要 e5 時，chiah 會 koh 用 khah 強勢 e5 表達(像 'all' kap 'none')。根據 chit e5 溝通原則，lan2 避免提供 hou7 對話者過頭或過少 e5 資訊。(溝通原則，lan2 ti7 4.2.1 所看 tloh8，oa2 靠另一 e5 原則，協調原則，又 koh 有量 e5 公設，an-nih8 假設 lan2 long2 會提供適量 e5 資訊。)

Chit-ma2 soa3 落來。因為，頂頭所講，'many' 出現暗示 'all' tloh8 boe7-sai2 出現，原來例句換作下 kha 來思考：

Many of the delegates opposed the motion,

我可能已經講過：

Not all delegates opposed the motion.

Chit 句比原來 hit 句 khah 強勢 koh khah 簡單檢證；而且，Lan2 e7-sai2 看出，che ti7 伊 內底暗示(用對話，可能是純量蔭含)，所以，為 siaN2-mih8 我毋 an-nih8 講 e7-sai2 避免所有 e5 誤解？

Koh — kai2，chit e5 問題 e5 答案 ma7 是 ai3 溝通原則來提供。我想 beh(want) 傳達 e5 有 a(given)，我真正(do)傳達 siaN2-mih2 ai3 看我 e7-tang2(can)傳達 siaN2-mih8，koh 有我 e5 環境，koh 有我 ai3(must)用(on)siaN2-mih8 傳達，koh 有

對方 e5 期待。溝通毋是邏輯 iah 是真值 e5 tai7-chi3, 是屬於協調 e5 tai7-chi3。Lan2 手頭 chit e5 案例, 用 khah 曖昧 e5 'many' 是有 khah choe7 e5 協調性 ti7 內底, 雖然理論上我 e7-sai2 選擇 khah 有說服力 e5 'not all'。為了解 che, lan2 koh 來看下 kha e5 例(按 Leech 1983:9 修改來 e5)。

Chit 場是一 e5 政治會議; 一 e5 法案提出 beh 用 giah8 手投票(a show of hands)。正常狀態, khah 重要 e5 是法案通過, 毋是所有 e5 代表實際 e5 意向; 是毋是全體代表一致同意 kap 法案 e5 通過無關。實際上, 只要無人要求算票, iah 是用寫 e5 無記名投票; 會議 e5 書記看多數決證據若有夠額, ti7 會議中登記 'the majority of the delegates' 同意法案是比確認投票是毋是「一致通過」khah 安全; 甚至雖然可能真正是一致通過, an-nih8 e5 投票無可能 ti7 giah8 手投票成立。

換另外一種情形, 幻想講我是黨鞭, 我有責任教黨員嚴守規定(乖乖聽話)投反對法案 e5 票。Koh 再假設我 khah 無法度成功維持我的黨員同志遵守規定; an-nih8 我可能需要減少強調(de-emphasize)chit 款 e5 事實, 關例講, ti7 我 hou7 黨部 e5 報告內底, an-nih8 寫:

when the question was asked, many of our people voted against.

Ti7 chit 款 e5 情形, 黨秘書長, 批判我失敗去要求黨紀, 可能講一 koa2 像:

but you didn't do your job properly: after all, not all of our people voted against, so

雖然講按嚴格 e5 logic 觀點來看, 第二句('not all of our people voted against')比第一句('many of our people voted against')khah 強 ngi7, 但並無包容 khah choe7 e5 資訊。毋過, 伊 ti7 文脈語境內 e5 效果, 極為無全, 因為伊 oa2 靠使用者 beh 傳達 siaN2-mih8, kap 溝通原則一致。按我 e5 觀點, 強調 'many' 人投反對票是重要 e5, 我 e7-sai2 因此感覺工作成就 5 榮譽。按秘書長 e5 觀點, 我所完成 e5 是潦草 e5; 所以, 伊所強調 e5 是 'not all' 符合黨 e5 要求。Chit e5 差別本質上是語用的 (pragmatic), 因為 chia e5 話語所強調 e5 long2 是使用者觀點, ti7 既有 e5 kap 有限 e5 文脈(語境)kap 講話環境內底。

按 che 幻想 e5 對話 lan2 來做一 e5 結論, 我 e7-tang3 選擇反對秘書長 e5 批

註，講：

Well, but even so, many of them *did* oppose the motion.

koh 再一 pai2，強調我正面作為 e5 觀感，明顯是以我 e5 觀點。

Chit e5 例所展演 e5 是溝通原則如何，無像語文法規則，ti7 具體 e5 文脈(語境)內運作，而毋是 ti7 語言學推測 e5 抽象空間中運作。

4.2.2 協調原則 The Cooperate Principle (p71)

Ti7 前一節，我引入溝通原則，靠 chit e5，lan2 認識 tioh8 當人 teh 溝通時，一定有 siaN2-mih8 beh 互相講。溝通，koh 進一步，要求人協調；會話內 e5 單純事實 (bare facts) 只會 ti7 雙方 long2 e7-tang3 接受，語用決定 e5 文脈(語境)中真實活現 (come alive)。

「協調」本身，hou7 最近 e5 British/American 哲學家 H. Paul Grice(1975,1989) 評定為獨立原則，伊所講 e5 協調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 abbr. CP)有四 e5 語用次原則，或叫公設(maxims)ai3 知：

量 e5 公設(quantity)

1. 使貢獻 e5 是需要 e5 資訊；
2. 無 beh 提供超過需要 e5 資訊。

質 e5 公設(quality)

1. 無 beh 講 hia e5 ka-ki7 相信是 m7-tioh8 e5；
2. 無 beh 講 hia e5 ka-ki7 無充分證據 e5。

關聯 e5 公設(relation)

貢獻相關 e5。

方法 e5 公設

清晰明白 kap 明確具體

1. 避免晦澀,難解
2. 避免曖昧兩可
3. 簡短

4. 有條理。

Chit 四 e5 公設 e7-sai2 看作是頂一級 e5 (superordinate as Grice calls it)

Cooperative Principle e5 範例：

(*superordinate CP*) Make your contribution such as is required, at the stage at which it occurs, by the accepted purpose of the talk exchange in which you are engaged. (Grice 1975:47)

Ti7 你專注投入，以 hong5 接受為企圖(目的)e5 交談中，ti7 需要發生 e5 kham2-cham7，按照需要提供你 e5 貢獻。

Beh 開始，lan2 毋是 ti7 原則 e5 抽象世界，是 ti7 真實 e5 語言使用內底來想 CP 是 an2-choaN2 有效。當時 lan2 會用 tloh8 chia e5 公設，當時無法使用 chia e5，koh 為 siaN2-mih8 in 是第一必須 e5？

回答最後一 e5 問題：因為若毋是 an-nih8，溝通 tloh8 非常困難，足有可能斷去。頭兩 e5 問題，e7-sai2 按下 kha e5 故事，趣聞的展現，展演 ti7 日常對話中 chia e5 公設 e5 有路用 kap 必要性。

4.2.2.1 Dostoyevski kap 樹奶球(p72)

差不多我 e5 cha-bou2 囡 Sara6 歲 e5 時，gun2 ti7 朋友 e5 厝 toa3 幾 a2 日。In 是足愛冊 e5 人，in e5 客廳滿滿 long2 是冊：四周圍 long2 是 koan5 kah 厝頂 e5 冊櫥 a2。

Sara teh sng2，毋知 an2-choaN2 伊 e5 小跳跳球走去 khah ke7 e5 冊櫥 a2 e5 一排冊後壁無去；毋過，因為伊無看到球 an2-choaN2 走，所以伊毋知 beh 按 toh 位去 chhoe7。Tong(當)時，冊 e5 主人坐 ti7 附近 e5 the 椅 tng(當)teh 看報紙，有看 tloh8 球無規則的 e5 路徑。所以，當 Sara 問伊是毋是有看 toih8 伊 e5 球，伊回答：

Why don't you look behind Volume 6 of Dostoyevski's Collected Works?

為 siaN2-mih8 chit 款 e5 回答毋是協調式？

第一，chit e5 回答違反方法公設，伊所提供 e5 毋是清晰明白 e5 資訊。對一

e5 6 歲 gin2-a2 來講，'Dostoyevski' chit e5 名無任何意義；尤其，chit 套 Dostoyevski 選集 chhau3-tu2-kham2 (tu2-ho2)是用 Russian 所寫(印)e5，所以，Sara 就算行 kau3 冊櫥 ma7 無法度看有冊 kha-chiah-phiaN 頂 e5 作者名字 kap 冊名而得到必須 e5 資訊。

Koh 再來，Chit e5 回答違反量 e5 公設，伊同時包含 siuN choe7 koh siuN 少 e5 訊息：

- SiuN choe7 訊息，因為伊毋知 Dostoyevski e5 人，對伊來講冊也只是一項物質物件，有特有 e5 形 kap 色，無其他 e5。回答'中央底層 e5 冊櫥 a2 中 hia e5 厚厚柴色 e5 冊內底，一本後壁。'是 khah 有資訊，雖然 iah 是 siuN 少，是 siuN 少。
- SiuN 少訊息，因為伊提出 e5 無夠 hou7 Sara 去 chhoe7 出伊 e5 球。

雙方面來看，chit e5 大人，無法度觀察 tloh8 Grice 所設立 e5 CP 原則要求：也就是 kap 你 e5 對談者協調。Ti7 chit e5 案例內底，表示有人有現現 e5 答案，就應該提供，m7-thang 講一 koa2 五四三，iah 是 tang3-sng teh-teh 講出一屑屑 a2 珍貴 e5 資訊，an-nih8 e5 方法態度 hou7 大人聽 tloh8 會有極強 e5 印象，毋過，只會 hou7 少年人非常疏遠去(in 父母 ma7 是全款，實際上，chit e5 Dostoyevski 選集 e5 主人 tloh8-ai3 按椅 a2 peh 起來去 chhoe7 出球 hou7 Sara，gun2 long2 an-nih8 想：'Serves him right')。

4.2.2.2 協調 kap '面水'(p73)

Lan2 teh 討論協調原則 e5 時，兩種觀點常常會發生互相衝突。頭一 e5 是協調行為作為一種抽象、哲學的合理性(rationality)；協調概念來解說人 e5 實際語言行為縮 kiu 到 siong7 少 e5 需要(若是 A 講這講 he，an2-ni B tloh8 hong5 假設會以特別 e5 方式反應；講 khah 專業 leh, ti7A 講這講 he e5 會話中暗示 B 會有假設 e5 siaN2-mih8 事物，B tloh8 配合 chit-e5 假設動作)。

第二 e5 觀點引起道德哲學 kap 實用倫理學 e5 問題(無協調，溝通是無可能；所以咱 siong7 好是協調)。應用到政治，這會 hou7 咱問溝通原則是 m7 是有夠強像利益衝突 e5 人，有時是真有可能是實際上互相戰鬥(比論講 Palestinians kap

Israelis, Iraqis kap Americans, Serbs kap Albanians 等等), 採納協調作為 in 溝通行為 e5 基礎。

關係合理性 e5 問題, 我來引用 Levinson 針對 chit-e5 主題所講 e5 :

是 m7 是 hia e5 [約定俗成傳統行為公設] 咱所學 e5 約定俗成傳統規則 tioh8 咱學 e5, 像講用餐禮儀? Grice 建議是 chia e5 公設實際上 m7 是 chhin3-chhai2 隨意 e5 慣勢, 而是為 tioh8 beh 描述處理協調交換 e5 理性方法手段。若是 an2-ni 咱 e7-tang3 期望 chia e5 ma7 e7-sai2 統管非語言行為, 事實上 chia e5 真正會通。[幾 a2 e5 按日常生活中掠出 e5 例, 像講: hong5 要求傳 搯 a2 油, 咱 boe7 傳油 hou7 伊等等。]

Ti7 每一 e5 chit 款 e5 事例中 [非協調] 行為就是欠缺 [完全協調] 行為 e5 某一 koa2 性質, 因為違犯一條抑是別條非言詞會話公設 e5 類似規則。Chit-e5 建議講 chia e5 公設實際上是按適用 ti7 所有 e5 協調交換 e5 合理性 e5 普遍考量 (general considerations of rationality) 所導引出來 e5, na2 是 an2-ni chia e5 應該 ai3 有普遍 e5 適用性, 至少 e7-sai2 延伸 kau3 其他 e5, 特指文化, 允准互動 e5 限制。Liah8 khah leng7 leh, che 看起來 ma7 是 an2-ni。(1983:103; my emphasis)

下一節, 我會 ka7 注意力 khng3 toa3 Levinson 提出”完全協調” e5 概念所排現 e5 特定問題, 而且說明 chit-e5 概念是理想化 e5, ti7 像咱 chit-e5 語用 e5 世界是無 teh 用虛構來運作, 像’協調交換 e5 合理性 e5 普遍考量’ an2-ni, 尤其, 文化特指性插入 chit-e5 圖像。Chia 我 beh 講一 koa2 最近幾年來引起 boe7 少注意 e5 觀念, 尤其是 hia e5 按實用觀點來研究協調現象 e5 人 e5 (像講’人種方法學者’; 6.3.1.1), 也就是說, ’面水’ e5 概念。

’面水’, 作為解說人類互動 e5 觀念, 頭頭 a2, 是 Goffman (1967) 所引進。相信是按遠東 區別 kap 禮貌 e5 概念所導引出來 e5 (Scollon and Scollon 1995:34), kap 類似’失面水’ 用來解說 e5 相像。通常 e5 了解 (Brown and Levinson 設立 1978), ’面水’ 有兩 e5 面向: 一 e5 khah 正面, 代表獨立存在, 自主, 自由 e5 施作人 hong5 確定 e5 狀態; khah 負面 e5, 強調個人對外界 e5 干擾 kap 過度 e5 壓力 e5 豁免。Kap 自由相 siang5, khah 正面 e5 是言論、選舉、遷徙、選擇朋友 e5 自由; khah 負面 e5 是壓迫、威脅安全、政治迫害、警察機關騷擾、強推銷等等

事項 e5 避免。

行動 tit 協調，人總是想 beh 建立'khah 正面 e5 面水'，而且盡量避免對 khah' 負面 e5 面水'排出威脅。這 ti7 語言互動中特別重要，因為每一 pai2 投入會話 long2 會開一 e5 失面水 e5 孔(機會)：我有可能 hong5 隔離，koh 講一寡 m7 是我真正 beh 講 e5，抑是無 thang kap 對話人共同分享意圖義(常常 ti7 開放 microphone e5 訪談看 tloh8)，抑是我可能受到某一 e5 無 kah 意我 e5 人 e5 威脅對待，伊無歡迎我 e5 出現，抑是某人為 tloh8 beh 得 tloh8 伊 e5 利益 tloh8-beh 剝削我。

面水受 tloh8 威脅 e5 時，兩種面水，正面 kap 負面 e5，long2 作伙受 tloh8 攻擊。收 tloh8 助贊人 e5 要求 tloh8 可能，做例，構成對我正面面水 e5 威脅 (siaN2-mih8 siau2 人 會想講我 ti7 chia 是為 tloh8 beh ka7 伊 tau3 相 kang7? 'What kind of crazy person is this who thinks I'm here to help her?' - 實際上這是古老 e5 主題'我 kam2 是我兄弟 e5 守護人?' e5 變形;創世記 4:9), siang5 時 ma7 威脅負面 e5 面水(I don't want to be bother')。我 e5 對談人 e7-sai2(特別伊 na2 是 khah 熟悉我) 思考 an2 怎減輕 chit 款面水威脅 kah siong7 少 e5 程度，用建立我正面面水 e5 方式(汝實在是世界上唯一 e7-sai2ka7 我 tau3 相 kang7 e5 人 ah lah'You're actually the onl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could help me')，抑是投合我負面面水 e5 方式(我知影這有 khah 超過，但是拜託汝 tau3 相 kang7 一下 lah' I know this is an imposition, but could you please help me?')。

第一種情形，我 e5 對談人企圖 hou7 我感覺受感激，愛，boe7-sai2 欠缺 e5；第二種，伊展現該有 e5 尊重，因為伊了解伊會侵犯 tloh8 我 e5 隱私權，伊為這會失禮。

總是，有第三種可能，依靠我對 chit-e5 人 e5 認識了解 kap 我 kap 我 e5 對談人之間 e5 社會距離。Chit 種策略號做 '純粹照步行'照記錄做 (to go bald on record)(hong5 要求助贊 e5 時，資訊抑是任何，像頂 koan5 e5 例)。環境可能逼使我用 純粹 e5 命令祈使句(bald imperative)，當時我可能發現車頂有炸彈，所以對 chia e5 乘客 hoah-hiu：'落車，緊！'Ti7 家庭 e5 狀況，純粹 e5 命令句是定定 e5('Pass the salt')；koh, na2 是 chit-e5 要求是為 tloh8 聽話 e5 人，咱通常有可能採取'純粹照步行'(像 Kunst-Gnamus 所標記 1991)：'Have a good morning'，'Help yourself to some more bourbon' 等等。

減輕面水威脅效果 e5 表達通常號做 '緩解(和)設計'(mitigation, 像 Fraser 1980); chia, ma7 e7-sai2 包括咱後壁 e5 講 e5 專業術語'間接說話行爲 indirect speech acts'(5.4), 'pre-sequences'(6.3.2) kap'語用行爲 pragmatic acts'(chap.8)。ti7 chit 種關聯中,有一類 e5 例特別值得提出:tioh8 是'soah-soah 去'(forgettable)e5 要求,我號 chit-e5 名因爲,定定有'soah-soah 去'('Forget it.')

若是有人對我提出請求,卻無真正正式表達,比如,tan3 — e5 暗示(天 a, hit e5 冰淇淋看起來有夠讚'Gee, that ice cream looks really good' - 暗示 implying: 我 kam2e7-sai2 食看 bai7? Can I have a taste?'), Chit-e5 請求是無記錄 e5 (off-record), tioh8 是 Brown kap Levinson 所號 e5, 所以我,聽 tioh8 e5 人,無必要照記錄做,或者 ma7 e7-sai2, 了解了後對伊反應。chit 種合宜 e5 無記錄回應 (choe7 少考慮禮貌 e5 婉轉拒絕)e7-sai2 是:是 a, Swenson hiah e5 人 kam2-m7 是真 gau5? 'Yes, aren't they clever, those Swenson people?'('Swenson' being the name of the ice cream makers)。因爲我 e5 面水並無受 tioh8 chit-e5 請求正式 e5 威脅,所以,我無必要處理我面水任何隱含 e5 威脅:chit-e5 回答 tu2 好 kap 請求 e5 無記錄 tu2-齒 nia7-nia7。

我 ma7 e7-sai2, 換一種回答:'是 a, 汝 na2 m7 家已買一杯?' chia, 隱含 e5 請求 hong5 回絕得 koh-khah 明顯,我 an2-ni 是照記錄來做,na2 像我已經接收 tioh8 別種標記 e5 真正理由。chit-e5 情況內底,我可能正式假影無收 tioh8 hit-e5 分食冰淇淋 e5 請求;我第一 e5 回答 e5 緩解效果並無完全,雖然是 khah 無威脅性,比起用威脅 e5 死人面應講:走啦啦隊'Get lost', 汝是 teh 浪費汝 e5 時間'You're wasting your time', mai3 來吵 'Leave me alone', 或者實際'soah-soah 去'Forget it'。

Lan2 看 tioh8 協調是 goa7-ni-a2 複雜 e5 觀念,牽涉互動行爲 choe7-choe7 e5 層次,包括禮貌 kap 面水。爲表示禮貌,當考慮 tioh8 互相 e5 面水問題,咱 kap 對談人全款保持正直——網打盡。禮貌是咱開 e5 成本 siong7 少 e5 會話協調策略,而且是對談雙方 tiong7 大 e5 利益,看 4.2.3 節,咱 beh 討論 '禮貌原則' Politeness Principle。

4.2.2.3 協調 kap '藐視' 'flouting' p76

像 Levinson e5 人，an2-ni 按合理性 e5 普遍考量 導引出來 e5 協調概念，傾向忽略一寡實際發生 ti7 協調 e5 人之間 e5 問題。下面，我 beh 舉出可能發生 chit 款問題 e5 3 e5 區域。

第一，是協調本身，是普遍、不可侵犯、無可爭議 e5 行為規則。已經有真 choe7 作者指出(看 Leech and Thomas 1988:15, 一寡參考)，chit-e5 假設實在 siuN 闊 siuN 決定性 a。Ti7 chia 我無 beh 深入詳細處理 chit-e5 問題，但是參照我 ti7 別跡針對 chit-e5 主題用社會觀點所寫過 e5(Mey 1985)。

第二，ti7 協調行為中，有真明顯 e5 文化之間差異。Malagasy 人之間(Ochs Keenan 1976)，會話 e5 協調性，看起來 na2 像盡量堅持使個人 e5 貢獻 oh 理解，迴旋式、boe7 清晰明白，這現現違犯 tloh8 CP。事實上，咱 ai3 看會話協調 e5 德行行使 e5 各方面是正常 e5，而且 ti7 chit-e5 社會(群)中甚至有真 koan5 e5 價值。

有一 koa2 語言學家(Gazdar 1979:54-5)已經了解 chia e5 發現暗示 tloh8 協調，hong5 解讀做是嚴謹執守 Gricean 原則(ai3 簡短‘Be brief’,愛清晰明白‘Be perspicuous’, 等等)，總是定義做 kap 特定文化關聯。

其他(Green 1989)ma7 已經指出 Malagasy 人 hit 種 oh 理解 m7 是簡單一種資訊 e5 隱瞞，而是一種有文化特性 e5 處理敏感主題 e5 方式(資訊 hong5 嚴格限制 ti7 必須 ai3 知 e5 基礎，像 ti7 軍隊內底講 e5)；比較 tloh8 “資訊 boe7 威脅講話 e5 人 e5 社會(群)地位[抑是違犯 tloh8 禁忌]... 並 m7 是隱瞞。”(Green 19889:96) Green 結論講 Malagasy 講話人遵守 CP，甚至有時需要 hou7 數量公設做質量公設 e5 二手 e5。

第三，khah 無仝，雖然看起來 kah 頭前兩 e5 表面相 siang5。咱無法度無去注意 tloh8 人 khah ai3 有一定 e5 社會(包括語言)行為形式(因此得 tloh8 回報)，雖講其他 e5ma7 是會 hong5 接受；像聖經所寫：“抑是 lin2 是 siaN2-mih8 款人，lin2 kiaN2 ka7 汝討 phang2，汝 soah hou7 伊石頭？”(Matthew 7:9)。(關於會話偏好，看 6.3.2.3)抑是取 Levinson e5 例 (1983:103)：若是一 e5 車主人 ka7 過路人講伊 e5 車無 gas ah，合作 e5 會話人假設 chit 款 e5 標記是欲要求 e7-tang3 按附近得 tloh8 汽油 e5

可能性。伊回答：

Oh, tu2 oat 角 a2 hia 有一 e5 車庫，

ti7 正常 e5 會話中，考慮，表示車主人 e7-sai2 按 hia 得 tloh8 gas。

顛倒頭看，若是 chit 款 e5 預期合作行爲 m7 是輕可 thang 得，咱無必要假設對會話協調規則有某款 e5 普遍(通用)e5'期待'實際有效；因此咱 e7-sai2 推論出，借會話隱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一定有其他 e5 siaN2-mih8 teh 繼續。

當咱"現現卻無看 tloh8 一 e5 iah-si7 幾 e5 公設"(Thomas 1996:65)，咱所講 e5"藐視"(無視 flouting)一 e5 公設，無論 ti7 語意學 iah-si7 語用學上。頭前 hit-e5，ti7 我刁工選用字詞 kah 一般接受 e5 用法無全 e5 意思，我知影我 e5 對談人 boe7 發覺其中 e5 差別。Smitherman 引用 Muhammad Ali e5 案例，伊 bat 引起全國(際)性 e5 騷動，因爲公開宣稱講"世界上有兩個 phai2 人，Russian 白人 kap American 白人。In 是世界歷史中 siong7-kai3 惡質 e5 人"there are two bad men in the world. The Russian white man and the American white man. They are the to baddest me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Smitherman 1984:103)。Chia 'bad'e5 語意內容現現違犯 tloh8 伊正式 e5 內容(這定定是 American Black 英語，看 "he baaad, man." 其實是 beh phou5-thaN2(扶挺)e5 用法)；m7-ku2 Muhammad Ali 全國(際)性 e5 聽者並無意識 tloh8 chit 點。

後壁 chit-e5，語用的公設藐視，咱必須考慮人 e5 語言行爲想 beh ai3 e5 效果。Koh 回想 Sara e5 樹奶球(咱 ti7 4.2.2.1 討論 e5)：chia，違犯 Gricean 公設 e5 動機有可能是 beh hou7 in 父母有 khah 深 e5 印象，iah-si7 可能 - siang2 知 - beh 紹介 Dostoyevski hou7 一 e5 六歲 gin2-a2。無論 beh toh 一種效果，甚至咱 e7-sai2 khah 保守認爲講任何話語 long2 潛在有非直接 e5 講 hou7 hia e5 無辜 e5 旁觀者聽，Leech kap Thomas(1988:15-16)概觀 e5 結果猶原有效："咱 e7-sai2 製造 chit-e5 明顯破壞公設 e5 表演，來導引聽 e5 人去 chhoe7 明顯暗示 e5 意義"，所以輕柔刺激聽者 iah-si7 讀者注意假設 e5 一 e5 iah-si7 幾 e5 會話隱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考慮下面事件 kap 相伴 e5 對話。

1969 年，阮牽手 Inger kap 我出席 ti7 Louisiana e5 New Orleans e5 研討會。

第一暗講演 soah, 阮想 behkap 朋友去 discotheque。阮某 ti7 門口停腳, 守衛 a2 beh ka7 伊要求 ai3 提出伊 e5 ID。下面是按 hit 遍 e5 對話抽出來 e5:

顧門人: 我必須看汝 e5 ID, 這是規定。

Inger: m7-ku2 我 ka7 伊 khng3 toa3 hotel ah neh。

顧門人: phai2 勢太太, an2-ni 我 boe7-tang3 hou7 汝入去。

Inger: m7-ku2 我已經 29 ah, 而且是 4 e5 gin2-a2 e5 老母 ah a。

顧門人: 是 lah, 而且我是 pope e5 阿公 koh 有六 e5 gin2-a2。

守衛 a2 回應 Inger e5 年歲(直接 kap 非直接)參考說明 e5 時, 用盡明顯 e5 錯誤資訊若是參考伊家己 e5 年歲(伊一工 ma7 無可能超過 25)。藐視質量公設, 伊意圖傳達 an2-ni e5 意思: 也就是講, 伊認為阮某 e5 解說 kap 辯解 m7 是真實 e5。伊 e7-sai2 直接 ka7 阮某: '我無相信汝'iah-si7 'he 真明顯是 m7 tloh8 e5', m7-ku2, 伊用 khah 優雅, koh 全款有路用 e5, 方式。無必要講 hia, 甚至阮必須 tng2 去 hotel theh8 Ingere5 駕照, 最後, 伊無因為 chit-e5 事件有一層 a2 無歡喜: 當時, ti7 Louisiana lim 酒 ai3 滿 18! 所以, 咱 e7-sai2 an2-ni 講 chit 種藐視有一種語用 e5 phou5-thaN2(扶挺)路用, 雖然看起來伊本來並無 chit-e5 意圖。(看 chap.8 討論 chit 款 e5 語用行爲'pragmatic acts')

Ti7 特殊情況下, 用藐視 e5 e5 語用效果 phah 算, 可能 ti7 審查眼光之下無隨時發作, in 會 hong5 拖延而產生 khah 好 e5 結果; 舉例來講就是笑話 kap 故事內底。設想講, 當我 teh 講笑話, 我一開始 tloh8 是 beh 解開 siong7 精彩 e5 一句。He 並無好處, 我 e5 聽眾 ma7 boe7 是全款 boe7 感激我發現 tloh8 質量公設('ai3 盡量提供信息')。我是無 siaN2 會曉講笑話。相同 e5 誤解 ma7 會發生 ti7 某 koa2 作者, in teh 講故事 e5 時 chun7, ka7 伊 e5 牌 long2 現獻 ti7 桌頂。Lan2 是得 tloh8 資訊, - koh 極完全 - m7-ku2 lan2 kam2 ai3 chit 款 e5 款待? 一定 m7 是, 做讀者, lan2 kah 意激空, 至少 kau3 某 chit-e5 程度(Mey 1994d)。作者認真 sng2, boe7-tang3 想講 he 是 goa7 嚴重: 好作者總是手 ng2 內有藏料藏步, koh e7-sai2 hou7 in 家己深思熟慮採取減省、誤導陳述、無資訊 iah-si7 非資訊標記 kap 種種敘述奇巧 khah 好來發展情節。

最近過身 e5 Argentine 作家 Julio Cortázar tloh8 是 chit 款輕柔欺騙藝術 e5 大師; ti7 伊一本短篇小說'Clone'(1982)內底, 伊引 chhoa7 lan2 行入去音樂性敘述

中 e5 花園小路, kan-na7 ti7-teh 最後結束 e5 時, 揭露出伊一直 long2 用兩副牌 teh i7; tioh8 是講: 伊一直 long2 teh 違犯大部分 e5 Grice 公設。發生 ti7 小說內底 e5, tioh8 是全時一直發生一 e5 歷史悲劇: 雙重謀殺 Venosa e5 王子, Gesualdo e5 某 kap 伊 e5 情人, 因死 ti7 起狂、有戴烏龜帽 e5 尅 e5 手頭。Cortázar 執行 e5 手路是指定伊 e5 chia e5 主角演出 in the 表演 e5 音樂中 e5 一部分: in hong5 藏 teh, tioh8 是, 一條 Gesualdo e5 情歌 e5 聲音內底 – chit-e5 殘酷 e5 音樂理論資訊一直隱瞞 lan2, kau3 lan2 頭 pai2 讀了; 然後, 作者 koh chhoa7 lan2 讀一 pai2, 'lan2na2 是 beh', lan2 chiah 會得 tioh8 所有必須 e5 資訊。

另外 e5 情況, ti7 怪異 e5 '蜘蛛故事' ('Historia con migalas'; 1985), Cortázar teh kap 伊 e5 讀者 sng2 天才型 e5 貓 kap niau 鼠 e5 game, 伊設計讀者 hou7 in 落落去構詞學 e5 精妙差別網內, 根據 Spanish 語言中非組合性別多數動詞型態 e5 無資訊性(uninformativeness)。Kan-na7 ti7 siong7 尾兩 choa7 chiah 揭露出原來一直 hong5 當做一對夫妻 e5 兩個人其實是兩隻'烏寡婦 black widows', 吞食了有接觸 e5 人(men)。(對 chit 本敘述大作 e5 分析, 我寫 ti7 Mey 1992b)

Ti7 最後 e5 分析內底, 因為'公設藐視' e7-sai2 是真 choe7 物件, Lan2 無辦法指定 iah-si7 禁止任何 chit-e5 可能是有路用 e5 iah-si7 不利 e5 違犯。Chia, 像 ti7 其他所有 e5 語言學假設內底, 提供者完全受 tioh8 伊 e5 客戶 e5 意願來判斷 beh 買違犯公設無: pudding e5 證據, 總是, 食 e5 時 tioh8 知。

4.2.3 禮貌 kap 其他德行 p79

有 chit-e5 對 Grice 公設 e5 批評定定 hong5 提起講 chia e5 公設 e7-sai2 理解做行爲 e5 道德信條: '如何做 chit-e5 好 e5 會話人' ('好'ti7 '專精'kap'美德'雙方面)。所以, an2-ni 咱 e7-sai2 簡單了解爲什麼: 遵守遊戲規則 e5 人會 hong5 看做是高貴 e5 (boe7 偷掠雞), 有可能 koh hou7 伊機會出頭天。

M7-ku2, chit 項道德 m7 是 hou7 哲學家 kap 語言學家 siong7 無閒 e5 tai7-chi3。哲學家公開宣稱目標(後來 e5 修正 ma7 是)是起造一 e5 語言使用 e5 合理(rational) 哲學, kau3 "描述引| chhoa7 合作交換 e5 合理意義"(Levinson 1983:103)。潛在 e5 假設是有 chit-e5 理性 e5 語言使用者; 我會 ti7 第七章當 teh 討論 metapragmatic principles e5 時 koh 再討論 chit 點。Chit-ma2, 咱 ka7 注意力 khng3 ti7 主要是 Leech

擁護 e5 其他 e5 原則(1983)(iah-si7 e7-sai2 講原則集)，禮貌(politeness)。

第一，咱必須了解 ai3 禮貌 e5 意思。根據 Leech，”一 koa2 對談(像：命令)先天 tloh8(inherently)無禮貌(impolite)，另外一 koa2 先天 tloh8 有禮貌”(1983:83)。Chit 種觀點認為禮貌是一項純粹 e5 性質，存在 ti7 每一 e5 表達內底，字詞 iah-si7 詞素，無考慮 tloh8 管控 chia e5 語詞表達使用 e5 特殊環境。講先天禮貌暗示 tloh8 long2 是(always)禮貌，無考慮定義 siaN2-mih8 是禮貌 e5 語境因素。

Chit-e5 觀點 long2 總有兩個 m7-tloh8。第一，講話人 e5 社會地位可能標記每一 kai2 案例無全 e5 禮貌價值。社會階層 e5 存在(像 ti7 有組織 e5 語境內，學校、軍隊、宗教社群)常常有優先選擇禮貌 e5 使用。講軍隊內底 e5 命令是禮貌 e5，只要命令 e5 結構是正確 e5，我 khah 偏向講命令伊本身因為正確家已辯解，若是伊符合軍隊階級 e5 要求；命令無應該講是禮貌 iah-si7 無禮貌。Ti7 有組織 e5 情況中 ma7 是 an2-ni：神父強制認罪的人 ai3 補贖 ma7 是 boe7-sai2 講是禮貌 iah-si7 無禮貌，當伊下命令講 *Ter Ave*(意思是講：“我命令汝講 ‘Hail Mary’ 三 pai2 來作為汝 e5 罪過 e5 補贖”)。

第二，命令 e5 禮貌 ma7 是 ai3 看 hit-e5 接 tloh8 命令的人有正面 iah-si7 負面 e5 效果。Olga Kunst-Gnamus(1991)已經說明 ‘本益表’(cost-benefit-scale)ti7 指定禮貌價值有決定性，甚至是簡單 e5 祈使句。伊 e5 統計表明“一個祈使句要求 e5 禮貌評估依賴對要求行為衍生出來 e5 成本 kap 利益評估”(1991:59)。也就是講，e7-sai2 用簡單 e5 祈使句只要是 chit-e5 命令對聽 e5 人有利(‘食另一 teh sandwich’ Have another sandwich)，對反講是命令強迫人困難 e5 情形(‘Peel the potatoes’)；用 Kunst-Gnamus e5 話講 “對聽 e5 人直接用祈使句形式 boe7 hong5 認為是無禮貌”(1991:60)。

另一必須處理 e5 問題是叫做 ‘緩解’(mitigation)。禮貌原則教咱講 ai3 盡量壓低(iah-si7 緩解)無禮貌 e5 陳述 iah-si7 表達(負面 e5 禮貌 negative politeness)koh ai3 盡量擴大禮貌對談 e5 禮貌(正面 e5 禮貌)；當然，tak8 遍 long2 ai3 參照指導會話進行 e5 意圖。Leech 提供幾 e5 例 hou7 咱：

父母 Parent: 有人 ka7 雞卵糕 e5 糖膏 long2 食了去 ah。

Someone’s eaten the icing off the cake.

Gin2-a2: he m7 是 GOA.

It wasn't ME. (用一個昇-降 e5 語調來強調 ME)

Chit-e5 案例內底，根據 Leech，父母相信會話隱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來產生輕罪 e5 影射，an2-ni khah 有禮貌，若無父母直接指控，講：

汝 ka7 雞卵糕 e5 糖膏 long2 食了了 ah。

You have eaten the icing off the cake.

Chit-e5 狀況，chit-e5 gin2-a2 可能受 tloh8 侮辱，尤其是 chit-e5 指控是 m7-tloh8 e5。對反，頭一個話語，雖然無資訊，ma7 可能無相干，所以干犯 tloh8 質量 kap 關係 e5 公設，亦是遵守 tloh8 Politeness Principle，因此有才 tiau7 按“嚴重 e5 麻煩”ka7 Cooperative Principle 拯救出來，Leech an2-ni 標記。

相 siang5 e5 例：

A: 咱 long2 會 siau3 念 Bill kap Agatha 是 m7? 咱會 houNh?

A: We'll all miss Bill and Agatha, won't we?

B: heNh a, 咱 long2 會 siau3 念 Bill。(語調 kap 頂一個例全)

B: Well, we'll all miss Bill.

Leech koh 再一 pai2 引用禮貌原則，而 m7 是協調原則。當汝無同意咱 long2 會 siau3 念 Agatha，只要無 koh 提起伊，an2-ni 比無保留講出汝無 siau3 念伊 khah 禮貌。Chia，全款，協調退後一位 hou7 禮貌：B，無提供對 A e5 話任何 comment，知影兼故意干犯質量公設，但是是為 tloh8 禮貌而為。

Ai3 注意，藐視 CP 並無必要暗示 B ti7 處理無受歡迎 e5 人像 Agatha khah 友善：禮貌 kap 友善無必定 ai3 牽連。咱 e7-sai2 有疑義保留講 ti7 頂 koan5 chit-e5 例內底講話人對待無在場 e5 Agatha，比單純提起伊是無受歡迎 e5 查某人(*persona non grata*) 是 koh-khah 無友善 e5 方式 - 若是無其他理由，因為 Agatha 有可能 e5 交換合作是一 e5 前提 *a priori* koh 隨時 hong5 排除：ti7 B e5 回答內底伊甚至 long2 無 hong5 講 tloh8，kan-na7 看 boe7-tloh8 (invisible)，tloh8 像咱社會中定定發生 ti7 查某人身軀全款。

禮貌 e5 一個功能是創造(iah-si7 表現)一種對談人之間 e5 距離，tloh8 像 ti7

社會階層中 e5 情形，必須用語言使用來維持。距離，大部分 e5 情形，減少了口頭合作 e5 需求：m7-ku2 另外 e5 合作情形是屈讓 hou7 禮貌 e5。Ti7 軍隊中標準回答 tloh8 提供 choh7-choh7 例其中一個(‘是！報告 是’ Sir! Yes Sir)。

Leech e5 Politeness Principle 是 kap，甚至是拯救，Cooperative Principle 協力 kap 相關 e5 公設。M7-ku2 CP 需要 hong5 拯救，Che 一層 a2 long2 無清楚明白，咱已經看 tloh8。PP 有能力來拯救 CP，愈無清楚明白；至少，chit-e5 能力無按 Leech 舉 e5 例生出來。

Leech 根據伊家已幾 e5 公設，像老練、慷慨、贊同(1983:131ff)，所提供 e5 觀察抑是有相當 e5 解說描述價值；伊其他 e5 原則 ma7 全款(像 ge，反話 ‘irony’)。Chia e5 原則 ti7 理論 kap 實用中 long2 m7 是全一層次，咱 e7-sai2 用一個某一種 khah 新形式 e5 原則做總結以前 e5 原則，咱會同意協調原則 e5 需要，像列 ti7 Gricean 4 e5 公設內底 an2-ni。下一節，beh 討論其他 kap chiah e5 公設(幾 e5 iah-si7 全部)無關 e5 提案(想法)，m7-ku2 咱 beh 保留協調 e5 概念作為會話 e5 基礎。

4.3 Rethinking Grice 再思考 Grice

Grice 退出 4 e5 公設 kap 相關 e5 協調原則按一開始 tloh8 受 tloh8 攻擊。一方面，批判專注 ti7tak8e5 公設 e5 價值；比如講，質量 e5 價值 tloh8 hong5 看做 比其他 e5 公設 khah koan5：“干犯 chit-e5 歸結是道德犯罪，干犯其他 e5tloh8 算 siong7 差只是無斟酌考慮 iah-si7 粗魯 nia5”(Green 1989:89)。真清楚，chia e5 公設 ti7 人 e5 心內有無全 e5 分量。

Koh 一個問題是，hia e5 公設是 m7 是有全款 e5 分量，koh ti7 無全款 e5 狀態中差不多有全款 e5 慣勢方式使用？舉例來講，可能咱會 ti7 商業交易中 khah 禮貌，ah 學院 iah-si7 外交戰鬥 tloh8khah 無；koh 再一 pai2，連後壁講 e5 chit-e5 例內底，Grice 所論及 e5 協調 ma7 boe7-tang3 ka7 排除，總是 ai3 ti7 雙方互動 e5 基礎之上，就算是 ti7 交談雙方是互相仇視，iah-si7 無願意用另外 e5 方式合作。正常來講，我 ma7 是 boe7-tang3 侮辱一個組織，死體、iah-si7 動物(大部分 e5 情形)；連侮辱 ma7 需要 hong5 侮辱 e5 對象少量合作，若是 kan-na7 ti7 伊必須最少了解我所使用 e5 字詞 e5 目的，e5 範圍內。

另一方面，人 ma7 e7-sai2 質疑所有 e5 公設 e5 必要性：kam2 boe7-sai2 ka7 in

簡化？ Green 講伊懷疑數量公設 e5 第二部分(‘m7-thang 提供超過需要 e5 資訊量’ Do not make your contribution more informative than required), 進一步考慮 ka7 伊歸入第一部分 hit 半內底(‘提供需要 e5 資訊量’ Make your contribution as informative as required); 另外, 伊 ma7 (kap Grice)建議歸入關係公設(maxim of relation)(‘ai3 有關聯’ Be relevant)。

相 siang5, 質量公設 e5 情形, 人 e7-sai2 爭論第二部分(‘m7-thang 講 hiah-e5 汝欠缺充分證據 e5’ ‘Do not say that for which you lack adequate evience’)邏輯的暗示(包含 entails)第一部分 (m7-thang 講 hiah-e5 汝相信是 m7-tioh8 e5’ Do not say what you believe to be false): 是 m7 是我若無講任何我無充分證據相信 e5, 我 tioh8 必然 boe7 講 hiah-e5 我相信是 m7-tioh8 e5。

若是對關聯公設本身, 這是再思考 Grice 兩個主要成果 e5 主題。頭一個是 Horn (1984); 另一個是 Sperber kap Wilson (1986)。 Chit 兩個提案有淡薄 a2 相 siang5, in long2 集中 ti7 關聯; koh 無全, Horn e5 模型 ka7 關聯保持 ti7 Gricean 理論 e5 一般框架中, Sperber kap Wilson ka7 關聯公設設做 in 家己 kau3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途徑 e5 基石, 巧妙描述做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 RT)。

Chit 兩個提議所受 tioh8 e5 注意量 ma7 無全。當 Sperber kap Wilson 十年前出版 in e5 冊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伊 tioh8 生產 chiok-choe7 趣味出來, 第二版增加一 koa2 增收 kap 澄清, ti7 1995 出現 ah。(比較性 e5 評論, 看 Jucker 1997.) Ti7 叫醒 chit-e5 興趣 e5 時 chun7, 一個強勢 e5 RT 運動 hong5 引發 ah(有一 koa2 人直接叫做一個學派: 語用學 e5 London 學派)。Ti7 chit-e5 學派 e5 框架內底(kau3 目前為止, 主要集中 ti7 British), RT hong5 用來做進一步理論化 e5 討論 kap 使用模型(像看 Blakemore 1992, kah khah 少年 e5 作者 e5 真 choe7 e5 理論 kap 描述性的文章 kap 手稿相 siang5, 大量列 ti7 Sperber kap Wilson in 第二版 e5 參考冊單內底)。

Horn e5 新 Gricean 理論, 另一方面, 持續 khah 孤獨 e5 奮鬥, m7-bat 達到全款 e5 狀態; m7-ku2, Horn e5 文章(發表 ti7 1984, 重印 1998)工具值得斟酌注意, 因為伊是費盡苦心分析而且比一 koa2 原始 e5 Gricean 公設 e5 想法有 khah 優雅 e5 公式化(構想)。

以下, 我 ka7chit 兩個提案分開處理。

4.3.1 Horn's two principles Horn e5 兩個原則

Horn 注目 ti7 會話協調 e5 中心問題：有一 koa2 話語，用特定 e5 讀法，有清楚無曖昧 e5 意義，若是 beh 做其他解讀 tioh8 聽話人 tioh8 ai3 付出 特別 e5 勞力。

所以，準例，若是我講：

我昨 hng 切一支指頭 a2，

I cut a finger yesterday (Horn 1984:15; 略略 a2 修改過)，

正常 e5 解讀是講切 e5 指頭 a2 是我家已 e5，若是講做 he 是別人 e5 指頭 a2 這碟需要用 koa2 幻想 e5 濫用 ah。

對照來看，有一 koa2 看起來足相 siang5 e5 話語必須用額外 e5 phah 拚 chiah e7-tang3 順照像頂例 hit-e5 正常解讀 e5 路線，但是，beh 得 tioh8 另外 e5 解讀 soah m7 免了力。因此，當我講：

Eng 暗我 beh kap 一個查某面會，

I'm meeting a woman tonight

Chit-e5 查某 m7 是我 e5(無論 an2 怎暗示)；其他 e5 解讀 long2 是笑談，而且定定 hong5 an2-ni 用。Chia 有一 e5 例：

Steven: Wilfred eng 暗 behkap chit-e5 查某作伙食暗。

Steven: Wilfred is meeting a woman for dinner tonight.

Susan: ah, in 某知影無？

Susan: Does his wife know about it?

Steven: 伊當然知 a。chit-e5 beh kap 伊見面 e5 查某 tioh8 是 in 某 a。

Steven: Of COURSE she does. The woman he is meeting IS his wife. (Leech 1983:91)

Beh 解說 chit-e5 笑話 e5 ‘幽默’力量(實際上是一種咱 ti7 4.2.2.3 介紹 e5 花園小徑 e5 建構)，這就算是做特殊調整 ma7 是無路效，像‘指頭 a2’ e5 情形，he 是一種牽涉 tioh8 beh 切 e5 一定是身軀 e5 部分集合中 e5 chit-e5 成員。舉例來講，ti7 Horn e5 例內底，ka7 ‘指頭 a2’換做‘鼻 a2’ tioh8 boe7 得 tioh8 全款 e5 結果(Grice tioh8 bat 指出)：‘我昨 hng 割一粒鼻 a2’ 總是 hong5 理解(準完全)做是別人 e5 鼻。Chit-e5 問題沈 khah 深，Horn e5 功勞是伊建議根據 tioh8 篩選 e5 會話質量 kap 關係公設，chit-e5 看起來有理 e5 解說 tioh8 奇怪 e5 現象：兩個話語的結構是 chiah-nih8 a2 相 siang5，ma7 是 e7-sai2 tu2 好倒 peng2 e5 意義。

Horn 所引進 e5 兩個原則是：*Q-principle*(‘Q’代表‘quantity’)，ka7 咱講‘講話盡量 choe7’ (say as much as we can)；kap *R-principle*(‘R’代表‘relation’)，講咱應該‘講話無超過必須 e5’ (say no more than we must)。我若是講我昨 hng 切一支指頭 a2，我是 teh 行使 *R-principle* 來建立 hit 支指頭 a2 是我 e5 e5 chit-e5 事實(我無需要加講；我若是是加講，人會掠準我是鱸鰻 *yakuza* e5 一分子)。Ti7 Wilfred 面會查某 e5 案例內底咱行使 e5 是 *Q-principle* 來建立伊 beh 去見 e5 he m7 是 in 某，iah-si7 當 teh 行 e5 女朋友 e5 chit-e5 事實(事實若是其中一項，我 hit-e5 發言人 tioh8 無講出伊真正講 e5)。

Chit-e5 差別變 kah 略略 a2 khah 清楚 ah，當咱思考回答 chit 兩句 e5 可能性 e5 時陣。正常來講，當別人 ka7 咱講伊 e5 不幸事故，像指頭 a2 事件，我 e5 反應應該是一種同情；我真有可能回講：

ChiaN hai oh.

That's too bad,

而且無法度對 chit-e5 話題 koh 再加講 siaN2-mih8(若是朋友回講：‘siang2 e5?’，伊一定至少會受 tioh8 houN3-hian5 e5 眼光 chhiN)。

M7-ku2，我 e5 對談人用第二句話語來誤導 e5 時，為 tioh8 beh hou7 我相信講 Wilfred 當 teh 發生婚外情，我可能會講像 an2-ni：

Kam2 有影？ ah hit-e5 查某是 siang2？

Really? And who is she?

Chit-e5 推斷是 koh 有真 choe7 thang 好講咧(我 e5 對頭 ai3 我知影 hia-e5 恐怖 e5 詳情)。倒頭來講，我若是回答得無對同像：‘願伊 khah 好’，chit 下本來 e5 笑詼會 soah ti7 伊 e5 面頂 koan5 消消去，我 e5 對談人一定 e5 因為我無合作真 boe7 爽。

用 Home5 術語，ti7 Q 案例內底就 hit-e5 環境，我已經提供我必須 e5 有夠 choe7e5 資訊，iah-si7 我有法度提供 e5；ti7 Q 案例內底，我 hou7 環境來講話，kan-na7 講出關聯 e5 資訊。Ti7 伊 e5 系統內底，Q-principle 包括 Gricean e5 數量公設 e5 第一部分，R-principle 包含第二部分 koh 加上方法 kap 關係公設。對質量公設，Horn ka7 伊留落來，因為，伊家已講 e5，任何 e5 案例 long2 需要伊除非咱 beh 看 tloh8 “kui-e5 會話 ... 裝置崩毀”；(1984:12)。

Horn 兩個原則解說幾 a2 項 ti7 禮貌、否定、字詞等等範圍 e5 現象，用一種優雅經濟的辦法；chia e5 是 beh 簡化語用原則有價值 e5 試圖，ka7 in 牽來 ti7 一 koa2 共通 e5 公約數內。

4.3.2 Relevance and ‘conspicuity’ 關聯 kap 顯目 e5 p85

根據 Sperber kap Wilson，語用學 kan-na7 需要一個原則，tloh8 是關聯原則 (relevance)。Chit-e5 假設，iah-si7 講原則，是以關聯理論做基礎，tloh8 是講 ti7 任何語境中，人所講 e5 long2 是有關聯 e5。Chit-e5 ‘Principle of Relevance’，e7-sai2 看做是 Gricean 協調概念 e5 進一步規格表；加上，因為關聯原則比 Grice e5 合作原則 kap 公設加 khah 明確，Sperber kap Wilson 講 e5(1986:161)，這 ma7 紮 khah 少功能 e5 負擔。

本章 khah 頭前，我有定義溝通原則是人想 beh 溝通 e5 必須原則；實際上，溝通是無可能避免 e5。特別是語言 e5 使用者，咱 e5 意圖是 beh 傳播某種意義 hou7 某人；咱有能力 e5 辦法，hong5 賦予 e5，來著手做適當 e5 語用研究 e5 事業(特別是處理語用行爲 e5 部分，看第 8 章)。Koh 再來，(因為傳播 e5 內容對對談雙方 long2 真重要)傳播 siaN2-mih8 有意義 e5 應該 kap 溝通雙方 long2 有關聯。Ti7chit-e5 意義之下，Principle of Relevance 是 Communication Principle e5 一個變體。

照真 choe7 人 e5 講法(包括 Sperber kap Wilson，現今作者 ma7 是)，Grice e5

Cooperative Principle，特別是用文字寫出來(ti7 文獻頂面)，加 ti7 咱 e5 語言交流 siuN-choe7 束縛。對照之下，Principle of Relevance tloh8 無做按 Gricean 理論來 e5 成功溝通 e5 宣稱，像講：“共同目的 iah-si7 一套目的(e5 集合)”(1975:45)，互相知影，暗示 iah-si7 分用前提等等。對關聯原則來講，kah 溝通原則一致，用講出來 e5 話之間 e5 關聯 e5 方法，實現成功 e5 溝通，這是 ti7 會話 iah-si7 語言交流中有充分能力 e5 目標。RT 正是 siong7 細 e5 溝通理論，關聯就是咱所需要 e5。

M7-ku2, beh an2 怎描繪出一個“成功 e5 溝通”？Chit-e5 概念 chit-ma2 是講講話人 tloh8 是傳播人是 m7 是 hou7 對談人認出來一定有 siaN2-mih8 tai7-chi3 beh 講是真要緊，是有關聯性 e5。一個成功 e5 傳播人，tloh8 是 ka7 伊想 beh 傳播 e5 資訊傳出去說服人、hou 人相信等等‘表露’hou7 對談雙方。像 Sperber kap Wilson 標記，“講一個值得信任 e5 傳播人，會企圖 hou7 汝 相信某一 koa2 tai7-chi3 tloh8 是相信 hit-e5 tai7-chi3 e5 好理由”(1986:163)。這資訊意圖 e5 ‘互相表露 e5 假設’是 khia7-ti7 Sperber kap Wilson e5 思想核心。

Chit-e5 假設，koh-khah 是人類溝通行為 e5 特徵，連 chit 點 long2 無法度保持 e5 人(Sperber kap Wilson 講 e5)ma7 是會遵守關聯原則：“傳播人無遵守關聯原則；in 無法度違犯伊甚至 in 若是想 beh 違犯伊。Chit-e5 關聯原則無例外情形”(1982:162)。Sperber kap Wilson e5 方法 an2-ni ti7 真 choe7 方面有路用因為伊強迫咱重新思考語言學 e5 一 koa7 中心問題，特別是語意學 kap 語用學內底。溝通 e5 目的，根據 RT，m7 是 beh “複製思想”，是 beh “擴大互相認知 e5 環境”(Sperber kap Wilson 1986:193)。

Ti7 溝通建構模型化，用‘電腦化 e5’iah-si7 ‘人 e5’變體，主要 e5 阻礙是自然語言表達 e5 曖昧性(模稜兩可 ambiguity)。Chit 款 e5 ambiguity 定定 hong5 認為是語意 e5 tai7-chi3；舉例講，用程式來做文本 e5 自動翻譯，咱必須去曖昧 hiah-e5 有無清楚意義 e5 表述，Kah ai3 用一種按底 kau3 頂 (bottom-to-top) 程序 e5 語境猜測。對 Sperber kap Wilson 來講，對照來看，所有 e5 long2 是 ambiguous，只要 ka7 家己看作是家己，若是咱 ka7 伊 khng3 ti7 伊適當，認知 e5 環境中，按頂 a2 ng3 下 kha 看，並無一項是嚴格 e5 ambiguous(cf 1986:205)。

人類語言處理 e5 語用觀點無全的評估 chiah-e5 狀況。Ambiguities m7 但是第一可能 e5 場合內 ai3 解決 e5 問題。人類傳播人有愛要文字 e5 傾向，而且往往想 beh 盡量保持 tai7-chi3 e5 流動性。所以，ti7 日本生理人 e5 談話有惡名昭彰西方

人相當無法度忍受 e5 ambiguity, chit 點 ka7 tai7-chi3 保持未決, e7-sai2 hou7 另一方 ti7 一方家已退出 chin3 前去顯露 in e5 意圖。Ti7 近期 e5 一篇文章內底, Nerlich kap Clarke (2000 teh beh 印), 爭論講 “咱 m7 是真正 hiah 關心 ‘去掉語境中 e5 曖昧’, 而是關心 e7-tang3 叫做 ‘語境中 e5 曖昧’(2000 teh beh 印:7)”。Ti7 chit 款 e5 觀點下, 真 choe7 狀況 e5 溝通 e5 基本目的是實現顯著性 ‘conspicuity’ 而 m7 是清晰明白 ‘perspicuity’; 出名 e5 ‘花園小徑’ 狀況(看 4.2.2.3) kap 像講雙關語, kap 文字游戲啓發 chit-e5 假設(這直接反對 Grice e5 方法公設: ‘ai3 清晰明白’; 看 4.2.2 kap Nerlich kap Clarke 2000 teh beh 印:6)。

根據 Sperber kap Wilson e5 關聯假想, 咱 tioh8 chhoan5 好 hou7 某項 tai7-chi3 有意義(‘有關聯’), 咱會圍 seh8 ti7 chit-e5 假設起造咱 e5 理解。咱聽 iah-si7 讀 tioh8 e5 話語若是成做互相認知 e5 一部分, ti7 共同認知 e5 環境 iah-si7 語境內是 khah e7-sai2 理解 e5; 對照來看, 咱並 m7 是全頂好勢 thang 了解某一 koa2 khah oh 理解 e5 tai7-chi3, 因為 he m7 是 ti7 chit 款共通 e5 認知環境中。用 Sperber kap Wilson e5 例:

George has a big cat. George 有一隻大貓 a2。

Chia·siong7-kai3 普通 e5 假設是咱 teh 講一種動物, 像 Norwegian Forest cat, Maine Coon cat, iah-si7 任何其他超重(19-24lb)e5 貓科動物; 若是 beh 講是 tiger, puma, cougar 等等, 咱 koh ai3 加添某 koa2 物件入去共同環境, hou7 koh-khah 明確(類似起造語境 e5 資訊像 George 運送野生動物去動物園 kap 馬戲團)。後壁 chit 款解讀可能 khah 無關聯, 因為正常環境中, he khah oh thang 理解。(針對 ‘可理解性’, 讀 Ariel 1991; Gundel et al. 1993:279ff; 一個批評針對 chit-e5 概念講這是靜態 e5 概念, 不准有文本生產 e5 動力。看 Hajičcová 1997; Mey 2001 teh beh 印。)

RT 聽講是 e7-sai2 說明所有本底 hong5 歸屬 ti7 別 e5 領域解說 e5 現象。實際上, 這 e7-sai2 看做是對所有理論 khah 離譜 e5 要求; m7-ku2 Sperber kap Wilson 感覺 koh 無夠, in koh 再認為 in e5 原則無例外 e5 情形, koh-khah 是 boe7-sai2 駁倒 e5。最後, 無論有 koa2 關聯 e5 物件可能 siuN 明顯致使無趣味, iah-si7 關聯 e5 觀念本身可能變做 hiah-nih8 全面包含 soah 致使伊本身失去解說能力。

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在 ti7 一個事實講 RT 雖然宣稱溝通有保證，m7-ku2 chiaN 少講 tloh8 真正發生 ti7 咱社會中 e5 溝通互動。像大部分傳統 e5 語言學家 kap 語言哲學家，RT 並無包括語言 e5 社會 維度，保持注目，像我 ti7 別跡討論 e5(Mey kap Talbot 1989)。koh 加一項，Sperber kap Wilson e5 理論 e5 背景是現今世所周知 e5 指向一個隱喻講電腦做爲人類思考處理過程(處理程序)，伴 toe3 普遍 e5 趨勢講是人類精神處理程序是 chit-e5 經濟的理性行爲。An2-ni, in 對人類認知 e5 思考倚靠電腦資訊處理 e5 隱喻(值得敬重 e5 Hinkelman 發議論 ti7 伊 ka7 這號做 ‘relevance computer’；1987:721)。當 in teh 解說 in e5 理論，Sperber kap Wilson 利用按金融經濟學借來 e5 語言(‘本益關係’ cost-benefit relation)；換句話講，in 調和電腦人 kap 經濟人 e5 話語(Mey 1994d)，in 講(ti7 p204 例) 增加處理時間會阻礙了解 koh 阻擋 tloh8 溝通 e5 路徑。像 Talbot 標出：

人展做個人 in 遭遇溝通 e5 問題。Ti7 真實 e5 世界中，m7-ku2，人是社會產物 long2 ti7 事(tai7)先存在 e5 傳統中 ...

Ti7 Sperber kap Wilson 模型中，人之間 e5 差別獨獨展現像個人無全 e5 認知環境。Chit-e5 無全是起源 ti7 物理環境 kap 認知能力 e5 差別。對文化 kap 社會真明顯欠缺個人認知環境 e5 特性。(1994:3526)

這是本質的 ti7 語用觀念內底講 RT，雖然有真 choh7 有路用 e5 深刻理解，落入有一 koa2 欠缺起因 ti7 研究程式 e5 期望值(expectations)，koh 無法度兌現伊 e5 保證。Ti7 最後 chia，iau2-koh 欠缺每日溝通問題 e5 連繫，像 ti7 頭前所講 e5，舉例講，ti7 言談分析理論(看 7.2.3.3 kap 9.3.3)iah-si7 kau3 討論語用行爲 e5 觀念 e5 時 (chapter 8)

咱來結論 chit 節 kap chit 章，我來引用一個 siong7 早期建構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e5 努力故事，這 e7-tang3 來說明雖然咱能言善語 ka7 伊叫做協調 (cooperation 合作)絕對 m7 是頭前所講 e5 結論。Beh 看 tloh8 這，咱來考慮電腦實驗 beh an2 怎模擬人 e5 語言能力 an2-ni 是真有路用。其中一個叫做 ‘Tale-spin’ (Meehan, 1981)；he 是一個程式講 e7-tang3 了解故事 e5 元素，而且按舊 e5 故事 e5 基礎創造新 e5 故事。

Tale-spin e5 角色 toa3 ti7 動物世界，m7-ku2 hou7 伊有人 e5 某 koa2 特性(像

講有才 tiau7 講話)koh — koa2 a2 其他像人 e5 性質(像 ti7 Aesop 寓言)◦Chia 有 Joe Bear kap Irving Bird 來表演一段情節：chhoe7 食食：

有一日 Joe Bear 腹肚腰 iau a,伊問 in e5 朋友 Irving Bird toh 位有蜜？Irving ka7 講 ti7 oak 樹頂有一個蜂 siu7◦Joe 威脅 Irving 若是 m7 講 toh 位有蜜 beh phah 伊。(Meehan 1981:217)

現現，Joe Bear 無掠 tioh8 Irving Bird 回答 e5 重點◦伊無了解答案 e5 implicature：其實伊所得 tioh8 e5 確實是伊 e5 問題 e5 回答，tioh8 是講蜜 toh 位有。

請注意咱 teh 聽 chit-e5 故事 e5 時，推論咱是當做正常 e5 會話；這無必要講白◦麻煩的是 Tale-spin 是程式 m7 是人，必須 hou7 伊明白(explicature)e5 指令(這 kan-na7 e7-tang3 用試誤法，後續 e5 版本)◦對照來講，人，是合作 e5 會話人，知影 tang 時 ma7 知影 an2 怎做正確 e5 推論講 siaN2-mih8 是 hong5 暗示 e5，siaN2-mih8 m7 是，頭前咱已經了解 ah。

下一章咱 beh 來看對 chit-e5 目標有路用 e5 語言學 e5 方法。

10.6 “*Some Thoughts on Pragmatic Principles*”

嘉義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蘇復興老師

Some Thoughts on Pragmatic Principles

(Delivered at Cheng Kung University on 11/11/2007)

Fu-hsing Su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aiwan

fhsu@mail.ncyu.edu.tw

4.1 Principle and rules

1. Leech (1983): We restrict the use of rules primarily to syntax, semantics or other subfields of linguistics, whereas in pragmatics we prefer to work with principles.
2. Principles go all the way from elementary knowledge to high-level, theoretical and metatheoretical speculation.
3. Hjelmslev (1953) lays down thre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for linguistics: *simplicity*, *non-contradiction* and *exhaustivity* (see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4.2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CP) and other issues

4.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People talk with the intention to communicate something to somebody; this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 linguistic behavior
5. Leech (1983): Speakers often “mean more than they say.” They, unconsciously or subconsciously, express thoughts or feelings that they consciously would have liked to suppress.
6. The necessity of vague expressions—The use of a vague expression suggests that the speaker *wants* to be vague. He wants the interlocutor to know that he would have

used a more rigorous expression if there was such a need for it.

7. The reason of using vague expressions—(1) Communication is not a matter of logic or truth, but of cooperation; (2) Pragmatic principles, unlike grammatical rules, operate in a concrete context rather than in the abstract space of linguistic speculation.

4.3 Cooperation, “face”, “flouting”, politeness and other virtues

8. Two clashing views on CP—(1) Cooperative behavior is a kind of abstract, philosophical rationality; (2) Speakers better cooperate, or communication wouldn't be possible.
9. Non-cooperative behavior falls short of some natural notion of full co-operation—it violates one or another of the non-verbal analogues of the maxims of conversation.
10. Every engagement in conversation opens the possibility of “losing face.”
Cooperation is a complex concept, involving many layers of interactive behavior, including politeness and “face.”
11. By being polite, we conserve our integrity as interlocutors while being considerate of our partners' faces – in one fell sweep.
12. Flouting—Thomas (1996): When people “blatantly fail to observe one or several maxims,” they flout a maxim. Example: the use of a word with a sense contrary to what is commonly accepted.
13. Functions of politeness—(1) to mitigate (minimize)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politeness” and to maximize that of “positive politeness;” (2) to create (or manifest) a distance between the interlocutors. Distance, in most cases, reduces the need for expressed verbal collaborative.

4.4 Rethinking Grice

14. Grice's four maxims and the associated principles of cooperation have been under attack ever since they came into being.
15. Two major efforts at rethinking Grice: Neo-Gricean theory (Horn 1984, 1998) and Relevance Theory (RT, Sperber and Wilson 1986).

16. Horn's theory focuses on a central problem: Some utterances have a clear and unambiguous meaning, while other interpretations require a special effort from the listener.

Examples: (1) I cut a finger yesterday. (2) I'm meeting a woman tonight. (Horn 1984:15)

(1) 兒子出生後，朱德庸躲了三天。 (2) 聽說兒子出生後，朱德庸躲了三天。

17. Two principles introduced by Horns: (1) the *Q-principle* ('Q' for 'quantity')—'say as much as we can; (2) the *R-principle* ('R' for 'relation')—'say no more than we must.'

18. Dan Sperber and Deirdre Wilson's Relevance Theory: Pragmatics needs only one principle, that of relevance.

19.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RT, is not "duplicate thoughts", but to "enlarge mutual cognitive environments" (Sperber and Wilson 1983:193).

20. Sperber and Wilson's basic assumption: In any given context, what people say is relevant.

"...the realization that a trustworthy communicator intends to make you believe something is an excellent reason for believing it" (1983:163)."

10. 7“Pragmatics”—Chapter 5 導讀，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王登億同學

Chapter 5 Speech Acts

導讀人：王登億

Dennis

p.

92-133

07/12/15

第五章 言語行爲(Speech Acts)

5.1 歷史沿革與介紹 (History and introduction)

5.1.1 為何產生言語行爲理論？ (Why speech acts?)

六零年代語言學界在變形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的支配之下，(即 Chomsky 的經典著作：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及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其他學派的語言研究便顯得鮮為人知。其中有一派語言哲學家，他們專注於語意的研究，而和上述專門處理語言的句法面向形成不同的派別。

從六零到七零年代早期，對於語意的研究，在傳統展義(Carnapian)概念的影響之下，語言哲學家大都致力於研究語意學「真值函數(truth-functional)」的定義，如哲學家 David Lewis (1969)。其他以語意研究為導向的哲學家最後則是和傳統形式語法(formal syntactics)結合，如 Richard Montague 和其學派便是此支脈的主要倡導者(稱為「內涵語義(intensional semantics)」)。

而與哲學相關的另一個支派：由英國傳統語言思維起源，常被稱為「日常語言哲學(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學派；其主要倡導者為牛津哲學家 John L. Austin。其過世之後出版的著作：*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1962)對語言哲學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並從此在語言學上，特別是語用學此一支派，開展新頁。而美國哲學家 John R. Searle，在鑽研 Austin 的理論近五十年之後，更

進一步發展 Austin 的論點（最終被稱為「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並且系統化地整理出一套規範；成為 Austin 思想主要的擁護者和辯護者。

傳統語用學發展之初，所須面對的一連串問題，便是由於語意學以「真值條件(truth conditions)」為基礎，強加在語言思考上所造成的限制。哲學家重視「真值函數」的傳統，導致他們必須鑽研每個句子所包含的「命題(propositions)」；即要討論所謂的「陳述文(*declaratives*)」，表達的為真或假，就必須包含可供檢驗的「命題」。假如某人告訴我們：

外面好冷。

我們可以到外面去，倘若願意的話，檢驗這句「陳述(*declaration*)」為真或假。然而，假如我對某人說：

生日快樂。

我只能夠表達我個人內心的真實感受，或者僅是表現我實際說出那幾個字的事實，但並不代表目前狀況是否真的為如此；其他口語中常見的願望也是同樣的情形（如「祝你好運」、「恭喜」、「做得好」等等）。追根究底，由 Austin 的論點來闡述，願望與上述提到的「命題」不同；它可藉著說出口的字來成就事情。簡短來說，這些用法可稱為「言語行為(*speech acts*)」。

本章要探究有哪些準則（與上述的「真值函數」不同）可提供我們處理人類這方面的話語。

5.1.2 語言使用 (Language in use)

許多語言學理論對於人類語言的假設太過於簡單：認為其僅是「聲音與意義」的結合（如大多數的描述性語法(*descriptive grammar*)），或定義語言為一連串正確句子（如大多數的衍生變形(*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論點）的表達。這些理論最根本的瑕疵是，它們忽略語言可以產生言語行為（即 Searle (1969:16)

所定義的「最基本或最小的語言溝通單位」)，進而形成真正活動行為的層面。如 Searle 所提：「語言溝通的單位並非普遍認定的符號、字、或句子...而是符號、字或句子藉由「言語行為展現(performance of the speech act)」之後所產生的效果(1969:16)」。

再者，言語行為並非哲學家獨自製造出的產物，而是當人們心中都有想法時，實際使用語言的狀況。這樣的結果，便衍伸「製造者」和「消費者」存在的前提，參與溝通的個體都為主角、有相關的意圖、對於語句的正確理解和描述沒有障礙；因此和大多數文法學家及哲學家所提出，那些毫無架構、喪失以使用者為目的的例子有極大的不同。再一次引述 Searle：

當我使用一個聲音或標記在一張紙上作為語言溝通的例子，如某個訊息，其中我必須假定這個聲音或標記是被人製造出來，例如我自己；並且同樣具有某種意圖 (Searle 1969:16)的成效。

如同我們以下所提，言語行為的意圖特徵便是它們最易辨別的分類特徵。同時，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不僅可歸於特定說話者的意圖展現；對 Searle 來說，最主要的議題是這樣的環境或狀況（如誠摯條件(sincerity)、適宜條件(felicity)等等，進一步參見 5.2.1.2 小節）應如何建立而促使溝通發生。然而，就一個廣泛的角度來看，首先要提出的疑問應為言語行為如何在社會中作用，或甚至它究竟有無作用。

要探討某個特定的溝通行為如何在某特定社會運作，我們必須先檢驗在該社會當中此溝通方式可以成立的情況。而我們使用的語言，尤其是我們表達的言語行為，是完全地倚賴語境的運作，以致於產生該行為的運作。所有的言詞都是倚賴處境進行的，一個言語行為不只是一個「表達的動作(act of speech)」而已，而是應該被視為整個活動運作之下屬於情境的一部份（參見 Levinson 1979）；因此，我們會在第八章提到，它通常是一個「語用行為(pragmatic act)」，而非僅是一個言語的行為。

此外，這樣暗示了我們不只探討個人發言的週遭環境（如同 Searle 所做），還結合了一般允許和提供特定溝通行為的環境，以便將探討的範圍擴大。因此，當有些言語行為在特定情況下是禁止的（如：禁語），有些則是社交禮儀上所必需的，甚至使用的時機是可以預測得到的。Verschueren (1993:63)提供了一個例子：在荷蘭的大學裡，無論何時，大學的官方代表，即主要的儀仗官，進到已經進行的博士學位口試會場，絕對沒有人會懷疑他伴隨著儀仗敲打地面而說出的話。相反地，他所說的拉丁制式言詞：*Hora est*（時間到了）若沒有伴隨儀仗敲打地面，單獨的口頭言詞將會喪失任何語用效果。

再進一步說明，想像一下，某些社會的承諾(promising)行為和我們的確有很大的不同。對人類學家如 Michelle Rosaldo (1980, 1982)來說，承諾行為的實行首先倚賴的並不是誠摯或適宜的情況，而是朝向於它應該承受或確認事物的存在順序。在一些文化當中，如菲律賓群島的人種如伊郎革(Ilongot)或波納佩(Pohnpet)的密克羅尼西亞人(Micronesian)，承諾的概念與相伴的誠摯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否有社會價值，便十分可疑。

至於意向性的討論則必須考慮到的是，參與對話的雙方、意圖的歸屬、雙方所處的社會文化與交談的情況。說出口的言詞和心中的意圖並不是決定言語行為的主要因素，而是由該文化社會或交談的語境所詮釋。在最後的分析當中，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言語行為如何和人類整體行為有關，如同俗語所說：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由這個觀點出發，最後我會提出新的詞語：語用行為。

5.1.3 言語行為如何運作 (How speech acts function)

言語行為是字面上的動作發生在實際情況當中。當我使用言語行為時，我會做一些事情來伴隨我的詞語：我做了一個動作或行為（至少有意圖地）使現狀產生改變（可稱為「施事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s)」，源於言語行為）。例如，對於新生兒的基督教的受洗儀式。

以上的例子便說明了言詞可以改變世界，而不是單單一個宗教儀式的行

使；對於語言行為概念的理解或實現也極為重要。

對於不同層面的言語行為運作，最早由 Austin (1962) 做出分野。首先，我們有「話語表現行為(*locutionary*)」：單純指說話的動作或行為，如：

這裡好冷。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藉著上述的詞語，我只是在做一個陳述而已。這個言語行為特殊的層面是它的「話語表意行為(*illocutionary*)」力量；對許多語用學家來說，這個表意行為力量和表達「陳述」、「希望」、「承諾」等特殊表達形式非常有關。然而，假如說：

這裡好冷。

我得到的結果是，例如，聽到我說這句話的人接著去把門關上、或開了暖氣機，我們談論的是我話語中帶有的「話語施效行為(*perlocutionary*)」的成效。這樣更進一步的效果，取決於話語發生的語境，並且通常不太可能預測的到(參見 Levinson 1983:236; Kurzon 1998)。

即使由語用學的觀點來看，「話語施效行為」可能是言語行為最有趣的研究面相(因為它或許可以揭露人們使用特定言語行為的動機)，「話語表意行為」卻佔了言語行為理論中最大的部份。在這關聯之下，言語行為表達特定「話語表意行為」的語境便相當值得探討；而通常稱作「適宜條件」。原因在於它們必須滿足某一言語行為適當地發生，而避免 Austin 所稱的「失敗(*misfire*)」。

「適宜條件」可由「宣告死亡」與「打賭」兩個例子說明。

因此，要使某一特定言語行為正確地施行，必須需要什麼適當的情況？以下便就歷來討論最多的言語行為—「承諾」做介紹。

5.2 承諾 (Promises)

實行言語行為時最普遍的一個問題是，表示該行為的措詞到底需不需要使用？例如，「承諾」這兩個字有必要出現在表示「承諾」的言語行為句子中嗎？或者是在表達言語行為時一定要使用言語行為的動詞嗎？又或者是人們可以相信說話者會信守承諾即使他未使用「承諾」這個字？

這些問題或例子時常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例如，到餐廳訂位吃飯的約定、或者是和兒童間簡單的約定等等。

再一次，「承諾」言語行為的成功與否，端賴於發言時的語境狀態；有的時候，我們在意的是說出諾言的人；而有的時候我們看重的是週遭的社會人際互動。畢竟，在我們的文化當中，有些極為重要的承諾其實和「承諾」這兩個字的出現與否是較無關係的。甚至，若過度使用「承諾」這兩個字，反而會造成更深的誤解，如以基督教結婚典禮為例。

由 Searle (1969:36)的論點來看，怎麼樣才算是一個諾言？只有在服膺一連串的特定規則之後，某件事才可算是一個諾言。例如，在棋盤遊戲當中，要把對方的國王給剔除掉，只有在事先聲明「將軍」之後才算數。一般來說，只有在某一個活動進行時，參與其中的人們才會體會到，彼此互動中的言詞有可能是「承諾」、「警告」、「要求」等等。例如，假如我說：

有一個警察在那個街角，

這句話只可以或真正地被視為是一種「警告」，當我在有人偷東西或犯罪的情況之下說了這句話；在其他的情況則可能算是一種「保證」、「威脅」、或「暗示」等等。

至於「承諾」，任何語言都有不計其數的表達方式可以達成，但只有在特定的語境之下，才可以認定該表達是否可算是一種「承諾」(Searle 1969:52)。以朋友之間的約定為例，即使不說出「承諾」這兩字或甚至以其他字代換，只要

語境規則符合，都可算是一種約定。

下一節將要探討的是，深入討論「承諾」之後所發現的問題。

5.2.1 一種言語行為的外貌：承諾 (A speech act's physiognomy: promising)

5.2.1.1 序言：相關問題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討論言語行為，我們要的問題是，許多語言共有的言語行為使用狀況：

- 我們如何決定一個言語行為？
- 在語言當中，總共有多少個言語行為？而且它們是如何表達的？
- 言語行為和語用行為的關係又是如何？
- 有什麼言語行為（或語用行為）是跨語言使用的？或甚至存在所有的語言

言

當中（即「普遍言語行為(universal speech acts)」）？

第一個問題會藉由言語行為—「承諾」來說明，討論其使用的語境以及決定規則。而立論的基礎則是來自於 Searle (1969:57ff)，之後還有一個評論。

至於第二個問題將由 5.2 小節至 5.5 小節討論；第三和第四個問題則是放到第八和十章。

5.2.1.2 承諾：條件與規則 (Promises: conditions and rules)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樣的條件可以使一個言語行為稱作「承諾」？究竟有哪些規則可以決定這樣的用法？以下先列舉 Searle (1969:57ff)提出九個可以成功行使「承諾」行為的條件；之後我將會檢驗他的五個規則。

條件一、正常的情況下，一個承諾必須被表達與接受。說話者必須知道如何表達他們的語言，而且沒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難；此外，他們也必須可以判別出 Searle 所稱的「語言寄生用法(parasitic use of language)」如笑話或演戲與一

般談話的不同。

條件二、這個承諾是言之有物的。

條件三、說出口的承諾必須是和未來時間有關的，而且可能是說話者將要行使的行為。

條件四、毫無疑問，這個承諾必定對聽者有利。根據 Searle (1969:58)，「承諾」與「威脅」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承諾是一個為聽者所做的誓言，而非對聽者所做...而威脅則是對聽者所做，而非為聽者所做」。

因此即使說話者說了「我保證...」這樣的字眼，若是對聽者不利就無法被認定是一句「承諾」。

條件五、承諾的內容，在未來並不一定要發生；我不能保證太陽明天一定會升起。如同 Searle (1969:59)恰當地舉例：一個新婚的男子向他妻子保證，他不會在下週拋棄她，這樣的話聽起來反而會讓人感到不安。

條件四和五通常被稱為（和 Searle 的用法一致）「預備條件(*preparatory conditions*)」；也就是說這樣的條件必須先滿足，我們才能繼續往下談論承諾。

條件六、這個條件和說話者實現承諾行為的誠摯程度有關；沒有這個條件的話，我們就沒有真誠的諾言。

這個條件也可以稱作「真誠條件(*sincere condition*)」。

條件七、這個條件可說是 Searle 承諾理念的基石：說出承諾的人意圖使自己背負為聽話者實現諾言的義務。反過來說，「假如一個說話者可以在語句中表示他並沒有這個意圖，那他就可以證明這句話並不是一個承諾」(Searle 1969:60; 也可以參見 n. 54)。

由於這個條件，對於任何承諾來說都是非常不可或缺的，因此可以適當地稱為「必要條件(*essential condition*)」。

條件八與九、這兩個條件都強調，作為承諾的用語都必須符合一般用法；也就是說，符合「該語言的語意規則(Searle 1969:61)」；再者，使用該語言的常規也必須是符合常理的，也就是正確的語用使用方式。

所以假如在一些社會、文化當中不得順利地使用「保證」或「承諾」的字眼，那無論多麼努力的做出保證，我們仍無法得到一個真正的「承諾」；又或者上述提到的新婚夫妻例子，錯誤地使用承諾；或者如受到脅迫、或喝醉酒許下的承諾、還是對小孩許出的諾言等等，都不能算是一個符合常規的「承諾」。

再次聲明，這不僅僅是語意學的範疇：「我保證」這三個字要形成「承諾」的意義，必須是來自於該語言在特定語境下，符合其語用規則的結果。在最後一個分析當中，一個特定言語行為的有效性與否，是由社會環境所決定（也可見第十章）。

在建立了適當的言語行為條件之後，接著要探討的是決定這些行為的規則；而同樣以「承諾」為例作說明。通常，規則的使用是有順序性的，而這樣的特點是由 Searle「話語表意行為力量表徵策略(*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以下簡稱為「表意顯現策略(IFID)」）」而來。普遍來說，條件一、八和九可以服膺所有的言語行為和其表意顯現策略；而滿足「承諾」的特別條件則是條件二至七。以下提出五個決定承諾表意顯現策略使用的規則：

規則一、承諾表意顯現策略的使用，只有在詞語的內容是和未來事件有關的情況。

這個規則囊括上述的條件二與三；稱為「內容規則(*content rule*)」。

規則二、承諾表意顯現策略的使用，只有該承諾是說話者希望可以發生在聽話者身上的。

規則三、承諾表意顯現策略的使用，其內容不須包含已經既定發生、自我辯白或自然發生的事件。

規則二與三合稱為「預備規則(*preparatory rules*)」，與以上所提的「預備條件」相似。

規則四、承諾表意顯現策略的使用，只有在你試圖實現你的承諾時。

這很清楚即是「真誠規則(*sincere rule*)」，和以上的「真誠條件」對應。

以上四個規則結合為承諾的「規章(*regulations*)」，但究竟是什麼使承諾成爲一個真正的承諾？由第五個規則所決定：

規則五、承諾表意顯現策略的使用，只有在做承諾的人爲聽話者創造一個意圖要達成的義務的情況之下，才可算是一個承諾。

此規則被稱做是「必要規則(*essential rule*)」並和上述的「必要條件」對應。此外，這個規則重要性遠高於以上四個，原因在於它和構成此言語行爲的關係最爲密切。

5.2.1.3 規則語用 (The pragmatics of rules)

上述五個規則並不處在同一個層級：前四個可視爲「規範(*regulative*)」、而第五個則稱做「本質(*constitutive*)」規則。這之間的不同有什麼重要性？我們可由棋藝比賽來幫助理解。

「本質」規則，以棋藝比賽爲例子，就是使棋藝比賽爲棋藝比賽、而不是

其他比賽的基本元素；相反的，「規範」規則可以規定棋藝比賽當中的一些細微規則，但不至於影響棋藝比賽的本質。

現在將這兩者應用到言語行爲—「承諾」。先前 Searle 提到關於丈夫和妻子的例子：「本質」規則（五）說明了承諾是指「做承諾的人為聽話者創造一個意圖要達成的義務」，這個規則並未指出，每當丈夫一人要去旅行時就要重複一次；相反的，我們有「規範」規則（三）告訴我們，承諾的內容不需包含已經既定發生的事實（丈夫出外時理應保持忠貞）。因此，忠貞的承諾不用每次丈夫外出的時候就重複做一次；倘若有人不適當地使用了這樣的表意顯現策略，就會顯現出有暗示的隱藏意涵（見 3.2 小節）。Searle 在這樣的例子是正確的，接受承諾的人的確有再三懷疑的空間。

然而，規則並不是萬能的；雖然承諾一旦提出之後，便不需要再更新；但它有時候確實會被破壞。由語用的觀點探討承諾的行爲，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現象的確是常見的；並且語用觀點更加強調的是訂定承諾的雙方，而非承諾內容本身。這樣的觀點同時注重承諾的兩個面相：「本質」規則（就語用的觀點來說，什麼是承諾？）與「規範」規則（承諾如何放進實際的語境中做討論？）。就像棋藝比賽當中，如果你根據規則在下棋，那你就是在玩一場有憑有據的比賽。但比賽本身對每個玩家來說並不相同：冠軍下的方式絕對和業餘玩家不同，即使藉由學習過程，他們已經熟記比賽的所有規則和方式。

由 Austin 的話來說，言語行爲理論的表意顯現策略，只能指出話語表意行爲力量；它們無法令其運作。要使其運作得宜，則必須把言語行爲由抽象的描述移到具體的行爲：使言語行爲成爲語用行爲（進一步參見第八章）。

在我的著作 *Whose Language?* 當中，從語用觀點出發，我已經提出了以「語境爲依據 (context-oriented)」的研究方式來調查人類的互動過程 (Mey 1985:40ff)。這樣的語用面相不應該和其他的語言學研究隔開、或視爲一個獨立的主題、或加諸在討論真值條件的語意學、命題邏輯或經典言語行爲的理論之上；相反的，我們應該要創造一個新的觀點，將參與互動的使用者放進其中討

論。至於承諾行為的語境設定，與其它伴隨元素都應該一起放到「語用行為」中探討，於 8.3.2 小節將有詳細的說明。在此，對於承諾的探討，我們不應談論其抽象概念：每一個承諾，都是做承諾的人對於真實世界的對象所做出的承諾；因此，對於使用承諾的語用規則環境探討，應該還要包含參與互動的雙方。

其他的言語行為也可以有這樣的討論方式。例如，「要求」言語行為有其本質規則：要求者要求聽話者為其做事；但這並不表示在任何時間或任何地方，我們可以任意要求對我們（或我們所認為）有利的事被完成。這其中執行的過程還包含了規範規則（何謂可允許的要求？；參見「比賽棋藝的正確方式為何？」）；即在日常生活中，聽話者去執行的可能性，以及所做的對我們是必要且有利的。我們無法也不能要求那些公然不合理、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使我們一天到晚夢想可以要求老闆為我們加薪）。

在表示要求的情況中，有一些不合理的例子，表明所要求的目的或事物並不是真正要求者所要求，但卻被視為是語用狀況下，必需達成的表達方式。例如，要求者了解其地位較低，如在軍中：「要求允需直稱我的上尉(Request permission to address my captain)」(這樣的允許當然為理所當然，否則以上這幾個字甚至都不能說出口)；又或者如行使宗教儀禮的順序。

某個特定的要求無法實行的原因，並不包含在本質規則當中；然而，卻是由本質規則衍伸而出，如同第五誡（你不得殺生）的約束力是由十誡的本質規則而來一樣（無論它們是否被視為是來自於神聖的法令，或僅是對人性、所有權、真理等最基本的尊重）。以上說明了規範規則與本質規則或許如先前暗示，有不易分割的關係：規範規則確定了本質規則運作的輪廓；但是本質規則決定了平常生活中規範規則運用的輕重關係。如同 Anthony Giddens 所說「所有的社會規則都有本質和規範的面相(1979:66)。」由於以上的例子顯示，言語行為的本質元素幾乎完全包含在規範元素之下，我們便可了解為何 Giddens 想要廢除這兩者的不同。

清楚分割本質和規範規則的困難，根源於它們的言語行為理論—即使稱作

且假定為一種「行爲」，事實上仍是一種「命題」的哲學理論。Bickhard 和 Campbell 簡潔地描述這一點：「言語行爲理論專注於語句與生俱來的動作（例如 Austin 1962; Searle 1969），但其實這個動作（一個傳遞的訊息，而非互動）本身為源於待解譯的抽象命題。Searle 認定話語表意行爲機制帶有「力量」的言語行爲，嚴格來說，並不算是語用的自然現象，因為它們僅限於說話者之間，且結合抽象的內容；只有說話者行爲的命題內容才受制於本質與規範兩規則。因此，Searle 的表意顯現策略成為相當抽象的機制或「相當普遍的規則」，不適用於任何言語行爲，或任何具體的承諾、要求等行爲：

...在這些規則當中，有些似乎只是特別的表明，視承諾為話語表意行動中非常普遍的基本規則。而最後我們應該可以，假設可以的話，「分析」出這些規則；如此一來，它們最後就不會只是承諾的話語表意行爲力量表徵策略規則而已，而反而可和其他話語表意行爲力量表徵策略相對應(Searle 1969:63; 我的重點)。

和這個抽象、有限的觀點相比，語用觀點注重的是言語行爲隨語言不同使用的自然性，並且不是只受限於某個語言當中。如同以上所見，只探討英語（或其他語言）的言語行爲最多只能算是接近的程度；言語行爲理論引起的問題，尤其是語言之間的異同現象，並不能由如此侷限的方式解決，我們仍然需要擴大研究觀點：由「語用行爲」的角度切入。下一節將討論其中一個問題：所謂的「言語行爲動詞(speech act verb)」

5.3 言語行爲動詞 (Speech act verbs)

5.3.1 言語行爲的數量 (The number of speech acts)

在 5.2.1.1 小節，提出的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已經在前一個小節解決了。至於第二個問題：

- 在語言當中，總共有多少個言語行爲？而且它們是如何表達的？

這個問題與所謂的「言語行為動詞」有關；這是語言學家給一些可以自然表達語言行為的特定動詞的名稱。

語言當中究竟可以提出多少言語行為的數量，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首先必須先按照某一個劃分準則，我們才可將不同的意見統一。

有些語言學家認為要判定是否有言語行為的使用，必須有明顯的句法構詞型式或語意特徵出現；某些認為只要有將就的形式即可，如依照傳統的「情態助動詞(mood)」分類（直說法、假設法、祈使句、祈願句等等）；另一方面，有些則倚賴較寬鬆的語意分別。後者如 Searle (1979)所提出的五大分類：描述(representatives)、指示(directives)、承擔(commisives)、表達(expressives)、宣告(declarations)；儘管這樣的分類主要是依照「語意(meaning)」上的分別，其中有些的分類仍是依照傳統句法學所認定的「情態助動詞」，如「直說(indicatives) (Searle 所稱的描述)」或「祈使(imperatives) (Searle 所稱的指示)」。

分類法如 Searle 者為 Vershueren (1979)所稱的「裝卸工(lumpers)」：將言語行為裝載在範圍大而數量少的種類當中；另一種則稱為「分相器(splitters)」：將言語行為分成無可計數的種類；實際上的數目可能是在「五百到六百之間 (Vershueren 1979:10)」。單一的言語行為數目，可能範圍為 1,000 到 9,999 之間（如 Austin 所提），或甚至達到數以萬計以上，端憑分類時所需的耐心與智慧。

無論理論上提出的數目有多少，大多數語言其實都偏好在幾種特定用法；這些表達方式便常被稱為「言語行為動詞」。

5.3.2 言語行為、言語行為動詞和行動表現 (Speech acts, speech act verbs and performativity)

傳統上，很多語言中對動詞的定義，就是指其所要表達的行為。如丹麥、荷蘭、或日語，動詞在這些語言當中的定義，本身就指涉一些行為的運作，分別為「預期、指涉主詞的行為；工作；和移動」的字。

因此，在動詞當中尋找傳達語言活動的表示方式，似乎是很自然的；而這些可以傳遞言語行為的動詞，便稱為「言語行為動詞（英語簡稱 SAV）」。由歷來研究觀察，這是很合理的推測：Austin 首先發現的例子便是在「運作(working)」的環境當中產生的，如「授以...教名(baptize)」、「賦予(invest)」、「封爵(dub)」、「判刑(sentence)」等等。相反的，有些動詞僅能用來描述情況，它們用來「陳述」正確或錯誤的事實；Austin (Taylor 和 Cooren 1997:412 毫不為過地稱他為「不斷創造新詞的人」) 稱這些「陳述(stating)」動詞為「訴願詞(constatives)」。由於這些動詞可以表達確實發生的言語行為，而不僅是描述對或錯誤的訊息，Austin 因此稱這些為「行動表現詞(performatives)」。

然而，在「言語行為動詞(SAVs)」與「言語行為(SAs)」之間總是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平衡關係：首先，並不是所有的言語行為都可以由某個特定的言語行為動詞表達；它們可能需要多個動詞（唯一毫無意義的例外，也許只有「授以...教名」這個字）。因此，言語行為「命令(ordering)」可能為多種、且通常是間接的方式表達（參見 5.4 小節）—藉由一個直接「命令」的動詞，或祈使句中常用的動詞，或甚至是婉轉的表達：

我命令你把門關上
把門關上！
你會把門關上吧，

以上三句話都是表達相同的意思。

其次，相反地，並不是每個言語行為都有相對應的言語行為動詞以供表達。欲陪審團提出看法的言語行為是「促請裁決(to render a verdict)」；然而（至少在英語當中），並沒有可以表達「裁決(verdict)」的言語行為動詞。很明顯地，並不是所有的言語行為都有一對一的言語行為動詞對應。

另一個更清楚的例子：所謂的「行動表現動詞(performative verbs)」(時常

稱為「明確的行動表現 (explicit performatives)」，因為大部分動詞行動表現上都不夠明確，參見 5.1.3 小節)。這一類型句子的表達：

我保證會來

帶有兩種不同的功能：一方面，它昭告世界，即說話者，在這個例子當中為「我」，已經做了某種行動表現，也就是，會「來」的承諾；另一方面，它將我，即說話者，和這句承諾做了緊密的結合：即這句話「我保證會來」，當被說話者說的時候，「明確地」為說話者建立了「束縛義務(binding obligation)」(Searle 所謂的必要條件)。

現在，考慮這句話發生在過去：

我先前保證會來。

此時，第二個功能，「明確的行動表現」已經消失了。這句話僅是在描述某件事在先前發生；這並不是一句承諾，因此並沒有包含承諾的言語行為，即使使用了「保證」這兩個字。同樣地，當我說：

他先前保證會來，

我並沒有表示我說的那個「人」保證會來（參見 5.2.1.2 小節，討論到承諾言語行為並不能由他人接替）。

以上說明，並沒有暗示表達言語行為，一定要使用明確的行動表現詞；這只是在表明，言語行為動詞的使用與適用之間不同的關係。我們可以說「明確的行動表現詞」其實是言語行為動詞最極致的展現，在這之中，它們得以實現、並且是必須實現所欲表達的行為（在語境合理的情況之下，即現在時態與第一人稱的使用）。

難道，我們無法訂定一個通則，只要所有的動詞合乎某種程度的「行為表現(activity)」，就可以視為言語行為動詞嗎？這樣的通則在大多數的例子當中是不合理的；即使言語行為動詞出現，也會存有不帶任何行為表現的疑慮。考慮以下兩句：

我相信神

我相信地球是平的

第一句為帶有「信念的行為」，典型地包含了言語行為動詞「相信」；而第二句則僅是（未經證實）個人意見或「信念」。我也可以說（而且是更有餘裕地說）我假設、或認為、或推測，地球是平的；然而，這樣的用法只是表達了日常使用「相信」的用法，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或許不該稱其為言語行為動詞的用法。

在比較標準的言語行為動詞當中（也就是說，時常被言語行為理論者舉例的動詞），我們找到如：「聲明(announce)」、「宣佈(declare)」、「詢問(inquire)」等等；但是它們每次都可以表達「行動表現」，也就是表現某種行為嗎？假如某個人說：

我特此宣佈這條橋通了，

然後（假設這個人被賦予某種適當的權威）有某種行動表現出現：那就是，橋開通了。但假如我說了：

他宣布他自己是無罪的／他是無罪的／他的無罪，

這樣的情況又是如何？

有人可能很難接受這樣的句子，會帶有行動表現動詞（尤其是在法庭的語境當中）；即任何罪犯可藉著這種句子的魔力，來使自己獲得赦免。

在注意到上述的句子通常帶有或可能帶有副詞：「特此(hereby)」，如：

我特此宣佈這條橋通了，

很多言語行為理論者便會使用此準則，測試一個動詞是否為帶有「行動表現」的言語行為動詞。同樣的，有些話實際上並不能這樣說：

我特此宣佈我愛你

或者是：

我特此知道地球是平的。

然而，一個人可以合理的說，如：

我特此宣佈我的無罪

似乎是指出「特此」的使用，普遍來說頂多只是一個言語行為動詞的指示標準，而不包括行動表現的行為；同樣的，言語行為動詞與行動表現詞在大多數的例子當中也並無一致的現象。

最後，動詞的表達當中，還有一個奇怪的類別，指的是說話者否認他正在做的事、或正在做他們明顯否認的事。試想：

我不想打擾你，但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計畫嗎？

或者是：

我並沒有在威脅你，但假如我在這附近又看到你...

在此，說話者明確地「表現」出不想打擾或威脅聽話者，但說話的內容卻正好相反。相反地，在這些例子當中，動詞「打擾(bother)」或「威脅(threaten)」本身的使用，就不會帶有和以上相同的效果；我們很少聽到以下的語句：

我正在（特此）打擾你...

我正在（特此）威脅你...

或甚至：

我（特此）侮辱你(Thomas 1996:47)

特別是在「威脅」、「打擾」、「侮辱(insulting)」的表達或行動表現的行為當眾；根本就不會出現過這樣的用法。

我們可以歸結，行動表現詞表達的行為，並不一定要與言語行為動詞息息相關；在 Verschueren (1979)提到，我們處理的是行動表現的「連續體(continuum)」，由「習慣確立(institutionalized)」的言語行為動詞如「授以...教名」，延伸到日常習慣用語而偶爾可帶有行動表現的特徵，如以上所提的最後兩個例子。

5.3.3 言語行為不含言語行為動詞 (Speech acts without SAVs)

前個小節在最後一段很自然的假設出，我們可能不需要特地分出一個指涉言語行為的動詞種類。的確，由於行動表現行為，橫跨所有的動詞範圍（儘管主要是落在一小部分習慣確立的動詞上），很明顯地，我們並不需要（特定）的言語行為動詞（或甚至完全不需要言語行為，請見第八章）來表達某個（言語）行為。在很多例子當中，我們甚至無法適當地表達某個動詞所帶有的言語行為。以下有兩個例子以供說明。

第一個例子為，「言語行為方程式(Speech Act Formulae)」(英語簡稱 SAF；Verschueren 1979)。這些為動詞的表達方式，如同言語行為動詞的模式，除了它們並不是「固定(regular)」的動詞，而相當地獨特，或在一般語意主題上有所

變化。例如，我可以說：

由於你有利的援助，我想要表達我的感激。

或者，相同的效果（更輕鬆的模式）：

由於你的幫助，我想說聲謝謝。

同樣地，某人若說些如「表達某人的意圖」、「表達一個警告」、「做好決定」等等的話，在此運用某個簡單的動詞就可以達到如「公佈(notifying)」、「告誡(warning)」、「決斷(deciding)」相同的功效。

同樣，某些語言在處理「相同」的語意單位時，也經常會有不同的口語表達方式。如丹麥語的、法語、和日語對「研讀(study)」的表達；以及法語、丹麥語、葡萄牙語、與日語對於「請(please)」的表達方式都是可供參考的例子。即使語意表達形式在語言之間非常相近，但仍無法藉由相近的表達形式來相互理解，如法語的「理解」，形式和英語相同；但若要表達相同的語意，法語則又需要另一種表達方式。

第二個例子則多少和第一個相關；和表達「感謝(Thanks)」的「非動詞(verbless)」形式有關。在表達感謝時，我們可能時常會疑惑是否有動詞的使用，更不用說是言語行為動詞了；此外，在許多語言當中，表達感謝的言語行為通常為名詞短語（單數或複數形式），例如，丹麥語、芬蘭語、以及捷克語等等。其他語言則傾向以動詞的形式表達：如荷蘭語、瑞典語、捷克語、或甚至是英語。同時再和法語及匈牙利語做比較（幾乎不用動詞）。

很清楚地，言語行為，如同言語行為動詞，只有在適當的語境才會有所作用；若個別拆開使用，則不會有太多的意義。當然，這樣的說法早在 1943 年，著名的丹麥語言學家 Louis Hjelmslev 就曾寫下：

所謂的特定符號當中的字意，僅不過是人工分離後的語境意義，或者是人工轉述後的意義。在絕對的分離當中，符號便不再帶有意義；所有符號的意義都是來自於某個語境，無論是某個特定或是一般明確的情境。然而，這兩者的差別是，在理解的過程當中，我們通常可以將特定的情境語意移轉到較明確的情況當中。(1943:41；我個人的翻譯)

也就是說，即使某人已見到某個言語行為動詞在語言使用上的連接，但在他遇到其真正、合適的語境使用情況之前，他仍然不會相信這個言語行為是否得以運用。然而，那樣的語境並不是枯燥而了無生氣的：藉著持續理解不同的語境並將其擴展其至日常溝通當中，我們可以使言語行為更加生動，如同在古戰場「米吉多(Megiddo)」(Ezekiel 37:7-8)，先知靈活地運用乾枯的骨頭一般，無論有無言語行為動詞的幫助。

特定的語言表達（如言語行為動詞或言語行為方程式）「表面(surface)」形式，並不能經常或必然地表達其運作方式。若要決定我們面對的言語行為為何種形式時，我們可能必須捨棄表面的形式，而探討更「深層(deeper)」或可能「暗示(implied)」的意義。在某些過程當中，表達言語行為的話語（如言語行為動詞或言語行為方程式）可能會互相替換，如同以上見到的例子。但此外，言語行為的使用有時和它們「真正」表達的內容會較不或完全不相關。這些便是所謂的「間接(indirect)」言語行為，為下一節的主題。

5.4 間接言語行為 (Indirect speech acts)

5.4.1 辨識間接言語行為 (Recognizing indirect speech acts)

假如我對某人說：

你可不可以移過去一點？

我並不期待那個人的「回答我的問題」像是：

好的

或者是：

好的，也許我可以。

然後一動也不動。相反地，我會認為這樣的回答不恰當，即使我提出的真的是一個「好或不好／是或不是(Yes/No)」類型的問題（如同一般問句字序、語調的形式）。相反的，倘若那個人確實移動了，但從未「回答(answer)」我的問題（如在電影院或音樂廳的場合當中），對於他的反應（或「回答」），我絕對是非常的開心。

以上明顯的不一致現象，主要在於我的「問題(question)」。我剛剛所說的話，並不是要用來詢問對方生理或道德上自由的程度；我要傳達的，只是要求他移過去，但是表達的方式卻很間接：因此，我們稱以上為某一種「間接言語行爲」。但是，我們究竟是如何辨別這種間接的表達方式的呢？

這裡有一個例子是源自於 Searle (1975:61)。假設某人對他朋友說：

咱們今晚去看電影吧。

然後那個朋友回答：

我必須要準備考試。

這個人想要對他的對話者表達什麼？而且我們如何知道？

Searle 自行提供了一個比較：

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似乎像是在認識論的分析當中，為了解釋一個有認知缺陷的人，如何接收到一個物體的存在，所遭遇到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於，我

如何知道，當他問我一個有關於能力的問題時，其實是做了一個要求？或像以下這個問題，我如何知道，當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閃過去的亮光，我就知道其實是一輛車經過？(1957:82)

這樣仍然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在以上的例子當中，我們怎麼能知道，第二句話其實是對於先前第一句問句的拒絕；並且似乎完全不相關、或沒有包含任何明顯或隱含的否定或拒絕的語意，或甚至是一個邀請的拒絕？

有兩個方式可以處理這個問題。第一個是哲學語意(philosophical-semantic)的方式；建立在嚴謹的推論與一些基本的邏輯原則，當中有些我們已經在 2.3 小節碰過。這個方法為 Searle 以及一些語意學家和語言哲學家所遵從；以下，5.4.2 小節，我會提供一個 Searle 推論的例子。

另一個方式，則由語用的觀點出發，探討人們實際要說的是什麼以及「用他們說的話做什麼」。假設間接言語行為的使用，大量存在於日常生活當中並不是巧合（大部分確實是如此）的現象，而且在很多例子當中（例如我們在 5.2.1 小節看到有關「承諾」的例子），還遠多於直接的言語行為。此外，我們以後（第八章）會見到，一旦我們開始認為言語行為是在它們適切的環境當中，如「語用行為」，才可運作的話，言語行為的使用其實是相當冒險的。

因此，祈使句當中命令或要求的運用，儘管是很「純正(genuine)」的言語行為；「命令」或「要求」的表達方式，在很多語言當中仍是比較不被偏好的，包含英語。Levinson 察覺到「最常使用的(要求)是藉由間接的方式」(1983:264)，而「祈使句很少用來傳達指揮或要求的意義」(p. 275)；在相同的情境之下，Thomas 觀察到「在英語當中，很少用*我邀請你*這幾個字來表達邀請的行為」(1996:47)。普遍來說，我們辨識間接言語行為的方式，以及適切地解讀它，和我們由情境所「設定(set up)」的辨識以及行為的方式有關；這同時也是 Searle 觀察中較深層的解釋。（關於「設定」和言語行為的作用，詳見 8.3.2 小節）

在以下兩節，以上提到的兩種方法，我都會使用。

5.4.2 Searle 的 10 個程序 (The ten steps of Searle)

Searle 視間接言語行為，為兩個行為動作的結合，即主要話語表意行為（在上述的例子當中，為拒絕一個邀請），和次要話語表意行為（在這個例子當中，表達一個陳述句）；其中主要話語表意行為掌控全程，並且也控制次要：

（說話者）藉著說出一句陳述的句子，來表現次要話語表意行為，「字面 (LITERAL)」上的意義便傳達次要的話語表意行為。因此，我們...認為次要話語表意行為是字面上的意義；主要話語表意行為則是非字面的...問題是，（聽者）「如何」由字面的次要話語表意行為來了解非字面的主要話語表意行為？ (1975:62)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Searle 建立了總共十個層級的推論，達到其邏輯的基礎所在。十個步驟進行如下（甲指的是提議方，乙指的是拒絕方；兩者都假設為男性）：

步驟一、甲已經說了一個提議（去看電影）；乙說了一個陳述（關於在家準備考試）。這些是本例明顯的事實。

步驟二、甲假設乙會在會話當中合作，也就是說，他的回答是相關的，遵守會話公理 (Cooperative Principle) 中的相關規則 (the maxim of relevance)。

步驟三、在這個情況當中，相關的回答（提議／要求已經出現）大概有以下幾個選擇：接受、拒絕、相反建議（我們要不要明天再去？）、再多點討論的建議（那要看什麼情況之下...）－或許還有更多其他回答，看當時情況如何。

步驟四、在步驟三中提到的相關回答和實際回答並不相同，因此後者，由面子的價值看來，一定都不在這些回答裡面。（這裡由步驟一和三得到）

步驟五、因此，我們必須假設，由面子的價值來看，乙意思所指的（或完全不一樣的事物）必定比說的更多。這意思是說，他主要的意圖（參見以上）和次要不同。這裡由步驟二和四得到；這是論點過程「重要的連結(crucial link)」：Searle（1975:63）說到，我們只有從字面辨別主要的意圖，才得以理解間接言語行為。

步驟六、每個人都知道一個人需要時間準備考試，而去看電影的話會使寶貴的時間流逝—尤其在考試前，學生更不敢冒這個險。這是世上通曉的事實，以上已經在步驟一之下說明。

步驟七、因此，乙很有可能不能（或者不想）同時做兩件事：看電影和準備考試；這是經由上個步驟馬上得到的結果。

步驟八、言語行為理論已經告訴我們，任何言語行為的預備條件和提議的能力、實現這個行為的意願有關。

步驟九、由此，我可以推論乙的話很有可能是，他不能接受我的提議（這裡由步驟一、七和八得到）。

步驟十、我們必須歸結乙的主要意圖是，他用「準備考試」來拒絕甲的提議（由步驟五和九得到）。

5.4.3 語用觀點 (The pragmatic view)

由間接言語行為（儘管稱作間接）在很多例子當中最常見到的觀點出發，我們直接由「話語表意行為力量」的理解方式進行；有人可能會問到，何不專注在語用面向的力量即可，而別為各種言語行為和言語行為動詞努力建立緊密的語義和句法準則。這樣的方式可以更親近的體會到，人們使用他們說的話來做事情的事實狀態；但是也會使原來對言語行為（如本章先前 Austin 所提）的理解同時喪失。

然而，進一步觀察，這樣的缺點其實是不存在的。無論如何，一個真正的語用方式會關心使用者做的一切；而不會就此停住。每個語言使用者，只是整體使用當中的一小部份：在使用語言的時候，他們並不是個別地使用；而是如同某一語言社群當中的成員，使用他們的語言得以充分地反映該語言社群的狀況。

在社群的狀況當中，該社會，也就是，該社群為他們自己創造的機構：如立法、行政、法院等等，以及其他存在於國家當中的重要機關；還有不同的宗教主體，如信仰和教會；人類社會機構如婚姻、家庭、市場等等。在所有的機構或主體當中，有些約定和風俗便逐漸視為正當或合法化，而找到它們在語言當中的代表符號。

依照這個方式，語言超越了歷史的藩籬，如同個人知識和經驗的主觀限制。語言，在給予人類生活符號的過程，將其標準化且系統化。因此，我們可以認定語言的確「建立(constructing)」了社會機構（另一方面，由較深的觀點，而我們主張社會的存在是語言面向的基礎；詳見第十一章）。因此，我們除了可以（與 Berger 和 Luckmann 1966 的看法一致）提到「實際存在的社會結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之外，也有「社會存在事實的語言建構(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acts)」：

語言...建立了無限的代表符號，顯現出聳立在日常生活的真實如同由另一個世界大量的呈現出來；例如宗教、哲學、藝術和科學，這些自古至今重要的符號系統，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呈現。使用這些名稱便是清楚地表示，儘管是從建立這些系統所必需的日常生活經驗做了最大的抽離，它們的確對於日常生活的真實存在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語言不止可由日常生活經驗建立極為抽象的符號；也可以「復活(bringing back)」這些既有的符號，並共現（大概是指：抽象地呈現給我們）它們，如同日常生活中既有的真實物體一般。(1966:40)

例如，我們可以想像如法令的語言，或有關法律的語言；教堂的語言，或

宗教性的語言；可接受的侵略性語言，或軍方語言，等等。在這些語言當中，人們似乎習慣於將一些語言符號標準化，以便於行使某些合適的功能，使這些機構和當中的成員得以持續運作。因此，我們發現語言可以用來規定婚姻制度，規範人類進入一套具有約束力的婚姻合約；有一些語言，藉著已訂定的表達方式或「句子」(在此帶有雙重意義的字：即判決)來發聲，確立司法力量的行使，如裁決的形式，司法陪審團以及法庭的進行，等等。

在這樣的關聯之下，某個「建構符號(constructed symbol)」，即語言「新詞(prime)」如備受限制的言語行為動詞「授以...教名」，其真正的行動表現價值是相當值得注意的。授教名的行動表現行為與該語句「我授與你」，這個動詞的使用有相當緊密的關係(參見 5.1.3 小節)。這樣特殊的用法同時保證及允諾特殊的言語行為運作；然而，它只可在具有規定的機構當中，才得以達到此行動表現。但是，在比較寬鬆或正常的情況之下，我們也會發現為了達到效率，語言使用相當倚賴交談者之間的互動：在一些特定的機構如教堂、教室、醫院、醫師辦公室等等，便提供了相當多的證據。

醫病之間的「對話」便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例子。許多作者，如 Lacoste (1981)、Treichler 等 (1984)、Beckmann (1984)和 Nijhof (1998)都已經證實了，在醫療情境之下，語言的力量決定於兩個因素：一、憑藉著地位，而本身所具有的，如身為醫生或病人的不同角色；二、在問診過程成功的協商。第二個因素，雖然是基於雙方不平等的地位之上，仍然可以相互給予影響：如同病人依靠醫生來治療病情，醫生同時也必須倚賴病人才能獲得病情資訊。

一個有趣的情況，雖已由 Treichler 等人(1984)討論過，但是近來 Davidson (1998)亦再度提及：問診過程，若醫病雙方要有效地進行資訊交換，則必須將單方面的力量「減弱(reduced)」；因此，當某個醫學院的學生在問診結束之後與病人「交談(converse)」(如同他說：發自好奇心)，卻可以得到重要的病情資訊以幫助主治醫生。毫無疑問地，這樣的情況說明了，當所有的程序都完成之後，你的身分所具備的力量有可能會決定你為談判角色的因素；但是要在協商之中獲得成功，則必須視你如何運用這股力量。

傳統的言語行為理論，有點像是將運貨車放在馬的前面而已。在行動表現詞的例子當中，將每一個使用的情況列出並加以討論，這樣已經脫離了正常的語言使用情況。在真實的互動交談當中，成功的行動表現並不是只決定於使用者、用字、或言語行為所具備的力量；最終，這個力量是存在於社會當中，但是，經過「語用行為」來進行斡旋與協商，使特定的機構或場合的互動得以順利進行。（進一步參見第八章）

同樣，當討論到比較世俗的問題時（如：如何描述問句的特性？或：一個問題最適合的答案是什麼？），嚴謹的行動表現行為竟無法適用。依照日常的生活用語，對於一個問題的回答，比較適合的特徵應該為：「適用於其狀況，而且完全可以被所有的參與者接受。」

但是，這樣是暗示我們不用話語來「表現」行為嗎？絕對不是。然而，我們可以用很多種方式表現，而且我們已經知道：「行動表現動詞」甚至不是這些狀況下主要的使用工具；往後我們也會發現，言語行為也不會是主要的使用方式。至於原來本小節的主題：間接言語行為，我們可以歸論為它們並非「不正常(abnormal)」的例子（無論是理論或實際使用）；更確切地說，有問題的例子應該是早先視為「正常(normal)」的那些才是，因為它們似乎只符合適當的話語表意行為力量的標準形式。如同間接言語行為所示，符合「常態(normalcy)」的言語行為並非嚴格地限制於幾個特殊的用詞而已；事實上，與正規的言語行為相比，間接言語行為可以更為有效的「聚集人的行為(getting one's act together)」（如 Thomas (1996:142-6)也有大量足以使人相信的證據）。

身為語用學家，我們必須先問，當我們運用言語的力量於實際的生活環境當中，這些話語會達到或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效果(effects)」？這樣的問題迫使我們要再一次重新檢視，由強調語境對語言和社會狀態所造成的「承擔特質(affordances)」(見 8.4.2 小節)也就是時效性地行為運作，而採用的言語行為和傳達方式的分類。下一節提供的言語行為分類，也許就應該要根據以上這些評論來做解釋。

5.5 歸類言語行為 (Classifying speech acts)

5.5.1 話語表意行為動詞的錯誤推論 (The illocutionary verb fallacy)

在 1977 年的文章「A classification of illocutionary acts」當中，Searle 提到：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是要為話語表意行為建立幾個基本且合理的類型（27 頁）。表達這樣的立場，Searle 反對 Austin 原來的分類形態（「判定(verdictive)」、「說明(expositive)」、「行使(exercitive)」、「行為(behabitive)」、以及「許諾(commisive)」的行為種類(1962:109f)）。此外，Searle 也認為 Austin 的準則互有重疊、在類別當中出現矛盾、及類別當中甚至有不合乎定義的例子等等。但最主要還是在於，Searle 認為 Austin 並沒有注意到言語行為與言語行為動詞的差別；後者存在的有無並不能（而且不應該）當作某一個特定言語行為的存在與否的決定原則。

同樣的，Leech 也認為 Austin 犯了嚴重的錯誤：「英語的動詞有一對一對應的言語行為類別」；把言語行為和言語行為動詞混雜在一起。Leech 提到，「(Austin) 的分類（分有「判定」、「行使」、「許諾」、「行為」、「說明」）是個主要鮮明的例子，我...稱其為話語表意行為動詞的錯誤推論」（1983:176），這個錯誤的推論和我先前提到「行動表現」以及其缺點那一小節中所發現的問題，有很大的關連。如同 Thomas 確切的說法：「Austin 已經（至少心照不宣地）將利用詞語所做的行為表現等同於相對應的行動表現動詞」（1996:46）；實情是，我們可以利用詞語完成行為表現，並且不用到任何一個動詞。

在建立不同言語行為之間的差別時（如 Austin 的分類方式），我們很快就發現到，言語行為的差別實際上可以劃分成許多不同的層級。Searle 便說：「這其中有很多不同的準則可供辨別：也就是說，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差異可以使我們說，這句話傳達的力量和那句話是不同的」（1977:27）。

我們因此可意識到「可供辨別的差異」（Bateson），應該足以使我們辨別言語行為動詞與言語行為種類；然而，實際上一旦我們察覺兩個非同義的言語行

為動詞，似乎在運作不同的言語行為（如「命令」和「指揮」）時，我們便會急著要找到這樣的結論。尤其是在做語言之間的比較時，我們傾向於觀察言語行為的不同，因為另一個語言的言語行為動詞用語和我們習慣說的「回家」用法不同。由兩個大家都知道，且彼此關係接近的歐洲語言，德語和英語作例子：當說到「詢問」的時候，德語有兩種不同用法；而英語只有一種。在評價這些例子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問自己不同的程度，有多少是來於言語行為當中有禮貌、直接表達等等的差異，以及多少是有關於表意行為力量實際上的不同。

比較許多第一次學習第二外語的學習者，與原來國家當中「可憐」的親戚做比較，他們會熱切地展示他們熟悉了多少新的詞語（然而，部分是學習的）。我們常聽見這樣的學習者，在他們相當熟悉新語言的用語之後，會說道：如今我已經學了這個第二語言，以後，每當我用母語敘述事物時，一定會相當地笨拙。

心理學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當你拓展你的世界接受不同文化的特點時，你使用語言來表達這其中的不同。將新的體驗「回饋(feed back)」到原來的語言當中時，並不是那麼簡單或甚至合適的。處理一個新字，或適應新的體驗，會發生在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身上；相反的，舊的（原來的）字則很確切地，不適合嶄新的處理方式。這樣的結果和「移動的火車(moving trains)」的效果相同，我們以為我們在動，但其實是對面那輛火車正在離開車站。同樣的，我們感受到新的語言為「較好(better)」，原因在於，它和我們目前對外界的想法是不相同的。（見第十章）

至於不同種類的言語行為，和話語表意行為動詞關係的問題，Searle 提出了一個告誡：話語表意行為動詞的差別是個很好的指引方式，但絕對不能當作是用來辨別話語表意行為的絕對方式(1977:28)。Searle 繼續列舉了十二種可以辨別言語行為的方式，如話語表意行為論點、與真實世界符合的談話（反之亦然）、說話者的內心狀態、行為帶有的力量、等等。在這十二種之中，他於是選擇一些來引出最可靠的言語行為類型；這個類型便是下個小節的主題。

5.5.2 Searle 言語行為的分類 (Searle's classification of speech acts)

在前一小節當中，基於許多原因（不一致、不完整等等），Searle (1977) 挑剔 Austin 言語行為的分類。Searle 列出的十二個準則（於 1977 的文章），應該可以成爲一個較好的分類機制。然而，在十二個準則當中，Searle 只使用了四個：

- 話語表意行為論點（言語行為的「力量」，Austin 的專門用語；見 5.1.3 小節）
- 符合的趨勢（言語行為適用於外在環境的方式，或外在環境適用於言語行為的方式）
- （說話者）心理狀態的表達（「信念」可能表示陳述，主張，或評論等等）
- 內容（言語行為和什麼「有關」；例如，「保證」參加一個派對的內容和「拒絕」相同等等）。

至於第五個準則（不包含在 Searle 十二個準則當中），某人可以適當地說：

- 涉及（包含說話者和聽話者），

因爲說話者和聽話者兩者，爲言語行為場景的主要演員。奇怪的是，當大部分的討論，或多或少都暗示說話者存在的情況之下，聽話者卻很少被清楚的指出，即使他們確實出現在 Searle 先前描述單一言語行動的情況當中。

此外，在「社會的特定機構」小節之下提到過的第六個準則，從未在 Searle 描述的類型當中運作；即使它對於言語行為的語用理解，也是必要的因素之一。以下，在十一章，我會再討論我這裡所稱的：

- 言語行為的語境條件，也就是，在社會架構之下，某個言語行為爲了達到效力的運作

Searle 最後建立的五個言語行為類型爲：

- 描述（或「說明(assertives)」）
- 指示
- 承擔
- 表達
- 宣告。(1977:34)

我接下來會按照順序討論這些類別。接著，我會仔細考慮這些分類，然後與 Austin 提出的做比較。

5.5.2.1 描述(*Representatives*)

這些言語行為表明外在事物的狀態（因此它們也被稱為「說明」；Leech 1983:128），因此，它們包含了「真(true)」或「假(false)」的價值。這是它們的「論點(point)」；且它們本身應該、並當然要確實符合外在的環境，即為「符合(fit)」。

描述，時常、或總是代表主觀的心理：說話者闡述一個真實的命題，是爲了加強其信念。信念可能有不同的「強度(force)」：不論我假設某事物或僅是提出一個假設，都會有所不同，然而，言語行為的論點卻是保持不變的。

因此，似乎有許多說明的陳述，「真 / 假」的準則都沒有確立。一個抱怨是真或假？我可以說某個抱怨是正當的陳述，在其內容而且只有其內容是爲真實的情況之下，也就是說，例如以真實的方式呈現這個世界；但這與說抱怨是真實是有所不同的。

5.5.2.2 指示(*Directives*)

如同名稱所說，這些言語行為體現，說話者爲使聽話者去做事所做的努力，「指使」其朝向（大部分爲說話者的）某些目標。這是它們話語表意行為的論

點；而這項類別最終的盡頭便是我們所謂的祈使語氣。

關於這些言語行為所呈現的「符合」趨勢，此詞語的專門使用上也有一個清楚的「指引(direction)」，也就是說，由外在環境到用詞：外在環境完全配合發出的詞語。因此，祈使語氣（至少在意圖方面）改變了外在環境，在於它們（懷希望地）使事情如同我們心中所期望的發生。

指示在強度上有所不同：由不可能實現的願望到強制的命令。Austin 將它們置於不是「行使」就是「行為」的類別。

5.5.2.3 承擔(*Commissives*)

Searle 稱此類別為「完美無缺的(unexceptionable)」(1977:35)，與 Austin 所稱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就像指示，承擔也藉由創造義務來改變外在環境；然而，這義務是由說話者創造，而非聽話者，如同指示當中的例子。如同某個例子當中，比較要求與承諾的不同：前者是指示，後者是承擔。關於「符合的指示(direction of fit)」，它們是一致的（外在環境服膺用詞）。然而，創造出的義務，其「軌跡(locus)」是不同的：承諾創造做出承諾者的義務責任；而要求則是落在被要求者的身上。

要求及承諾兩個言語行為曾被建議放在一起討論，同列於「義務(obligatives)」項目當中。對於 Searle 而言，這項建議帶有的問題在於義務的本質：要求某人做某事的義務和承諾並不相同。

然而，有人或許會認為，承諾的行為是具體地指向說話者，所以可算是某種程度的要求：因此，指示與承擔只是在於「指向(direction)」的不同；此外，這樣的要求也會結合特別且具有束縛性的「允諾強度(promissory force)」。如此的假設，無論如何人們切入的強度有何不同，都會十分相符：如同以上所見，依照文化的不同，人們承諾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有些便因此造成了許多誤解，成為文化偏見（關於承諾，請見先前在 5.1.2 小節結尾的評論；進一步請見第十

章)。

5.5.2.4 表達(*Expressives*)

如同這個字所表示，此言語行為傳達出說話者的內在狀態；這個表達是主觀的，無關乎外在環境。踩了別人的腳趾頭（由 Searle 的例子），說出「對不起」與踩的行為並沒有關係，「對不起」在這裡無法改變任何事情，做了就是做了；而且踩的人與被踩的人，都必須與被踩的腳趾情況並存。在這樣的意識下，「符合」的準則並沒有進行運轉。（然而，如以下所見，有另一種我們稱為「符合」的情況是，外在情況確實扮演了其中一個角色。）

有人可能會問，為何世人在交際上犯錯時，還要費心地表達抱歉，尤其不好的事情都已經覆水難收—尤其作惡的意圖事先已經被阻止時。人們通常不會以踩他人的腳趾頭為樂，或有預謀；而假如他們確實這樣做了，他們更不會抱歉（除了可能是為了樂趣、或偽善）。

這就是言語行為「表達」需要討論的論點：因為它的主觀特徵，此言語行為也依社會犯罪概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制及變化。在日本，比如說，當你在地鐵踩到別人的腳趾而說對不起並不合乎風俗；相反的，為了這樣的（大部分是沒有辦法避免的）錯誤而抱歉，反而會使人覺得你是事先懷有惡意的。

另一方面則是言語行為表達的真實性，或更確切地說，「蘊含命題(*embedded proposition*)」的真實性，即 Searle 所認定（稍微誤導）為言語行為的「特性(*property*)」。假如我向一個人恭喜考試得到好成績，前提是必須真的有一場考試，而這個人真的通過了考試（除非我在挖苦，或甚至是諷刺）。弔唁的提出也是悲傷的一種表達方式，應由說話者呈現，且對於聽話者心中的悲傷感到同情，這是一個以聽者的確遭逢喪親之痛、而我表達弔唁的前提（同樣，除了偽善等等之外的情況）。

5.5.2.5 宣告(*Declarations*)

這是 Austin 「原始(original)」的類別；「宣告」的言語行為在：

我宣佈這條橋通了

以上這個句子當中，使這一條橋於外在環境的狀態改變了。先前「尚未開通(not-yet-opened)」的橋現在通了。同樣的，在以下例子當中：

我宣佈你們為丈夫與妻子，

參與結婚的男女因此由普通（雖然很愛對方）的兩人，成為一對有婚姻關係的新人。Searle 提到：「宣告可以引起指涉事物的地位或狀態的改變，主要是憑藉宣告成功地行使」(1977:37)。

Austin 使用這個區別方式，來判別在言語行為理論當中他所見到的：「話語表現行為」與「話語表意行為」的差別（在先前 5.1.3 小節已介紹過），從表面判斷，一句話如下：

我剛辭職

就和「宣告」的陳述方式一樣：

你（特此）被炒魷魚了；

然而，最大的不同在於前句是純粹的描述說明（不會改變我整體的運用，只有報導這個改變），而後句則決定了我與工作大半輩子公司關係已經終結了；在第一句當中，我選擇適於描述外在環境狀況的用字，而第二句則將外在環境與用字符合。

這也是 Austin 起初主要區分「訴願詞」與「行動表現詞」的方式（見 5.3.2 小節），不過其後受到不少反對；事實上，Austin 也在他的書：*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的最後一個章節 (1962:ch.11;見 Thomas 1996:49) 中, 自行放棄這樣的區別方式。原因在於, 即使是最簡單的陳述, 只要經過清晰的表達, 多少都還是會對外在環境造成一些影響; 而話語表意行爲:「聲明(enunciative)」, 也同樣帶有這樣的效果。聲明行爲與原來的行動表現差別就在於, 不是外在環境的改變, 就是其各自帶有的力量 (如同先前討論的指示行爲), 或者兩者皆有一但絕對不是行動表現的品質改變, 來決定差別。而這正是 Searle 察覺, 持續維持 Austin 理論的原因:

在 Austin 發展成熟的研究—*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中, 主要論點便是兩者 (話語表現行爲與話語表意行爲) 差別的瓦解。正如說出某些事物 (原文如此) 造成婚姻的結果 (一種「行動表現詞」的運用), 以及說出某些事物 (原文如此) 造成承諾的訂定 (另一種「行動表現詞」), 所以說出某些事物也可以 (原文如此) 形成聲明 (可能就是一個「訴願詞」)。如同 Austin 所見, 儘管許多哲學家仍然未察覺, 這之間的類比是精確無誤的。做出聲明就和訂定承諾、打賭、告誡、或任何其他行爲一樣, 都需要行使一個話語表意行爲的動作, 才能表達語意。任何言語, 都是由行使一個或多個以上的話語表意行爲所組成 (1977:37)。

當我們專注於外在環境與用字的「符合」上; 無論如何, 宣告的行爲似乎都佔有較優勢的位置。即使你發出的「宣告」可能是個完全正確的話語表意行爲, 它本身仍然不具有「宣告」的效力來改變你的受雇情況。這樣的宣告必須還要遵守其他條件, 如擁有相當權力的人宣布才行 (先前例子, 如宣告死亡的醫師也需要相同的條件, 見 5.1.3 小節)。

有趣的是, 後者類型改變的例子, 與社會情境的互動關係非常重要; 兩個言語行爲, 會分配到 (理論上至少有一個) 獨立的社會機構語境當中。這就是隱含在現代、世俗社會 (如在法庭當中) 的分隔力量的哲學:「宣告」力量的分離在第一個意識當中 (如陪審團行使提出裁定之權:「有罪或無罪(Guilty/Not guilty)」); 以及第二個意識當中的「宣告」(由法官行使判決之權:環首之刑至死(To be hanged by the neck until dead))。

要特別注意的是，法官的宣告（在第一個意識當中）的確會改變被告的外在環境，而且判決一經執行就不得更改。儘管如此，在法官尚未「宣告」（在第一個意識當中）被告犯了被起訴的罪名之前；在這個言語行為當中，可與執行的判決分開，也就是可以隨時被更改。這是重建犧牲者，在政治活動當中受到「迫害言語行為(persecutive)」最後的意識：縱使人身可以滅亡，真理不得且不應該死去。

5.5.3 Austin 與 Searle

對於 Austin 最初的言語行為理論，有許多的評論，尤其是針對其分類的結果；前一節提到有關 Searle 的理論，便是要用來克服 Austin 系統的不足之處。現在的問題是：Searle 的提議有成功嗎？假如沒有的話，理由是什麼？

Searle，毫無疑問地，評論 Austin（如同其他學者；參見，如 Thomas 1996:28-33）分類準則的不足之處。例如，Austin 的類別並不能互相排除，在於其重疊的準則（例如，言語行為「描繪(describing)」同時屬於「判定」和「說明」兩個類別；也可以參見 5.5.2.5 小節，我們談論「宣告」的問題）。再者，如同我們所見，在 Austin 的研究當中，有一個普遍含糊的現象，即「言語行為」和「言語行為動詞」的關係；Austin 提供的言語行為定義太過於廣泛，等等。

還有，在全盤考慮的情況之下，我們還不能忽略 Austin 對於其提出的言語行為分類，其實本身並不滿意：在所有類別當中，「行為」（或者是「行使」；Searle 的「指示」）尤其造成他許多的麻煩。但即使如此，Austin 在單一言語行為的描述當中，時常以描述英語特殊的言語行為動詞作結；此重要性在於，語言是動作行使的工具，而不只是口頭上的詞語表達，會因為時間消逝。

當要評論 Searle 的分類時，首先我們會發現到，其理論在很多方面都與 Austin 的相似。Searle，如同 Austin，將言語行為分成五類；而 Searle 其中一項類別，所謂的「承擔」，或多或少與 Austin 所稱的類別相同。在 Searle 的論點

當中，大多是由不同的準則組成，以便於建立一個前後一致的分類；但當要運用這些準則時，Searle 個人坦言只有一些會被使用到，而且甚至這些也不是每次都會用到（參見「抱怨」的例子，在 5.5.2.1 小節討論）。同樣的，「真誠」的準則有很不清楚的地位：Searle (1977:35)坦承，建立「說明」的類別，既不需要也不夠充分（巧合的是，他同樣給予 Austin 的分類相同的評論）。

然而，在某一方面，Searle 的分類是優於 Austin 的：它更貼近於實際的使用，由於它的出發點是實際的運用情形，也就是人們每次使用語言時所運用的言語行爲，而不考慮「行動表現」的準則。由於所有的談話，都會在實際生活表現出某些行爲，它們有一種話語表意行爲的特徵；因此，語言學家和哲學家應該專注在語言使用的話語表意行爲特徵上，而不是帶有含糊曖昧的話語表現行爲和話語表意行爲的差別（順帶一提，這一點 Searle 從未接受，參見 1969:23）。

若想要評論 Searle 和他的分類法，就不能忽略他和 Austin，身為哲學家，實際上都抱持一些描述語言的目標，但其中的目標似乎是不相關的。Austin 和 Searle 都專注在「一個句子，一個例子的準則(one sentence, one case principle)」；也就是說，爲了描述他們的理論，他們使用那些是可供討論的例子，例如，一個特定的言語行爲。長年累月在語用語言學家的發展之下，討論單一例子的方法，其缺點越趨明顯；如由一個例子來看，再度來討論承諾的言語行爲。

Austin 在討論承諾的時候，將自己限制在單一例子當中，一個孤立的承諾語句；而 Searle 也相同。然而，若我們稍微從大一點的角度來看，由於其地位以及含有限制的效果，我們察覺到下承諾的語境是最重要的。例如，一個年輕人對他父母保證他在十八歲前不會抽菸。在這個例子當中，執行這個承諾的社會條件將會非常困難（同儕壓力、工作環境等等）。在這個情況之下，一個「簡化(pared-down)」後的保證會比較合理：不僅僅是說「我十八歲前不會抽菸」，這個年輕人可以成功地保證不會在屋內抽菸，或者不會在他房間以外的地方等等。

同樣地，在「立誓(vow)」和「承諾」的比較當中，唯有週遭的社會狀態才得以分出兩者的不同。立誓是一個莊嚴的公開承諾，帶有極大的話語表意行爲

力量，而且只能在社會明顯認定此特殊承諾的需要（如和尚、尼姑，或古羅馬的護火真女例子）的情況。

社會情境是「立誓」的一種「預備條件」，普遍來說，任何形式的承諾——一種狀態，限制立下承諾者和被承諾者都必須要找到，得以創造或取消權利和義務的共同承擔及限制條件；無論要接受或拒絕此承諾，都必須要遵守或放棄這個包含在承諾當中的義務。為什麼對一個將死之人下的承諾會比一般還來的有束縛力？我可以接受來自一個已經被證實無法理解任何承諾的人許下的承諾嗎？（小的時候，我以前常告訴我母親我以後不會離開她；幸運的是她不把我的承諾當一回事）的確，對於承諾或其他的言語行為，以及預備、必要和其他合適條件，所有的條件都是合乎「以人為本」的條件：「補足條件(Felicity's condition)」，引自 Goffman (1983:53)。

這些似乎都非常明顯。但是該如何解釋，有時候我們只可以或情願接受這些因素的重要性，當被其他因素刺激時，例如必須教導小孩，不要他們束縛於無法恪守的承諾？很清楚地，問題不在於一個承諾是否為「好的」或「成年人才可運用的」：它討論的是非常深層的言語行為部份，以及它的語境（社會和機構的）條件與有效和合理使用的關係。

上述這些問題從未出現在先前 Austin 和 Searle 的討論之中。即使 Searle 指出言語行為的特殊機構使用特徵，他並未將這樣的語境條件放進分類言語行為的準則當中。

身為語用學家，在描述言語行為的時候，我們應該要特別注意語境條件，以及人們普遍使用語言的情況。假如某個特定言語行為動詞的語境條件未被理解，那這樣的言語行為就無法施行，而無論是用說或用寫的。在合法的傳統情況下，這個觀察提供我們「受束縛的承諾」這個類別，但其實一點也不是承諾；同樣的，除非委派官員藉由官方的形式，正式地宣布和發表，法庭的宣判以及其他合法文件才會生效。其它言語行為類別也有相同的例子，如同其他文化的言語行為（進一步見第十章）。對於成功或失敗的言語行為研究，一個普遍且更

為寬廣的架構，會在第八章提出，即是我所稱的「語用行爲」。

10.8 "The Utterance Act" Re-situated; Or, Getting Searle down to the Earth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陳界華老師

SY, NCKU
15/12/07

"The Utterance Act" Re-situated;
Or, Getting Searle down to the Earth

- 1.1. 「脚要趕快壓來胸部這邊，你怎麼都沒有，你都勾在後面要幹嘛？你也沒有這樣收呀！」
- 1.2. 「脚與胸之間的距離要縮到最短、角度最小，你將距離、角度都拉開了！」
2. A: 好謝謝
B: he de sia
- 3.1. A: Wipe your feet, please.
B:
- 3.2. A: We don't DO that.
B: I KNOW, Daddy. You don't WEAR dresses.

Comment

(a)-(c) were fairly easy to classify according to this system. Steve's act was a commissive. Annie's act was a representative. Fay's act was a directive.

EXERCISE

7.3 Look at the second speakers' utterances in next the two dialogues. Can these be easily classified using the categories of representative, commissive or directive?

- (d) Carmen: You've thrown away the paper.
Dave: I'm sorry.
- (e) Patrick: I got a new Nintendo game.
Virginia: Who from?

Comment

Dave's utterance in (d) is a statement like It's raining but it represents the speaker's emotions rather than the 'outside world'. An utterance like this is typically used as an apology. Searle proposed a special category for speech acts that focus primarily on representing the speaker's feelings: *expressives* through which speakers express their feelings by making their words fit their internal psychological world. Expressives can refer to the hearer or to some other aspect of the world, but their focus is the speaker's feeling about it. For example You're very kind or This wine is awful would be classed as expressives (*thanking, apologizing, congratulating, condoling*).

Expressives

In a way, Virginia's utterance in (e) is 'directing' Patrick to provide her with information about who gave him the Nintendo game. Searle had originally classed questions like this as directives. Apart from the idea that requesting information from hearers is rather different from requesting that they perform an action, some questions are much more directive than others. Compare Have they appointed a new director? to Can you hand me the pen? Leech (1983) proposed an extra category to deal with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rogatives* through which speakers ask for information. In rogatives the hearer rather than the speaker will make the words fit the world (*asking, querying, questioning*).

Rogatives

EXERCISE

7.4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s and the world in the following utterances? Do any of the categories we have discussed so far capture this relationship?

- (a) ...Hubbards and wife
- (b) ...Buster Brown?
- (c) ...you to 10 years in prison.

Comment

In (a)-(c) the mere act of uttering the words has changed the world. A couple are now married. A ship is now named 'Buster Brown'. Someone is now a prisoner for 10 years. These kinds of speech acts are quite special in that they can only 'count' if the speaker has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to perform these acts. Searle called these: *DECLARATIONS*. The speaker utters words that in themselves change the world (*naming ships, marriages, sentencing, a referee's 'calls'*).

Declarations

Table 1 show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peech act categories that we have been discussing.

Table 1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ds' and 'the world'

| Speech-act category | Relation between 'the words' and 'the world' |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elation |
|---------------------|---|-------------------------------------|
| Declarations | the words change the world | speaker |
| Representatives | the words fit the world ('outside' world) | speaker |
| Expressives | the words fit the world ('psychological' world) | speaker |
| Rogatives | the words fit the world | hearer |
| Commissives | the world will fit the words | speaker |
| Directives | the world will fit the words | hearer |

EXERCISE

7.5 Look at each of these pairs of utterances. Classify the likely speech-act type expressed by the (a) utterance using the categories in Table 1. Satisfy yourself that, given the right context, the (b) utterance in each pair could also be used to carry out that type of speech act. Why does the first utterance in each pair seem a more 'direct' way of performing the act?

- 1(a) Go away.
1(b) My essay is due tomorrow morning.
- 2(a) Put your jacket on.
2(b) Did you put your jacket on?
- 3(a) Be quiet.
3(b) I'm very upset that so many of you are talking.
- 4(a) The Democrats won.
4(b) Have you heard that the Democrats won?

10.9“Pragmatics”—Chapter 6 導讀，

真理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林郁凱老師

Chap. 6 會話分析 Hōe-ōe hun-sek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

6.1 Hōe-ōe kap Gí-kéng Conversation and Context

Tī 頂一章，我講 tio□h 言語行爲(speech acts)kap 伊 ê 各方面用來表達咱 ê 目標與意圖：用言詞(words 語言)使用來做完成，tio□h 是 Austin 所講 ê。Tī chit-má chit 一章，我 beh 安置 hia ê 言語行動 tī chit 款環境，chia ê 言語行動正常自然進行，也就是講，tī 會話中，就是講，tī 兩 ê 抑是 khah chōe ê 會話人之間 ê 語言交換。

Chit ê 環境無應該限 tī 即時的語境，抑是 hōng 叫做 co-text。它 m□-nā 超越個人 ê giàn-giàn 行動 kap 伊 ê 表達，koh 超越真 chōe 語言學者，包括言語行動理論學者，傳統爲 in ê 理論早已假設 ê 理想(koh 正確)框架：兩人，兩 ê 話語交換(A 講 B 反應)。佇 ca 的框架內，佇 佇 展，開放的會話設定中，幾 ê 決定人語言使用的機制，hōng 探究：

- a) who holds the right to speak (*floor*) siáng la□k tiâu 講話權
- b) what kind of rules are there for (taking, yielding, or holding the floor) 講話權的規則是 án 怎(取得、讓出、la□k-tiâu) ?
- c) what makes a particular point in conversation particularly appropriate for a ‘turn’ 造成佇會話中特別適當的講話權交換的特別時機點是 siáⁿ-mih?(一 ê 交出，一 ê 取)

會話分析家展開豐富對這的內觀，精心製作 hō□人印象深刻 ê 對遮 ê 會話機制的描述 kap 解說技巧，如下所示。M□-koh, 帶著應該重視 in 所有 ê 發現 kap 結果，in lóng 是佇 嚴格的一種 co-text 框架內底操作，佇 頂面的定義內底；kh g 入另一方面，ca 是一種 minimalist 方法，tio□h 是 kan-nā 允准手邊現象需要的解說 hiah chōe 的假設。

Chiah-ni□h 鹹 siap 的理論有伊 ê 優點，當然 mā 造成相當 ê 缺點。話語嚴格的 co-text 無夠 hō□咱了解 hōng 講出的語詞，除非包括了解當時作為語詞一部分抑是結果 ê 行動發生。為 tio□h 了解人的語言行為，咱需要知影 in 的語言使用是關係 siáⁿ-mih;咱必須比話語的 co-text 看 koh-khah 闊，kui ê 語言範圍 lóng ai 進入咱的視界。這意思是咱必須按會話的 co-text 延伸咱的視線 kàu 語境，必須了解，kui ê 社會相關的環境包圍佇語言產出成品。會話分析的一 ê 弱點 tio□h 是 hia ê 社會觀點佇初步研究 co-text 的框架衷無路 thang 用，這允准 context 語境出現只有 kā 伊看成是會話互動功能。

6.2 From speech acts to conversation

言語行動的理論，有 siáⁿ-mih ē-sái the□h 來會話用？

歷史的，言語行動理論作為一“開眼”作用是有路用的，hō□咱了解語言 m□-nā 是一堆話句，koh 有語言學 m□只提供‘聲音-意義’相對應 ê 規格形式描述。言語行動是用咱 ê 語詞做 tai-chì—咱 ê 語詞佇言語行動內替咱工作。M□-koh, 遮 ê 語詞 án 怎工作？如何抑是 tó 位遮 ê 言語行動使用，並 m□是 hiah 直接明瞭，無法度按形式框架來導致，he 認為所有而且只有正確 ê 話句 chiah 是按 grammar 語法導引來的。

Chit-ê 欠缺主要 ê 理由是，嚴格講，照語法家所定 ê ‘正確’ 意義來講，並無正確 ê 會話。會話發生佇人 kap 人中間；當咱作伙使用語言，咱必須佇共同 ê 語境中，言語行動 chiah 會產生意義。關係言語行動 siōng 重要 ê 是言語的功能；言語行動代表 ‘officially’ 並 m□是決定性的：he ài 看會話者 án 怎使用 in。咱遮舉一個例。想像下面註記，是會話中一個對另一個所作 ê：

Why can't yo□ shut up?

Chit 句，咱 ē-sái 當做是 問句。而且，真有可能是，m□-koh, 佇任何正常 ê 會話語境中咱會認為這是命令。

Chit-kú, 咱來想，這 kám 是唯一，而且正確的方法來命令另一個人恬恬。足顯明，chit-ê 問題無意義：koh 有幾 á 打的方法 kāchit-ê 命令下入語詞內底。咱若是看 koh-khah 詳細 leh, 咱 ē-sái 看到這大部分 ê 命令 lóng 完全 m□是命令的形式，只是註記、陳述、疑問、暗示、問題等等；差不多 lóng 避免使用 命令 chit-ê 語詞。遮 koh 有全主題無數例內 ê — kóa á：

I strongly suggest yo□ shut your mouth
Sometimes it's a good idea to shut up
I wonder if yo□ really should do all that talking
I wouldn't say more, if I were yo□
Remember that proverb 'Speech is silver, ...'?

How about if yo□ just shut up

等等等等。

所有遮 ê 發言 lóng ē-sái 簡化作 chit-ê 命令：叫人喙關--起來，mài koh 講話，保持安靜，這內底無一個是言語行動內底真正的命令。

咱有法度處理 chit 種 非命令是因為咱佇語境中知影 án 怎評估 t'ai-chì：咱是出世 mā 是養成作為一個會話者，咱了解別人所講 ê 語詞，kap in 所意圖 beh 傳的。Koh 再進一步，咱 m□-nā ē-tàng án-ni,咱 koh 是有義務 án-ni 用估語境運作，也就是講，認出會話 ê 內容 kap 意圖雖然 he 永遠有無全的表面形象。會話 m□只是人權，mā 是責任(Ruiz Mayo 1990)。Levinson 甚至行愈遠，伊講“會話是語言使用 ê 原型”(1983)。會話中重要的 m□是表明的‘正確性’，但是，chia-ê 品質變成是消遣、幽默、有見識、智慧、愛展風神(Nerlich and Clareke 2000)。會話甚至可能有定好 ê 目標；也就是講，自我呈現的：考慮 Jane Austin 的小說內底重要的角色會話，hiâe 求婚者可能 iah-bōe 入門，人 tio□h 送 in 靴 á 鞋 ah, 因為女主角發現 in 會話 kài ‘無聊’。

6.3 What happens in conversation?

如咱所看，會話永永是同齊另外的人社會性使用語言，kap ‘用語詞做 t'ai-chì’ kap 的一種方法。

咱 ē-sái 按 2 ê 觀點來看語言的使用。第一，是內容，án-ni,咱的注意力集中佇會話的主題，he 是 án 怎帶入會話中；是 m□是遮的話題明白宣示抑是預先定 ê，抑是隱藏；sián-mih 款的話題會轉移，為 sián-mih 等等。遮咱 mā ài 注意會話的話題組織，kap 如何管理話題，m□管是明白掌舵，抑是暗暗操作，常常佇非直接的言語行動，像 Felix 總督 ká St. Paul 講：「lín chit-má 先離開，thèng 候我有好借□ thang 叫 lín 來。」(使徒行傳 24:25；意思是我無 ài beh 要聽 chit kài 談話[關係 beh 來的 公正、節制、kap 判斷]。另一 ê ài 考慮 ê 觀點是一種創造氣

氛的會話功能，chit-ê 語境會話者 ē-sái 追求 in ê 目標；這種功能 sù 常 hō□人叫作‘閒聊’抑是‘閒話’。

另外，咱 mā ē-sái 專注佇 會話的形式觀點：會話 án 怎進行，有 siáⁿ-mih 規則，án 怎順序會達成(講話權獲得讓出、交換講話權取得、暫停、中斷等等；) 遮 ê 觀點構造佇言語行動-理論的框架內底：相借問 kap 回應 對，問題 kap 回答對，呼招 kap 順從，建議 kap 感謝等等佇底層 ê 言語行動中看做是會話相關。

下幾節咱 beh 討論 chit 幾個觀念；會話內容 kh g khah 後壁(6.3.3)

6.3.1 How is conversation organized

6.3.1.1 The beginnings of CA

佇 50 年代晚期 kap 60 年代早期，對 Chomsky 產生個語言學革命來，混亂中間，一陣‘非專業的’ê 語言工作者注目佇人用 in ê 語詞作稽，in 並無 beh 為好玄的語言學家製造例句。遮 ê 觀察，chit 陣非語言學家感覺專業的語言學家所造的例無自然，因為話語 m□是真正包佇談話中間，而顛倒是真正 ê 談話是佇每一日的會話中間。

Koh 再講，對照語言學家的偏見，會話的談話一點 á 都 m□是，無關連、無規律；欠缺一套形式的規則來產生‘所有 koh 唯一正確’會話的話語並 m□是會話 tio□h 是無規則，無法度規則化。會話遵守的規則，soah 發現 khah 像人佇其他社會行為所設計的行爲規則：chia ê 是從事者，區域地人的規則，in 綜合 chia ê 規則，是按社會學 kap 人類學研究者為 tio□h 所有的社會互動發現的，m□-nā 是語言學的規則。因為言語社會 ê 成員設計的方法強調，chit 方面的研究，hông 貼 民俗方法學 的標頭。

Bilmes 寫出“雖然規則是‘真實 ê’，甚至對民俗方法學者來講，he 是成員的資源，m□是民俗方法學者的資源。”(1985)換一句話講，這是人的規則，m□是語言學家的規則：in 屬於社會成員，m□是屬於某一 ê 科學 ê 從事者。

非意料外的，注意力主要的焦點，會下佇會話的組織 kap 結構，而 m□是會話的正確性(形式抑是內容)。Beh 掠 tio□h (通常 lóng 無察覺)人 teh 進行會話的結構，需要發展一種技術，he kap 語言學家的古典描述技術有真 chōe 的無全。

點一個例：笑，通常無算佇語言現象在內；m□-koh,佇會話內底，笑是佔一個真重要的角色，ē-sái 是一個逃避話談的方法，也 ē-sái 是 pháíⁿ勢的訊號，

也 ē-sái 是小 khóa 會失禮，抑是任何符合特殊會話語境的意思。佇語言學內底，對笑無適當會接受的描述，所以民俗方法學者 tio□h-ài 家己發展出家己的描述系統 kapke-si。對 in 來講，描述會話 m□是 beh 用 siōng ē-sái 信 táu 的描繪所有語音音調，來做一個語言的音素的描述 kap 分類，而是一種技術 ē-tàng 幫贊咱確認人 teh 建立談話的‘交通規則’的方法，用語言學的方法(意義)。

‘交通規則’的隱諭佇遮是高度適當，因為會話結構的主要點 tio□h 是保持會話交流繼續，避免會話‘事故’，抑是會話‘塞車’，chit 時 會話的人感覺陷入無味的語詞練習僵局中。而且，好的會話管理技術包括一 kóa ‘道路輔助’的範本，若是會話停去，抑是有速度的麻煩，tio□h ē-sái 來 tàu 相 kāng。

遮所有的交通規則 kap 修復機制佇 Sacks kap 伊 ê 跟隨者叫做‘會話 turn 的管理’(Sacks et al 1974)。下一節 chit-ê 觀念 beh 講 khah 詳細 leh。

6.3.1.2 Turns and Turn-taking

根據 Harvey Sacks, 會話分析方法建立者，會話的基本單位是‘turn’，也就是講，正常會話內底(m□是會話內底 teh 獨唱，這真顧人怨)，一個講話流方向 ê 跳換。Koh, 一個正常、文明、西方式的會話，會話人 bōe 直直講：in 會等候 in 的機會(turn)，包含 chit-ê 詞的意思。Sacks 寫講，“中心...特徵 tio□h 是正確 kan-nā 一個人，至少一個人，無 khah 加，hit 時講話”(1995)

讓出講話權，抑是 floor, hō□下一個人指派一個會話‘turn’。M□-koh, 咱人 beh án 怎互相 allocating ‘turns’ 抑是 hō□ 家己？這 tio□h 是‘turn-taking’ 機制進入圖像內的所在。

“Turns” 通常發生佇定 kah 好勢的 會話連接點的所在；遮的點叫做‘transition relevant places’(TRPs)。講話者 ē-sái 利用一個 TRP 來掌握講話權。可能會 hông 直接用來 kā 講話權交 hō□ 另一個伊選的會話人。“Now, we’d like to hear Jim’s view on this”)這 tio□h 是 Sacks 叫做選下一個人的第一通則：“chit-má 的講話人選定下一個講話人”(1995)。另外，依 mā ē-sái, khah 彎曲 leh, kā 講話權 tàn—出來開放 hō□ 任何有興趣跳入戰局的人(“Any other opinions or further comments ont this matter?”)

選定下一個講話人 ê 第二通則是“下一個講話人選定伊家己”(Sacks 1995)。真明顯，人會排除講話人持續選定家己；問題是，“其他的人 tang 時

chiah ē-sái 開始講話”。Chit-ê 所在 tio□h 是 TRP 的觀念變做重要的所在。

對 TRPs 來講，咱一方面，自然中斷發生佇所有的會話：一個講話人必須暫停喘氣，抑是 tǎi-chì 講了 ah,抑是簡單宣佈伊會話的貢獻已經完備：會話中遮的點，lóng 是自然轉移(transition)的所在，一個講話權按一個人 kàu 另一個人 ē-sái 發生的接替站。另一方面，咱已經看到，koh 有相當的形式規則 thang 選定下一個講話人來規排 “turn-taking”。

足明顯，一個講話人可能 tio□h 是會無注意 tio□h 隨 beh 來的 TRP，緊緊跳過。真 chōe 舊時代的會話實踐者(政治人)會有忽略，可能發生佇一句的尾溜，自然中斷的慣勢，佇完全停止 chìn 前利用相對應的語調型；in 創造一款無自然的中斷(像講話講 kah 半句 niâ 的暫停)。Chit 款的中斷聽的人 bōe 理解作一個 TRP，如此，允准伊繼續全速繼續 kàu 下一個，真正的 TRP。另外，mā 有佇潛在的轉移點用擾亂 TRP(像 Aaahhm)的‘masking’技術，án-ni 來警告其他的講話人，伊 beh 繼續通過 TRP 的意圖，當 in 喘氣喘 tng 來的時。

另一個 kui 排完成講話人的 ‘turn’ 是強迫 ‘during’，像講古：現任的講話人宣稱伊有一段故事 beh 講，另外的人 tio□h hông 期待 thèng 候伊 kui 個故事講 kah 了為止(抑是 ‘turn completion unit’; see Lerner and Tagagi 1999; Kjaerbeck 1998)。可能的 TRPs 佇遮 mā 會 hông 忽略，m□-kú, chit 屆是 ta□k-ê 了解同意的：‘Let the gay/lady have his/her say.’

所有遮 ê 選擇(選家己、選別人)的機制，‘turn-management’ 系統內底 siōng 重要進行的部分，會話機器是遮 ê 實際抑是潛在的 floor 掌握者抑是獲得者擁有、操作。

另一方面，會話中無掌握 floor 的人，m□是 kan-tākhia 邊 á 靜靜。頭一 ê、in 佇會話中 ê 貢獻是我講過 hō□ ‘交通管理’ 真重要 ê 元素。Oá 靠相關 tio□h 文化 kap 語言實踐的差異，chit-ê 現象，hō□祕密通道‘back-channeling’ ê 共同母數(公約數)所集 óa, 可能會變化形狀、頻率，m□-koh,in 對會話交流總--是真重要。Chiah-ê 祕密通道提供講話人支援，用短短的話語(‘I see’, ‘Right’, 等等)，抑是變體的，加加減減發出雜聲(正規語音，抑是其他的聲)。特定的語言有後壁 chit 種特別的祕密通道；日語內底有人記錄有大概 150 種祕密通道的設計(叫做 aizuchi)，按正常的 hai ee kap soo kàu 足無仝的母音子音聲音，包括(口部抑是鼻聲)grunt kap suh 氣聲。

邊 á khiā 的人 mā ē-sái 直接介入會話，像取得 floor(上好是佇 TRP, chiāhboe 引起講話人的指責)。Chit 款的 turn-taking 可能佇 ta□k 種語言內底是 siōng sù 常的，siāng 時有 ê 文化有真強 ê 禁忌去搶奪講話權，m□-nā 是佇正式、官方、宗教 ê 語境 niā-niā, mā 佇 ta□k 日的會話實踐內底。‘thèng 候你講話的時機’ 佇美國社會，是 kā 幼 kiáⁿ ta□uh-ta□uh-á 教育做社會公約的規則，m□-koh, 無 tú-tú 全世界 lóng 有 chit-ê 規則。另外文化，插斷人的話 m□ 是 hiah-ni□h 強烈，所以 m□ 是 hiah-ni□h-á 強制教育。

6.3.1.3 Previewing TRPs

管理會話，kap 人 ē-tàng 預視的能力有真 chōe 的關係，佇會話 ê 通路頂，下一個彎會發生 siáⁿ-mih, 下一個 ‘turn’。Kap 內容相關的部分先 mài 管，遮，我 beh 指出一 kóa 形式觀點，叫做可斷定性 ‘predictability’。

可斷定性 kap Sacks 所講的 相鄰關係 ‘adjecncy relationship’ 極有關連，有略 á 像紅毛土 kā 一塊一塊的會話連--起來，只是這是分布佇時間內底(mā 有可能佇空間)。遮有一個關係種族的笑談，呈現佇 tú 好倒 péng ê 相鄰關係：

Two silent Fiⁿs go on a hunting trip. Early in the morning, one of them says: ‘Nice day today’ – to which the other doesn’t reply. After a couple of hours, they go separate ways. Towards evening, when the two friends meet with other hunters in the sauna at the ldge, the ‘addressee’ is heard to mutter: ‘People talk way too much around here.’

佇 chit-ê 交流內底，會話中第二個人正常的回答應該類似是 ‘Yes’ ‘Right’ 抑是 ‘A bit chilly’, 抑是任何 chit 款情境中期待的答案。正規的相鄰暗示第二句無應該是 kap 第一句分開半 kang 的安靜(芬蘭人之間這 m□ 是無普通 Sajavaara and Lehtonen 1996); 正常的相鄰加減要求 ài 隨回應; siōng 小一對是 ‘Hi’, ‘Hi’, 雖然足簡短，是一種會話，Sacks bat 註記 tio□h。其他典型的相鄰對是問答，要求/提供(要求/拒絕)，命令/服從等等：有遮的對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 tio□h 可斷定(kap 相鄰話語對的內容佇 6.3.2.2)。

佇相鄰關係包含預期的物件，也運作佇其他的環境中。遮，咱加減 □-sái 看 tio□h 可斷定的 ‘turn signals’ 佇形式 傳送的速度改變(這 tio□h 是為甚麼咱定 定有法度預測公開場合講演的結束)，抑是語調改變，抑是定形字詞選擇改變，像佇某一種形式的會話，kap 其他的言說內底。會話的結束 closers(像電話 ê

‘OK?’，‘OK’)提供一種被稱做 “opening up closing”; 會話的開始(‘Excuse me’, ‘Yes?’)也是有全款的可斷定性形式。

佇電話的談話中，像 ‘ok’, ‘well’ 抑是其他的 ‘總結設計’ 的訊號 ti□□-ti□□宣告隨 beh 結束的會話。Chit 款 ‘pre-closings’ (通常叫做 ‘pre-sequences’)等下一節 chiah 來講；chit 款訊號通常經常陪同語調抑是速度的變化這困難描述但是簡單察覺。

Chit 款結尾，抑是想 beh 結束，的標記 □-sái 用作處理設計，m□-n□ 防止別人接連 chit 場會話，m□ 送一個訊號講下一個 TRP 必須考慮作交流的 si□ng 尾點，而 m□是開設 floor hō□新的講話人。如果我講像：

To sum this all up, let me add a last comment...

抑是：

Concluding o□r discussion, we sho□ld not omit...,

我基本上 teh k□ 其他人講 chit 件 t□i-chì 已經講了有夠 ah,ah 無歡迎佇 chit-ch□n koh 進一步有人講話。Chit 款儀式化的 pre-closing 訊號對傳統標準的環境 leh 開會中的人真有效，in 可能例行發聲像下腳詞組：

Let us all pray(Towards the end of an invocation)

or:

None higher? First,... Second, ... Third (at auctions)

or:

Are yo□ ready for the question? (Roberts’ Rules of Order’s formula for closing the discussion at a meeting)

等等。

M□-koh,佇日常會話，真 ch□e chit 款 有儀式特性的話語順序，完全抑是部分排除 正常的反應。像講相借問：

How are yo□?

總—是 □-sái 斷定是回答

Fine, and yo□?

Chit 款 的話語已經失去伊原底的内容，‘詢問別人的健康狀況’，已經變成純粹為 tio□h beh 開始會話的形式化設計。遮 ê 形式化 pre-sequences 若是 tú-tio□h 躑躑的會話者可能會 koh 恢復，伊會忽略遮 ê pre-character,結果回答相借問的

第一句，tio□h 親像講回答 lò-lò 長的肉體 kap 精神的健康狀態。

Chit 款誤解通常是因為文化之間的相借問差異造成：一個 koh-khah 精巧詢問人的健康，像

How are yo□ feelin' this morning, ma'am

有可能 khah 簡單引起精巧回答的趨勢。一個 chit 款文化誤解的心適的例，佇下面，按 David Lodge 的小說 Paradise News:

The waitress, whose name, Darlette, was displayed on a badge pinned to the front of her apron, put a jug of iced water on the table and said brightly, 'How are you this evening, sir?'

'Oh, bearing up', said Bernard, wondering if the stress of the day's events had marked him so obviously that even total strangers were concerned for his well-being. But he inferred from Darlette's puzzled expression that her enquiry had been entirely phatic.

'Fine, thank you', he said and her countenance cleared. (1992:129)

遮，問題出佇相借問的性質，'How are yo□ this evening, sir?'。對 Bernard, 一個 kàu H awaii 的英國遊客，這是一個 teh 問伊身體健康狀態，必須用某一種態度回答(允准敷衍)。對 Darlette, 伊的回答是阻礙。伊的問題 m□ 是實際的問題，只是一種應酬話，phatic communication in Roman Jakobson 的術語(1960)。

全款，人若問咱 eng 暗 beh chhòng siá□, 咱應該是 hit-êbeh 作伙 chhòng siá□ 的人。有無數的笑談 tio□h 是營造佇 chit 款錯誤的期待頂(例)。事實上，某 kóa 文化內底，kan-n□ o-ló 別人的產業可能會 hō□ 人解讀是一種邀請，ài (義務)hō□ 伊某一項財產做禮物，對方 m□ ài(義務)接受，指向 chit 款傳統可預測性的強度，也 koh 有，愈是內容趨向的 turn-allocating 機制 beh 佇下面幾節來討論。

6.3.2 How does conversation mean?

佇下面幾節 beh 專注佇 kap 用來傳達意義的會話技術方面。真正的會話，bōe kan-ta 是禮節手續的交換()。咱 beh 知影的是咱 kap 人講話的方式 án 怎佇人類溝通起功用，用咱已經講過的簡單形式，抑是包括 khah 精巧的技術。後壁 chit 款 kan-nā 用形式術語 beh 解說是困難，所以 ài 包含內容來講。我無相信 chit 種 t'ai-chì ē-sái 單獨分析；內容是結合的會話分析 ê 一部分，mā 是佇所有的人

類語言活動。

6.3.2.1 Pre-sequences

頂面意境指出，有 kóa 特定 ê 話語通常 hō□人感覺是某物的先行者 ‘precursors’。典型的例 tio□h 是號做 ‘attention getters’，像講：

Hey

Your know something?

Excuse me

等等，對遮通常的回答是：

Yes

What?

抑是全款格調的 siáⁿ-mih。

這開始的交換完成了後，真正的 tāi-chìtio□h ē-sái 開始進行處理。作為先行者的話語通常號做 ‘pre-sequences’。Ē-sái kā 這當做純粹的會話管理形式工具，m□-koh 經常，m□只是 án-ni,遮 mā 佔 teh 會話形式 kap 內容概念中間的位置。Pre-sequences ē-sái 包括 pre-announcement,pre-invitations,pre-threats kap bōe 少其他的。(Levinson 1983)

Siōng tiāⁿ-tiāⁿ 看到的 pre-sequence 號做 ‘inquirers’。走佇某一種要求 chìn 前；功能是確認要求的事物是真實的，按 hō□人要求的角度，佇可能的限制範圍。舉例，欲去店頭 á 買一項物件 chìn 前抑是欲先問看 māi hit 項物件的信息，需要工作的幫助抑是任何幫助，咱詢問 beh 得 tio□h hit 項物件的可能資訊。

下面作例:(p144~p145 p5)

I wonder if yo□ have X?

Do yo□ have any chance have X?

Does your shop carry X?

因為 pre-sequences 有 in 家己的性命期，in 總是 bōe hō□人看作 kap 後壁 tòe 來的全款地位，替獨立的 sequences 扮演 tio□h 扶助的角色；in 可能出現佇會話內半消失，有略 á 表層下面來講話。下面舉例(p145 p7~ 6.3.2.2)

Are yo□ doing anything tonight?

Why are yo□ asking?

I thought we might maybe catch a movie.

Well, no, nothing in particular. What do yo□ want to see?

6.3.2.2 Insertion sequences ‘smileys’ and repairs

雖然，相鄰，抑是相倚隔壁關係，通常會保持佇全一 ê 交流的 2 的話語中，mā 有無維持的情形；造成 lǎng-phāng ‘gap’，m□-koh, bōe 造成會話一致性的傷害，Sacks 的出名規則 ‘no gap, no overlap’ 全款真強勢。怎有可能 leh?

咱 chit-má beh 處理的典型號做 插入 insertion; 插入用來 Erving Goffman 叫做 ‘修補交流’的作用，tio□h 是 修理 ‘repair’(Sacks 1995)。佇插入的順序中，正常的會話交流並無停掉；會話者的行動 tio□hná 像 in 察覺 tio□h 遮 ê 談話的 ‘turns’ 是佇無全款的層次進行，所以 he 主要的會話流 ē-sái 繼續伊家己的路線，甚至有一部分轉換去來 hō□會話人注意 tio□h，實際抑是潛在的隨 beh 來的困難。等待阻礙去除了後，會話 tio□h ē-sái 像 chìn 前全款進行；原底的 ‘turn-taking’ 6bōe 受插入的影響抑是伊之後會重新設定。所以，會話交流中間，可能會有相借問、詢問資訊，抑是命令，遮 lóng-bōe 影響會話交換進行。

佇接落去的交流中，無全的活動形式追求無全的會話目標：相借問、買賣、天氣資訊交流 kap 辭別。這所有的活動 lóng 糾纏作伙，m□是逐人清楚分線進行：像下腳的買物件的例(p146)，會話人插入一段天氣的資訊交流。注意這 pre-sequence ‘pre-empts’ 佇這實際的行動買/賣 chìn 前，hō□一段非直接言語行動，詢問伊 beh 買的物品項的資訊，所取代：

Morning Tom!

Good Morning, sir!

Have yo□ got a Guardian left this morning?

Yo□’re lucky; it’s the last one. Bit brighter today, by the looks of it.

Yes, we could do with a bit of a dry spell. Yo□ got change for a pound.

Yes, plenty of change; here your are. Anything else today?

No, that’s all just now, Tom. Be seeing yo□.

Mind how yo□ go. (Halliday 1928)

一般，咱 bōe kā 遮 ê 出現的其他事項干擾 tio□h beh 辦的正事；he kah 你 kā 電話線 hit 頭的朋友講你當 teh 無閒相 siāng，抑是講標準化的話句：‘Just a

moment, Please.’

思考下腳的對話(我、老父、破病的 gín-á 佇茨)：

I(on the phone to departmental secretary at university): So I thin I’ll be in tomorrow, when Jacob’s a little better. And if yo□ could maybe ask Bob King to take my phonetics class... [in a loud voice] HEY STOP THAT RIGHT AWAY

SECRETARY: Yo□ want me to stop WHAT?

I: sorry, I was talking t the cat – Hold on...

SECRETARY: ???

I: The damn cat was fixin’ to sit on the baby;s face ... As I was saying, Bob promised to take my phonetics class today if necessary ...

遮無適當的回應 sequencing 佇會話內底，咱若是了解情況，伊的內容 kap 一致性是真明顯，雖然中間插入另外一段。

佇 chit 款處理 bōe 影響性命安全的 tǎi-chì ê 時，mā ē-sái 觀察 tio□h 其他的反應模樣，有可能失去一致性甚至內容。Chit-ê 典型的場是佇店頭家抑是店員 kā 電話 gia□h 起來，開始向當 teh 收銀機頭前排隊的顧客講話，大部分時間 lóng 無要求你的允准抑是原諒。這 tiān-tiān hō□人理解成無合作的行爲，真心適(可能是因爲 chit-má khah 新的 khah 現代時行的電話服務)，看起來，這是 iah 無一般接受的會話處理狀況，這插入的會話的其他情形 mā 是一直一直繼續。

一般來講，電話會話抑是未開發的領域，雖然有 Schegloff kap Sacks 先鋒的研究(Schegloff 1972, Schegloff and Sacks 1973)。甚至雖然一開始 Sacks 對電話談話的會話研究興趣佇 (Los Angeles Suicide Prevention Center, Sacks 1995)，咱一定 ài 會記得面對面 kap 電話會話之間有極大的差別。頭前 hit-ê 會用足 chōe 的非語詞溝通方法來調制交流：思考一下 á 目 chiu 接觸佇溝通時建立抑是交換 turns 的角色，抑是其他重要的身軀姿勢手勢，看出另一個人 beh 講的；舉例來講，按椅坐 khiā 起來是 teh 講再會 chìn 前的 pre-sequence, hō□人接受的身軀語言。對照來講，電話 tio□h 無 chit 款的溝通訊號。

全款的道理，必要的修正 mutatis mutandis, 保持佇另一個新的溝通介面：電子消息服務 electronic message service, 時行的講法是 電子批 email。Chit-ê 介面，kan-nā 書寫的元件 ē-sái 使用來表現語言，無聲音抑是看會 tio□h 的線索

thang 用；m□-koh,因為電子媒介的速度 kap 即時性，快速的步調，‘真實’的會話創造出來，雖然用書寫符號形式，kap 其他書寫形式 hit 種慢 koh 遠的情形足無全，像批信。就算是這創造 án-ni 的親近性，mā 是佇真 chōe 方面欠缺、虛假，特別佇 beh 表現情緒 ê 時(cf. ‘falling middle register’: on the email, one can only talk (in small letters) or SHOUT(in capitals)；Janney 1996)。

人 tio□h 想 beh 處理 hit 款非直接表現的，佇所有會話中同齊、修正用的重要的肢體語言。特別佇快速發展的電子通訊典型中，號做 多人領域 multi-user domain,開講室 chat room,遮 ê 語言 ‘奇怪的’代用品的需求，致使電腦迷發明 電子表情 ‘smileys’，也就是，用正規的 ASCII 碼符號 kap 字母數字，組成標準化書寫來表達感覺抑是態度。某一 kóa 情形，是笑面；所以，咱 kā 遮 ê code 號做 smiley,源頭是 70 年代四界存在的 笑面 :-) 圖形。Kh g 一個 smiley,佇你寫的物件後壁：‘Don’t take this too seriously’；換句話，smiley 是一個視覺模仿設計(有人統計大概有 150 個 chit 款 ê codes 流通)。

按咱舉的例，當別個 tāi-chi beh 處理 ê 時，sequencing 可能中斷，甚至 lóng 停止(he 可能 kap chit-má 會話有關抑是無關)。Ē-tàng 看到，自然災難，抑是小事故，lóng 需要即時的注意，要求會話人調整 ìne 交流去處理外口世界的緊急事件。普通，雖然插入 kap 中斷 ē-sái 出現佇所有情形的會話中間，真 chōe 實際的現象是 kap 特別文化有關(),若無深入了解語用前提是無法度適當理解。

真 chōe cases,插入是因為 修正受傷的會話的需求。傷害可能幾 á 種：誤解、無法度看到正常的進行、抑是任何會話受 tio□h ê 語用方面無 tòe tio□h 的防礙；遮 ê 情形，修理的 sequence tio□h 會啟動。

會話修理自我啟動 self-initiated kap 別位啟動 other-initiated 有一個差別，後壁 chit-ê 大部分是 beh 組成講話人提供改正，直接佇講話人話語中插入，糾正伊的語詞抑是發音，抑是問語句的前提，先掠清楚來，等等。普通，咱 khah ài 自我修正。

修正 mā 用來做策略設計：糾正家己，特別，ē-sái hō□家己有時間思考，抑是防止別人 m□-thang 跳入下一個會話的 TRP。其他情形，強制要求修理，詢問一個資訊，會失禮等等，包含佇完全無全的真實中的言語行動。

舉例，思考下面 Macho Male(MM) kap Feminist Female(FF)的會話內底 other-initiated 修理：

MM: So I was trying to pick up this chick when...

FF: Excuse ME, did I hear that right?

MM: Awfully sorry, I mean, woman...

FF: PICK UP?

MM: Awfully sorry, I mean, meet ...

FF: So yo□'re trying to imply that there actually are women around who would go out with a Male CHAUVIⁿIST PIG LIKE YO□?

Chit-ê 例，2 個修理 lóng 是 other-initiated, 言語行動 ‘要求確認’ 抑是 ‘excusing’ 事實是威脅，hō□ 回話人認識作 道歉-附帶-修理。Chit-ê 對話佇前提修正內底下重手結束。

6.3.2.3 Preference

想像你佇國外，hia 你會聽會講有一 kóa in ê 語言，無法度 liú-lia□h。你 tòà 佇朋友 tau, taⁿ 電話 liang 起來 ah, 你 beh án 怎？

我 ioh 你 kui 氣 kā 放 leh。M□-nā 是 beh 用電話講有相當的困難，你 kám 想像會到 beh 講 siáⁿ-mih? 就算是你知影交流的頭一句，hit-ê 人會回答 siáⁿ-mih? 下一個是 siáⁿ-mih?

典型的英國電話對話可能：

C[ALLER]: [Phone ring]

R[ESPOⁿDEⁿT]: Hello

C: May I speak to Alexander Kirkwood, please

R: Just a moment, please

這當然有真 chōe 其他的方案-m□-koh, 作為一般規矩，有 siōng 少 ê 交流佇 caller beh 講正事 chìn 前。咱思考這頭一對對話可能的變體：R 可能按自我身分確認開始，加佇 Hello 後壁；這開頭部分的公式加減是明白的，帶 tio□h 地區性 kap 風俗習慣。Án-ni, 佇 Italian 人 tau, 伊講 pronto ‘好 ah, 你 ē-sái 講 ah’，佇 Czech, 開場是 Prosím ‘我請你...’，佇 Spanish, 人講 Diga ‘講’ 抑是 khah 老式的 Mande, 等等。我 bat 的一 kóa 老 Norwegian 慣勢佇電話回答 in 家己的家族名，chiah 接講 Væsågod。

Tòe chit-ê 開頭講的 tio□h khah 爭議 ah。舉例，caller 聲音之外 kám 有提供身分確認？對 repondent, 無作身分確認的 caller 感覺 án 怎？大部分的 respondents

khah kah 意知影 caller 的身分, chiah beh 繼續進一步的會話; 另一頭, callers khah ài 保持 anonymous 只要 in iah m□知 chit 頭是 siáng teh 接電話: “Do I have the party with who I am speaking?”

普通來講, 咱遮注意的是 khah 無 hiah 複雜的情形, 開頭第二部分 ē-tàng 期待是佇語境中, 然後直接進行落去, 其他的話線用來檢測驗身的需要, 反驗身檢查, 思想 chhiau-chhōe, 等等。

Chit-ê 觀察 m□-nā 佇電話交流中保持有效, 佇所有的會話 mā 是。來看相借問的第一部分, ‘How are you?’ 第二部分 tio□h ē-tàng 期待簡單的形式 (‘Fine – and yo□?’), 若是像失眠抑是高速公路頂無聊 hit 款長 lò-lò 的是應該避免。

下一個問題是是否咱 ē-sái 講 chit 款交流有咱 khahkah 意的形式。

思考下面 2 個會話:

(In the liquor store)

(a)

Sales Clerk: Yo□’re over 21, aren’t yo□?

Customer: Sure.

Sales Clerk: OK, here’s your beer.

(b)

Sales Clerk: Yo□’re over 21, aren’t yo□?

Customer: Well, er, yes, my birthday was actually yesterday, and we’re having a party tonight...

Sales Clerk: All right, may I see your ID?

顧客佇(b)內面的回答, 實在有問題(chit-ê 可能 ē-sái 提供作一個展示, 違犯處理授權的第一條規則: ‘m□-thang 自動提供資訊’)。這第二的人過頭 chōe 的回答顛倒無適合, mā 是無效的。結果, 店員起僥疑 beh 看伊的 ID。

M□-koh, 故事 iah bōe soah leh, 咱若看 khah 真 leh, (b) 咱會注意 tio□h 其他的物件。出力回答對照簡單的 Sure(a) 實在真硬。(b) 內底的回答 koh 有遲疑, 伊重頭回答一 pái (一個錯誤的開始 ‘er’), koh 有一個加添的 yes, koh 有一個防衛 (well), koh 有無相關的資訊- 所有遮 lóng 違反正規, 提供一個指標講伊想 beh

利用談話掩 khàm siáⁿ-mih。

按 chit-ê 通例來看，咱 ē-sái 得 tio□h 一個印象：佇會話交流中，m□是所
有第二人回答的相鄰連繫結構中 lóng 平複雜。有 ê 極簡單，像了解，抑是確定
(Yes, OK)，其他--ê 顯示無仝的建構結構(像出力會失禮、lò-lò 長的解說)。

遮 koh 有對照的例(p151~end of p151)

X x x

Chit 款 ê ranking 術語 叫做 preference; 可能有時 markedness khah sù-sī。
一個 marked sequence 結構上比 unmarked(通常叫做預設的)加 khah 豐富 koh
複雜。Marked 行爲必須先宣告，kài 好佇 beh 用 chin 前。Marked 行爲是人 khah
無 ài 的，因爲需要使用者費 khah chōe 氣力，通常造成 kap 預期抑是接受的結
果相當的差別。仝款的理由，khah 無 ài 的行爲 mā 是 khah 無效率的。

人 khah 無 ài 的回應佇其他語境 mā 有相 siàng 的特徵。Siōng 明顯的是暫
停、錯誤開始、重複、厚話 koh 有韻律的特徵：速度、重音、語調、無正常喘
氣；可能包括語言外的特徵像面紅、phi□h-phi□h-chhoah kap kap 類似的。

遮所有的現象 ē-tàng hō□人相信 chit 種偏好有伊佇各別的語言使用者生理-
心理學起源的位置。M□-koh,像 Levinson 註記--ê，m□是 án-ni lah: 偏好是 chit
種話語的公式，m□是講話人的心理狀態。伊爲家已辯護，指出[khah 無 ài
的]kap[偏好]，發現這會 koh 再發生，koh ē-sái 信任形式，所以這是 2 種 ē-sái
進行相關對照的行動選擇。所以，佇提供抑是邀請的情形，接受是 khah 偏好的
配方，拒絕是佇 khah 無 ài 的配方。下面 tio□h 有 Levinson 列的表 p152：

FIRST PARTS

| | | | | |
|---------|------------------|------------|----------|------|
| request | offer/invitation | assessment | question | blam |
|---------|------------------|------------|----------|------|

SECOND PARTS

| | | | | | |
|---------------|------------|------------|--------------|------------|-----------|
| Preferred: | acceptance | acceptance | agreement | expected | denial |
| | | | | answer | |
| Dispreferred: | refusal | refusal | disagreement | unexpected | admission |
| | | | | answer | (or non-) |

總看，咱 ē-sái 講有 ê 開頭 kap 回答是人 khah 愛的，有 ê 是 khah 無愛的。
佇電話，複雜的開頭人 khah 無愛。複雜 koh 自我矛盾的回答人 mā 是 khah 無

愛，除非是特殊的語境。這複雜的回答抑是回答 *siuⁿ chōe* 信息 *mā* 是，抑是提供可疑的，拖長無需要的安靜表現意圖，喘大氣 *lóng* 無應該佇建立會話時出現。P153，一個例。

6.3.3 From form to content

以上，咱專注佇會話者 *teh* 進行談話時所採取的形式方法，量度介入 *kap* 控制談話的進行。形式設計常常無法度 *kap in* 所表達的問題形式拆分。要求會 *tòe* 順從抑是拒絕，*m□-nā* 是形式 *án-ni*，咱 *mā thang* 知影一對成員 *lóng* 是 *teh* 處理全一個內容。

下面，*beh* 來檢驗會話內容趨向的機制。*Beh án-ni* 會提供一 *kóa* 語用學的內觀。

6.3.3.1 Cohesion and coherence

直覺上，咱有法度分別一致 *kap* 無一致的談話。語言學家分別 ‘cohesion’，這是字句 *kap* 字句之間的關係，*kap* ‘coherence’，這是 *ài* 看字詞內容 *kap* 關聯來產生意義。Stubbs 講：‘Cohesion has to do with relations between surface linguistic forms ... whereas coherence refers to relations between communicatives acts’(1983)

換一句話，*cohesion* 設立語項目法的 *local* 關係，*coherence* 必須處理咱的言語行為所 *beh* 達成的 *global* 的意義。對會話來講，局部的 *turn* 交換產生 *cohesion* 關係，無法度保證會話會一致。*Beh* 一致，必須 *ài* 遵守 Tsui 定義的一致性規則 *coherence rule*, “in order for an utterance to form a coherent sequence with the preceding utterance, it must either fulfil the illocutionary intention of the latter, or address its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1991)

局部的 *cohesion* 對 *beh* 檢測管理一致性是有路用的，但是 *bōe-tàng* 保證。下面的例，局部有真好的 *turns* 組織，但是完全失去一致性。P154~p155 精神分裂症。

Bōe-tàng 預測 *teh* 講 *siáⁿ-mih*，雖然真有 *cohesion*。*Beh* 維持 *cohesion*，只要重複頂一句內底某 *kóa* 字詞 *tio□h ē-sái*。P155 另外一例。*Ná* 像是錄音帶(*tape*)重複，*chit-ê* 譬喻真合 ‘文本 *cohesion*’，*m□-koh*，看起來是無合 Tsui 所定義的 *coherence*。

Koh 看對照下面的交談，看起來欠缺 *text cohesion*，但是，*khah* 完整來看，

有意義，一例: p156

A: What's the time?

B: (a) Twelve noon.

(b) Time for coffee.

(c) I haven't got a watch, sorry.

(d) Ho should I know.

(e) Ask Jack.

(f) Yo□ know bloody well what time it is.

(g) Why do yo□ ask?

(h) What did yo□ say?

(i) What do yo□ mean? (Tsui 1991)

遮，kan-nā (a)嚴格符合 coherece 要求。但是，無代表其他回答無符合，in lóng ē-sái 符合，只要某一種語境中。

佇正常的會話中，非期待的回答 mā 是無奇怪，只要咱 kā kh g 佇適當順序、物理實況、抑是話語語境中。咱若無法度 án-ni,咱會認為講話的人是 m□是精神失常，抑是伊 beh 講一項完全無全的 tāi-chì。

佇精神分裂症的例內底，有 kóa 順序規則破壞--tio□h，這是佇咱無法度了解會話 ê 時注意--tio□h-ê。Tsui 講：“規則若破壞，會造成無一致的話語，這會 hō□談話人注意警覺 tio□h，所以... 遮的規則的破壞咱通常 ē-tàng 了解。”

順序 mā 是佇結成會話時重要的角色，話句 tòe 話句，雖然可能有相當的 cohesion,mā bōe-tàng 保證一致。順序 bōe-tàng 是結成會話的一項 tāi-chì，因為某一個抽象的‘會話語法’；遮 ê 規則，siōng 好佇使用者實際發生的會話環境中再建造。所以，雖然“會話是相對單位，話句所組成”(Levinson 1983)，話句文法分析方法 kan-nā 限佇會話的領域有效。對應來講，順序是相鄰對的基礎，我佇下一節 koh 來講。

6.3.3.2 Adjacency pairs and content

咱看 tio□h，會話的特色是一對一對的結構。Coversation chit-ê 詞本身呼叫儀式進行、韻律編碼，咱所熟似的語詞交換，ù 古典 Greek 戲劇的合唱，抑是修道士的啓應文吟誦詩篇 kap 哼唱。遮，一啓一應相鄰，分別用 V kap R 記號代表

versus kap responsum。... 佇全款的氣氛，‘con-versation’由人互相一對一對合力組成，包括 chiah ê turns 自然引起的重複、延伸。

Chit 款的合作，m□是隨機的，ài 符合相當的規則來管理 siáⁿ-mih ài tòe siáⁿ-mih,誰 ē-sái 講話，tang 時講話等等，koh 有會話是 teh 講 siáⁿ。Án-ni,相鄰話對，定義做 2 句相連續的話語組成會話交流，turn,hō□人用伊 ê 功能 kap 內容來定性分類。分類依照 illocutinary intention。

會話分析家 Sacks(1974)區別任何一對話句的第一部分 kap 第二部分。舉例講，第一部分 ē-sái 是 召喚，第二部分可能 tio□h 是 ài 處理服從的話語，像：

Could yo□ please cose that window?

Sure.

and:

Could yo□ please close that window?

No way.

第二部分可能有 koh-khah chōe ê 資訊，m□-koh,bōe 影響 chit 種交流，bōe 影響 chit 種話對的類型。

普通，類型 chit 款記號，用來預測回答 siáⁿ-mih,án 怎管理回答是真有路用，某一方面，伊定 chit 條基本線 hō□第二句。m□-koh,m□只 án-ni。

根據相鄰話對理論，第一句若是定 ah,第二句隨 tio□h ē-sái 預測 kap 期待。Koh 再進一步，根據 Schegloff 的研究，第二句若 m□是佇會話的語境內底，第一句會 hō□人判斷作無存在，第一個人可能會 koh 重複。Chit 款的重複佇會話內底正常 bōe 發生。

第二句欠缺是真顯然，有相當的會話效果，像‘假影伊無發生’。假影講，有人要求社會無可能的要求，像要求佇公司郊遊 ê 時 kap 頭家的太太約會。痛苦的恬靜會 hō□要求的人 pháiⁿ勢；he mā 是一種 kā 伊講的方法。‘Listen, yo□ did something unfortunat, but we’re prepared to pretend it didn’t happen.’

形式上，咱 ē-sái 用 khah 白的第二句來表示相 siâng 的拒絕事實，像‘We didn’t hear that, did we?’ 甚至 koh-khah 強烈的第二句可能會有非直接的訓斥言語行動：‘I don’t believe what I’m hearing’。意思是：‘I heard yo□, but I can’t believe my ears, since I definitely think yo□ shouldn’t have said what yo□ did.’ 佇 chit-ê 情形內底，siōng 有效的表達，tio□h 是講 hit-ê 講話人是社會失能戇人，

無講白--出來。

嚴格 ê 類型記號 kap khah 鬆的觀點提醒咱早前講 ê 直接 kap 非直接言語行動。傳統言語行動理論下真重佇 行動話詞表達言語行動(SAVs)，尾 á 發展允准言語行動 ē-sái 透過非直接方法達成，而且有全款 ê 效果。

佇 chit 款語用觀點內底，m□是相鄰話對，也 m□是 illocutionary intent 行動造成咱注目的類型；he 是一個完整的使用者行爲。

6.3.3.3 Types and coherence

一個典型的話對是問題 kap 回答-m□-koh, 伊是屬 siáⁿ-mih 類型？Beh 解決 chit-ê 問題，咱必須知影 siáⁿ-mih chiah 是 hit-ê 問題合法的回答，提出伊特殊的 illocutionary intent。

思考：

Q. Is Lennart there?

A. Yo□ can reach him at extension 88236.

嚴格來講，chit 對無組成正常的 ‘question-answer’ 類型：講話人要求的資訊無得 tio□h 回答，除非是非直接的。相對照來講，正常的 ‘No, he isn’t’, or ‘I’m sorry he isn’t’, or kan-nā ‘No’, chit 款的回答 tio□h 有符合相鄰話對的規範，m□-koh, 無提供任何資訊。

Beh 行出 chit-ê 難關 siōng 簡單的 tio□h 是假設，m□管 tòe teh 問題後壁--ê tio□h 是答案。Án-ni, 無嚴格的回答言語行動，mā 無回答性。像 Levinson 適當的註記，“there is no proposed illocutionary force of answering”(1983)。也就是，回答 m□是一種言語行動；kan-nā ē-tàng 用頭前的問句做基礎來適當定義。

另一個觀點來看回答性，頂面的回答是認爲 hit-ê 問題 m□是真正 teh 問 Lennart 是 m□是佇 hit-ê 所在，而是非直接 teh 問 ‘Do yo□ know where Lennart is right now?’ or kan-nā 簡單 ‘Where is Lennart?’ Chit 種情形，咱 ôan-nā ē-sái 保持類型的安全，而且問題-回答話對 ē-sái 一致，也有顧慮 tio□h 伊的 illocutionary intent: ‘requesting information’。

佇嚴格的相鄰話對類型學，án-ni 言語行動的詮釋 m□是合法的。若是用原始問題是 teh 問關係 Lennart 佇 siáⁿ-mih 所在的資訊，chit-ê 觀點，án-ni, kan-nā 回答 ‘No’ 是正確，m□-koh 無路用。回答指出我佇 tó 位 ē-sái chhōe tio□h

Lennart, chiah 是提供我需要的資訊；Lennart 是 m□是佇原來 hia, 已經變成無關係。

會話分析者想 beh 用 sequence kap pre-sequence 的區別來解決非期待的第二句的問題。Án-ni, 咱 chit-ê 例：

Is Lennart there?

遮 beh 處理的 m□是要求資訊，是 beh 要求其他某物 chin 前。Chit-ê 語用一致，無法度佇嚴格的順序框架來解說。可能有人會講 chit-ê Lennart 是 m□是佇 hia 的問題是 teh 要求一項真正要求的 適當的條件：真白，Lennart 若 m□是佇 hia, he 講伊佇 hia tio□h 無意義。巧的 interlocator 了解這，指出真正的理由 hō□要求 Lennart 所在是講話人想 beh 見伊，抑是 kap 伊講電話；因此，伊忽略原始問題，回答伊認為真正的需求，tio□h 是 tó 位 ē-sái chhōe-tio□h Lennart:

Yo□ can reach him at extension 88236.

顛倒頭來看，koh 有真 chōe chit 款 pre-request hō□人看成真正 ê tāi-chi。下面一個真好的例：(p160~

(A customer walks up to a check-cashing counter)

Customer: Can I cash a check?

Attendant: I'll be right there.

Customer: That's okay. I was just wondering whether it was too late or not.

遮，第一話句 hō□人解讀做對換現金的 pre-sequence, 實際上只是 beh 要求信息。這領會了 siu^a緊：合作採取第二猜測。有時這造成意外的反應，下面 Jacob and Jackson 提供的例：

(The scene is Sally and Scott's home in Champaign, Illinois, where Sally and Scott both teach at the university. Sally is trying to get phone out of Champaign, and has just finished talking to her travel agent on the phone. She sits down in the living room, wearing a coat to leave for the university. Scott is in the next room, preparing for his class; he has heard some of the conversation, looks up from his books and asks:)

Scott: Could yo□ get out of here?

Sally[Indignant]: What do yo□ mean, Could I get outta here!?

Scott[Laughing]: No, uh heh-heh-heh, could yo□ get outta Champaign,
er...

這是偏執狂了解的例：koh 一 pái，第二話對實際是 OK(Scott 實際上是要
求另一個人離開)，m□-koh, 佇後續的要求資訊無意義。

Tng 來問題：有一個問題，siáⁿ-mih 回答 ē-sái? 咱注意 tio□h 嚴格的順序相
鄰觀念，建立佇 khah oeh 的言語行動類型學內底的‘問題’，無提供有路用的
答案。每一個問題 lóng ē-sái 有真 chōe 回答，只要 kap 問題有(可能是隱藏的)
關係。下面 koh 有例：

Q. What does Joe do for a living?

A. (i) The same as always

(□) Oh this and that

(iii) I've no idea

(iv) What's that got to do with it?

(v) He doesn't. (Levinson 1983)

遮，5 個回答 lóng 有 óa 意，做爲答案 lóng 有意義，就算 lóng 無提供任何真正
的回答，除非是曖昧逃避的方式。

其實，kan-nā(i)的回答是嚴格符合類型學接受的回答，hit 句無講 tio□h 任
何 Joe 的頭路的資訊。其他的講 (□)Joe 無做 siáⁿ-mih 特別的 tāi-chì。(iii)m□知
(iv)拒絕問題，(v)Joe 是一個 pīn-tōaⁿ骨。所有的回答 lóng ē-sái 接受，但是，m□
是 lóng kap 話對原理一致。

咱無因爲頂面的回答來 chhia 倒會話一致的觀念，koh 認爲 he 是完美的回
答，是因爲 in 有時 teh 處理問題的內底：m□是 kan-nā 講出 illocutionary force,
伊 koh 有語用前提。

Beh 構成一致的話語，一句話 ê 頭前抑是後壁句組成相鄰話對是無夠的，
而且可能 mā 是無必要的，koh 是忍受會話分析家的嚴格規則、mā 是建立佇通
常的言語行動基礎來解說問題的話語。話對重要是因爲 in 引導咱有 khah 好的
理解：“有一個答案，tio□h 有一個相關的問題”(Levinson 1983)。M□-koh, 會
話 m□-nā 是順序話句內底一對一對的結構。Tsui 的 ‘coherence principle’, 伊
雙重強調 illocutionary force kap 語用前提，架構 khah 強過 相鄰話對的觀念。
相鄰話對只是一致的一個例，m□-koh, m□是所有的 sequencing lóng ài 嚴格遵守

相鄰話對觀念。

語用 kap illocutionary intention 組成 coherence 原理，語用前提 beh 佇第七、10 章詳細討論。Illocutionary intention beh 佇下一節來檢驗。

6.3.3.4 Conversation and speech acts

一般，會話的話對結構有一個 kap 言語行動表現 in 家己做俗成的行動的正規，koh kap ē-sái 看到的，運行佇言語行動內底的常規平行相對 ê 事物：“answers tòe questions, greetings tòe greetings, etc” (Levinson 1983)

思考下面 chit-ê 會話對談，John 對 Mildred 講：

It's getting late, Mildred.

Mildred 可能的回答內底，咱 ē-sái 想像 siōng 少 chit 3 個：

Are yo□ really that bored?

Do yo□ want to go home?

So?

Chit-má，咱若是 beh 決定 chit 對話對是屬 tó 一類型，咱必須 ài 知影 John 的話語真正 beh 表示 siáⁿ-mih:伊 kám 是 beh 講 chit 一日的時間；抑是無聊；復仇抑是處罰的行動；抑是祕密的密碼：‘Remember to take your pill’；抑是完全無全的 tǎi-chì。

換句話，咱必須建立 John 話語內底的 illocutionary intention 看 bāi。He 是代表 siáⁿ-mih 款的語言行動？陳述、勸告、要求、威脅、抑是承認？-這 lóng ài 靠：Mildred gōa bat John;siáⁿ款的聚會等等。按別位借術語來用，咱必須 ài 知影 chit-ê 特別交流 ê 腳本來評估 chit-ê 特殊話語的語境。一個聚會腳本會包括人聚會中會話行爲的資訊：in 可能是 teh 滾 sng 笑，相 phah、相 chìⁿ、phah lā-liàng，討論語言學、食洋蓐 chìⁿ、lim 酒醉等等；in 可能感覺真自在 leh。

趣味的 tǎi-chì 是，頂面 Mildred 的可能回答，某一方面 lóng 是 OK;也就是，佇語境內，lóng 有意義。特別是咱若是看到有可能的結果，in 必須是 ē-sái koh 有效的回答：John 可能 bōe 爽，án-ni 離開，抑是伊可能 kā 車鎖匙交 hō□ Mildred，抑是 in mā ē-sái 繼續會話。

頂面表示，第一，言語行動 beh 了解佇語境中的話語 m□是 hiah-ni□h 好的工具 thang 用：若是無排除成特殊的語境，咱 teh 看的言語行動必須 óa 靠真 chōe

真 chōe。

第二，kā 會話相鄰話對區別出來做 ‘illocutionary intention’ 本身 tio□h 有問題；就算是咱 kā 遮 ê 話對限制佇 in 隨即的 co(n)text 內底，無 kā perlocutionary 效果算在內，mā bōe khah 少問題。

言語行動 án 怎發揮功能 chia 是價值的所在。John 對 Mildred 講的話若是陳述的功能，án-ni，這是一個言語行動；若是表達無聊，án-ni 是表達，等等。咱佇遮真正 teh 看的是語用行動；像 Levinson 講：“the units in question seem to be functionally defined by teh actions they can be seen to perform in context.”(1983)。

重要的 m□ 是講話人決定是問題、命令、抑是要求，是遮 ê 言語行動佇會話交流中的效果。

Austin 早 tio□h 察覺 tio□h 這，伊講 tio□h 體會是言語行動快樂的必要條件。咱若是延伸 Austin 的條件，m□-nā kan-nā 言語行動的定質，koh 包括 in 佇語境中的效果，chit-ê 問題會簡化做：一句話語最後的意義是 siáⁿ-mih，當考慮伊全部的語境？‘What does an individual utterance end up meaning, when considered in its total context?’ 比如講，一個特殊的要求是真正的言語行動-要求，抑是講一個 come-on，一個懇求人類的了解 kap 同情，抑是武裝搶劫的序幕？chit 款完全的語境考慮，實在超越相鄰組織 kap 言語行動類型學。

10.10 “醫病‘閒談’之會話分析—以小兒牙科醫師與兒童病人對話 為例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Small Talk in Clinical Discourse—In the Case of Pediatric Dental Context”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梁哲源同學

醫病“閒談”之會話分析—以小兒
牙科醫師與兒童病人對話為例
Conversation Analysis of Small Talk in Clinical
Discourse—In the Case of Pediatric Dental
Context
成功大學外文系語言組
學生 梁哲源
指導教授 高寶玫 教授

何謂“閒談”？

- 閒談的原形:
 - Malinowski (1923): Phatic Communion “寒暄語”
 - 寒暄語是一種無傷、無特殊目的與他人互動所使用的交談
 - 人們說長道短來建立緊密的人際關係
 - 僅僅為了與他人交際互動的社會行為
- 閒談(廣義的寒暄語):
 - 安全的、次要的、中性的、非必要的、情感交流的、與公事(Business)或正題沒有直接相關的(如:天氣、談話現場發生、個人喜好經驗分享的事件等)。(Laver, 1975; Coupland et al., 1992; McCarthy, 2000; Holmes, 2000)

機構話語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 如：醫病溝通、工作場合用語、法庭用語、會議面談等。
- 機構話語可粗分：任務導向言談(Task-oriented Talk) vs. 閒談
- 任務導向(機構)言談特徵 (Drew and Heritage (1992:22):
 - 完成任務為目標
 - 受機構特定程式和規則的制約
 - 特定機構場合有其程序步驟進行

語言的功能

- Halliday (1985)—功能語法(Functional Grammar)
 - 概念功能 (傳遞對話者所需資訊的功能)
 - 交際功能 (表達社會關係和地位的功能)
 - 語篇功能 (表達語句連貫架構建立的功能)

閒談的功能？

- Malinowski (1923):
 - 建立維持社會人際關係
 - 緩和沉默帶來的壓力
- Laver (1975):
 - 迎合功能(Propitiatory Function): 解除沉默負面敵意
 - 探索功能(Exploratory Function): 確認身分場合
 - 起始功能(Initiatory Function): 使互動合諧順利進行
 - 減少拒絕感及鞏固彼此關係
- Holmes (2000):
 - 社會潤滑劑的功能

為何研究“小兒牙醫師與兒童病人”？

- 兒童牙科畏懼感 (Dental Anxiety) (Winer, 1982; Diener & Kim, 2004)
 - Anxiety about Treatment 牙科手術畏懼感
 - Separation anxiety 分離畏懼感
 - Stranger anxiety 陌生人畏懼感
- 牙科畏懼感影響 (Samat, 2000; Baier et al., 2004)
 - 消極口腔保健態度
 - 拒絕逃避口腔治療
 - 口腔治療時哭鬧喊叫
 - 對牙醫師有敵意

台灣兒童牙科畏懼

- 國外普查兒童牙科畏懼比例約3%至20% (e.g., Holst & Crossner, 1987; Raadal et al., 1995; ten Berge et al., 2002; Wogelius et al., 2003)
- Lee et al. (2007):
 - 3597位高雄市5至8歲兒童的牙科畏懼普遍比例約20.6%。
 - 研究對象中47.4%的兒童對陌生的醫療人員感到恐懼。
- 兒童與成人的差異: 牙科看診過程中, 兒童情緒表現明顯, 易肢體抗拒。(Nash, 2006)

為何研究小兒牙科醫師與兒童病人的閒談?

- 牙醫師說話的內容會影響兒童病人看診時的行為(Weinstein et al., 1982)
- 良好的醫病關係能降低兒童病人的牙科恐懼 (Samat et al., 2001; Kulich et al., 2003)
- 醫師與兒童的對話傾向於建立 "趣味關係" (Joking Relationship) (Aronsson & Rundström, 1989; van Dulmen, 1998)
- 良好的醫病關係可透過 "閒談"來建立 (Ragan, 2000; Walsh, 2007)

醫師與兒童

- 權利不均: 成人 vs. 兒童
- 身分不同: 專家 vs. 外行人
- 地位不平: 醫生 vs. 病人

小兒牙科醫師與兒童病人的閒談研究缺乏!

- 醫病閒談的研究中多集中於醫師與成年病人的對話
 - Ragan(2000)研究女性成年病人與婦科醫療人員互動的閒談對話
 - Burnard (2003)研究精神科護士與成年病人的閒談對話
 - Walsh (2007)研究語言治療師與成年病人的閒談對話
- 牙科教育有關兒童行為處理鮮少強調 "閒談"的重要性
- 就我所知道, 國內尚無研究小兒牙科醫師與兒童病人的閒談

研究問題

- 小兒科牙醫師的閒談對兒童病人有何顯著功能?
- 這些顯著功能如何從小兒科牙醫師的閒談中呈現?

研究方法

- 本文錄音錄影參與者的對話, 並將真實語料謄寫成文字分析。
- 參與者簽署同意書之後才能開始錄音錄影。
- 小兒牙醫師2位; 兒童病人15位 (本研究仍持續收集語料)。
- 醫師約30歲; 兒童4至10歲
- 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探討醫師病人閒談的序列模式(Sequential Patterns)與功能

會話分析

- Sacks et al. (1974); Sacks (1984):
 - 以真實語料為基礎
 - 會話是由參與者共同參與、合作、協調談話內容的交往過程
 - 會話結構單位是相鄰對(adjacency pair),即始發話和應答語
 - 基本目的是要弄明白說話人想要表達什麼?

語料分析討論

- 表現出對彼此的興趣，建立緊密關係/信任
- 做為治療前的暖身，降低治療的不安
- 使聽者分心治療過程，降低疼痛感
- 協助處理威脅，安撫病人
- 講述經驗達到娛樂，弱化權力關係

表現出對彼此的興趣，建立緊密關係/信任

看診前，男牙醫師(MD)與女兒童病人(FP)對話

MD: 阿你那個誰幫你塗的指甲油

FP: 媽媽

MD: 媽媽幫你塗的...是你自己要塗的還是媽媽自己想幫你塗的

FP: 我要塗的

MD: 你自己要塗的喔...阿你喜歡紅色的喔?

FP: 媽媽隨便挑阿

做為治療前的暖身，降低治療的不安

- 看診過程中等待牙科助理拿醫療器械時，女牙醫師(FD)與男兒童病人(MP)的對話

FD: 等一下喔...那個夾子拿錯了不好意思...你們今天學校有沒有...有沒有體育課?

MP: (1.3)

FD: 有沒有?

MP: 不知道

FD: 喔我只是想問一下囉...那有沒有發生很好玩的事情?

MP: ((聲))

FD: 現在我要讓牙齒睡著囉...不要亂動不然的話會弄到肉就會很痛好不好?...好嗎?

MP: ((點頭))

使聽者分心治療過程，降低疼痛感

男牙醫師(MD)正在幫女兒童病人(FP)進行麻醉

MD: 真的喔...不能咬不能摸喔...不然等一下明天去上學的時候會腫起來

FP: (ha-ha)

MD: 點頭

FP: (ha-ha)

MD: 喔你看隔壁小妹妹剛才...哇突然跑來這邊看我們

FP: (ha-ha)

MD: 她跟勇敢你要比她更勇敢一點給他看...她稍微哭一點點

FP: (ha-ha)

MD: 過來跟我講沒哭其實還...有一個眼淚掉在眼睛旁邊

FP: 恩

協助處理威脅，安撫病人

治療過程中男牙醫師(MD)與男兒童病人(MP)的對話

MP: 阿:痛痛

MD: 喔我小心一點...AA我們的阿姨有沒有很漂亮?

MP: (1.3)

MD: 有沒有?

MP: ((點頭))

MD: 阿你覺得哪一個最漂亮?...

MP: (1)

MD: 等一下你指給我看...那我看那個阿姨會不會多給你幾-多給你一些禮物...要不要?

MP: ((點頭))

協助處理威脅，安撫病人

治療過程中男牙醫師(MD)與男兒童病人(MP)的對話

MP: 喔:痛痛.((輕泣))

MD: 喔:有人在哭了喔...喔有人在哭喔...你有沒有-我說勇敢的小朋友才有兩個禮物喔.

MP: 痛痛

MD: 再哭的人就沒有了...阿((張嘴))

MP: 痛痛

MD: 你要不要玩兩次戳戳樂?

MP: ((點頭))

MD: 要.那你還要張大一點點.阿不可以哭.

講述經驗達到娛樂，弱化權力關係

女兒童病人(FP)剛拔完牙，女牙醫師(FD)替她用紗布按壓傷口

FD: 休息一下我要數三了喔.準備囉:

FP: (2)

FD: 喔好棒喔.就是這樣...你寒假有沒有要去動物園阿.

FP: 欸((點頭))

FD: 有喔:你要去哪個動物園?台北的?還是高雄的?

FP: (3)

FD: 阿你:都不跟我講喔...你要去石無尾熊還是大象阿.

FP: 大象

FD: 你有沒有看到小馬?

FP: ((點頭))

FD: 謝謝你.就是這樣...你很棒喔

結論

- 人是社交動物，醫病溝通需以人為本，而非實驗品。
- 閒談能達到情感上的交流，小兒科醫師可藉由閒談與兒童病人建立並維持良好的醫病關係與合作關係。
- 除了生理上的治癒，病人社會心理上的關心也是醫療保健重要的一環。
- 閒談能幫助醫生病人使醫療任務順利完成

10.11 "Pragmatics", Chapter 8 導讀

建國科技大學陳永鑫老師

第 6 Kai 2008 年 2 月 23 日 專章、專篇導讀：陳永鑫

範圍： Ch. 8, Pragmatic Acts (8, 8.1, 8.2, 8.3, 8.4)

Topics

Defining a pragmatic act

Pragmatic acts in context

8.1 What are pragmatic acts all about? (p. 206)

1.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would be a typical pragmatic look at people using language? and the answer is: look at them as performing *pragmatic acts*. (L. 7, S. 3; p.206)

2. Ad 1 : The cocktail lounge "Sweet Alice"

'I brought some sushi home and cooked it; it wasn't bad.'

Nonsense and contradiction? But, WHY use such a silly sentence in an ad for a cocktail bar?

* Effect: readers of the ad could be 'semantically shocked', find it funny, a promise of good times...

* Purpose: INVITATION=> (By using some kind of footloose language), the invitation is in fact a *pragmatic act* of inviting. (L. 4, S. 7; p.207)

=> (Inable explanation?) ...By contrast, **pragmatics studies language as it is used by people, for their own purposes and within their own respective limitations and affordances.** (L. 9, S. 8; p.207)

=> This ad works because of its roundabout technique. ...The ad **talks** to us in a voice that appeals to us as individual language users with a particular history, a **living context**. (L. 1, S. 2; p.208)

8.2 Some cases (p. 208)

1. What is the action?

Pragmatics starts out from a conception of language as being actively used.

One could say that pragmatics is where the action is; but what is the action? (L.

1, S. 1; p.208)

2. Ad 2 : The ad of Winston: Dangerous things

" She's after my money. Like I care. "

1. The word 'cigarette' only occurs in the obligatory warning text.



SURGEON GENERAL'S WARNING: Quitting Smoking Now Greatly Reduces Serious Risks to Your Health.

No additives in our tobacco does NOT mean a safer cigarette.

2. The scene: it's a birthday party, an attractive young woman seems to be happy and content to wipe a well-dressed old man's cake-lined mouth...=> an appeal to the male in us.
3. "Straight up": such as women, cigarettes and other dangerous things.
=> The appeal is never made explicit: it does its job by the (preferable male) **viewer's** implicit inclusion i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ituation of the message and its wording.
3. 'Implicit denial' : pragmatic act of denying.
Generally, no explicit denial takes place=> no actual speech acts of denying are encountered.
e.g. the speech of the HIV-infected divorced woman (S. 3; p.209~)

8.3 Defining a pragmatic act (p. 210)

8.3.1 Co-opting, denying and the CIA (p. 210)

1. Illocutionary acts (as in the ads to *persuade* or *seduce* the consumers to buy products):

- i. co-opting (the target of a pragmatic act)-----
- ii. denying ('implicit denial' => the use of the *unsaid*)-

the common denominator: a situational 'setting up':
context of the acting > the spoken act

=> the CIA (a 'conversational influence attempt', called by Jackson and Jacobs) : situational 'setting up', important as an integrated,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the pragmatic act.

-- the case of the "Watergate": Nixon's lawyers' offering(which is not explicitly made, not 'spoken of) some information to keep the reporters out of some particularly sensitive areas.=>※ an acting *perceived* by the reporters



'Uptake' (cf. the case of Mexican

Federales)

8.3.2 'Setting up' (p. 211)

1. for sequences like the ones described to 'count as' a particular pragmatic act, the circumstances (the 'setting up') must be right.
2. there need not be any speech act involved; it is the context that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the pragmatic act.
3. some 'uptake'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for a pragmatic act; however, the uptake can be canceled by another, subsequent pragmatic act.

=>The effects of the 'setting up' are such that there is only one possible outcome of the situation if the circumstances are



Erasmus Montanus

appropriate to allow for such an interpretation.

8.3.3 Pragmatic acts and speech acts (p. 212)

1. Pragmatic acts do not necessarily include *specific* acts of speech.

2. The two cases on p. 213: 'soliciting an invitation' and 'fishing for compliments'.

=> 'Uptaking': it's all part of the game!

=> Criticising Levinson's theory ('indirect force' added onto the literal force of utterance brings 'indirect effect') Mey suggests that speech act theory may not be able to explain some purposes of actions (*auxiliarily* if it could), it lacks a theory of action. He thinks that a pragmatic act is the case that in the light of a theory of action that specifies, for any given situation, the 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ies the situation is subject to or opens up.

=>In general, human activity is not the prerogative of the individual setting 'goals' and devising 'strategies', or charting out courses of action like a captain on his ship, a Platonic rider on her or beast of burden. Rather, the individual is situated in a social context, which means that he or she is empowered, as well as limited, by the condition of her or his life.

8.3.4 Pragmatic acts and action theory (p. 214)

Two points of view: the agent and the act.

1. The individual agent is concerned member resources (MR). These resources are " often referred to as background knowledge"(Fairclough 1989:141)

2. Act here focus on the language that is used in performing a pragmatic act from the individual's perspectiv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ext. The question is what language can be used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e to perform a pragmatic act.

=> According to Verschueren, the individual's perspective invokes at disposal to control our environment.

=>The pragmatic acting can be considered as adapting oneself to one's world. All our acting is done in that world, and within the affordances it puts at our disposal.

=> Speech acts are functions from context to context. (Levinson, 1983: 276)

The speech acts used are not commensurate with the pragmatic act performed; when uttered in contexts the speech acts are pragmatic acts. Pragmatic acts need not to be speech acts.

8.4 Pragmatic acts in context (p. 217)

8.4.1 The common scene (p. 217)

According to Jacques Ranciere, 'common scene' is more than just a context, understood as a common background, or platform, of conversation. On a scene, one's understand what the other is saying depends on the actions performed and on the role they assume on the scene.

Pragmatics establishes the common scene squarely within the societal context. Withou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omineering forces of society,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on scene will always be limited the scene's 'affordances' are also the affordances of our actions (Gibson 1979)

8.4.2 Situated speech acts (p. 219) →pragmeme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speech acts have to be situated. In a "radically pragmatic view", situated speech acts depend on the situation.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speech acting raises the question of the user's possibilities in a given situation. It is the situation that creates the objects of percep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ssibilities afforded by the situation.

Pragmatic acts explain language from the outside that the focus is on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both speaker and hearer find their affordances. The emphasis is on characterizing a generalized pragmatic act ('**pragmeme**'). The instantiated, individual Pragmatic acts ('**pras**' or '**practs**') refer to a particular pragmeme as its realizations. The reason of speech acting regarded as "practing" is that the dilemma of 'illocutionary' vs. 'perlocutionary' force vanishes entirely. What 'count as' a practs determined by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have of the situation, and by the effects that the pract have in a given context.

8.4.3 Pragmatic acts and body moves (p. 223)

' Body language' is often used to denote the aspect of interactive feedback. It serves to illustrate what is said. But body movement is taking part in the dialogue, and it is a potentially independent unit, a body move (BM). The BM is not just illustrative movements of the body, but also underline a particular act. The BM is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verbal act, so the body moves are part of a pragmatic act. No matter body language or body move, non—verbal is able to 'set the scene' for total communicatio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its broadest sense, will not just be one of the ' messier aspects of interaction that result from the co—presence of speaker and addressee', (Good 1996:310) but enables the interactants to ' constrain the set of possible computations which (they) might undertake' (ibid: 312).

8.4.4 Pragmatic acts as social empowerment (p. 227)

Our actions are pre-set by society. A constraint represents the wider structure of society. According to Levinson, the constraint (the 'setting up') both creates the affordances for the pragmatic act and tells us what kind of pract we're dealing with. According to Mey, pragmatic acting is exploiting one's social empowerment, rather than exercising 'power' in the usual sense. ' To empower' means: investing somebody with power, to put a person with power, to put a person into a power position. Since my position derives from society, society's empowerment limits my acting potential at the same time as it enables me to act as a free agent, operating with the constrains that society has imposed.

10.12

區分・切分／啓蒙・生產：
嘗試定義「語用行爲」作為「設題行爲」
—兒童／青少年人類學的描述

陳界華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sem_philo_s0001@yahoo.com.tw

I. 序言

II. 區分：兩個學習使用語言的案例，開出一個人類學的議題

我們的故事可以從兩個案例開始。

II.1. 案例一：「啓蒙」—兒童／青少年人類學的案例 (1)

[媽媽與小男孩在前門門口]

A: Wipe your feet, please.

B: [小男孩脫去沾滿泥巴的鞋子、襪子，在門口腳踏墊上仔細擦拭乾淨的雙腳]

這是一本語用學入門教科書／作業本 (workbook) 的兩個開題案例之一。這個

案例當中，我們清楚看到，小男孩照著媽媽的話做：「脫去沾滿泥巴的鞋子、襪子，在門口腳踏墊上仔細擦拭乾淨的雙腳」。小男孩沒有出聲。著作者認為：「小男孩仍需多加學習使用語言」。

所謂「小男孩仍需多加學習使用語言」，就是：1) 小男孩還沒有能習知說話者／媽媽的用意 (the speaker's meaning – meaning₁ or m₁)；2) 小男孩還沒有能歸屬說話者／媽媽的言語社群 (the speaker's speech community)，還沒有能習知這個社群裡的言語用意 (the community's meaning – meaning₂ or m₂)。這時候，小男孩作為需要有環境意識 (situation-/context-conscious) 的語言使用者 (language user)，它／他的「個體」(individual/being an individual)——作為與媽媽的言語社群裡的媽媽的「個體」相應 (parallel to) 的「個體」——還沒有形成；所以，「小男孩照著媽媽的話做」、「小男孩沒有出聲」。

在社會中，孩子／小男孩是個主位實體，是有標記的 (marked)，記為：Ss。而，孩子／小男孩也游移於「說話者／媽媽的用意」(m₁) 與「說話者／媽媽的言語社群裡的言語用意」(m₂) 之間或之外，我們記為：

$$Ss: (\underline{m_1 \sim m_2}) \vee [\sim (\underline{m_1 \sim m_2})]$$

這是對案例中「孩子／小男孩」的敘述。

在案例的社會中，媽媽與孩子，是不同的人「類」(human “species”)；媽媽愛 (love) 孩子、教 (tell – T) 孩子生活儀節。我們記媽媽為：Ms。所以，我們另外有一個來自「媽媽」的敘述：

$$Ms: \searrow T \{(\underline{m_1 \sim m_2}) \vee [\sim (\underline{m_1 \sim m_2})]\}$$

而，T 執行於「媽媽的言語社群」(SC) 之中。所以：

$$Ms: \searrow T(SC) \{(\underline{m_1 \sim m_2}) \vee [\sim (\underline{m_1 \sim m_2})]\}$$

經過演算 (calculation) 以後，我們得到這樣的敘述：

Ms: \searrow T (SC) {Ss₁} V [~ (Ss₂)]

這裡有兩個孩子／小男孩：Ss₁、Ss₂。所以，我們要問：到底哪一個孩子／小男孩，在領受媽媽的愛與教導？是 Ss₁？還是 Ss₂？在這裡，媽媽給出的是自己自享的「愛」(love)，而不是同言語社群裡的「同僚的感情」(fellow-feeling)。媽媽，實際上，是不知道自己跟自己的孩子是不屬於共同的言語社群裡的人「類」；一言之，媽媽「仍需多加學習使用語言」。

所以，我們可以有來自「啓蒙」案例的人類學經典文獻：

.... First of all, love has an intrinsic reference to *value*, and for that reason alone it cannot be a fellow-feeling. Even 'self-love', as distinct from mere egoism, has reference to value, and cannot, by its very nature, be 'sympathy for oneself'. Secondly, love is not a 'feeling' (i.e. a function), but an *act* and a *movement*. All feeling is passive or receptive, whether it be feeling for values or for circumstances (e.g. suffering, enduring, tolerating, etc.), and we describe it therefore as a 'function'. But love is an emotional gesture and a spiritual act.

II.2. 案例二：「啓蒙」—兒童／青少年人類學的案例 (2)

[三歲小女孩撩起衣裙向家裡的一些客人展示新買的內褲]

Father: We don't DO that.

Daughter: I KNOW, Daddy. You don't WEAR dresses.

這個案例的語用情境類同於案例一，但是，在這裡我們至少多了一個「性別」

(gendering) 的課題。

對這個案例，我們可以有一個初步的描述：

描述的第一序：

Father: We don't DO that.
 "community" ascertained from Father's stand

Daughter: I KNOW, Daddy. You don't WEAR dresses.
 "persons" ascertained from Daughter's stand

描述的第二序：

Father: We don't DO that.
 "community" ascertained from Father's stand
 "doing"-ethics₁ ascertained from Father's stand

Daughter: I KNOW, Daddy. You don't WEAR dresses.
 "persons" ascertained from Daughter's stand
 "doing"-ethics₂ ascertained from Daughter's stand
 - Father's "doing"-ethics₁ un-ascertained to Daughter

所以，我們可以有另一個來自「啓蒙」案例的人類學經典文獻：

…… 一切時髦顧名思義已經是一種變化無常的生活方式，因為一旦模仿的遊戲固定下來，那麼這種模仿便成爲了習慣，因而也就不再被看作鑑賞。因此新奇性是時髦惹人喜愛的地方。並且，在各種各樣外在形式中富有創造性，哪怕這些形式往往變成離奇怪誕的和部分醜陋的東西，這也屬於高雅之士的

風尚，特別是那些婦女的風尚。然後，其他的人對這些人趨之若鶩，而當這些人已把那些形式拋棄掉了的時候，其他人還在卑下的狀態中背負著這些形式蹣跚前行。

III. 切分

Father: We don't DO that.

“community” ascertained from Father's stand

“doing”-ethics₁ ascertained from Father's stand

Daughter: I KNOW, Daddy. You don't WEAR dresses.

“persons” ascertained from Daughter's stand

“doing”-ethics₂ ascertained from Daughter's stand

- Father's “doing”-ethics un-ascertained to Daughter

[媽媽與小男孩在前門門口]

A: Wipe your feet, please.

B: [小男孩脫去沾滿泥巴的鞋子、襪子，在門口腳踏墊上仔細擦拭乾淨的雙腳]

[媽媽與小男孩在前門門口]

A: Wipe your feet, please.

B: [小男孩脫去沾滿泥巴的鞋子、襪子，在門口腳踏墊上仔細擦拭乾淨的雙腳]

[媽媽與小男孩在前門門口]

A: Wipe your feet, please.

B: [小男孩脫去沾滿泥巴的鞋子、襪子，在門口腳踏墊上仔細擦拭乾淨的雙腳]

[0₁. modes of business (L + T) –

incentive₂ in pragmatic/suppositional

acts]

[0₂. representation of the physical world – incentive₁ in pragmatic/suppositional

acts]

1. a directive from the Speaker
2. a future act involved
3. the Hearer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words” and the “world”

女兒童病人(FP)剛拔完牙，女牙醫師(FD)替她用紗布按壓傷口

FD: 休息一下我要數三了喔.準備喔:

FP: (2)

FD: 喔好棒喔.就是這樣...你寒假有沒有要去動物園阿.

FP: 嗯((點頭))

FD: 有喔:你要去哪個動物園?台北的?還是高雄的?

FP: (3)

FD: 阿你都不跟我講喔:...你要去看無尾熊還是大象阿.

FP: 大象

FD: 你有沒有看到小馬?

FP: ((點頭))

FD: 謝謝你.就是這樣...你很棒喔

1. the pragmatic act
2. the suppositional act
3. the mode of (linguistic) production, the mode of business, the mode of meaning

IV. 個體的生出與形成：依準於蒙田

女兒童病人(FP)剛拔完牙，女牙醫師(FD)替她用紗布按壓傷口

FD: 休息一下我要數三了喔.準備喔:

FP: (2)

FD: 喔好棒喔.就是這樣...你寒假有沒有要去動物園阿.

FP: 嗯((點頭))

FD: 有喔:你要去哪個動物園?台北的?還是高雄的?

FP: (3)

FD: 阿你都不跟我講喔:...你要去看無尾熊還是大象阿.

FP: 大象

FD: 你有沒有看到小馬?

FP: ((點頭))

FD: 謝謝你.就是這樣...你很棒喔

V. 定義「語用行爲」作為「設題行爲」

一兒童／青少年人類學的描述

10.13 “Pragmatics”, Chapter 9 導讀，

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丁鳳珍老師

CHAPTER NINE Literary Pragmatics

第 9 章 文學語用學 (pp.236-261)

2008/3/28 翻譯草稿

目 錄

- 9.1 序言：作者與讀者 Introduction: author and reader (pp.236-238)
- 9.2 作者與敘述者 Author and narrator (pp.238-239)
- 9.3 文本的手法 Textual mechanisms (pp.239-247)
 - 9.3.1 指涉 Reference (pp.240-241)
 - 9.3.2 時態 Tense (pp.241-244)
 - 9.3.3 論述 Discourse (pp.244-247)
- 9.4 聲音與視點 Voice and 'point of view' (pp.247-251)
- 9.5 閱讀如同語用的實踐行為 Reading as a pragmatic act (pp.252-256)

- 複習與討論 Review and discussion (pp.256-261)
 - 1. 一首 1940 年代有名的曲子是這麼唱的：
 - 2. Bruce Chatwin 短篇小說 Utz 的開頭
 - 3. 思考以下的對話：
 - 4. 亞當在花園裡 Adam in the garden
 - 5. 故事時間與現實時間 Story time and real time
 - 6. 真實和虛構以及它們的重要性 Truth and fict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
 - 7. 來自墳墓的聲音？ A voice from the grave?

9.1 序言：作者與讀者 (pp.236-238)

Introduction: author and reader

在第六章中，我提出在解釋人類行為最普遍被認知的'會話'活動中，語用學是如何地有效(特別是說話行為論)。就被人們認知而用來創作口頭文本的會話而言，除了這種語言表達能力(它常被如此稱呼)，我們有種讀寫能力的現象，不是被翻為讀寫的能力，就是被翻為寫作文本的現實創作與消耗。在上述的章節中，我們強調的重點是當語言被說出來時(特別是在會話中)，對於寫作文本而言，無論我們揭露的語用學是否具有有效性或是解釋性含意，這樣的問題就會被提出來討論。

問題：針對寫作文本研究，語用學的重要性是什麼呢？或者進一步來說：文學如何與語用學相關？我在第一章介紹關於語用學的大眾見解，必須與使用者的角度一致。但是當提到文學時，誰又是這樣一個使用者呢？

從第一眼來看，我們似乎把讀者認知為使用者：是他或她獲得某人的創作，藉由消化(閱讀)它們，滿足個人需求，並且間接地提供作者(文本的生產者)生計的來源。如同我在別處所提出(Mey 1994d, 1995)，這種關係不會僅有日常用品的買賣關係；作者與讀者，藉由他們在讀寫能力市場中不同的供應位置及需求位置被區別開來，而這在一般買賣上有更多的共同點。當它表現在讀寫市場時，這是一種合作程度關係，而這種市場不同於單純的買賣行為。

在市場買東西對我來說是不特別的，歸因於生產者的責任。當然從我已身利益來看，我尊重生產者的想法，常被表示成'使用方法'，'消費者手冊'或是相關文件，至於我探討生產者進一步的關係，這裡指保證書，是一種文件(它提供我遵守各項規定)能夠保證我的產品會避免生產品的瑕疵以及生產者的疏失。分開來說，沒有真正的合作關係是必然或者令人滿意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分隔兩地，絕對不可能會再相遇，除非不幸的事情發生，理想的銷售情況是銷售站會將上述行為的可能性，降低到極小值。

在讀寫文本世界裡的生產與消費中，那種情況是相當不同的，你不只買了一本書：你買了作者跟你一起回家。當作者完成創作後，作品必須再藉由你這個讀

者，進一步去補充、完成。閱讀是種合作的活動，它發生於作者與讀者之間：閱讀是積極再造中的創新過程，而不是像娛樂設施那樣被動、被預設或先決性的使用。

如同同代小說家中肯、簡潔的論述：[A novel](一本小說) 置在上頭，當任何人閱讀時，都必須在上頭評論，而這些讀者常有不同的註記(Byatt 1996：214)。同樣地，Morson 和 Emerson，在 Bakhtinian 傳統中陳述著："一部傑作的潛力是藉由外國觀點創造的認知行爲，來反映作者所不知道的經驗。因此 Shakespeare 有價值是在於他的作品內容被理解爲具有從新觀點的積極認知"(1990：310)。

因此，當讀者是積極合作者，他就是文學比賽中的主要球員。他或她的影響超越文本的認知，透過視覺與心理過程所隨之伴來的吸收、同化，我們通常將它與閱讀做聯想。讀者的貢獻在於進入作者創造的世界裡，並進而成爲演員(行動者)，而不僅僅是一個旁觀者。然而，藉由從事這樣一個行爲，讀者改變了這份劇本；讀者所讀的內容，在最後的分析中，他或她帶著作者一同創造。我叫這種相互作用爲「直證的過程」(參考 Mey 1994d, 1999)。由於作者視讀者爲他活動的先決條件，讀者視作者爲小說世界中的指引，爲了使他或她能夠成功地融入於劇本的演出。

文學活動在語用學的研究集中在描寫文學作品的辯證觀點：原有作者創作及作者導向的文本，在同時間以讀者爲方向和讀者活躍性的用語。讀者受文本的限制所壓制，但文本提供讀者自由的空間可與作者共同創造出更恰當的文本世界。上下文的狀態與讀者所在時代、世界有一致性。

在下面，我們將更近看出語言機制如何有效和文本做結合，第一個需思考的問題是，在文學作品中，說一則故事，一篇敘述。

9.2 作者與敘述者 Author and narrator (pp.238-239)

當代作家 Brazilian Nelida Pinon 在她的小說 *A republica dos sonhos* (*The Republic of Dreams*；1989, 最先於 1984 年) 中說了一個老女人 Eulalia 死前最後幾天的故事。在故事中透過倒敘、回顧的敘述勾勒出 Eulalia 的全部生命，這歸

因於一個年輕女人 Eulalia 的孫女 Breta。在講述她的故事中，Breta 擔任雙重敘述觀點的角色：第一個，她讓整個故事以她祖母的口吻呈現(就如同 Breta'親自聽到'一般)；此外，Breta 告訴我們她如何與祖母共度最後的時光。一個可清楚地判別這兩種敘述層面的差異，就是在故事中做為故事的代表，而這種古典的方法特別有利於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作家。(Mikhail Ju. Lermontov 的 *A Hero of Our Times* 是最主要的例子)。

這兩種敘述層面都無法與這本書的作者直接聯想在一起：Pinon 說，就好像透過 Breta 這個中心人物的角色口吻一樣。Breta 在講述這個故事以及講述的過程中，被賦予了重要的角色；Breta 是主要敘述'代表'，不同於作者自己，甚至還有更多的意義。

在本書的結尾，Breta 這樣評論她自己，當全部喪禮的忙亂結束，也是告訴我們在祖母房間所發生的故事也隨之結束-也就是說，這故事她已經告訴我們了！Breta 一下子從敘述者變成另外一個人：Breta 就是作者。這新'作者'，也就是說，讓我們在匆匆的開始中不知不覺被真正的作者 Nelida Pinon 所安排。在我們有時間去理解它以前，我們已經遇見了作者 Breta，她進入了小說 *the Republic of Dreams* 的世界，變成一個預知的敘述者(或者我應該說：narratrix?) 在文學世界中被作者 Pinon 創造出來。因此，Breta 同時是個作者也是個敘述者；但是，她只存在於真正作者的條件下，這種角色的區隔受到讀者熱烈歡迎。(在章節 9.3.3. 和 9.5 中，我將提到更多)。

這個舉例說明了存在於文學作品中作者與敘述者之間的重要差異。嚴格來說，作者創造了敘述者，不論是明白地或是含蓄地；一個先前被稱為'homodiegetic' 好的例子，也就是說，從第一人稱被說出來，(當作反對非正統的故事，他們以第三人稱被講述，或者更罕見的，用第二人稱；見 Mey 1999：ch 6.2.3)。另一個例子在浪漫'故事中的故事'被找到，我優先提及到(一個例子，思考在 Lermontov's *A Hero of Our Times* 中'資淺的船長' Maxim Maximych, 也就是 homodiegetic 的敘述者在這章節中所遇見的，但後來誰取代了他來講述這則故事)。

就某種意義來說，敘述者在故事中總是個'角色'，不管是不是他(或她?) 在情節中明白地表現他自己 or 她自己；這就是為何許多文學評論家寧可談論'敘述者的例子'，不願去談論'他'或'她'，而是藉由非人稱的代名詞'它'。不論我們選擇這樣

一個或者其它的專門術語。敘述者(或者敘述的例子)因為另一個角色的行為及見解而無法被認為是可信賴的(包括 a homodiegetic '我');不論(and a fortiori)作者對於角色的行為或見解是否感同身受(including, again, a homodiegetic '我')。

我們特性的實用關連在於作者與讀者在一部文本的創作、個別消耗中用不同的方法以它為材料。重要的是讀者是被創造來瞭解這個講述者的角色，而不是與這個作者或是任何其他角色完全相同的；這說明了在小說前面封面中所找到之冒昧拒絕的發生，大意是說'所有出現在這本書裡的角色都是虛構的，任何與現實人們有類似之處都只是巧合'。像這樣的聲明不需要是'合法的'，意識到作者實際上是藉由真實存在的人們，有時甚至藉由在 the roman a clef 中，那種精湛的或並非如此精湛的提示，讓這樣的事實被熟悉。只要作者身為一個敘述者，就能夠被允許去真實地描繪她或他的人來當做一個真正的角色，身為一個作者(當他獲得版稅時，粗糙地使輪廓分明)，她或他不被允許利用真實的經驗來 unfavorably 描述現實的人們；這樣做必然會使得他得到誹謗的訴訟。隨著在 D.H 上的變化，Lawrence 有名的 bon mot(於 1944 : 99 被 Toolan 所引用)："不要相信敘述者，而是去相信這個故事"，我們可以說："不要去相信這個講述者(或是作者)，而是去相信這個文本，然後你身為讀者的才能便能使你去理解它。

9.3 文本的手法 Textual mechanisms (pp.239-247)

下面單元將論及一些在第 3、第 7 章討論過的語用機制。把它們與先前單元所提出的問題連結在一起：當處於被文本創作者所講述的時間情境時，文本消費者是如何地來閱讀故事？

我將由一個指涉現象來開始(including deixis)；接下來，我將討論時態的角色；然後我將論述一些東西來做總結(更仔細地說，這作者是參考在 Mey 1999 中的第三章節。)

9.3.1 指涉 Reference (pp.240-241)

思考下面的節錄：

[H]e returned home only to find her the wife of his hated cousin and mother of many little ones with his features but not his. (Byatt 1992 : 176)

(他回到家只發現他厭惡的遠親的妻子，和很多有著他的特徵的小孩的母親，但不是他的妻子。)

以上段落文章來自一個水手，他長年在海外，而他的回返是不被期待的——最不被他那已經再嫁給她丈夫遠親的老婆期待回返(在這摘錄中是以被'憎惡'的)。這個婚姻是成功的，也可以說，至少在豐富上是如此。(hence "the many little ones");但是對這原先的丈夫而言，見到那些有著遠親那輕視臉孔特徵的孩子們，不是自己的孩子時，實在是很差勁的，而這也使得他返回家鄉成爲一件難過的事情。

在立即閱讀上述的文本之前，我們在蒐集這些資料上並沒有特別的困難。然而，"the many little ones with his features but not his"這個片語，爲它本身所理解，聽起來有一些奇怪，不是要矛盾地這樣子說，而是不太容易從它的上下文去理解。現在的問題是：這文章脈絡準確地來說是什麼？而我們又要如何著手來進行翻譯？尤其，文中出現好幾次的'his'指的到底是誰？

儘管透過許多語言專家以及文本理論家的努力，依然沒有成功的解決方案被發現，(cf：章節 3.3.3)。在手邊的首句重複法，我們被拇指那技巧上的規則所引導，像是'Halliday 和 Hasan 的(1976)'最後出現的先行詞，或是藉由一些'不管原文而去回顧，直到我們找到適當的候補'的手法，就如同我們所知的，在這整個世界中，所有的事物就像在這段被描述的事件一樣，都會被取代。在進入這文本世界以前，在敘述中成爲扮演這戲劇的參與者之前，我們同時也成爲在角色們互動中的瞭解者，並且它們又是如何地以原文來被談論。在這特別的例子中，我們中的許多人會閱讀到，甚至會知道，是誰被預料會死亡，然後再從'死亡中'回來，就像這詞句所說的一樣；歐洲大屠殺便有很多像這樣的事件。

在這裡，去設想我們對小說世界中的認知是很重要的，而這認知是作者把我

們贊同的當成條件而做為一種'依據'，成為良好見解的一個 *auctor*：一個創物者在生物復活前說這樣的話；至少在"目前是上帝"(箴言 8：22-31)，藉著身為創造力量的代言人，是被允許去分享這樣的經驗與智慧的。像這樣的一個認知是較優先，並且也是每一個進一步或者更深層的文本認知的先決條件；這種正確瞭解的建立(像是在上述 Byatt 的章節中，數個"his"的出現)是這種認知的結果，而非是它有力的原因。

上述並不是說我們能夠忽略語言學上的證據或者用某種方法置它於不顧。我們在語言上所學習到用來使用的證據，在文本認知上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幫助；然而，這並不絕對是特定認知的一個保證。就像 Michael Riffaterre 以極好的說服力來陳述它，"一個做出解釋的語言特徵.....可以被種種假定的目的所使用，as well as for none at all"(1960, 1961 年；如 Fludernik 於 1993：349 中所引用)。Riffaterre 的觀察在'多價原則'的名稱下被接受，而它"需要被以最強調的方式來強烈要求"，就和 Fludernik 正直地觀察一樣。

在見過文本的世界在依賴語言瞭解的建立上是如何講究實效及具先決條件後，就讓我們花費一些時間來思考文學文本中的時態問題吧。

9.3.2 時態 Tense (pp.241-244)

在 3.3 章節中，我簡略地談論到時態的索引功能，被視為相對於使用者的一種時態的表達。這樣的關係在時態中被當作語言學的範疇，而時間被視作一種自然的現實，這樣的現象是極其複雜的。通常也是許多學者以及語言學家視為無益的推論所議論的對象。關於在文學作品中，這樣的情形是沒什麼不同的：簡單地來說，這樣的問題在於我們要如何來決定，去使用我們在處理上所提出的語言對策，又是誰要來說明是在敘述中的哪一個時間點上。

Ehrlich(1990)所提出的一個簡單的概要，接著為一位邏輯學家 Hans Reichenbach(1947)所採用為一個眾所皆知的特性。Reichenbach 建立了下述的特徵：首先，我們在口語表達的時候：這是"說話時間"(ST)。然後，也有談論事件發生的時間：這被稱為"事件時間"(ET)。最後，我們有被這種說話方式時態上的指示物所暗示的時間(也就是說，動詞時態的詞素和副詞的時間都包括)。這種時

態的觀點被稱為"證明時間"(RT)。來展示在不同"時間上"的對比，Ehrlich 提供了下述的例子：

John had already completed his paper last week.

(約翰上周已經完成他的文章了。)

在這裡，"the RT 是 last week，ET 在 last week 之前是一個未被具體說明的時間，而 ST 發生於 RT 和 ET 之後" (Ehrlich 1990 : 61)。

這個例子所沒有顯示的是，在時態的使用上，合理文章脈絡可能有的作用。或者更精確地說，它並沒有告知我們任何有關於如何瞭解在特定文章脈絡的使用上的特定時態，換言之，也就是出現在實用的環境中。在這裡，這樣的關係在 RT，ST 以及 ET 中並沒有依循標準的格式，或甚至是完全被瓦解的，因此我們只能訴諸於在實用世界的認知中，時態所發生的交互作用來瞭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問題使我們想起在文學或是電影中面臨到一些所謂的'倒敘'。一個故事在時間上的展開，但這時間觀點又突然被破壞，而和這些相關連的又是"被插入的"事件，插進事件的發展中。在早期的電影中(Sergey M.Eisenstein 的 Potemkin 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些轉變被帶有日期及位置架構的表現明確地指出，像是 '1905 年的 Odessa(奧德薩市)'，'May 5'，'Below Deck'，'In The Sailors' Mess'，'There Are Maggots In The Meat'等等。後來電影攝影技師開始使用各種的技巧，像是使照片的畫面淡出，用彩色的連續鏡頭來並置對比黑與白，或是使用特殊的音效(一個'特徵'主題，特別人物的預告音樂等等)，現今的電影製作者會把他們自己限制去求助於我們的認知以及電影的關鍵技術：插敘幾乎很少再作為明確的開始，而是留下給讀者去挑出在電影時間的不同變化。

與電影敘述相比，寫作文本有更明確型態的'時態'能夠指出許多標準的時間：ET，RT 和 ST。在大部分的語言中我很瞭解，一個敘述不能沒有這種時態的語言範疇，即使它的功能會因語言到語言呈現巨大地變化。一個眾所皆知的例子無疑地包含了常見動詞'to be'這個現在時態的缺少，在俄國句子的句法結構中尤其頻繁。以在 Tolstoy 的 Anna Karenina 中，Anna 有名的投稿關於不管是為了愛情而結婚，或是為了舒適而結婚的討論來舉例：

Ja dumaju.....esli skol'ko golov, stol'ko umov, to I skol'ko serdec, stol'ko rodov ljubvi.

(I think.....[that]if[there are]as many minds as[there are]heads, then[there are]also as many kinds of love as[there are]hearts.) (Tolstoy 1962 : 155 ; my translation)。

在翻譯這句 bon mot(警句妙語)時，我被迫使使用'there are'這個片語四次，而這些在俄國文本中都是不存在的(甚至也無法像這樣被複製)。

當然，這會導致理解上的困難，尤其是在翻譯者不知曉俄國與英文文法上這種難以理解的差異時。這裡有一個翻譯失敗的例子：

(In the beginning of Mikhail Bulgakov's classic satirical novel Master I Margarita('The Master and Margarita'), two gentlemen, Ivan and Berlioz, appear on the scene, walking and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in a Moscow park. Their discussion is interrupted by the purchase of some soft drinks at a nearby stand, and by a momentary fit of dizziness, accompanied by a hallucinatory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one of the conversationalists, Ivan. When things are back to normal, we are told that) :

.....- povel rec, prervannuju pit'em abrikosovoj. Rec eta, kak vposledstvii uznali, sla ob Isuse Xriste.

(.....-[he(i.e., Ivan)] continued the discussion interrupted by the drinking of the apricot soda. This conversation, as we learned subsequently, was about Jesus Christ.) (Bulgakov 1969 : 13 ; English trans. Mirra Ginsburg, 1967 : 5)

在閱讀這英文翻譯的片段中，困惑的讀者會詢問他自己或她自己要如何使在這裡所陳述之相矛盾時間跡象一致。Vposledstvii 這個時間副詞'隨後'與未來式的時間點相關連。這個參考時間(RT)較晚於事件時間(ET)，也就是說，在時間進行下，它必須出現在事件所描述的時間之後；更明確地說，在這兩位紳士對話後，

被喝汽水以及產生幻覺的干擾。最後，手邊的時間格是毫無爭議的，說話時間(ST)和 ET 是同時發生的，這樣的對話在 ET 上出現得更多或是更少。

不過，不管如何地解釋，RT 是由'已知'所建立(過去的時態)先於 ET，根據過去式時態使用的規則，在英語以及其它的語言(包括俄國)，也因此就不包括像是'subsequently'這種副詞措辭的使用，意思是其次的時間。這一個難題僅能訴諸於我們對這種情況的認知來為它作解釋：這個會話(到目前我們還沒被告知是在誰身上的滿足)將會，在未來式的時間點(RT)，被顯示為必須要和 Jusus Christ 這一個人共同來完成。這就是我們共同'閱讀的'感覺告知我們必須是這模糊不清段落中的含義。

但我們並沒有被強迫去專門依靠 Bulgakov 特定的翻譯作品，而是能夠去查閱俄國的原文，只要我們回想起某些俄國型態和文法系統的特質，我們便能立即發現問題的解答。首先，俄國動詞形式像是 uznali 顯示了什麼是所謂的'完成式時態'。此外，由於俄國文法沒有未來式時態的形式，這些完成式動詞形式便有著我們在英語文法中稱為'未來式'的用法。

更簡單的，我們可以說英文對立時態"過去式"和"未來式"在俄語中有不同種層面的表現:未完成式與完成式，下面兩個例子顯示出俄語的手法:

Ty znajes [未完成式] kak mir postrojen

(你將知道如何將它把 is 合併在一起，例句是在說有一個人在跟他朋友抱怨是去了愛情以及工作)，

以及：

Ty uznajes(完成式)kak mir postrojen

(你將知道如何將它把 is 合併在一起，例句是一對雙親對不願意聽父母話的子女之陳述)

在我們的例句中，過去式 uznali(第三人稱的未完成型式，普遍用於現今社會的許多語言之中，被翻譯成"one""you""we")事實上，它表達一個未來的意象:如同我們隨後將學到的。在小說的文本中，它意味著：Bulgakov 一部分的故事被小說化且設定成基督在世上最後幾天，內容還包含其他事情，一段冗長的理論/

哲學理論與 Pontius Pilate 辯論。

在 Bulgakov 的例句中，我分析下面兩件事情：

1. 一個反常語言的發生(像是動詞過去式、與未來式副詞的結合)，可以被更大範圍的敘述所解釋，這就是讀者的語用學的翻譯困難。
2. 當特殊的語用學語言結構是不足的，自己去作證卻的推論(Riffaterre 理論)，在分析語用學的文本中，應包含一些有利的語言結構。俄文文本翻譯比英文多了一些線索，我已引用(我們已經嘗試將將俄文動詞系統歸咎於錯誤的認知，除非翻譯者是俄國人)。

現在讓我們看看在所有文本中，文本認知工作如何分類於"論述"之下。

9.3.3 論述、言談 Discourse (pp.244-247)

在 7.2.3.3 章節中，論述被定義為社會意義下的產物發生的想法與現象的全體，(Mumby and Stohl 1991:315).即使文本是一個典型的社會產物，它被社會環境的使用者所創造。論述在所有翻譯文本中逐漸擴展，現象的組成在者裡指的是我所稱之為的"論述世界"而這種組合並非獨占的。他們跟邏輯語言相關聯，有人說語言與邏輯的思考不要求文本至上，因此，它從未超越過論述結構或是凌駕其上。目前的章節說明一個翻譯文本的觀念，就由訴求於在文本中發生我們錯誤的認知與邏輯、不可能性，甚至是相反的文本現象。

大致上，當一進入小說或是角色的世界時，我們就把自己交到了作者的手上，它將帶領我們穿越了文本的迷宮中。(Mey 1994d)

閱讀就像在賭博，你相信作者所傳達的故事可或不可能讓你感到興趣，幸運的，新奇的部分常常限制了許多的時間，迷失再不有趣亦或是無聊的文本中。

另一方面，文本的論述觀點並非是被動的，一個讀者因作者而感到開心(或多或少成功的)，相反的，成功的文本決定於讀者在開創文本世界中的合作程度(Mey 1995)讀者參與了文本的論述就像作者一樣，只有遇見了他們的"heads"(Byatt's 早前所引用得用法，1996:214)真正的故事才可以成功的傳達並看

見光明的一天。

在這個(自我)活化的過程中，得者該如何呢？這裡的關鍵在於可靠性：作者需建立一個論述世界，以致於讀者願意接受作者的權利，全力視作者(她/他)設法去安排其中事物或人物的描述技巧以及聰明的作者(她/他)如何去決定每個角色的語態(在這裡，請看下一章節)，讓我舉一個例子。

在 William Faulkner 的短篇小說 *As I Dying* 中(1964, originally 1930)，主要主角是個老人 **Addie Bundren**，他在小說的開頭時就經死了好幾天了，小說中陳述他的親人與鄰居是如何答應他的遺願，將她埋在她的出生地密西西比河西南方的 Jefferson 城(我要 **Anse** 答應我當我死去時，要帶我回到 Jefferson，在 1964 版的 165 頁)這件事情，包含了在他們約六公里的旅途中，所發生可想像的不幸的事情：大河、遭到淹沒的橋、溺死的騾、不受歡迎的孕婦、一條斷腿、稻草堆著火等等，一台上面載著棺材的騾車，裡頭是 **Addie** 慢慢腐敗的屍體。

但是整個故事不只有 **Addie**：她參與其中，影響了她的家人(為了實現她的遺願，他們有著不可置信的毅力，以及不能克服的障礙)透過他的屍體的呈現，使用這樣子方式即為 *As I Dying* 裡面的主要人物。

在過程中一些不被期望的事情與 **Addie** 最後的旅程僅僅相關，她回到她的故鄉，在書本的第四十章達到高潮(叫 **Addie**)在那裡，屍體突然間發出了聲音，並帶著一種告解與抱歉。這個章節，對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它讓我們知道 **Addie** 淒苦的一生，以及不愉快的婚姻，當她跳脫出她的死亡以及埋在安全地(或許我們應該說最後的驅魔?)甚至，這是整個故事所必備的成分，沒有它，我們的讀者的理解力將會受到損失。

Faulkner 不可能將一個人的描述(在她死後的五天)占全篇文章近八頁的內容(161-8)，被一些評論家批評缺少了栩栩如生的事物(thus **Bleilasten**1973:54)

然而，將這件事擱置一旁，換個方向想，**Addie Bundren** 的形象已在成功的章節中被建立了起來，自然而然的帶領著我們進入她所置身的場景中，她會說話的身體並非是憤慨(**Felan's expression**;1980)，任何讀者，至少沒有一個被已死所表現出悲憤的想法所限制，在這個農村戲劇中，他們都可以接收它。

論述的世界被建立起來，是在 Addie 的屍體被象徵化，藉由她的兒子 Cash 在她還在世時所做棺材(錘打的聲音以及鋸子鋸在受到詛咒的盒子上的聲音 p.14) 棺材在製造時所發出的聲音是書本章節中的主要，提供一個自製的絞刑台，一個粗糙的王位，在女王的臨死前，他所有的生命趨於平靜並也跟她的親人說話(暗中的，她的忠誠使親人感到困惑)。此外，她必須如此做，因為我們將不會知道這她引人注意的需求(驗屍在重新配置)背後所透露出來的意義: Addie 的疏離感，他常感覺到在她的生命中有個陌生人，她希望處罰她的丈夫 Anse，因為他是個如此不明智的、偏差的、誇大的自我中心並且沒有愛的男人(Anse. Why Anse. Why are you Anse p165)。這個故事透露出他是個這樣子的人。

再者，Addie 不直接承認她婚姻的不貞，這個秘密伴隨著她進入墳墓一起被埋葬，在那個石頭會說話的地方(補充 19:40)就是安心的故鄉，在那裡，所有的子子孫孫都是忠誠的信徒，"然後我就可以準備死去了"(p168)。

因此，語用學將讀者定位於既具備才能但卻又是勉強的，經歷了已死人的口吻不逼真的負擔。這與世界上的同化故事有點相同: 小人物對著會說話的狐狸攻擊，或著是靴子裡面的貓。甚至在正常世界的傳說，時代的榮譽小說以及其他平直結構的文學，我們不可能對於全知者即作者感到生氣(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太信任他所告訴我們的真實時間)，相同脈落的，我們接受了作者喚醒死者的能力，讓過去的日子說話。利用了 Donne 的美麗幻想，Addie 藉由他說服力，有能力的讀者會認同 Faulkner 為優秀的前輩，有人說，他的主要思想(Donne 1958:258)

藉由語用學的預設狀態，我們可以知道敘述是在什麼的條件下出現，就如同我們進入並打開小說世界的特殊契約，只有當敘述時間場合與真實時間不一致，或是隨著時間的進行，從過去時間到我們現在的時間，這樣，敘述層面就不會與真實一致了。在下面提供我們一些說明。

在上述的 9.2 章節中，我提到了 Breta 的例子，Eulalia 的孫女，也就是作者自己，在 Piono 的書中第一頁，描述著死亡的來臨，這個貴婦人漸漸的逝世一直延長到小說的最後(1989:615)在其中，我們發現了無數的倒敘、紀念，以及不同的觀點(在下一個章節)，在整體中，敘述的確不斷的改變進步。這一點都不是要讓現在的讀者感到困窘，因他必須被訓練為將一些中斷得敘述串聯起來。至於 Breta 這個角色，藉由她的語態即口吻是很清楚被區分的，就像她小說中的最後

一句話：我只知道明天我將開始寫 *Madruga* 的故事(p663)，行為歸咎於她的敘述口吻，像是：Breta 開始厭煩了，她把床單往窗戶丟(p647)，或者其他關於她的事務藉由別人的口中說出來，像是當 Eulalia 問 Breta 的媽媽：" Breta 在哪裡"？"快樂的在學校，我想要靜一靜"(p.653)

面臨像這樣子的文章，讀者應該問自己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引導自己的翻譯：我們聽到的是誰的口吻？下個章節將處理相關的問題(以及它可能的答案)。

9.4 聲音與視點 Voice and 'point of view' (pp.247-251)

如我們所見，透過多種設備(工具、機制)，讀者控制著一些奇怪的敘述，其中有一些是語言學，而另外一些是屬於閱讀實用學的領域，在後者，除了它的重要性與使用頻繁幸，這種文本現象我稱他為聲音(在 French 得敘述家 Gerard Genette 1980 認同此看法為 *focalization*，其他人稱之為視點)。儘管分析並理解正文的重要性，聲音和其相關的文本概念被發現說並不接受於在那些來自各式各樣的語言背景的語用研究員，在大多數的情況中，在完全語法中，共同原文的現象限制其注意的時間(程度)。

在故事的傳統觀點中，作者們藉由虛構一些角色來創作一個文本，然後這些角色繼續下去來表現出一連串的事件，也就是'故事'。這些角色是作者的'產物'：我們認為一個特定角色創作的起源是它的創作者所有，也就是特定的作者(在這裡：Samuel Clement，又名 Mark Twain)。對作者來說，他或她的產物保持在行列中而沒有超過故事或章節中它們在劇本被指定的範圍是必要的(如同對每個像樣的創作者來說)；尤其是，這些角色應該更加忠於它們公認的作用。

然而，角色並非都'有所作用'。作者們經常抱怨他們的人物假定為獨立的生命和聲音，而這情節便由它本身內在的邏輯開始來發展，以作者身為局外人這個旁觀者的茫然觀點，密切注意他或她產物的滑稽動作並且盡最大的努力來敘述它們。在後來的實例中，這些角色自己本身會遇見帶著它們需求的作者並且進入到

戲劇中，在 Luigi Pirandello, *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這本有名的劇本中，成為如同真實有生命的人們那樣地不朽(cf. Mey 1994d)。

我舞台象徵的功能不只是一個容易做到的例子。它適用於在敘述過程中，我曾經嘗試去強調的某些要點。一部舞台劇本基本上是由劇作家所安排傳達角色們的聲音所構成。這些聲音在現實的背景中被使用，也就是說，由自然界的舞台所產生的文章脈絡，由這個導演對這個文本的詮釋，但最重要的是，因為文學劇場廣泛的環境以及它暫時的居住者，觀眾，這個字描繪了這社會主要的來龍去脈。

(戲劇或文學的)聲音被創作的過程稱為"voicing"。這聲音被體現於劇中人物的出現上，原先在傳統的戲劇中由穿戴著的面具來賦予人性(就像這個詞所表明的：*persona* 在拉丁文中是'mask'的意思)。聲音在談話的範圍中是合理的事，也就是說，它們既不是獨立地扮演被創造的角色，來作為作者自我表現隨心所欲演出的代表，也不是在語法上被嚴格地創作和語義上闡述的要件，被語言學家以及文本分析家根據文法的規則所翻譯。更確切地說，聲音必須在團體間互動不間斷合作的參與過程中被瞭解。這就是'voicing'那種上下文的合作過程，在最後的分析，預料以及表示。

思考以下從 Tolstoy 的 *Anna Karenina* 摘錄：

(Levin has just blurted out his proposal to marry Kitty, and feels he has been rejected by her uttering :)

-Ètogo ne mozet byt'.....prostite meja.....

Kak za minutu tomu nazad ona byla blizka emu, kak vazna dlja ego zizni! I kak teper' ona stala cuzda I daleka emu!

-Eto ne moglo byt' inace.- skazal on, ne gljadja na nee.

On poklonilsja I xotel ujti.

("This cannot be.....Forgive me....." A minute earlier, how close she had been to him, how important for his life! And now, how aloof to him and distant she had become! "This could not have been otherwise", he said, without looking at her. He bowed and prepared to leave.) (Tolstoy 1962 :

57, my translation.)

在上述的摘錄中，'親密'和'疏遠'的對比表現被擠進了這 2 段的對話中(分別為 Kitty 和 Levin 所認為)並不是歸因於任一個角色藉由明確的手段，語言學家或者用別的方法。前面的上下文將我們的注意力指向 Levin 向 Kitty 求婚的懷疑和焦慮，以及求婚的結果又會如何來影響他剩餘的人生。雖然本質上是個膽小的人，但 Levin 已經決定賭上一切，把他所有精神的幹勁都放在這決定性的舉動上。當事情出很大錯時，我們馬上便能認出反映 Levin 這個角色的聲音。因此，在閱讀婉轉'引用'的評論，關於發生何事("一分鐘前，她與他是多麼地親密，對他的生活又是多麼的重要！而現在，她已經變得如此地冷漠又遙遠！")，根據主旨所表現出來的，讀者能夠瞭解到這些想法是以 Levin 的聲音來做表達。相同的，是 Levin 內在的聲音來表達"A minute earlier....."這些的詞語，描述那些通常被稱為"自由婉轉的談話"，這種在一陣子前與現在時間點狀況的極大對比-就如同我們所記得 Paul McCartney 有名的歌曲 Yesterday，關於失去的愛愁悶的評論：

Yesterday

Love seemed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我們看到表達(voicing)倚靠在媒介交互作用的敘述過程是多麼地成功，講述者與'被講述者'共同組成這成功的故事。以下，我會用實用的方法，藉著展現語態(voices)的交互作用來闡述'voice'中重要的角色，就如同它在其它現代小說所展現的一樣。

回溯到 Breta 的故事，跟 Nelida Pinon in *The Republic of Dreams* 中所說的一樣，我們來試著掌握這本書所部署之相當困惑以及複雜敘事的結構。鑑於在 Faulkner 小說中，這許多的 voices 在出現時，藉著把它們的名稱貼在章節的上頭來明顯的表明('Cash'放在章節的頂部是歸因於他的聲音，'Addie'這個人在她這個談話'I'出現時，等等)，當談到去理解出是誰的 voices 被聽到時，Pinon 故事的讀者多少有些是靠他們自己來完成。

這兩個故事上的類似是明顯的，連它們的差異也是。不僅我們有個垂死的祖母(與 Faulkner 故事中 Addie 的死人相符合)，被一群活著和死亡的人們所圍繞，都是有親戚關係的，或者是由 Madrugá 祖母與 Eulalia 祖母從 Galicia 到抵達 Brazil

所建立廣大核心家庭的成員。但與 Addie 的相比，Eulalia 的死亡並不是件單一的事件：它從頭到尾由故事所延長，以 Eulalia 一開始在她本國及在 Brazil 許多集的存在作為倒敘當作特色。同樣，和 Faulkner 的女主角做比較(在這故事的一開始便真正死去的那位)，Pinon 中的 Eulalia 在故事之中是扮演既活著及死亡的角色。她真正的死亡在將近故事結尾時被不經意地，未經準備地提及(After Eulalia's death....."；"Grandmother left us quietly, without making a great show of it, a week later than the time she had stipulated"；p. 648)；早先，Eulalia 的死亡僅被含蓄地提及(像是在 619 頁中她的身體被"placed inside [her] red and black casket")。

此外，藉由這個家族的相簿我們認識到許多其他的角色，在敘述中突然地來訪又離開，每一次都以她或他自身的'觀點'以及'voiced'貢獻：Madruga，這最年長的祖父以及 Eulalia 的丈夫；第二代的兒子和女兒們；孫子們；這個家族的朋友；僕人；等等。另外，在拉丁美洲現今平常的小說中，這些人們有些出現在現實生活並成為代筆人，在他們這一生以及他們的死亡後；再者，被 Breta 的母親 Esperanca 所保存近乎瘋狂老家庭朋友的日記和一個秘密的箱子中包含著這個重要的真相。去嘲笑這所有事情以及事件並不是件很棒的任務；如果讀者沒有不同 voices 如何互動的這種認知，Pinon 那難以理解的散文便無法完全被理解。在這裡的這種'voice'想法，被理解為：一個特定人物角色的言語表達，被證明句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以下，我將更加詳細地來概述 Breta 孫女這個特定角色是如何被賦予與眾不同的'voices'。我會用一般在許多有名作家中備受推崇，Genette 那本於 1972 年有發展性的著作 Narrative Discourse(Genette 1980)中被使用的(在這裡被稍微地做修改)敘述輪廓。

首先，我們有作者 Nelida Pinon 對這樣子的作品負責。她像是一個敘述者，透過說故事的手段婉轉地跟我們談話。如'敘述故事例子'所負責的，她有著我們所能聯想到的說書人的特質：全能，全知(特別是，知道在被描述的人與他們的'內心世界'之中發生了什麼事)，無所不在等等。在故事中，敘述者仍然像往常保持含蓄(參考 Mey 1999: 章節 8.4.2): 我們被告知"Eulalia 在星期二時逐漸死去"(這書中開頭的句子；頁 3)，然而非正式的，這訊息的'傳遞人'是被告知的。我們所聽到的聲音是敘述者的聲音，而非作者的：後者僅是透過前者來和我們談話。

同樣地，我們被同樣未言明的敘述聲音所介紹 Breta 是 Eulalia 的孫女(頁 14: "Eulalia watched them [the grandchildren coming into her room to say goodbye].....Eulalia noted Breta's presence.....She had always handed over this granddaughter to her husband")。

後來在這本書中，有些角色在他們自身的權利有變成敘述者的傾向。這在一開始好幾頁的引文中便已開始，就在這個祖父介紹自己是個敘述者並且說："The story of Breta, and of this family, began at my birth"(頁 16)。至於 Breta 自己，她在第 66 頁以第一人稱敘述者來呈現她的角色，用這些話："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Grandfather surprised me with presents and unexpected proposals."

這些在'heterodiegetic' (或者第三人稱)與'homodiegetic'(第一人稱)敘述之間的不斷變換是這本特別的書的特色；但爲了要確定這 homodiegetic 故事中'I'的特定片段，在我們的掌握，我們不但必須要去尋求文法或語言學上的資源，此外我們也必須要進入這個'小說的世界'(Mey 1994d)，這個故事的世界，藉著與這談話的特定聲音感同身受。例如，在 Madrugá 的例子中，這個祖父，在第 16 頁介紹他自己是'我'，我們一開始沒辦法確認這個敘述聲音是屬於誰的：Eulalia(在前面整個章節一直都有出現的人)或 Madrugá，她的丈夫。當我們讀到，這聲音結果是一個男孩的：他對釣魚的熱情，他對女人那發展快速的吸引力，都證明了年輕 Madrugá 的性別。

當接近故事結尾的時候，在許多幻覺以後對她的未來角色作爲家庭記錄者(例如，在第 17 頁，她的祖母沈思的地方："What if she were to be the first writer in the family?")，Breata 結果是'一個作者("I will write the book nonetheless"; 頁 662)，這是 Breata 的聲音，從角色變爲敘述者，來告訴我們這個件事。而當我們接近書中最後一句話時("I only know that tomorrow I will start to write the story of Madrugá"; 頁 663)，我們是處在一個敘述者聲音面前，而它告訴我們當作者在寫這個故事時，Breata 這個角色要做些什麼，在她自己告訴我們的部分，角色轉爲敘述者的聲音。藉由這敘事的技巧，Breata 這位被推定的作者將敘述接力傳回給創造她的真正作者，Nelida Pinón，因此將敘述方面結束在最後，令人印象深刻的詞藻上。

這只是透過積極的，合作的努力，被讀者與作者共同分享，這是聲音能成功

地創造與被創造的交互作用。不論它是否被合理指定'聲音'給讀者，以及這樣的假設又有什麼的暗示，這些問題都會自然地產生。我將在下一個章節來處理這個問題。(For 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the problems of 'voice', 參考 Mey 1999.)

9.5 閱讀如同語用的實踐行為 (pp.252-256)

Reading as a pragmatic act

文字中蘊含著力量，而在我們文字中所蘊藏的力量比別人還多。事實上，"語言是種力量的工具"，這是一種基本且古老的想法。古老的羅馬與印度祭司在儀式中，會非常小心注意他們的口語表達，因為讀音上的錯誤會削弱他們的力量。

或許相似的現象會發生在現代的哲學家 and 語言學家之間，他們嘗試藉由特別的說話行為去捕捉"文字中的力量"這種概念，而這種特殊行為的代表被稱為"不合邏輯"，也就是說，這種思考力量存在於既定且明確的文字裡以及慣用語中。舉一個當力量存在於刻板表現中的例子:I pronounce thee man and wife,或者是有些被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例子，它常發生在委任、聲明、承諾、預測等等，利用上述不同的語句，去達成每個特定的目的。(詳細的資料請參考 5.1.3)

如同所有的口語表達，爲了讓表達成爲效用，故說話行為所需要的就是個恰當的內容:光只有個人內化思考而沒有說話行為的表達是不能成爲意思的；相反的，當我們對於適洽內容有多樣的語言表達，這些不同的表達方式提供了特殊的表達行為。我可以用多種的表達(直接或間接)式去呈現"承諾"的行為(詳細補充在 5.2,5.4)。甚至一些較謙虛的說話行為 the parenthetical inquite(he or she said)可以變化成不同的廣告 libitum,或者是藝術創作者苦將他們的作品以詩句或誇張手法呈現。

當我仿照前面章節：語用學行為理論，這種理論可以將這此想法推進更深一步，在我們的語用認知行為中，若內容是重要的，(如同我在 8.4.3 所提到)我們該如何運用語言成分或者透過文字去表達呢？畢竟，我們的語言行為只是人類活動中的一部分而已，我們與其他人合作需要用到語言，共同出席以及議論者提都要用到語言。以語用行為爲基礎(不同於說話行為)，實際上，前者(相反爲後者)

不太著重於文字在實際環境中的運用以及文字間的相搭配，由於此原因，抱持著語用行爲的意念(與說話行爲不相關)，只有一種影響除了說話行爲不具有行爲之能力，文字特別的選擇並非是應然的或者是針對有效的行爲，如同一些關於與用行爲在廣告的例子中即可顯示。這邊有一些關於藉由共同創造出特殊的語用行爲幫助我們閱讀文本的內容。

最近有個 Brazilian 牌的牛奶廣告，它被稱爲 Parmalat，在 Parmalat 牛奶盒的上頭有一個小孩子的圖片，這個小孩子被打扮成小王子 a la Saint-Exupery 的模樣，而上面還有這些文字: You have never seen a king cry. But you will, if you don't stop ravishing the Amazonas. 不論是圖片或是上面所提的文字都與牛奶無關，此外，Leite(牛奶)的字眼在紙盒子上也看得不太清楚。廣告上真正的用語印製的既小且不清楚，以至於他逃開了人們閱讀時第一眼的注意力(Parmalat. Because we are mammal's :Veja, Special Issue: Amazonia, um tesouro ameacado Sao Paulo, December 24, 1997). 同樣的，一個 Carlsberg 啤酒卡車在開往 Grand Tetons 路上，的圖片，就如同一些啤酒牌子一樣，清楚明確說明他的產品，to take home a six-pack. 很多的讀者也還記得十年前的著名廣告(有些人會說不有名)：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在這個廣告裡面，社會議題被當成他品牌名字的背景(財產、種族隔閡、經濟不景氣，甚至是愛滋病)。

這樣子的照片能引起廣告的實用行爲作用之因，在於他們所發生的環境，我們除了看見廣告上的廣告，像是海報、雜誌等等，此外，即使廣告產品被鑑定爲特別品牌的名字(像是牛奶、啤酒、衣服)，任何被省略的公開消息，如：邀請、勸告、指示、訓誡等等，他們的品牌受到證明，廣告的行爲受到期待。

概化這個假設，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給予正確的情形，實用的行爲被明確定義：實用行爲是一種自我承諾的實現、威脅、原諒等諸類如此，真正自然行爲取決於環境，文本的設定取決於我們自己。

下一個問題是如何實行實用的閱讀行爲概念，在這裡，我只能大致上處理此類問題，閱讀的特別原文暗示，被視爲一種實用行爲，這在別處被討論(Mey 1999:ch. 10.4.2). 如果說進入一個虛構世界，在原文作者適當的安排之下，得者或多或少放棄讀者自身的自主權，去遵循原創者(Mey 1994d:154-5)。成功的閱讀取決於讀者相信正文作品的意願，並用他們的能力在虛構戲院中，取得適當的地

位，變成真正的 *lectpre in fibula*(Eco1979)。然而，讀者藉由作者建立此戲院的能力，給予那些讀者一種可能性，即在虛構空間裡假設其立場，閱讀行為的實用特色，在讀者開創的過程中變得相當重要。

思考從 Virginia Woolf's novel *Jacob's Room* 選出的摘錄(Jacob Flanders，他的畫家朋友，Edward. Cruttendon 和 Jinny Carslake，一個英國女孩，在 Versailles 小鎮上一間咖啡館，坐在桌子旁喝酒，她跟 Jinny Carslake 一起生活在一起。)

"但他是不同的"Jinny 環抱雙手靠在酒杯上說，"我不假設你知道當 Ted 說這樣的話時，他所指的意義"Jinny 看著 Jacob 說道，"我知道，有時我快殺了我自己，他有時整天躺在床上，就躺在那.....我不想要你整天就躺在那"Jacob 揮動著手說。臃腫且閃亮的鴿子在他們的腳邊圍繞著。

"看那女人的帽子"Cruttendon 說，"它使你們想到了什麼？.....不，Flanders，我不能想像像你一樣這樣活著，它有個人走著與 Brithsh 博物館的反方向時，就像我我剛才所指的，那些胖女人-還有站在路中間的那個男人就好像他將有個合適的....."

"大家快餵牠們"Jinny 一邊說一邊揮走鴿子，"牠們這些愚蠢的東西"

"哦，我不知道"Jacob 說，一邊抽著雪茄，"那裡是 Paul's 街，我打算去一下辦公室"Cruttendon 說道。

"等一下"Jacob 抗議道。(WOOLF 1987:129)

具備語言資格的讀者通常被認為具有能力去指示出正確文本成份的能力，像是代名詞、指示詞、動詞主體等等。Various 語言用法規則被石位一種輔助工具提供我們這種能力的練習。這裡存在著一個正常的詞序(在英文中，主語在動詞前，形容詞在名詞前等等)實際上，作者近似於他們的指示物。然而，我們需要大量賴作者的手法去解決文本中的謎題，就如同我們在 3.2.3 章節中所看到的一樣。最後，在任何正常的文本中我們可能期望依照句法的以及語意的劇本鼓勵我們繼續翻譯，一直到被採用(這裡常被指為堅持原則，Fludernik1993:285)。

在上述的摘錄中，文法上以及語意上描述的道具並非是有幫助的：他們是缺乏的以及不明確的。舉個例來說，當 Jinny 說："我不要你在那桌上"的時候對象是誰？顯然的，不會是 Jacob，雖然它是最合適、直接的人選。同樣的，Jinny 在會話中(大家快餵牠們)的牠們不會直接想到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些胖女人"，相同的，我們對於"那女人"也是無疑的，雖然沒有特別的女人被提及或呈現(除了 Jinny)，或者如同 Cruttendon 所指的 it，還有在他評論："他們如何想到它？"中的他們，在一般的文章脈絡中(相對於受限的聯合文本)，我們知道可能發生什麼以及對什麼不予考慮，即使沒有完全的代名詞的提及以及首句重複法。

這上下文的結構藉由這樣的期待與排除被決定來構成我所謂的'setting-up'，而這必須是實用主義行為的一部份。在我們的實例中，它在整個想像背景中有著計畫的功能：在法國省市中心 by-street 的一間咖啡廳，"人們坐著喝咖啡，看著士兵們，沈默地把灰塵踢進盤子裡"(頁 129)。不管是誰出現在像這樣的場景裡也都會記得到處存在的鴿子們"在周圍搖搖擺擺的走"這老顧客的腳印，有時嘗試著想從桌子上奪走蛋糕的麵包屑或是一塊麵包；這個城鎮的女人們戴著無法忍受的帽子行列在街道上；這些都是在典型的法國小城鎮，星期日下午休息時間會發生的情節。

在這樣的情景下主角們才變得活躍起來，而他們的台詞和演出具有某種意義：這些男人埋頭致力於空談哲理；女人藉由談論他們試著去理解他們的生活和關係。在這幾段的對話中，談到一般的架構，這故事的'背景'供來建立談話的行為。這會話的連貫性並不只是語幹一致的事情(事實上，在大部分的談話中，都有些許這樣的情形)；爲了要瞭解在這談話中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必須要將整個場景的問題列入考慮。

如果我們只瞭解真實的場景，去讀懂 Woolf 的會話是有可能的；事實上，這樣的會話並沒有任何的意義，除非我們自己在進入場景並瞭解它的角色們前預先設置許多會話的片段。當'你'這個指示對象在 Jinny 的評論中是被確認為一隻鴿子，我們身爲讀者的也會因爲這樣而在我們心中建立'鴿子的角色'。當 Jinny 談到"牠們"，我們就知道她是在說什麼，即使她以"waving the pigeons away"爲開頭。在進入對戲劇認知的位置前，這舉例說明要素的省略就像鑰匙插入很好被上油的鎖中。

這個閱讀的實用行為隱含著對讀者開放式的邀請來加入作者共同創作這樣一個故事，藉由填入這文本中還空缺的空洞。就如同'上述的'，這位說話者的明確動詞行為，在許多情況下並非是必要的，給予一個足夠的背景以及聽者對'尚未言明'實用行為的理解，如此讀者理解的行為便不是依靠從現實文本(或是聯合文本)這麼多的言辭中所找到的，而是從整個上下文的言辭中所找到的-而找到的是有意義的，透過一種在作者與讀者之間那種積極的，實用主義的合作。它是一種自發性的，大部分是與文本的空白無意識的'連接'，而這把我們描繪成有能力又'多才多藝'的讀者(參考 Tsur 1992：Mey 1999：章節 9.1.2)；相反地，這個特徵在作者提供我們一個可讀，'苦讀的'文本上帶有這樣一個義務。不用說，'pluggability'總是相對的：現代作者像是 Paul Auster 或是 Don DeLillo 在此形式上相當不同，比如說，Jane Austen 或是 William Thackeray；同樣地，這種在荷馬史詩中描繪敘述的遲延，也就是在每件事被告知且沒有空白是沒被連接的，這 Shiller 及 Goethe 早期的書信中已經被他們所討論(Auerbach 1998：19)。

閱讀時，如同在其它實用主義行為，使得任一理解(文學的或者其它)成為可能是常見上下文的條件以及前提。當然，這些的情況，有鑑於它們作為社會限制的代表，將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上不同地來表現它們自己。下一個章節將會更詳細地來談論這些交叉文化的差異。

複習與討論 Review and discussion (pp.256-261)

1.一首 1940 年代有名的曲子是這麼唱的：

Open the door, Richard,

Open the door, Richard,

[percussion rolls to imitate knock-knock-knocking]

Richard, why don't you open that door?

根據英文文法的規則，代名詞的移動與發話者及受話者的關係有關。

要討論的問題：

在解釋上述歌曲中的直證成分時，這樣的解釋是否能令人滿意？

那是與什麼相關？(很明顯的是一扇門，但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要如何去行使它的直證可能性？(提示：找尋這要素可能發生的上下文。)

假使作曲者選擇了這樣的方式，又或者是另一個方式呢？在那個時候，這差異之處又會在哪裡？(提示：這樣的方式是否有與那樣的方式相類似的(甚至是相同的)上下文功能呢？)

這種直證的方式通常如何被稱呼？(請參考第三章)

2.以下的一段文章包含在 Bruce Chatwin 短篇小說 *Utz* 的開頭段落中

(London : Chatto and Windus, 1998) :

在3月7日的黎明之前的一個小時，1974，Kaspar Joachim Utz死於一秒並且長時間期望的打擊，在Siroká街5號他的公寓內，在布拉格俯視老猶太人公墓。。

An hour before dawn on March 7th, 1974, Kaspar Joachim Utz died of a second and long-expected stroke, in his apartment at No. 5, Siroká Street, overlooking the Old Jewish cemetery in Prague.

3 天以後，上午7點45分，他的朋友Václav Orlik醫生正站在Sigismund街的教堂外邊，等待靈車的到達並且抓他已經希望在花商買得起的10株粉紅色的荷蘭石竹中的7株。他贊成地注意到春天的第一個標誌。在街道的另一邊的一個花園，有在他們的喙裡的枝的寒鴉正高於菩提樹轉動，並且有時一次較小雪崩將從一處寓所的pantiled 屋頂滑動。

Three days later, at 7.45 a.m., his friend Dr Václav Orlik was standing outside the Church of St Sigismund, awaiting the arrival of the hearse and clutching seven of the ten pink carnations he had hoped to afford at the florist's.

He noted with approval the first signs of spring. In a garden across the street, jackdaws with twigs in their beaks were wheeling above the lindens, and now and then a minor avalanche would slide from the pantiled roof of a tenement.

當Orlik等待時，一個人用低於他的雨衣的衣領的灰白的頭髮的窗簾與他接洽了。

While Orlik waited, he was approached by a man with a curtain of gray hair that fell below the collar of his raincoat.

"你演奏管風琴嗎?" 那個人用一種帶鼻音的聲音問道。

'Do you play the organ?' the man asked in a catarrhal voice.

"我想沒有。" Orlik 說。

'I fear not,' said Orlik.

"也不是我。"那個人說，並且沿著一條小巷拖著腳步走出。

'Nor do I,' the man said, and shuffled off down a side-street.

要討論的問題：

從這個故事開頭以來，我們期待立即便有主角的介紹，而在本文中，這又是如何完成的？配角又是如何被做介紹的？(提示：特別注意第二個段落及第三個段落中主角與配角的介紹差異。推測後者比前者較被詳盡介紹的原因為何。)

在這節錄裡可以找到充足的直證成分。找出它們以及它們的功能。

你找到什麼樣的指向詞，而它們在功能(代名詞、冠詞、指示詞等)上又有著什麼樣的不同？

考慮到這本 154 頁的書本摘錄包含了對這些情形所做出的一頁解釋，而這解釋是無法期待去得知太多關於在當前的聯合文本中，這些角色實際上被作出解釋的原因。

指出我們在這個故事中，對這整篇上下文的理解(共同知識)是如何被定位來幫助我們的認知。(例如，我們都知道喪禮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即使它發生在布拉格而不是我們的家鄉。藉由這種上下文的認知，我們能夠作出某些推論，對於

一個原文項目的出現，像是'器官'出現在 Dr Orlik 以及'the man'的交替中。

3.思考以下的對話：

A : She's the type to take control, show strength and affirmation.

她是帶有控制、展現力量和肯定的類型。

B : Actually she falls apart. She fell apart when her mother died.

實際上她心碎。 當她的母親死時，她心碎。

A : Who wouldn't ?

有誰不呢？

B : She fell apart when Steffie called from camp with a broken bone in her hand...

當 Steffie 拿一塊破碎的骨頭在她的手裡從營地打電話時，她心碎

A : Her daughter, far away, among strangers, in pain. Who wouldn't ?

她的女兒，遠方，在陌生人中，陷入痛苦裡。 誰決心不？

B : Not her daughter. My daughter.

不是她的女兒。 我的女兒。

A : Not even her daughter.

甚至不是她的女兒。

B : No.

不。

A : Extraordinary. I have to love it.

特別。 我必須愛它。

(Don DeLillo, *White Noise*, New York: Viking/Penguin, 1986, pp. 19-20; my emphasis)

由於這個對話是一則故事的一小部分(一段在許多角色中'A'與'B'的對話)，可臆測這樣的交替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在那更廣泛的上下文中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則集中於嚴密的地方凝聚力並且詢問它是如何被建構的。

要討論的問題：

回去參考章節 6.3.3.1，檢驗這篇摘錄的內聚成分，指出聯合文本所產生出來的構造是在何處，而它又是如何產生的，使得它們能夠交流在一起。

這樣的文本也可以拿來與章節 6.3.3.1 中精神分裂患者對話的實例做比較。那個文本，儘管通過了'內聚測驗'，還是不夠一致的。然而又要如何將當前的文本評定為有連貫性的關係呢？在特定的對話中，其典型的連貫性又是什麼呢？(提示：考慮 A 對於談論'她'這個角色的態度，並和 B 的態度相對比。)

從這小說更廣泛的文本中(以及在聯合文本中未被言明的部分)，演著 B 是'她'的丈夫，然而 A 則或多或少地偷偷愛著她。這樣的認知，會影響你使用任何方法來分析這篇摘錄文章的連貫性嗎？這個在露營的女孩是誰的女兒？B 是真的不知道這個真相嗎？你要如何去證明呢？

是什麼使得最後的'擊倒'產生作用(很顯然是從 A 的'even'得到論證)？誰又是這局西洋棋對話比賽的優勝者？

4. 亞當在花園裡 *Adam in the garden*

在 1970 年的選舉活動，現任的美國國會議員 Adam Clayton Powell, Jr，第 18 屆美國國會的行政區，在他對手位於 135 號街以及紐約 Harlem 第七大道的競選總部外，發表了一次報刊評論的會談。

一位激烈質問者打斷他，詢問他是否會出席下一個星期六所舉辦與毒品有關的遊行，"就像他會答應一樣"。Powell 暗示他當然會去，沒有任何理由會使他不參加。

又過了一會兒，這位激烈質問者又打斷他，想要確認這位國會議員絕對會出席這次遊行。Powell，很明顯地被激怒了，重申他的保證，然後繼續他的演講。

這位激烈質問者又第三次地干擾他，聲明說"Powell 先生，你並不會出席這個遊行，因為根本沒有這樣一個活動，而且我們從未談論過它"。(Harper's Magazine, April 1971)

在這篇摘錄中，這位激烈質問者所使用的技法通常被稱為'花園小徑'：誘使一位毫無懷疑的聽者(或讀者)進入言辭上的陷阱，然後突然在決定性的時刻出現。有時(如同上述的例子)這樣意圖愚弄聽者並當眾地羞辱他/她的舉動便完成了；在其它的例子中(通常是文學文本中)，這樣的構想是要用來震驚讀者，並獲得'震撼作用'這樣的敘述。(參考章節 4.2.2.3，在這裡我提到一個典型的例子：Julio Cortazar 的'蜘蛛人故事'；也可在 Mey 1992b 見到。)這位讀者或聽者得和他或她的誘惑者走在小徑上，也就是激烈質問者或說謊者；否則位於小徑盡頭的陷阱依舊不會出現，這樣就沒辦法獲得'花園小徑'的效果了。因此，在認知的實用行動上，聽者與讀者積極合作的必要性便顯得明白了。

根據上述的事件背景，回答以下問題：

要討論的問題：

在這交替中，你能夠找出哪一種言語行爲？當它們被歸類在原文的'pragmeme'中時，又是如何被講述的？(而又是哪一種？)

是否有從'花園小徑'後退的方法？你是否能指出替代的小徑，一個逃脫路線或是漏洞？

在上述的摘錄中，這位國會議員是哪裡弄錯了呢？

他應該說什麼而非上述所做的回答呢？當保持在原先的實用情況時，是否有他能夠使用的替代言語行為呢(又或者描述為：'替他的候選狀態贏得支持')？

在所有的情況裡，這種合作的原則是否適用呢？又要如何起作用呢？(參考第四章節)

5.故事時間與現實時間 *Story time and real time*

在一位英日裔作者 Kazuo Ishiguro 的 *The Unconsoled*(1996)這本書中，我們見到一名叫做 *Gustav* 的旅館服務員，他的本分工作是負責帶領晚抵達的客人前往他們的房間，並在這過程中滔滔不絕地講述著關於自己從事服務員的生活以及工作。

這樣子的獨白發生於電梯要升上四樓時；然而，*Gustav* 的談話抄本在這本小說中有整整三大頁。沒有關於電梯停止時間、或是客人移往他房間時的暫停，而這些是可用來解釋在現實故事(故事時間)佔用時間的事物以及對相同事物的敘述所佔用的時間上，欠缺的那種奇特的一致性。換句話說，這樣的問題在於一個人怎麼有辦法在需要從旅館大廳走到位於四樓的房間，講了近三頁(沒有中斷，至少也得花費十分鐘的時間)的時間份量。我們在這裡面臨有時在被稱為說話時間(或者，從讀者的立場，'閱讀時間')以及'故事時間'(現實上或多或少，在事件被敘述的過程中，事情所需要的時間；Toolan 1994：49f)差異上一個極端的例子。

要討論的問題：

回頭參考摘錄在章節 9.3.3 中 *Faulkner* 的故事，你要如何來評斷這缺乏短暫的'逼真事物'(那些由於缺少相似的逼真事物，在局部的計畫上當然能被補全)？

對於讀者跟隨在'現實時間'中故事事件是不是有任何客觀的原因，那又是什麼？

在敘述時間和現實時間沒有吻合(就像在 Ishiguro 例子中)的情況下，你要如何來描繪這種合作性的讀者？

讀者應該給予作者多少的餘地？

討論你自身身為一位合作的，但卻以實用為走向的讀者這樣一個問題。尤其思考在上面敘述以及典型的小說種類中，時間隨著行為急速進行的差異(或者如果沒有這樣的差異，在評論的格式上，最好能在每一個新章節的一開始至少能出現一些短暫的引導，像是'It is now five years later....'或是其它這種有用的指引)。

你瞭解對於現代文學作品沒有重視'現實時間'，而看重上述討論的意見，而且事件在一致的最低限度上大部分建構了一個或好幾個小型上下文的範圍，time-wise？(提示：想到 Proust, Joyce；進一步參考 Mey 1998)。

6. 真實和虛構以及它們的重要性

Truth and fict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

討論記者們描繪某些政治家的手法，他們政治命運的改變取決於這種手法的使用，Michael Toolan 談論了多才多藝讀者實用地來'掌控'故事現實和外在世界中一致性的需求。例如，Boris Yeltsin 這位 Moscow 的市長曾經是報刊評論中一位貪污，愛酗酒的共產黨政客，他經常性到這城市貧民窟的拜訪是有教養西方世界的 risée。在他 1993 年對抗暴動者的隔離和後來對力量的轉變後，他被承認是擁有偉大個人勇氣和眼光的一位聰明，年長的政治家，儘管他多次復發酗酒，但這在本質上並沒有改變他在國際報刊評論上的形象。同樣地，Gerry Adams 曾經是一個無知的民族獨立主義者和愛爾蘭共和軍相關的恐怖份子；在他成為平息北愛爾蘭國內衝突的主要人物之前，在他自己和同胞們的眼中，他意外地被接受為他可能一直想要成為的人：一位熱衷於為他的人民努力來獲得更好條件的政治工作者。

思考 Toolan 以下的引用(這裡有稍微修改過)並談論你是否同意他對這些差

異處的觀點，以及爲什麼。

如果[Yeltsin 或 Adam]是在小說中的角色，如果不是很瞭解自己故事的那種沒能力的講述者，這種描述上極端的轉變[會被視為]反映成非常地不可靠。但這僅是報刊評論的敘述不同於文學敘述的一種主要方式，報刊評論敘述從未'被完成過'：總還是會有明天的版本，而這必須吸收新的和棘手的情況，又甚至是事件在校正報紙幕後的句法結構...為了真相而閱讀報紙至少有點像是宗教信仰-一種宗教信仰的行為。(Toolan 1994：237-8)

7.來自墳墓的聲音? *A voice from the grave?*

Andre Bleikasten 在他 William Faulkner 的研究 *As I Lay Dying* 中(1964, 起初於 1930), 對於已故的女統治者 Addie Bundren 在長篇小說場景中的演出, 在她死後的評論如下:

Addie 的坦白, 對這本書的認知是重要的, 而從貌似真實的觀點來看卻是相當無根據的, 在她開始發表演說時, 早已死去有五天之久。她的戲份不僅沒有直接的地方和目前的情節銜接, 而且也沒辦法確定它在空間及時間上的範圍。我們所聽見的聲音是永恆且無形的, 令人想起作者的巫術。

在別處, Bleikasten 提到'逼真事物'的概念(見上述, 章節 9.3.3), 照字面地: '事實的假象', 與'具體化'有所衝突。(108)

要討論的問題:

討論作者所說在人死後以及在小說中獻聲這種表面上的矛盾。

特別是, 詢問你自己'事實'在敘述文本中是否能像在法庭或科學的根據上等以敘述文本嚴格地被執行。(提示: 著重在敘述的內在連貫性, 並檢驗這是否被 Faulkner 手法所危及到。回去參考在章節 7.2.2.4 中'文學的限制'所闡述的概念。

Bleikasten 所用的'巫術'是指什麼? 而你又要如何去爲這樣的控訴做辯解呢?

10.14

〈兒子的大玩偶〉中語篇的銜接與連貫**

徐富美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兒子的大玩偶〉是黃春明作品當中銜接手法相當特殊的一篇，本文以系統功能語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角度來分析其語篇上的銜接與連貫。本文首先介紹〈兒子的大玩偶〉在臺灣文學史上的意義及其敘事結構；然後用 Halliday & Hasan（1976）的銜接架構來描述〈兒子的大玩偶〉在詞彙語法上的銜接，並指出其銜接理論未及「文化語境」的層次，而〈兒子的大玩偶〉語篇銜接的特殊之處是在文化語境的層次上；最後並說明〈兒子的大玩偶〉如何利用文化語境的銜接來產生連貫。通過本文對文化語境銜接與連貫的探討，可以把語言分析提升到語類層次。

關鍵詞：兒子的大玩偶、語篇、銜接、連貫、系統功能語言學

1. 黃春明及其〈兒子的大玩偶〉在臺灣文學中的意義

1. 鄉土派健將黃春明

在臺灣文學的園地中，小說是成果比較豐碩的。從臺灣小說發展的歷史來看，如果要以偏概全，以一個主流來論斷的話，日治時期的抗日文學，到了五

** 本文初稿〈〈兒子的大玩偶〉中的語篇銜接〉曾發表於「第6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台北教育大學，2006年5月）。承蒙北京大學胡壯麟教授、會議論文評論人清華大學連金發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若干意見，使本文得以修改，謹此一併致謝。本文是國科會計畫（NSC93-2420-H-155-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0年代的懷鄉文學和反共文學，六0年代因經濟起飛而帶有西化色彩的現代文學，到了七0年代則有一批形成鄉土流派的文學作品產生。鄉土派作品並不侷限於鄉土，但因為所描寫的大多為在生活中掙扎的小人物，因此一般人印象好像都是鄉土。鄉土派作品也不是在七0年代才產生，早自二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以台灣為描寫對象的文學主張，但一直要到七0年代，鄉土派作品才佔有文學上的一席之地。

七0年代鄉土派文學的蔚為風潮，主要是拜當時台灣一系列的外交挫敗所賜，包括保釣事件、退出聯合國，以及和日本、美國的斷交等。五0、六0年代以來台灣的經濟起飛，台灣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了工商業社會。這種轉變，使敏銳的作家們觀察到了在社會轉型期的小老百姓生活中的扭曲、茫然和想辦法活下去的生命力。外交失利的刺激，催化了作家們紛紛反省台灣文學的根究竟在何處，台灣不應只有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文學。

在對現代派反動的鄉土作家中，黃春明無疑是六0年代末、七0年代鄉土派作家中的一員大將。其作品的主題深刻的表現了濃郁的鄉土和鮮明的民族衝突之外，其創作手法也不斷翻新，無論在題材上或是手法上，都是創造性最強的作家之一。本文以黃春明為探討對象，除了其作品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歷史地位之外，也因為他的作品在八0年代常被拿來拍成本土電影，又製造了另一波的熱潮。

〈兒子的大玩偶〉是黃春明眾多作品中，企圖尋找新的敘述手法的一篇名作。這是本文以之為探討對象的原因。

2. 〈兒子的大玩偶〉故事大要及其敘事結構

〈兒子的大玩偶〉的故事，主要是敘述男主角坤樹為了能夠維持家計，不惜毛遂自薦說服電影老闆，讓他扮演小丑「三明治人」以招來廣告眼光。由於這個工作在大熱天要穿著密不透風的衣物十分辛苦，加上社會地位又低，因此坤樹不得不放下身段，連妓女拿他開玩笑時，他也只能內心自我解嘲說總有一天他要雪恥。

文章的主線以坤樹的活動為主，老婆阿珠的活動是副線。坤樹前一天和老

婆阿珠吵架，心情不好，所有的廣告活動也顯得提不起勁；另一方面，阿珠因為老公沒回來吃飯喝茶而惦念難安，尾隨在坤樹後面。後來兩人的僵局因夫妻雙方都還珍惜彼此之間的情誼而得以化解。僵局化解後的坤樹顯得神采奕奕、輕鬆自在，先前走了好幾遭、死氣沈沈的所見景象，此時都有了光彩，生命也似乎有了希望。最後，當坤樹的生活有了轉機，可以不用再當三明治人，可以改騎三輪車的時候，坤樹高興得要與兒子玩，他的兒子卻因為不認識洗盡鉛華、以真面目來面對兒子的他而嚎啕大哭。坤樹為了取悅兒子，重新粉墨登場，卻惹來老婆的不解和自己的莫名所以。

〈兒子的大玩偶〉敘事結構的特殊之處，基本上是順敘法中穿插許多的插敘，也就是在描寫人物行動的線索當中，加入了許多回憶過往的小插敘以及心理活動。坤樹前一天和老婆吵架，勉強打起精神工作，後來和老婆和好，重新出發，最後生活得以改善等，一路按時間順序來敘述，是為順敘。中間有多處插敘，是在回憶過去：向老闆毛遂自薦、和大伯吵架、受妓女嘲弄、報兒子阿龍的戶口等……。基本上順敘之處是用敘事句描寫；插敘之處是用對話方式進行，在插敘之中又包括了回到現實的心理活動。這種創新的嘗試，綴連成獨特的故事情節。今用簡表來說明，如下：

| 敘事結構 | | 觀點 | 語言形式 |
|------|---------|----------|------|
| 順敘 | | 第三人稱全稱觀點 | 敘事 |
| 插敘 | 回憶過去 | 第三人稱 | 對話 |
| | 當時的心理活動 | 第一人稱 | 內心獨白 |

〈兒子的大玩偶〉有許多個插敘，和順敘相間，彼此輪番上陣，其文中的順敘和插敘的安排如下¹：

| | 男主角觀點 | | 女主角觀點 |
|----|----------------|-------------|-------|
| | A (按時間順序發展) | B (回憶過去) | |
| A1 | 引介活動廣告及坤樹的工作 | | |

¹ 這還是大略的算法，細處不算。例如，B1的回憶其實不只一個回憶，而是兩個不同的回憶，一個是向老闆毛遂自薦，一個是回家告訴老婆，孩子可以不用拿掉了。B6也是兩個回憶，進入第一個回憶後又回到現實，然後又從現實進入第二個回憶。

| | | | |
|-----|-----------------|-----------------------|-------------------|
| B1 | | 向老闆毛遂自薦，獲得工作，小孩可以不用拿掉 | |
| A2 | 坤樹汗淚齊下 | | |
| B2 | | 與大伯吵架 | |
| A3 | 繞鎮宣傳，經過花街 | | |
| B3 | | 受妓女嘲笑 | |
| A4 | 到火車站宣傳 | | |
| B4 | | 剛開始時的招來眼光 | |
| A5 | 又熱又渴又餓，打道回府 | | |
| B5 | | 夫妻吵架 | |
| A6 | 回家喝茶，未見妻小 | | |
| C1 | | | 吵架後，阿珠替人洗衣心不在焉 |
| C2 | | | 暗地觀察老公 |
| C3 | | | 回家看到早飯、茶水未動，又暗地跟蹤 |
| C4 | | | 老公未回來吃午飯，繼續跟蹤 |
| A7+ | 夫妻珍惜彼此情誼，逐漸化解僵局 | | |
| C5 | | | |
| A8 | 重新出發，心情愉快，街童纏繞 | | |
| B6 | | 小丑模樣，逗兒子阿龍，是兒子的大玩偶 | |
| A9 | 對街童的纏繞，良善回應 | | |
| B7 | | 替兒子報戶口 | |
| A10 | 碰到中學生放學、工人下班 | | |

| | | | |
|-----|------------------|---------|--|
| B8 | | 應徵失利 | |
| A11 | 回到戲院，經理說要改踏三輪車宣傳 | | |
| A12 | 愉悅地回家 | | |
| B9 | | 打算拿掉小孩 | |
| A13 | 回家吃晚飯，夫妻大歡喜 | | |
| A14 | 重回戲院幫忙 | | |
| B10 | | 對妻子故弄玄虛 | |
| A15 | 散場幫忙 | | |
| A16 | 回家，逗小孩不得其法 | | |
| A17 | 重新粉墨打扮 | | |

我們舉其中的 A5、B5、A6 為例。如例 (1)：

例 (1)

反正幹這種活，引起人注意和被奚落，對坤樹同樣是一件苦惱。

他在車站打了一回轉，被游離般的走向站前路。心裏和體外的那種無法調和的冷熱，向他挑戰。坤樹的反抗只止於內心裏面的咒詛而已。五六千公尺外的那一層黃膽色的空氣又隱約的顯現，他口渴的喉嚨就要裂開，這時候，家，強有力的吸引著他回去。

(不會為昨晚的事情，今天就不為我泡茶吧？唉！中午沒回去吃飯就不太應該了，上午也應該回去喝茶。阿珠一定更深一層的誤會。他媽的該死！) (A5)

「你到底生什麼氣，氣到我身上來。小聲一點怎麼樣，阿龍在睡覺。」

(我不應該遷怒於她。都是那吝嗇鬼不好，建議他給我換一套服裝他不幹。他說：「那是你自己的事！」我的事？真是他媽的狗屎！這件消防衣改的，已經引不起別人的興趣了，同時也不是這種大熱天能穿的阿！)

「我就這麼大聲！」

(嘖！太過分。但是一肚子氣怎麼辦？我又累得很，阿珠真笨，怎麼不替我想想，還向我頂嘴。)

「你真的要這樣逼人嗎？」

「逼人就逼人!」

(該死的阿珠，我是無心的。)

「真的？」

「不要說了!」嘶著喉嚨叫：「住嘴!我!我打人啦啊!」當時把拳頭握得很緊，然後猛力的往桌子搥擊。

(總算生效了，她住嘴了，我真怕她逞強。我想我會無法壓制地打阿珠。但我絕對是無心的，把阿龍嚇醒過來真不應該。阿珠那樣緊緊地抱著阿龍哭的樣子，真叫人可憐。我的喉嚨受不了，我看今天喝不到茶了吧？活該!不，我真渴著哪。)(B5)

坤樹一路想著昨晚的事情，不覺中已經到了家門口，一股悸動把他引回到現實。門是掩著，他先用腳去碰它，板門輕輕的開了。他放下廣告牌子，把帽子抱在一邊走了進去。飯桌上罩著竹筐，大茶壺擱在旁邊，嘴上還套著那個綠色的塑膠杯子。她泡了!一陣溫暖流過坤樹的心頭，覺得寬舒了起來。他倒滿了一大杯茶，駛直喉嚨灌。這是阿珠從今年夏天開始，每天為他準備的薑母茶，裏頭還下了赤糖，等坤樹每天路過家門進來喝的。阿珠曾聽別人說，薑母茶對勞累的人很有裨益。他渴得倒滿了第二杯，同時心裏的驚疑也滿了起來。平時回來喝茶不見阿珠倒不怎麼，但為了昨晚無理的發了一陣子牛脾氣的聯想，使他焦灼而不安，他放下茶，打開桌罩和鍋蓋，發覺菜飯都沒動，床上不見阿龍睡覺，阿珠替人洗的衣服疊得好好的。那裏去了？(A6)

其中(A5)是交待坤樹角度的故事發展；(B5)是回想昨晚和太太吵架的情景；(A6)則是回到現實世界的敘述。而(B5)當中的「引號」部分表示回想過去的對話，「括號」部分則表示坤樹回想過去時現實世界當下的內心獨白。

2. 「語篇 (text)」與「語篇銜接」的概念

1. 語篇的意義及概念

如果對目前世界上的語言學界一言以蔽之的話，大致可以區分成兩大派別，即「形式語法」和「功能語法」。形式語法主要研究句子的形式規律；功能

語法則研究語言在「語境 (context)」的使用(language in use)，強調語言不能從真實使用中抽離出來獨立研究。

雖然早自 1885 年，Wegener 已經提出語境的概念，但一般都以人類學家 Malinowski 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所提出的「情景語境 (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語境 (context of culture)」作為起始源頭。而 Firth 則首先把語境的概念引入語言學；後來的 Halliday 繼承了 Firth 的看法，認識到語境對語言使用的重要性，並以此觀點來探討語言結構和語言功能之間的關係。(Robins, 1997；朱永生等，2004；封宗信，2006；劉潤清，1999)

Halliday (1978, 1994) 用語言的功能觀點來看語言。他認為語篇是個語意單位，而不是一個大於句子的語法形式單位。語篇是語境思維之下的產物；語境是個抽象整體的概念，其具體化為語言形式就是語篇。語境和語篇是一體的兩面，Halliday & Hasan (1985) 曾用「氣候 (climate)」和「天氣 (weather)」來說明語境和語篇之間的關係。「語篇」是一個涵蓋面很廣的概念，它可以包括詞彙、句法、超句子語段，以及語類 (genre) 等不同的範圍。

2. 語篇銜接

語篇和非語篇的區別，在於語篇具有語篇特徵 (texture)；語篇的「銜接 (cohesion)」和「連貫 (coherence)」是語篇特徵的重要內容。Halliday & Hasan (1976) 把銜接和連貫的概念區分開來。一個語言單位是否是語篇，端視於它是否有意義上的連貫；而當言談中一個成分的解釋取決於另一個成分的解釋時，便會出現銜接。在 Halliday & Hasan 的架構中，語篇的連貫可以具體化為銜接的語言形式。銜接和連貫都是語意的概念，銜接是語篇形式的各種意義關係，連貫是各個組成成分在意義上的聯繫，兩者的關係是銜接促進語篇的連貫。

Halliday & Hasan (1976) 是把語篇的銜接與連貫作為系統性的語言現象來加以研究的開創者。胡壯麟 (1994) 在 Halliday & Hasan 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及物性 (transitivity)、主位—述位 (theme-rheme)、信息 (information) 等內容。本論文對於〈兒子的大玩偶〉中的銜接處理，雖然重點並不在語篇的語法銜接和詞彙銜接上，但在〈兒子的大玩偶〉文中也仍然有這些銜接形式，今

就首先以 Halliday & Hasan 所討論的架構來看〈兒子的大玩偶〉的語法銜接和詞彙銜接。

3. 〈兒子的大玩偶〉中的語篇銜接

〈兒子的大玩偶〉中的語法銜接和詞彙銜接架構如下：

3.1 語法銜接

3.1.1 照應 (reference)

照應是指語篇中某一個成分作為另一個成分的參照點。照應又可以分為人稱照應 (personal reference)、指代照應 (demonstrative reference) 和比較照應 (comparative reference) 等。例 (2) 是人稱照應；例 (3) 是指代照應；例 (4) 是比較照應：

例 (2)

這時阿珠突然看到坤樹的正面，她想，也許在坤樹的臉上可以看到什麼。她跟到十字路口的地方，看坤樹並沒有拐彎而直走。於是她半跑的穿過幾段路，就躲在媽祖廟附近的攤位背後，等坤樹從前面走過來。她急促忐忑的心，跟著坤樹的逼近，逐漸的高亢起來。面臨自己適才的意願的頃刻，她竟不顧旁人對她驚奇，她很快的蹲到攤位底下，然後連接著側過頭，看從她旁邊閃過的坤樹。在這剎那間，她只看到不堪熬熱的坤樹的側臉，那汗水的流跡，使她也意識到自己的頭額亦不斷地發汗。阿龍也流了一身汗。(C3)

阿珠回家看到早飯和茶水都未動，不由得掛心起來，但由於前一天吵架，此時仍然放不下身段。關心雜揉著身段，讓阿珠採取暗地跟蹤的方式。例 (2) 文中的「她」和「阿珠」起了照應作用，「她」回指了「阿珠」，把整個文中的女主角活動串連起來。

例 (3)

(真莫名其妙!他知道什麼?我還沒說完咧。他媽的!好容易排了半天隊輪到我就問這幾句話?有些人連問都沒有，他只是點點頭笑一笑，那個應徵的人隨

即顯得那麼得意。)(B8)

這是坤樹看到工人下班而心生羨慕，因而令他回想到他也曾經到處應徵、卻處處失利當中的心理活動。這個心理活動表達了坤樹對走後門和不公平的不滿。其中的「那個」和「有些人」起了照應作用。

例(4)

等阿珠站起來，坤樹迅速的看了看她的背後，在她轉身過來之前，亦將視線移到別的地方去。(A7+C5)

「別的地方」是因為以「她的背後」為比較參照點。

3.1.2 替代 (substitution)

替代指的是用一個替代詞來取代語篇中的某一個成分，替代詞所指的語意可以從上下文中找到。如例(5)和例(6)：

例(5)

在外國有一種活兒，他們把它叫做「sandwich-man」。小鎮上，有一天突然也出現了這種活兒，但是在此地卻找不到一個專有的名詞，也沒有人知道這活兒應該叫什麼。經過一段時日，不知道那一個人先叫起的，叫這活兒做「廣告的」。等到有人發覺這活兒已經有了名字的時候，小鎮裡大大小小的都管它叫「廣告的」。甚至於，連手抱的小孩，一聽到母親的哄騙說：「看哪!廣告的來了！」馬上就停止吵鬧，而舉頭東張西望。(A1)

前面第一個「廣告的」，指的是「廣告的工作」；第二個「廣告的」則可能兼指了「工作」和「做這個人工作的人」；第三個則專指「做這個人工作的人」。

例(6)

「坤樹，你回來了！」站在路上遠遠望到丈夫回來的阿珠，出於尋常的興奮地叫了起來。坤樹，驚訝極了，他想不透阿珠怎麼知道了？如果不是這麼回事，阿珠這般親熱的表現，坤樹認為太突然而過於大膽了；在平時他遇到這種情形，一定會窘上半天。(A13)

「這麼」替代了「阿珠知道了」這個事情。

3.1.3 省略 (ellipsis)

省略是語篇中的某些成分沒有出現，這樣可以避免重複、突出新訊息、銜接上下文。如例(7)和例(8)：

例(7)

「我就這麼大聲！」

(嘖! () 太過分。但是一肚子氣怎麼辦? 我又累得很, 阿珠真笨, 怎麼不替我想想, 還向我頂嘴。)(B5)

坤樹和阿珠吵架, 也自覺過份。「太過份」前面在語意上省略了「我這麼大聲」。

例(8)

() 臉上的粉墨, 叫汗水給沖得像一尊逐漸溶化的蠟像, () 塞在鼻孔的小鬍子, 吸滿了汗水, 逼得他不得不張著嘴巴呼吸, () 頭頂上圓筒高帽的羽毛, 倒是顯得涼快地飄顫著。他何嘗不想走進走廊避避熱? 但是舉在肩上的電視廣告牌, 叫他走進不得。新近, () 身前身後又多掛了兩張廣告牌, 前面的是百草茶, 後面的是蛔蟲藥。這樣子他走路的姿態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 累倒是累多了, 能多要到幾個錢, 總比不累的好。他一直安慰著自己。(A1)

這一整段的開頭, 沒有先行詞 (antecedant), 但我們都知道是圍繞著坤樹來講, 加上了「他」反而顯得累贅。

3.1.4 連接 (conjunction)

連接是運用各種邏輯關係的手段, 來表達遞進 (additive)、轉折 (adversative)、因果 (causal)、時間 (temporal) 等邏輯上的聯繫。下面例(9)是遞進; 例(10)是轉折; 例(11)是因果; 例(12)是時間。

例(9)

他在車站打了一回轉, 被游離般的走向站前路。心裏和體外的那種無法調和的冷熱, 向他挑戰。坤樹的反抗只止於內心裏面的咒詛而已。五六千公尺外

的那一層黃膽色的空氣又隱約的顯現，他口渴的喉嚨就要裂開，這時候，家，強有力的吸引著他回去。(A5)

這篇小說中提到「黃膽色的空氣」總共四次。第一次是在 A1 的時候，因為天氣很熱，坤樹走在路上，柏油路面光晃晃的，稍遠一點則蒙了一層黃膽色的空氣。第二次是 A3，那一層黃膽色的空氣並沒有消失。第三次是 A5，坤樹因為又熱又渴又餓，最後決定打道回府。例(9)的「又」，是 A5 的「黃膽色的空氣」回應 A1 和 A3 的「黃膽色的空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第四次是 A8，夫妻的僵局化解了，坤樹重新出發。因為心情愉悅，因此「再也看不到那一層黃膽色的阻隔」。

例(10)

「我就這麼大聲！」

(嘔!太過分。但是一肚子氣怎麼辦?我又累得很，阿珠真笨，怎麼不替我想想，還向我頂嘴。)(B5)

雖然坤樹自覺自己的行為太過份，但因為在大熱天穿著消防衣改做的廣告衣，實在很熱，建議老闆換一套服裝被拒之後的「一肚子氣」，遷怒到太太身上，構成了轉折。

例(11)

坤樹把小孩子還給阿珠，心突然沉下來。他走到阿珠的小梳粧臺，坐下來，躊躇的打開抽屜取出粉塊，深深的望著鏡子，慢慢的把臉塗抹起來。

「你瘋了!現在你打臉幹什麼？」阿珠真的被坤樹的這種舉動嚇壞了。

沉默了片刻。

「我，」因為抑制著什麼的原因，坤樹的話有些顫然地：「我，我，我……」(A17)

文中並沒有直接告訴我們，坤樹到底抑制著怎麼樣的想法，也許是了悟、悵然、諷刺、辛酸，或是連他自己也不明所以的感情，但是就導致了他說不出話來的結果。

例(12)

「這小孩子。」她實在也沒有什麼話可說。「給了他肥皂盒玩他還哭！」她放斜左邊的肩膀，回過頭向小孩：「你的盒子呢？」她很快的發現掉在地上的肥皂盒，馬上俯身拾過來在水盆裏一沾，然後摔了一下水，又往後拿給阿龍了。她蹲下來，拿起衣服還沒搓的時候，女主人又說話了。

「你手上拿著的這一件衫是新買的，洗的時候輕一點搓。」(C1)

文中交代了阿珠的洗衣和女主人的說話，形成了故事銜接的劇情。

3.2 詞彙銜接 (lexical cohesion)

詞彙銜接包括複現 (reiteration) 和同現 (collocation)。複現又可以分成重複 (repetition)、同義 (synonym)、上下義 (superordinate / hyponym) 等。

3.2.1 重複

重複是某個相同的成分多次出現。

例 (13)

當坤樹在屋裏納悶而急不可待的想踏出外面，阿珠揹著阿龍低著頭閃了進來。阿珠在對面竊視到坤樹喝了茶，一股喜悅地她跨過來的時間，正好是坤樹納悶的整段。看到妻子回來了，另一邊看到丈夫喝了茶了，兩個人的心頭像同時一下子放了重擔。阿珠還是低著頭，忙著把桌罩掀掉，接著替坤樹添飯。坤樹把前後的廣告牌子卸下來放在一邊，將胸口的釦子解開，坐下來拿起碗筷默默地吃了，阿珠也添了飯，坐在坤樹的對面用飯。他們一直沉默著，整個屋子裏面，只能聽到類似豬圈裏餵豬時的嚼嚼的聲音。坤樹站起來添飯，阿珠趕快地抬起頭看看他的背後，又很快的低下頭來扒飯。等阿珠站起來，坤樹迅速的看了看她的背後，在她轉身過來之前，亦將視線移到別的地方去。(A7+C5)

這是坤樹夫婦倆化解僵局的一段。主線索坤樹和副線索阿珠在這個地方合敘，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單線索發展，這一段用了比較多比例的重複。另外，例 (13) 中的「屋裡」「(低著)頭」「看」「喝了茶」「(添)飯」，也都是重複。

3.2.2 同義

這個部分其實還包括近義 (near-synonym) 和反義 (antonym)。同義或近義的詞彙聚集，除了避免重複之外，也起了銜接的作用。反義雖然意義相反，也呈現其關連性。如：

例 (14)

坤樹把小孩子還給阿珠，心突然沉下來。他走到阿珠的小梳粧臺，坐下來，躊躇的打開抽屜取出粉塊，深深的望著鏡子，慢慢的把臉塗抹起來。

「你瘋了！現在你打臉幹什麼？」阿珠真的被坤樹的這種舉動嚇壞了。

沉默了片刻。

「我，」因為抑制著什麼的原因，坤樹的話有些顫然地：「我，我，我……」

(A17)

「打臉」就是「用粉把臉塗抹起來」的意思。

3.2.3 上下義

一個上義詞可以有幾個下義詞，例如，「顏色」這個上義詞，可以包含像紅色、綠色、黑色、白色等下義詞。這個部分還包含局部詞 (meronym)，亦即整體與局部的關係。下義詞和局部詞也可以有銜接作用。如：

例 (15)

臉上的粉墨，叫汗水給沖得像一尊逐漸溶化的蠟像，塞在鼻孔的小鬍子，吸滿了汗水，逼得他不得不張著嘴巴呼吸，頭頂上圓筒高帽的羽毛，倒是顯得涼快地飄顫著。他何嘗不想走進走廊避避熱？但是舉在肩上的電視廣告牌，叫他走進不得。新近，身前身後又多掛了兩張廣告牌，前面的是百草茶，後面的是蛔蟲藥。這樣子他走路的姿態就得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累倒是累多了，能多要到幾個錢，總比不累的好。他一直安慰著自己。(A1)

多處的身體部位，構成了一組相關描述的銜接。

3.2.4 詞彙搭配

詞彙搭配並不是固定的套語，而是這些詞彙有比較高的比例會在上下文中連帶出現。這些詞彙搭配也產生了銜接作用。如例 (16-17)：

例 (16)

中學生放學了，至少他們比一般人好奇，他們讀著廣告牌的片名，有的拿電影當著話題，甚至有人對他說：「有什麼用？教官又不讓我們看！」他不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很愉快，看到每一個中學生的書包，漲得鼓鼓的，心裏由衷的敬佩。

(我們有三代人沒讀過書了。阿龍總不至於吧!就怕他不長進。聽說註冊需要很多錢哪!他們真是幸運的一羣!)(A10)

「中學生」、「放學」、「教官」、「書包」、「讀書」、「長進」、「註冊」等常常一起出現，形成了銜接。

例 (17)

坤樹一路想著昨晚的事情，不覺中已經到了家門口，一股悸動把他引回到現實。門是掩著，他先用腳去碰它，板門輕輕的開了。他放下廣告牌子，把帽子抱在一邊走了進去。飯桌上罩著竹筐，大茶壺擱在旁邊，嘴上還套著那個綠色的塑膠杯子。她泡了!一陣溫暖流過坤樹的心頭，覺得寬舒了起來。他倒滿了一大杯茶，駛直喉嚨灌。這是阿珠從今年夏天開始，每天為他準備的薑母茶，裏頭還下了赤糖，等坤樹每天路過家門進來喝的。阿珠曾聽別人說，薑母茶對勞累的人很有裨益。他渴得倒滿了第二杯，同時心裏的驚疑也滿了起來。平時回來喝茶不見阿珠倒不怎麼，但為了昨晚無理的發了一陣子牛脾氣的聯想，使他焦灼而不安，他放下茶，打開桌罩和鍋蓋，發覺菜飯都沒動，床上不見阿龍睡覺，阿珠替人洗的衣服疊得好好的。那裏去了?(A6)

「大茶壺」、「壺嘴」、「泡茶」、「薑母茶」、「喝茶」、「赤糖」等構成了詞彙搭配上的關係，也形成了銜接。

4. 進一步的問題討論

4.1 銜接與連貫的關係

4.1.1 銜接手段是否必需

Halliday & Hasan(1976)的語篇銜接理論提出之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不管是贊成的或是反對的。語篇銜接理論的提出，其貢獻是語篇連貫不再是人們的直覺語感，或是零星片段的修辭手段，而是有語言規律可依循，可以是語言的系統現象。在他們之前，沒有人對這樣的語言現象做系統性的研究。

但是，批評者也不少，像 Widdowson、Enkvist、Morgan，以及程雨民、周光亞、武果、林紀誠等²。這些反對者的焦點，主要都集中在「語言形式的銜接手段是否是必需」的討論上。他們認為，語篇連貫可以不藉由銜接手段而達成。如例（18-20）³：

(18) 甲：你明天能去愛丁保嗎？

乙：B. E. A. 機師罷工。

(19) 甲：這個嬰兒都在晚上哭嗎？

乙：他才兩個月大。

(20) 甲：靠近點。

乙：好。(靠近甲) 他要跟我說秘密。

上面例子說明，言談會話有其言外之意，即使沒有各種銜接環 (cohesive ties)，甚至在例 (20) 中受話者誤解了發話者的意圖，這些語篇在意義上也仍然是連貫的。

反過來說，即使有銜接手段，也不能保證就具有意義連貫。如下面這個為批評者所反覆使用的例子⁴：

(21) 我買了一部福特車。威爾森總統所開到官邸的車子是黑色的。黑人英語一直受到廣泛討論。會長們的討論上個禮拜結束。一個禮拜有七天。每天我都會餵我的貓。貓在墊子上。墊子 (mat) 有三個字母。

朱永生、嚴世清 (2002: 79-80) 曾經對這樣的批評提出兩點反駁。他們說：

「然而，Enkvist 及其支持者們在對 Halliday 展開批評時，忘記

了兩點：第一，Halliday 從一開始就明確指出，銜接不是連貫

² 請參朱永生、嚴世清 (2002: 71-76)。

³ 請參朱永生、嚴世清 (2002) 第 4 章，例子為英文，本文將之譯成中文，下同。

⁴ 原文是英文，本文將之譯成中文。原文如下：I bought a Ford. A car in which President Wilson rode down the Champs Elysees was black. Black Englis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Th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s ended last week. A week has seven days. Every day I feed my cat. The cat is on the mat. Mat has three letters.

的唯一手段或標準；第二，Halliday 認為連貫的語篇在語域方面必須是一致的，而在語域方面保持一致的重要條件是整段話語有一個宏觀結構，而任何一個宏觀結構都必須有一個中心話題。……如果我們把上面講到的兩點都考慮到，就不難看出，類似「福特車」這樣的例子並沒有多少說服力。」

我們且不論像例子(21)這樣具備銜接但並不連貫的例子。即使是像例(22)變成了例(23)這樣的情形⁵，也會導致不連貫。

(22) 沃爾特·迪斯尼 1901 年生於芝加哥。他從小就著了迷似地總想當個著名的藝術家。他拿著自己的畫去了報館。但是，人家對他的畫並沒有興趣。

(23) 但是，人家對他的畫並沒有興趣。他拿著自己的畫去了報館。沃爾特·迪斯尼 1901 年生於芝加哥。他從小就著了迷似地總想當個著名的藝術家。

Halliday & Hasan 的語篇銜接，主要著重在詞彙句法層次。但上面例(18-20)的銜接，似乎並不只在詞彙語法層。這也就是為什麼胡壯麟(1994)在 Halliday & Hasan 所探討的基礎上，又在其他不同的語言層次上增加了許多類型。

像 Widdowson、Enkvist 等人反對 Halliday 認為只要根據語言形式就可以決定是否是連貫，朱永生、嚴世清認為這是出自於誤解，「在 Halliday 看來，要使語篇連貫，必須滿足銜接這個重要的但並非唯一的條件。」但他們也指出，Halliday 理論自身也有不足：連貫缺乏明確界定、語域缺乏足夠論述、過份強調銜接作用等。他們提出三點修改意見：(1) 明確連貫的真正含意。(2) 修正銜接與連貫的關係，銜接是連貫的可能手段，不是連貫的必備條件。(3) 進一步闡明語域的一致性，及其在語篇中的要求。

4.1.2 〈兒子的大玩偶〉中的不銜接：「情景語境」上的不銜接

針對 Halliday 理論自身的不足，朱永生、嚴世清提出修正意見。其中一條他們認為，語篇的連貫應該包括銜接和不銜接兩種方式。那我們回頭來看，〈兒子的大玩偶〉一文中，除了上面所羅列的銜接情形之外，有沒有不銜接的情形？

⁵ 例子引自魯忠義、彭聘齡(2003：52-53)。

基本上，既定的文學作品，在語篇上已經是連貫的，我們應該看不到不連貫的作品。因此像例（21）這樣故意捏造的反例並沒有說服力，在現實語言活動中，無論是文學作品或是一般會話，我們應該看不到這樣銜接但不連貫的情形。

言談的言外之意的不銜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碰到，但這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兒子的大玩偶〉中的不銜接，不是言外之意的不銜接，而是「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上的不銜接，也就是「語域（register）」上的不銜接。語域和情景語境的關係，學者有不同看法。本文採 Martin（1992，2000）的看法，語域大致等同於情景語境的概念。

情景語境是由語場（field of discourse）、語旨（tenor of discourse）和語式（mode of discourse）三種內容所組成的語意概念。語場是指所談論的交際內容，所正在發生的事情；語旨是指參與交際的角色，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角色關係；語式是指交際方式，書面的或是口語的。語場、語旨和語式是情景語境的組成成分，是語域的三個變體，它們決定了語域的選擇。

〈兒子的大玩偶〉在語域上的不銜接，主要表現在情景語境當中的「語旨」上。如下面例子：

例（24）

他笑著。影子長長地投在前面，有了頭頂上的牌子，看起來不像人的影子。街童踩著他的影子玩，遠遠的背後有一位小孩的母親在喊，小孩子即時停下來，以惋惜的眼睛目送他，而也以羨慕的眼睛注視其他沒有母親出來阻止的朋友，坤樹心裏暗地裏讚賞阿珠的聰明，他一再回味著她的比喻：「大玩偶，大玩偶。」

（A9）

「龍年生的，叫阿龍不是很好嗎？」

（阿珠如果讀了書一定是不錯的。但讀了書也就不會是坤樹的妻子了。）

「許阿龍。」

「是不是這個龍。」

（戶籍課的人也真是的，明知道我不太熟悉字才請他替我填表，他還那麼大

聲的問。)

「鼠牛虎兔龍的龍。」

「六月生的，怎麼不早來報出生？」

「今天才取到名字。」

「超出三個月未報出生要罰十五元。」

「連要報出生我們都不知道咧。」

「不知道？那你們怎麼知道生小孩？」

(真不該這樣挖苦我，那麼大聲引得整個公所裏面的人都望著我笑。)(B7)

中學生放學了，至少他們比一般人好奇，他們讀著廣告牌的片名，有的拿電影當著話題，甚至有人對他說：「有什麼用？教官又不讓我們看！」他不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很愉快，看到每一個中學生的書包，漲得鼓鼓的，心裏由衷的敬佩。

(我們有三代人沒讀過書了。阿龍總不至於吧！就怕他不長進。聽說註冊需要很多錢哪！他們真是幸運的一羣！)(A10)

例(24)中包含A9、B7和A10三個部分。A9在敘述玩土的小孩對坤樹感到好奇；B7是回憶去替兒子報戶口被挖苦；A10則敘述坤樹羨慕中學生可以唸書。A9和A10用第三人稱觀點、一般敘述句來進行。B7是回憶過去事件當時的對話，用第三人稱觀點、對話句來進行。B7和A10又有回到現實情境下的內心批判，是用第一人稱觀點、獨白來表達。A9、B7和A10彼此之間，甚至B7和A10內部本身，都造成了不銜接。即使是同樣回憶過去的事件對話，B7坤樹與戶政人員的正式交談、關係疏遠、地位一高一低的語旨，與B5坤樹與老婆的非正式交談、關係親近、地位平等的語旨不同，也與B2坤樹和大伯吵架時的非正式交談、關係親近、有上下尊卑等級有別。這種不銜接，除了用語言形式來表現之外，也用非語言形式（如括號、引號等標點符號）來表現。

如果我們把例子(24)拿來和洪醒夫的〈黑面慶仔〉以及楊達的〈送報伙〉互相參照比對的話，那麼就可以發現〈兒子的大玩偶〉在銜接上有其特殊之處。洪醒夫的〈黑面慶仔〉以及楊達的〈送報伙〉在做插敘切換時，雖然也是回憶過去，但是有清楚的銜接痕跡，其語域仍然與現實一致。如：

例 (25)

這時才過了「芒種」，種子剛抽新穗。黑面慶仔雖然走在田埂上，那一大片無涯無際的青綠色稻海，卻依然漫到膝蓋以上來。八點鐘恐怕有了。陽光普照。到處是一片飽含著露水的青翠，遠山近樹，的確一番好風景。黑面慶仔裸露的雙腳，早被露水打溼了，就是身上僅有的那截短褲，也被田埂兩邊的稻葉溼潤得可以了。他急急忙忙的走著走著，腦海裡卻浮現出另一個經常縈繞不去的景象來。

同樣是早晨，同樣亮麗的陽光，同樣一大片無涯無際的青翠。阿麗穿一身豔紅衣褲，忙亂驚死若喪家之犬的奔竄於這片青翠之中。不時驚恐地回頭張望，不時發出尖銳悽怖的叫聲。而站在自家門口的黑面慶仔，卻只能一動也不動地看著阿麗數度跌倒又數度站起，終於越去越遠，景物越來越模糊，最後只感覺一點寂寞的紅，消失在一片模糊的青翠之中。黑面慶仔久久無力移動腳步，也無力舉手拭淚。

……

哪知道阿麗一看到他，竟像看到魔鬼一樣，渾身顫抖，嘴裡發出驚恐的叫聲。黑面的盡量裝出笑容可親的樣子，嘴裡說些安慰的話，叫她不要怕，同時一步一步極為緩慢的走過去，心裡冀望著父女之間的誤會能藉著種種親愛的舉動表現而消弭於無形，那裡知道阿麗並不能體會他的意思，他進一步，阿麗退一步，最後竟然把阿麗逼到牆角，當他把那一碗鹹蔔粥連同一雙筷子以右手拿著，緩慢的伸到阿麗面前的時候，原本縮在牆角不住打抖的阿麗竟然尖叫一聲，跳起來，揮開他的手，打翻了碗筷，奪門而出，黑面慶隨後趕出來時，穿一身豔紅衣褲的阿麗，已忙亂驚恐的奔竄於那一大片無涯無際的青翠之中了。

如今田園依舊青翠，遠山近樹，的確一番好風景。阿麗此刻卻躺在床上，她生了，生了一個白白胖胖長相清俊體面的男嬰，卻不知誰是這男嬰的父親。黑面慶仔走在田埂上，看到早晨的陽光下一大片青翠的稻田，不由得回憶起女兒曾經在早晨亮麗的陽光下逃竄到青翠稻田中的情景。他智能不足的女兒阿麗

遭人強姦，懷了一個小雜種，遭到黑面慶仔的痛打。黑面慶仔事後很愧疚想要彌補，阿麗卻驚恐得逃竄到稻田中。洪醒夫的〈黑面慶仔〉，是利用「亮麗的陽光，青翠的稻田」作為插敘的切換場景。

另外，楊逵的〈送報伕〉則利用「上野公園」作為插敘的切換場景。如：

例（26）

我想到這個惡鬼一樣的派報所老闆就膽怯了起來，甚至想逃回鄉間去。然而，要花三十五圓的輪船火車費，這一大筆款子就是把腦殼賣掉了也籌不出來的，我避開人多的大街走，當在上野公園底椅子上坐下的時候，暫時癱軟了下來，心理面是怎樣哭了的呀！

……

沉在這樣回憶裡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太陽落山了，上野底森林隱到了黑暗裡，山下面電車燦爛地亮起來了，我身上感到了寒冷，忍耐不住。我沒有吃午飯，覺得肚子空了。

〈送報伕〉的主人翁楊君在日本受到報社老闆的剝削，既氣憤又傷心地坐在上野公園的椅子上，然後回想起台灣家鄉也是被日本人剝削折磨，父親還因此病死，自己才遠赴日本求發展。而從回憶中回神過來時，太陽已經下山了，肚子也餓了，但是場景還是在上野公園。

但是〈兒子的大玩偶〉文中並沒有類似這樣的銜接痕跡；作者並沒有在文中明顯交代哪些是回憶過去的插敘，也並沒有運用相同的意象或是時空場景來作切換的標誌。本文認為，〈兒子的大玩偶〉的不銜接，乃是基於其文中所塑造的情景語境並沒有明顯的語言形式作為銜接手段；這樣的不銜接，是作者有意在情景語境外獨樹一格的創作，換句話說，是作者故意利用情景語境不銜接的突兀手段，來交代情景語境的切換。

但是，這一篇文章大概沒有人會認為不連貫。因此，Halliday & Hasan（1976，1989）認為連貫的語篇在語域方面必須一致，這樣的要求在〈兒子的大玩偶〉中並沒有得到實現。

4.2 語類（genre）的制約

4.2.1 語域和語類的關係

本文採用 Martin (1992, 2000) 的看法，認為「語域」和「語類」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概念。

Halliday (1978, 1994) 認為，語域是「語言的功能變體 (functional variety of language)」，是配合某個情景類型的語意選擇。語域和方言 (dialect) 雖然都是語言變體，但兩者概念不同。方言變化是根據語言使用者 (according to user) 而言；而語域變化是根據語言的使用 (according to use) 而言。換句話說，一個人可能一輩子只會說一種方言，但他可能隨時因語境不同而改變成不同的語域，說的仍然只有一種方言；或是這個人會說好幾種方言，但他在相類似的語境中都採用相類似的語域，儘管他用許多不同的方言表達。

Halliday (1978, 1994) 以及 Halliday & Hasan (1976, 1989) 把語域和語類的概念放在同一個層次，屬於情景語境，情景語境的組成成分分為語場、語旨、語式三大變體，並對它們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們並沒有對語境層次進行進一步的區分，雖然承認語境有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兩種表現方式。而 Martin (1992, 2000) 則把語境進行切分，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分屬於不同的層面，文化語境的層次在情景語境的層次之上。Martin 認為語域是情景語境的概念，語類是文化語境的概念；語類層次高於語域，語域是語類的體現形式。

簡單地說，語類可以說就是語篇的類型。對於語類的概念，現今已經從傳統的侷限於文學體裁的看法，擴大到了非文學的語料，包括廣告、新聞報導、科技論文等。例如，語類可以分為書面及口語，書面又可以分為文學和非文學，文學又可以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口語的對話語類可以有買賣、閒談、講電話等。語類的劃分涉及粗細精密問題，不是本文討論重點。

本文採用 Martin 的看法，語篇有自己的語域，透過語言形式特徵而呈現，而這個語域又屬於某個語類。我們可以把語言層次整理如下表：

| | 語言層次 | 語言理論 |
|------|------|------|
| 言外系統 | 文化語境 | 語類 |
| | 情景語境 | 語域 |

| | | |
|------|------------------|------------------|
| 語言系統 | 意義 措辭 音的結構 | 語意 詞彙語法 語音 |
|------|------------------|------------------|

其中「情景語境」所牽涉的是說話現場的相關訊息，包括交際活動的時間、地點、話題（語場），參與者的相互關係（語旨），以及交際的媒介（語式）等。而「文化語境」則包括了特定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習俗，特定文化相關的會話規則，客觀世界的共有知識，以及主觀世界的心理因素等。例如，胡壯麟等（2005：293）就曾以打電話為例，來說明文化語境的差異：「美國人打電話時第一個講話者一般都是接電話者，第一句話是自報家門，而中國人打電話時雖然第一個講話者也是接電話者，但他第一句話的功能卻是詢問對方是誰。電話結束前，美國人都要說一聲“再見”，而這句話中國人可說可不說。所以當不懂美國文化習慣的中國人給美國人通話時，很可能因為不講“再見”就掛電話而給對方造成突兀甚至不禮貌的印象。」這是會話規則在特定的文化語境當中所顯現的差異。

4.2.2 〈兒子的大玩偶〉中的語類制約：「文化語境」上的銜接

〈兒子的大玩偶〉的每個插敘，會經過兩個情景語境的切換，從現實進入回憶過去，又從回憶結束進入現實，但是在切換當中並沒有明顯的語言銜接形式。〈兒子的大玩偶〉中有 10 個插敘，那麼就會有 20 個情景語境的切換；如果再加上回憶過去事件的時候，又切換到進入現實狀態的心理活動的話，那麼總共就會有超過 40 個以上的情景語境切換。〈兒子的大玩偶〉一文的語言特色，就在於讓讀者在閱讀一篇小小的短篇小說時，穿梭在無數次的情景語境切換當中。〈兒子的大玩偶〉作者這種故意利用情景語境上不銜接的突兀手段，可能會讓讀者不知所云，至少在讀者的閱讀連貫上產生阻礙。

但是，透過文化語境上的語類制約，仍然讓這篇文章得到銜接與連貫。像作者黃春明對這種語域的切換，雖然在情景語境上的安排讓讀者的閱讀產生阻礙，但是他也安排了一些文化語境上的銜接痕跡作為線索。今整理如下表：

| | 回憶過去 | 銜接痕跡 | |
|----|----------------------|------------------|----|
| B1 | 向老闆毛遂自薦，獲得工作，小孩可以不用拿 | 想到這裡，坤樹禁不住也掉下淚來。 | A2 |

| | | | |
|-----|--------------------|-------------------------------------|-----|
| | 掉 | | |
| B2 | 與大伯吵架 | 想，是坤樹唯一能打發時間的方法。 | A3 |
| B3 | 受妓女嘲笑 | 我要找仙樂那一家剛才依在門旁發呆的那一個，他這樣想著。 | A4 |
| B4 | 剛開始時的招來眼光 | 再也沒有人對他感到興趣 | A4 |
| B5 | 夫妻吵架 | 坤樹一路想著昨晚的事情 | A6 |
| B6 | 小丑模樣，逗兒子阿龍，是兒子的大玩偶 | 他一再回味著她的比喻：「大玩偶，大玩偶。」 | A9 |
| B7 | 替兒子報戶口 | 看到每一個中學生的書包，脹得鼓鼓的，心裡由衷的敬佩。 | A10 |
| B8 | 應徵失利 | 坤樹亦曾到紙廠、鋸木場、肥料場去應徵過。……他始終不明白為什麼被拒絕。 | A10 |
| B9 | 打算拿掉小孩 | 往事一幕一幕地又重現在腦際。 | A12 |
| B10 | 對妻子故弄玄虛 | 這樣錯綜的去想過去的事情，已經變成了坤樹的習慣。 | A15 |

從上面表列看來，黃春明往往把銜接痕跡放到回憶過去的後面。這種讓讀者起先不明所以、後來豁然開朗的作法，正是作者利用情景語境不銜接而文化語境卻銜接的手段，來製造閱讀效果的意圖。茲把上面文化語境的銜接說明如下，其中 B1、B2、B3、B5、B6、B9、B10 是屬於客觀世界的共有知識，B4 是主觀世界的心理因素，B7 是特定的文化傳統，B8 則是特定文化相關的會話規則：

4.2.2.1 客觀世界的共有知識

上表中的 B1、B2、B3、B5、B6、B9、B10 等 7 個回憶過去的銜接痕跡是「想」⁶，A3 中所說「寂寞與孤獨自然地叫他去做腦子裏的活動；對於未來他很少去想像，縱使有的話，也是幾天以後的現實問題，除此之外，大半都是過

⁶ B6 的「回味」以及 B9 的「重現在腦際」，可以說是「想」的另一種說法。

去的回憶，以及以現在的想法去批判。」應該是作者對這樣處理的暗示。其實這些「想」的銜接痕跡並不都針對回憶而言，即使 B1 的「想到這裡」以及 B5 的「想著昨晚的事情」帶有針對性，是指回想過去事情的話，那麼 B2 的「想」也並未明指是想什麼事，B3 也不是針對「回想」受妓女嘲笑這件事，他想的是總有一天他要嫖個妓來雪恥。

小說常常利用作品人物的想過去作為插敘，黃春明並不是唯一的創造者。只是，一般其他小說作品中的插敘，如前面所說的〈黑面慶仔〉和〈送報伙〉，多半運用相同的意象或是相同的時空場景來作切換的標誌，而〈兒子的大玩偶〉作者則多半安排在回憶之後，藉著交待「想」來與前面的回憶過去相呼應。

坤樹的工作就是每天同樣的繞圈子，從天亮到夜晚，從大街到小巷，那得走上幾十趟。〈兒子的大玩偶〉在故事的敘述部分所貫串的就是「想」，作者安排了坤樹打發時間的辦法就是「老是一直想」。想可以想過去、想現在、想未來，而作者安排坤樹的想是想「過去」，讓「想」和那些突兀的許多「回憶」產生銜接效果。整篇〈兒子的大玩偶〉就是透過讓文中主角老是一直想的情節，讓讀者以之與回憶過去的插敘產生連結，來理解這篇文章；也就是說，讀者在客觀認識上知道「想」很自然會與過去、現在或未來相連結。這是利用人們的共有知識來達到銜接和連貫的手段。

4.2.2.2 主觀世界的心理因素

B4 的情形則是透過主觀世界的心理因素來產生連貫，如：

例 (27)

看看人家的鐘，也快三點十五分了。他得趕到火車站和那一班從北來的旅客沖到照面；這都是和老闆事先訂的約，例如在工廠下班，中學放學等等都得去和人潮沖個照面。

時間也控制得很好，不必放快腳步，也不必故意繞近，當他走出東明里轉向站前路，那一班下車的旅客正好紛紛地從柵口走出來。靠著馬路的左邊迎前走去；這是他幹這活的原則，陽光仍然熱的可以烤蕃薯，下車的旅客匆忙的穿過空地，一下子就鑽進貨運公司這邊的走廊。除了少數幾個外來的旅客，再也沒有人對他感到興趣，要不是那幾張生疏而好奇的面孔，對他有所鼓勵的話，

他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是有把握的，隨便捉一個人，他都可以辨認是外地的或是鎮上的，甚至於可以說出那個人大部分在什麼時間，在什麼地方出現。

無論怎麼，單靠幾張生疏的面孔，這個飯碗是保不住。老闆遲早也會發現。
他為了目前反應，心都煩了。

(我得另做打算吧。)

此刻，他心裏極端的矛盾著。(A4)

「看哪!看哪!」

(開始那一段日子，路上人羣的那種驚奇，真像見了鬼似的。)

「他是誰呀？」

「哪兒來的？」

「咱們鎮裏的人嗎？」

「不是吧!」

「唷!是樂宮戲院的廣告。」

「到底是那裏的人呢？」

(真莫名其妙，注意我幹什麼？怎麼不多看看廣告牌？那一陣子，人們對我的興趣真大，我是他們的謎。他媽的，現在他們知道我是坤樹仔，謎底一揭穿就不理了，這干我什麼？廣告不是經常在變化嗎？那些冷酷和好奇的眼睛，還亮著哪!)(B4)

反正幹這種活，引起人注意和被奚落，對坤樹同樣是一件苦惱。(A5)

B4 是坤樹剛開始當三明治人時很引人注意的回憶。前面 A4 說「再也沒有人對他感到興趣」，是指引人注意的「情景不再」；其預設情況是坤樹的打扮過去曾經引人注意，情景不再容易讓人回想起當初引人注意的景況。坤樹的打扮後來已經讓人見怪不怪，「憶想當年」的心理因素，讓情景不再與當初引人注意的回憶，形成了對比銜接。這是利用人們在主觀世界的思維當中很容易產生的心理因素作為銜接手段。

4.2.2.3 特定的文化傳統

我們以上面的例子(24)來作說明：

例 (24)

他笑著。影子長長地投在前面，有了頭頂上的牌子，看起來不像人的影子。街童踩著他的影子玩，遠遠的背後有一位小孩的母親在喊，小孩子即時停下來，以惋惜的眼睛目送他，而也以羨慕的眼睛注視其他沒有母親出來阻止的朋友，坤樹心裏暗地裏讚賞阿珠的聰明，他一再回味著她的比喻：「大玩偶，大玩偶。」

(A9)

「龍年生的，叫阿龍不是很好嗎？」

(阿珠如果讀了書一定是不錯的。但讀了書也就不會是坤樹的妻子了。)

「許阿龍。」

「是不是這個龍。」

(戶籍課的人也真是的，明知道我不太熟悉字才請他替我填表，他還那麼大聲的問。)

「鼠牛虎兔龍的龍。」

「六月生的，怎麼不早來報出生？」

「今天才取到名字。」

「超出三個月未報出生要罰十五元。」

「連要報出生我們都不知道咧。」

「不知道？那你們怎麼知道生小孩？」

(真不該這樣挖苦我，那麼大聲引得整個公所裏面的人都望著我笑。)(B7)

中學生放學了，至少他們比一般人好奇，他們讀著廣告牌的片名，有的拿電影當著話題，甚至有人對他說：「有什麼用？教官又不讓我們看！」他不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很愉快，看到每一個中學生的書包，漲得鼓鼓的，心裏由衷的敬佩。

(我們有三代人沒讀過書了。阿龍總不至於吧！就怕他不長進。聽說註冊需要很多錢哪！他們真是幸運的一羣！)(A10)

B7 是坤樹回憶替兒子報戶口時，受到公所戶政人員的挖苦。作者在這個插敘後面，安排了碰到正處求學時期的中學生。坤樹敬佩中學生的書包裡裝滿了

書，脹得鼓鼓的，是因為為生活所苦的坤樹沒能讀書識字，而在他所處的文化傳統當中，讀書識字可以受人尊敬，社會評價很高。坤樹受人挖苦的理由正是因為沒唸書不識字，受人挖苦的情節可以和敬佩中學生的情節產生對比銜接，這是由特定的文化傳統所塑造而成的銜接手段。

4.2.2.4 特定文化相關的會話規則

B8 的情形則是透過特定文化的會話規則來產生連貫，如：

例 (28)

兩排高大的桉的路樹，有一邊的影子斑花的映在路面，從那一端工業地區走出來的人，他們沒有中學生那麼興奮，滿臉帶著疲倦的神色，默默地犁著空氣，即使有人談笑也只是那麼小聲和輕淡。找這活幹以前，坤樹亦曾到紙廠、鋸木廠、肥料廠去應徵過，他很羨慕這羣人的工作，每天規律的在這個時候，通過這涼爽的高桉路回家休息。除此之外，他們還有禮拜天哪。他始終不明白為什麼被拒絕。他檢討過。他是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A10)

「你家裏幾個人？」

「我和我的妻子，父母早就去世了。我的.....」

「好了好了，我知道。」

(真莫名其妙!他知道什麼?我還沒說完咧。他媽的!好容易排了半天隊輪到我就問這幾句話?有些人連問都沒有，他只是點點頭笑一笑，那個應徵的人隨即顯得那麼得意。)(B8)

黃昏了。(A11)

B8 是坤樹對過去曾經應徵失利的回憶。前面 A10 說他曾經應徵過紙廠、鋸木場、肥料場，但都不得其門而入；後面 B8 則是回憶應徵時與主事者的對話情況。在坤樹所處的社會裡，詢問應徵者的家庭狀況是應徵面談時常見的會話規則，但是主事者不耐煩地終止對他的面試，握有權勢的一方在會話交際中故意表現不禮貌和刻意中斷的行為，與面試另外某些人時連問都沒有問就錄取的情形，形成了對比。面試時不論問多問少，也不論表現如何，都不影響錄取與否

的既定結果，這種靠關係走後門的特定文化，要能辨認得出的讀者才能夠理解。這是利用人們對特定文化有其特定會話規則的認識所塑造出來的銜接手段。

5. 結語

本論文透過〈兒子的大玩偶〉這篇小說，試圖從語境的語域及語類層次，探討如何制約語篇銜接而產生連貫。語篇不但有語法銜接和詞彙銜接等語言形式的作用，也受到文化傳統和世界知識等文化背景的影響。一個連貫的小說語篇，總有其規律的銜接方式；本文在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的層次當中，探討其如何運用言外層次的銜接手段來達到連貫，通過對作者所刻意安排之語境的分析，讓我們對情景語境及文化語境的瞭解，提升到理性的程度。

參考書目

-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 A. K. 1985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Halliday & Hasan 1985 (1989)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J. R. 1992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 Martin, J. R. 1997 (2000) *Analysing Genre: Functional Parameters*, in Frances Christie & J. R. Martin (ed.) *Genre and Institutions: Social Processes in the Workplace and School*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 Robins, R. H. 著，許德寶等譯 1997 《簡明語言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寅 2005 《認知語言學探索》重慶出版社。

- 王寅 2006《認知語法概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古繼堂 1992《台灣小說發展史》文史哲出版社。
- 白少帆等 1987《現代台灣文學史》遼寧大學出版社。
- 朱永生、嚴世清 2001（2002）《系統功能語言學多維思考》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朱永生、嚴世清、苗興偉編著 2004《功能語言學導論》，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任紹曾 2003〈詞匯語境線索與語篇理解〉《外語教學與研究》4:251-258。
- 何自然 1988（2001）《語用學概論》湖南教育出版社。
- 洪醒夫 1992《洪醒夫集》前衛出版社。
- 封宗信編著 2006《現代語言學流派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 胡壯麟 1994《語篇的銜接與連貫》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胡壯麟 1996〈有關語篇銜接理論多層次模式的思考〉《外國語》1: 1-8。
- 胡壯麟 2000《功能主義縱橫談》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李戰子（編著）1989（2005）《系統功能語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 曹逢甫 2004《從語言學看文學：唐宋近體詩三論》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張建理 1998〈連貫研究概覽〉《外語教學與研究》4:40-46。
- 張德祿 1993〈語篇連貫與語篇的非結構性組織形式——論語篇連貫的條件〉《外國語》3: 1-6。
- 張德祿 1999〈語篇連貫研究縱橫談〉《外國語》6:24-31。
- 張德祿 2000〈論語篇連貫〉《外語教學與研究》2:103-109。
- 張德祿 2001〈論銜接〉《外國語》2:23-28。
- 黃春明 1983《兒子的大玩偶》大林文庫。
- 黃國文 2001《語篇分析概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 程琪龍（編著）1994《系統功能語法導論》汕頭大學出版社。
- 楊逵 1998《楊逵全集·第七卷小說卷》文化保仔籌備處。
- 葉石濤 1987（1998）《台灣文學史綱》春暉出版社。
- 劉潤清編著 1995（1999）《西方語言學流派》，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魯忠義、彭聘齡 2003《語篇理解研究》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徐富美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gefmsu@saturn.yzu.edu.tw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he Sandwich*

Man

Fu-mei HSU

Yuan Ze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aiwanese novelist Chun-ming Huang's *the Sandwich Man* from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The work's style exhibits a subtle cohesion not evident from a superficial reading. In this paper I first discus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then its lexicogrammatical cohesion following Halliday & Hasan's (1976) framework, and I explain that the cohesion found in *the Sandwich Man* is on the level of cultural context. Finally I show how *the Sandwich Man* uses cohesive types of cultural context to produce its coherence. The linguistic analysis used in this paper helps expand the scope of such studies to include J. R. Martin's genre level.

Key words: *the Sandwich Man*, text, cohesion, coherence,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10.15 “Pragmatics”, Chapter 11 導讀，

成功大學外文所黃聖嫻同學

第十一章 語用學之社會面向

11.1 語言學與社會(p.290)

11.1.1 簡介(p.290)

傳統上語言學分為兩分支：理論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在傳統上，前者帶有‘實際(real)’科學的名聲，後者被視為語言學的弱點，容易受‘非語言學’的外在因素影響。從語用學被視為獨立研究領域之後，語用學的最大特徵便是企圖停止這種分支的情況。語用學提醒語言學家要注意語言使用者本身，因為語言使用者是語言學理論的來源。語言學做為一種科學，要將其融合於實際運用上有其難度，然而語用學被視為語言學中較脫離科學的部份，因此補足了傳統語言學之不足。

‘語言使用者’在一開始便視為語用學的支柱。由 Charles Morris 在 1938 年提出，是根據 Charles S. Peirce 在 1860 年代的作品而來，‘pragmatics’一詞與語言使用者息息相關，由此可看出語用學與句法學和語意學大大不同。

語言使用者必須在社會情境中才使其語言行為有意義。語用學開啓了對語言習得和語言使用的社會觀點，語用學最後與長期研究語言習得與語言使用的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教育家等攜手研究這些領域。

然而語用學與這些相鄰的領域(可再加上人類學、社會學和應用語言學的其他分支)有何不同?

答案在於語用學重視語言使用者和語言使用的情境。此外，在語用學的觀點下，個人能力的發展是受特定社會因素(家庭、學校、和同儕等)影響，這些因素從一開始的語言習得到往後第二外語學習都造成影響。

早期的語用學研究專注在探討學校與家庭環境，在 50 到 60 年代 Basil Bernstein 建立一套兒童學校表現和社會背景的正面相關模式，發現學校表現受到學習者早年在家庭中的發展狀況所影響，整體而言，白人中產家庭兒童在校表現相較於其他較低階級同學佳。

社會理論一直以來對這些統計結果並沒有提供解釋，學習過程中語用學的影響尚未被發現。直到社會的優勢(social domination)狀況被凸顯之後，才發現這些語用特性與教育中語言的使用一樣重要。這些最後轉變成文化產物的‘所有權’問題和所有權在‘霸權’下如何分配的問題。

11.1.2 語言與教育(p.291)

11.1.2.1 Who's (not) afraid of the Big Bad Test? (p.291)

教育是給那些負擔得起教育的人。我並非專指教育所需的高花費像是在美國等國家(最好的教育機構通常在‘自由事業(free enterprise)’系統)，也包含出身背景的特權。任何想在美國大學或學院讀書的人在進入前必須參加考試。這些考試僅管是做為公平一致的智商與學業能力測驗，但實際上成為了追求高等教育的阻礙，用來去除那些文化思考不同於美國主流的人。多數教育者同意，測驗對於學術的成就而言是無用的。然而，測驗還是存在，因為測驗能去除不喜歡的因素，只保留那些不會造成問題的人。

測驗適合白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少數族群學生與外國人在這些測驗中表現較差。時常可以發現外國學生在 GRE 的數理部分表現優秀，但在口語部分幾乎失敗。這時我們便需要去觀察語言在這些測驗中所產生影響。

主要關鍵在於研究者所謂的‘潛移默化(hidden curriculum)’。學校不僅要教授專業知識，相同重要的是要塑造強化其文化態度與信仰。這些態度為何，其實就是回到社會權力的問題:主流態度反映出社會強權。就語言而言，能夠決定學校使用或接受何種語言(同時也壓抑其他語言)的人通常也是用權力壓迫大多數人的人，特別是藉由控制語言行為來壓迫。

最明顯的語言壓抑例子就是一個或數個的語言中的‘低階語(low dialects)’和‘高

階語(high dialects)’。理想中，道德與語言應該是人人義務，每個人應該負擔的起，然而真實卻並非如此。若宣佈將英語作為‘美國的官方語言’，這時就對西班牙語不公平了，這種經由社會控制語言所造成的不公平稱為‘語言控制’。語言控制是在面對現今教學法時常用的觀念。

11.1.2.2 特權(p.293)

‘沒享受適當權力的(underprivileged)’在語言與使用上反映出語言是人的特權，此特權通常分配不均。基本上，那些未能享受語言權力者也是那些失去其他像是教育、工作、文化產物、居住、健康照護、退休和老年照護等的人。通常語言與社會資源缺乏的小孩也難有學術成就和成為中輟生。語言學者與教育家便特別專注此族群的狀態。

語言訓練的‘補救法案’由 60 年代開始，稱為‘head start’計畫，企圖給沒有享受適當權力的北美貧民區的孩子機會與其他白人小孩並駕齊驅，藉由教授他們一些技能(特別是語言能力)，讓他們能夠跟上一般的課程規劃。這些計畫的通常沒能長久下去，一方面因為教學內容只專注在技巧的傳授，而沒有與實際使用情境相結合，或是因為沒有享受文化或教育等應有權利的孩子他們本身的社會情況。

Bernstein 假設社會底層的孩童，因為其社會出身，而沒有機會接觸到學校的語言教育，而不能理解學校使用的語言，因此他們的學業表現很明顯的低於中產或較高階級家庭的小孩，學校使用的語言對這些中產或高階級家庭的小孩而言很一般，因為他們一直在生活中接觸到。

Bernstein 提到‘語碼(code)’的觀念，語碼代表清楚可辨的說話方式。指涉爸媽時用‘他’和‘她’來代替，便是一種特定的語碼(這種語言使用方式在作者本身的環境是不被接受的，作者為中產階級家庭)。其他像是回應語的使用(you know 與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附加問句的使用(isn't it, doesn't it); 較少見動詞與形容詞的使用; 過度使用俚語; 常用語與陳腔濫調等。這些語碼只專注使用某類語言，Bernstein 將之稱為‘restricted’。

‘code’此用法遭受很多批評，視為不適當的選擇：對於 code 以外的用法會帶有言外之意(connotation)。語言使用的有限原因並不完全在於‘未享受適當的權利(underprivileged)’，大部分是由於‘意義的限定(specialization)’，像是專有名詞。Bernstein 融合他人的建議發展出更詳細的社會語言使用分歧模式(model of socially diverse language use)，在此模式中，‘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更明確的被定義。

Bernstein 進一步提出‘象徵性控制(symbolic control)’，如同宗教等，此種控制系統專注於某套系統性價值觀，在系統中的地位(position)為控制者。或者專注於主觀實踐價值，個人(person)為控制者。控制者與受控者間出現不同型態的關係，他們代表對社會價值觀的不同態度和行為：尊重權威、遵守法律、告訴長官實話、繳稅等。在語言上，也出現很不同，控制者為地位時反映出限制語碼‘restricted’ code。控制者為個人時反映出精巧語碼‘elaborated’ code。

在一段發生於超市的對話中，一位頗有學術氣息的年輕女性拖著一個男孩在店中購物，男孩很無聊，母親專注於購物，男孩開始將架上東西挑出來，他被制止，如下列對話：

母親：我討厭用我的錢買愚蠢的東西，如果你繼續把這些瓶子丟在地上，會破掉，我們就得付錢，這樣就沒有錢可以買聖誕禮物了。

男孩並沒有停下來。

母親：我告訴你我們沒錢，如果你想要聖誕禮物的話，你最好停手。

男孩仍繼續，母親開始細述他聖誕節將失去的東西，沒錢去爺爺奶奶家等，真實而明確的威脅。此時，男孩開始怒吼並踢他的母親。

很明顯的我們發現在此對話中，出現語碼與地位錯誤使用。母親使用‘精巧(elaborated)’的語言時把孩子當做講理的成人，以一個學術身分(person)說話。當

她利用母親地位(position)，她使用‘限制(restricted)’語言時，教育的過程也較有效。

後其學者傾向將 code 視為一種‘傾向(orientation)’而非固定的描述。‘語碼傾向’將個人與地位融合。語碼本身可以傾向於社會架構，產生地位，像是母子、師生、醫病等，語碼也可以是傾向與個人的，屬於個人的語言使用特色。

Bernstein 的概念影響深遠，尤其是‘精巧(elaborated)’和‘限制(restricted)’的分類。

11.1.3 語言與媒體(p.297)

教育體系也許是社會權力不平等最顯著的例子，但並非是唯一例子。在語言表達上，媒體語言和醫療問診也受到注意。

很多人討論好的新聞寫作，客觀新聞報導和平等的要素為何(包含平面媒體，廣播與電視等)。一般認為不應該因為利益而壟斷媒體。美國更有聯邦溝通委員會(FCC)來控管。

在歐洲，因為媒體發展的關係，社會民主運動掌控大多數的廣播媒體。與美國相較之下，歐洲的廣播政策傾向於達到包容各種意見、團體和信念等而顯得較寬鬆。

因此，在丹麥與德國，任何在新聞中的論點都要達到‘平衡分配(balanced coverage)’。在丹麥法律中提到‘政治、宗教與其他團體’需要受到平等對待，尤其是在播送時間長度和一天中時間點上。

在內容方面，每則新聞需要呈現出各方意見與看法，避免使用帶有對任何團體有偏見的語言。任何新聞報導與節目都應該保持中立態度。多數人的觀點不得危害到少數人的看法。

由表面看來很完美。然而，當 1976 年勞資衝突維持將近一週，並影響社會脈動，

有關罷工的報導距離理想的中性報導或者客觀和平衡等理念相差甚遠。

原因有很多:可能因為此罷工造成社會經濟停擺,最後人們由一開始的支持到最後轉變為自保心態,畢竟罷工已經影響到自己。

客觀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有明顯的瑕疵,因為客觀是根據中立原則,然而中立是無法衡量的。*Neutral* 根據字源學,是指與兩相對點中間的相同距離。保持中立表示不傾向任何一方。中立基本上是假設在兩極端中有零點的存在,對於零點的定義也需要有共識。有此可看出,中立的所有要素都是根據假設,如此產生連環問題。

由政治來舉例,通常我們用‘左’和‘右’來比喻‘進步’和‘保守’/‘溫和’。根據歷史演變可看出,過去稱為‘左’派現被視為‘中間’派:像是丹麥的‘左黨(*Left Party*)’在1880年建立為‘右黨(*Right*)’制衡力量,然而此黨在1982-1992年間成為右翼的主要臺柱,領導丹麥數十年。

呼應前述,媒體要達到中立,必須建立所謂的零點,建立零點就像是要達到中立一樣的空泛,媒體對於罷工的描述並不中立,然而媒體呈現出部分人民的利益,那些人民希望生活如常,或希望衝突停止。

11.1.4 語言與醫療(p.299)

法國社會學家 *Michele Lacoste* 發現在醫病問診中,語言的壓抑帶來嚴重的過失。醫師讓病人陳述的內容大多並非病人想講或是能講的。

醫病問診屬於制式化語言,有時可以簡化到只需回答事先準備好的表格即可。對病人而言,這並非是表達或組織自己的問題而是交出一張複選題的考卷。對醫師而言,這樣的情況可能導致醫師無法得到必要資訊。醫師呈現出 *Treichler et al. (1984)* 所謂的‘雙重約束(*double bind*)’:醫師必須完成自己的工作,也就是在合理、越短越好的時間中讓病人離開診間。另外,工作內容是關於人,無法像生產線一樣移動,病人需要與醫師談話與照顧。

在 Lacoste 的例子中，提到一名老年婦人抱怨她的脾臟痛，男醫師否定這說法並認為疼痛是來自胃部。當病人憤怒的拒絕醫師的建議，因為這是她自己的身體，只有她自己清楚自己的疼痛，醫師斷然拒絕她的說法，並說她根本不知道脾臟是什麼，別說要知道位置。

此例子呈現兩件事情：第一，單單了解醫療詞彙並無價值。在醫病對話中，儘管老太太能正確的使用一般的醫療詞彙，她因為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與社會影響力，而無法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

第二，語言壓抑。被壓抑者的無力感可能會演變成自我控告(self-incrimination)，也就是無權力者將其所缺乏的社會評價歸咎於命運、神的旨意、自己的無能、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等因素。或者可能變成放棄，像是前述的老太太最後完全照醫師的說法，因此可能將自己推向錯誤診斷的危險。由此可知，醫病溝通需要技巧與策略，給社會或是語言受壓抑的族群，提供適當的幫助，所謂的技巧與策略便是‘解放’語言教育與語言使用。

由此可看出，醫療問診呈現出個人語言表達會因其在機構中的地位而受限。‘好的’病人有症狀，但不能發問，服藥並遵守所有規則。‘壞’病人就是試圖突破，最後被機構與人員打擊而退縮。

11.2 世界措辭(p.301)

措辭(wording)是人理解世界的過程，並透過語言來完成(realize)此理解。然而文字並非只是我們指涉事物的標籤而已，措辭的過程是根據我們環境中的互動。

我們的世界是人的世界：經由社會上的語言使用，我們才能成為語言使用者。當語言出現在社會環境中，當世界上的一切被命名，我們的措辭創造出共有的世界概念。沒有字，世界將仍是黑盒子。

最有效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就是經由類比類推：理解一事物是經由理解其他事物而達成。例如，電的概念就像是水，電可以經由電線從一端流到另一端，就如

同水在水管中的流動。如此水就是電的比喻。將電當做水是一種比喻性的理解，藉由比喻來理解世界。

11.2.1 譬喻與其問題(p.302)

近期對譬喻的研究強調其重要性在於譬喻是認知上的工具。譬喻在我們的感官與認知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事實上我們依著譬喻而生。

有關譬喻性理解(metaphorical awareness)的必要性的討論都專注於內容的問題：譬喻表達的是什麼？如何表達？另一個問題是特定譬喻在特定情境中(像是在解決問題、取得同意、說明深奧主題等情境下)的適當性如何判斷？

根據我們過去經驗的資料庫，譬喻對我們的生存有其必要性。當然譬喻也會可能造成我們更難理解或別人無法理解我們的譬喻，這些無法理解反映出我們的思考模式是著力與一般的社會行爲。譬喻並非特定人士用來理解世界的方法，而是語言文化社群所共有的方法。若說我們依著譬喻而生，那不同的生活方式將有不同的譬喻。我們對於‘生活的意義(life's meaning)’主要是根據我們對這些譬喻的理解。

在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都發現譬喻是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Anthony Judge 提到‘無法共同衡量的觀念(incommensurable concepts)’，這些觀念的理解來自譬喻。當提到‘譬喻革命(metaphoric revolution)’他指的是對於其他人與社群的不同信念與信仰系統抱持著開放的態度。Judge 認為這開放態度必須要去掉觀念上與語言上霸權。觀念或語言上的霸權指的是低估那些與我們思考與語言不同的人。當我們只強調自己譬喻的方式，我們就拒絕了他人的方式。

政策制定就像是種田，必須要時常轉換耕種物，以求最大的報酬。‘作物的循環(crop rotation)’應當不會造成危害，只要我們知道各種作物的特性和土壤的結構。單一栽培對耕種是不利的根源，就如同未受檢驗的政治制度必須避免。

我們以此作結，政治最根本的價值在於‘系統的循環(system of rotation)’，右

派和左派的輪流執政，避免讓任何一方單獨長期執政。

儘管 Judge 強調在理解譬喻時要帶有開放的心態，他仍無法避免強勢文化和歷史偏見一直都存在譬喻之中。Judge 所謂的政治如種田仍有其弱點。將政黨的改變視為作物的循環，卻出現的另一個有關內容的問題：哪種作物來循環？該怎樣規劃循環？因此，可以說政治不只是像作物一樣循環就可以了。

第一、左派與右派並非單純的選項。他們並非量尺上的兩端點，計畫性的經濟(planned-type economy)強調政府應該維持公平，對於最需要的地方給予最大的資助，社會負擔由全部的人根據其能力來一起分擔。而自由性經濟(liberal-type economy)強調市場力量會自動找出對大家都有益的改變，因此經濟不應該受外在影響，不予管制，自然會回歸平衡。然而反觀現今社會，並非是這兩極端間的循環，而是兩者間的爭論。

第二、這爭論並不能單純想做是作物的循環。我們的世界是有限的，因此作物的譬喻代表著危險，要有作物的循環必須先有土地可栽種，若一直消耗自然資源，這破壞的力量會導致毀滅。這也是 Judge 的譬喻所忽略的。

第三、任何譬喻都沒有對或錯可言。用作物循環來譬喻可能會失去某些真實。我們所選擇的譬喻是複雜而多面的，‘簡化真實來簡化決定是危險的方式’。

基本上，只要沒有在適當的情境使用，‘所有’的譬喻都有部分錯誤。惟有了解當下情境，我們才能確定特定譬喻在語用上的有效性。譬喻最大的危險在於單一思考模式下的全然接受，並毫無思索的重覆使用，這將導致所有問題都用單一邏輯去解決。要去除這危險，必需時常回歸到譬喻本身。

11.2.2 譬喻與語用學(p.305)

譬喻的主要功能是藉由觀察與措辭來代表我們的世界。譬喻的措辭有不同標準。譬喻是用來概念化與理解我們的週遭。譬喻是特別的語言機制，儘管歷史和世代的改變，譬喻機制都很穩定，譬喻是我們的語言與文化維持一致與幫助

理解的重要部分。

譬喻在用來解釋為何人可以跨越領域和世代而溝通。因此研究譬喻可以了解人的認知能力，也是用來解決語言理解和學習問題不可或缺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譬喻的使用有可能產生限制，例如一個人堅持政治的輪替要如同耕種一般，這時就限制所謂政治輪替的範疇，只能像作物的循環。但卻忽略掉如何改變，為何需要改變或改變對外在所造成的影響等種種問題。

如此使用譬喻將會限制住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深度。儘管譬喻能夠解決某些問題，某些語用上的問題仍須要被提出。是我們生活的整體情境來決定譬喻的適切性，因此譬喻要達到語用上的相關，必須融入其出現情境。若將譬喻視為‘事實—不容質疑’在語用學上會產生問題。

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根據譬喻性的建構，將世界視為的譬喻性的建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世界。譬喻並非單純用來解決問題，從更大的層面來看，譬喻是用來確認問題的。

譬喻中的上與下是由心理的佈署，分配出人地位的上與下。譬喻的詞彙不僅表達我們對人的思考，人的思考也遵循譬喻的方向：某些人屬於上有些人屬於下。

Treichler and Frank 認為‘語言建構也反映出文化，語言不再只是內容的傳遞工具，或真實的反射，而是實際參與內容與真實的建構、理解、表達和改變’。因此要了解措辭的意義，需要了解 Treichler and Frank 所指的‘建構、理解、表達和改變’的過程。我們必須知道譬喻的詞彙代表什麼？這些詞彙如何影響我們的思考？

根據此論點，我們知道一個人必須了解對方的‘辭彙與世界的關係(word-world relationships)’才能理解對方。要了解對方的措辭，我必須參與與他相同的社會情境來了解他對世界的用語。

要理解一個人必須穿上他的鞋走上一哩，要了解一個人的發言，你必須能夠在一樣的溝通情境中一樣的跟著說。使用語言是認知的必要工具，也是認知的表達方式。譬喻在語用上的先決條件是能夠理解使用者的情境，同時情境也讓語言被理解。

以語用的角度來看譬喻可以讓我們更理解人類，也告訴我們其他社會、階級、國家所重視為何。就針對雨林與其破壞的情境來看，比較西方觀點與在巴西的農夫與採礦者的觀點。巴西農夫與採礦者認為雨林是待征服的力量也是他們的儲蓄金(nest-egg)。西方觀點認為雨林是自然資源，是祖產(patrimony)，屬於所有人類，認為農夫與採礦者的行為威脅到環境。

語用學讓我們了解我們看世界的角度。

11.3 語用與社會鬥爭(p.308)

11.3.1 語言與操控(p.308)

操控指的是讓人在無意識中遵照某種行為，儘管是違背他們的意願和最大利益。最常見的操控工具便是語言。或稱為語言操控(linguistic manipulation)，語言操控可以定義藉由操控語言，以成功的隱藏(掩蓋)社會壓迫。

像是醫療問診。或者是以專業手法將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發言視為‘非語言(non-language)’或‘雜語症(schizophasia)’，也就是將此視為一種疾病症狀而非溝通方式。

同一句話‘他們正在拆我的信(They are opening my mail)’，當監獄犯人這樣說時，儘管無法成功阻止警衛開信的動作，但此發言是被接受的(taken seriously)。

然而對精神病患者就不同了，在精神科環境中，這句話將被視為是精神分裂的症狀，此發言被認為是證明他不正常，因此此病患便不再抱怨。

當我們在找工作時，都‘希望別人給我工作(give me the job)’，若我沒有得到工作，老闆就會跟我說工作‘被拿走了(taken)’，別人‘得到了(got it)’。他們‘沒有工

作(have no work)'給我。在找工作的領域中，老闆給予而員工接受。這種情況可以由語言使用上看出來。

老闆將員工的勞力轉換成自己的收益，員工付出勞力給老闆已取得薪水，但薪水是'自由協商(free negotiation)'，可能會有社會壓抑的情況。

老闆知道唯有讓員工接受少於其勞力付出的薪水，自己才能有獲利。薪水通常不等同於所付出的勞力，而是所付出的時間，老闆便在這段時間中將員工的勞力完全使用。

'我們'的語言操控我們遵照社會強勢一方來行事，像是在醫療情境、精神科和工作面談。由老闆(employer)與員工(employee)兩名詞，當中的-er 和-ee 呈現出'主事者(agent)'和'受事者(patient)'。因此讓我們相信在求職過程中 employer 是主動端，而 employee 是被動端。

11.3.2 解放語言(p.310)

60年代歐洲的'學生運動'主要訴求便是讓語言達到'社會適切(socially relevant)'。

11.3.3 語言與性別(p.313)

數千年來社會的組成多以男性為優勢。在這樣的社會情況，有權者主導無權者，不僅在物質方面，其他像是語言使用等方面也可能受主導。首要便是要對此主導情況有所理解，'男性語言(man made language)'是主要的語言壓抑狀況。

然而理解情況並不夠，而是要將此問題提出，用實際的方式處理，也就是經由語言。解放語言就是語言在使用時對女性不帶有任何成見或既定形象，並不改變男性對女性的觀點，並讓女性意識到語言對生活的重要性。像是使用'she or he'而非 he 來指稱。男性語言的造成是由於歷史上的演變，並不是無法改變的。英國哲學家與教育家 Trevor Pateman 認為外在的改變能夠影響內在態度，藉由改變行為，我們'重新建構社會關係與新的社會經驗便孕育而生...並改變內

在’。很自然的內在改變會影響外在世界:語言是一種社會行爲，促使語言改變也是讓世界開始改變。

數年來語言學者對於語言上性別歧視開戰。目前的成果出現在:越來越多期刊明文規定語言使用上‘不得有性別歧視’。像是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等。

代名詞的使用是語言解放上最成功的部份，英語發展出一套新的代名詞使用方式，使用不帶有性別意識的代名詞顯示出我們意識到女性社會地位，改變語言的使用也就改變社會上對女性的寫作、說話和思考等方面的改變。

在前面部分提到，為何我們需要語用學?在此我可以回應: 我們需要語用學，因為語用學呈現出語言研究在社會上的互動面向。再者，我們需要拓展語言理論到實際應用上，而語用學是最佳方式。

11.3.4 批判性語用學(p.315)

11.3.4.1 何謂‘critical’? (p.315)

‘Critical’通常用來指對生活現象採取反思檢視的態度。社會科學學者們都一同研究社會生活和社會本身，我稱之為‘深思的主觀性(considered subjectivity)’。

英國的學者發展出‘批判性語用學’，強調社會權力和語言使用的關係，他們企圖呈現出社會統治階層如何決定官方語言。受限於地理位置，在當時並未受到重視，但仍對後來在澳洲和英國有所影響。

在 80 年代晚期到 90 年代初期，語用學影響了語言學，對於語言使用的批判性言論時有所聞。語用學本身關注語言的使用者，批判性的語用學必須縮小其範疇到批判那些受到社會中權力關係而影響的語言使用。

11.3.4.2 'Critical pragmatics': the Lancaster School(p.316)

Fairclough 認為批判與檢視社會中的權力分配有關，同時他強調語言是行使權利最重要的工具。人們用不同的方式閱讀文章，根據閱讀者個人將其內容建構在有權利或無權利的情境。下面為相關例子。

一位遊學生到英國的研究所學習，在他的國家，他是全職研究者也指導過研究生。因此從回學生腳色就出現身分上的衝突。當他在進行閱讀作業時，他無法評量自己語言使用的角色，最後他諮詢他的指導教授，教授了解到他問題的本質，教授並沒有派更多作業給他，而是給她自己的作品去閱讀並討論。這位學生在語言使用上便有所不同:從過去將語言視為壓抑的工具到後來將語言視為解放的工具。對於閱讀的認知也改變了:從過去卑屈的消費者成為主動的生產者。過去以學生的姿態遇到不懂的地方會問‘我能讀得懂嗎?’到最後以同事的姿態詢問‘這能被理解嗎?’

由此故事呈現社會解放的重點: ‘適當的’使用語言。

11.3.4.3 權力與歸化(p.317)

在一般人眼裡，壓迫最主要的部份是權力與權力執行者，使權力成為社會因素並非因為殘暴的力量而是因為被接受，被視為自然。

歸化發生在應當被批評與反抗的被視為理所當然。警察質問嫌犯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法律上告訴我們，只有名字與地址必須說明。

下列為作者個人的經歷，‘歸化的’行為很顯著。

(在 1964 年三月底，我旅行經過法國的 Auxerre 要前往 Troyes，到我女兒住院的地方。我很急著要趕訪客時間，但我在一個十字路口，看錯當地員警的指揮，我被命令停在路邊，告訴我別亂動，等他完成他的工作。等了十五分鐘之後，警察先生命令我到警局付罰款，3000 法郎，我解釋說我正在趕路因為我前述的原因。他回答到):

‘你沒幾句真話!等你付了罰款，我們會相信你!’

這情況就是‘歸化’的影響，警察的權力在我們的觀念中根深蒂固，從沒想過要質疑。

這便是批判性語用學的功能的，檢視這種被歸化的行為。將警察是唯有權力的朋友，這種思想掩蓋了警察壓力的真相。

11.4 結論(p.320)

語用學的社會面向很廣，其共同點為:面對‘語言歸屬(whose language)’的問題，從文字與發言所形成的‘權力歸屬 whose authority’的問題。語用學最重要的是去批判性檢視、理解語言的社會功能和使用的不同面向。將語用學視為社會科學的主要影響在於幫助我們發現社會隔離和促使我們去終結社會隔離。

分析會話將不僅僅是觀察話輪轉換機制。以批判語用學觀點，會話分析者專注於機制與社會權力的關係。

根據語用觀點，會話有趣的面向在於人如何在不同情境使用不同方式。會話中使用語言有可多可能:可能是工作上或是在家裡與同僚聊天、或是與陌生人聊天、在醫病問診、工作面試等。

10.16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Chapter 4 導讀 ,

成功大學外文所鄭淑芬同學

2008.5.31 語用學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探討研讀會

專篇導讀講義

4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20080531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Malcolm Coulthard (1985)

Turn taking

- Little overlapping speech and remarkably few silences
- Rule: 'At least and not more than one part talks at a time' (Sacks)
 - More than one speaker,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yields the floor quickly
 - Silence, other speakers begin speaking

Turn taking

- Control over the next turn
 - Select which participant will speak next (e.g., naming or descriptive phrase)
 - Constrain the next utterance, but not select the next speaker
 -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by selecting himself

Turn taking

- How the next speaker know when the next speaker has finished
 - Next speakers are concerned with points of possible completion: ...it can be monitored from its beginning what it will take for its completion to be produced... (Sacks)
- The majority of turns in any conversation consist of only a single sentence, unless permission has been sought for a longer turns, like telling a story or joke.

Turn taking

- Jefferson (1973)
 - Speakers can, without a pause, produce a completion to a prior speaker's otherwise complete utterance. (p 62 e.g.)
 - Coming in at just the right moment with their own proposed completion of an as yet uncompleted sentence. (e.g.)
 - When the recipient is able to predict the ending of the sentence and attempts to say the same thing at the same time. (e.g.)

Turn taking

- Unintentional overlaps frequently caused by self-selection
 - Overlap with the current speaker who has decided to continue
 - Overlap With a second self-selecting speaker
- 'remedied'
 - Oby one of the speakers yielding the floor
 - 'first starter' has the right to continue

Turn taking

- Silence:
- Low tolerance of silence between turns:
 - Post completor: question 'Did you hear me' or marked repeat of his utterance
- To avoid silence, speakers indicate their intention to speak by:
 - 'erm', 'um', 'mm'
 - Audible intake of breath

Turn taking

- Speech exchange systems:
- Pre-allocated system, e.g. debates or lawsuits
 - No interruption pressures
 - Turns tend to be longer/ linked sentences
- Turn-by-turn allocation system:
 - Strong pressures from other participants wanting to speak
 - Turn is typically only one sentence long

Turn taking

- Utterance incompletor:
- Clause connectors: 'but', 'and', 'however', etc.
- Turn a potentially complete sentence into an incomplete one
- Ferguson (1975): 28% of interruptions occurred after conjunctions

Turn taking

- Incompletion marker
- Subordinator: 'if', 'since'
 - Two clauses before the first possible completion
- Pre-structure a fairly large unit of speech: 'I'd like to make two points' or 'firstly'
 - There is more to come after what could have been regarded as a possible completion point. (p 64. e.g.)

Turn taking

- A non-speaker who wishes to speak, but is unable to find a suitable entry spot has the option of
 - simply breaking in (e.g., p. 65)
 - Indicating by repeated short, single-tonic, utterances his desire for the floor (e.g., ex)
- Possible pre-closing 'alright', 'okay', 'so', 'well'
- Speaker change has been almost entirely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Turn taking

- Body movements vs. change of speaker
- At each 'possible completion' a speaker is vulnerable
- De Long (1974): downward and leftward head movement → signal the possible completion

Turn taking-Gaze

- Kendon (1967): the factor enables smooth change-over of speaker
 - When listen, A looks B with long gaze, while speaking A looks at B for more equal periods.
 - Speaker: long utterance → assuming a characteristic head posture and looking steadily at the auditor
 - Listener: always gazing at the speaker → pick up speakers' signals and respond by looking away (before or just as he begins to talk)

Turn taking-Gaze

- Goodwin (1981): boundary between full engagement and mutual disengagement is not structured as a sharp clear break
- A space within which they can reorganize their bodies
 - Listener withholding gaze just as the speaker was concluding and then holding her head 'facing to the side of the speaker' (S not obliged to continue)
 - Resumption: peripheral vision → re-attend
 - Direct eye-contact was too stressful, cf. 'gazing past'

Turn taking

- Hesitant speech
- Ferguson (1975): interruptions following 'fillers' ('um', 'er', 'y'know')
- Kendon (1975): speakers avoid gazing during hesitant speech

Turn taking

- Turn signal
- Intonation: pitch level/ terminal juncture
- Paralanguage: drawl on the final syllable or on the stressed syllable
- Body motion: hand gesticulation
- Sociocentric sequences: stereotyped expressions, e.g., you know.
- Paralanguage: a drop in paralinguistic pitch/ or loudness
- Syntax: subject-predicate combination
- Duncan (1974): turn signal → smooth exchange; no turn signal → simultaneous turns

Turn taking

- Speaker-state signal:
- The averting of gaze
- The initiation of gesticulation
- Sharp audible intake of breath
- Paralinguistic overloudness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Adjacency pairs

- Two utterances long
- Utterances are produced successively by different speakers
- Utterances are ordered: first pair parts—second pair parts
 - Transition relevance
 - The first part of a pair predicts the occurrence of the second (e.g. Q&A)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Adjacency pairs

- The basic structural units in conversation, e.g. opening (hi there → hello) and closing (bye then → bye)
- Absence of the second part is noticeable and noticed
 - People may complain "You didn't answer my question"/ "I said hello, and she just walked past"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Preference organization

- Some first pair parts allowed for alternative seconds:
 - *Unmarked*, preferred acceptance and marked dispreferred rejection (e.g., p70)
 - Delays
 - Prefaces
 - Accounts
 - Declination component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Inserted sequences

- Embedded sequences: of one pair occurring inside another → not a second pair part but another first pair part (e.g., p 73)
- During the inserted sequence the original question retains its transition relevance

Topic

- Tellability/ newsworthiness
 - Not newsworthy → bore
 - One must say to particular people and certain things
- Reason for a call or visit: has some reason for so doing
 - No such reason 'I just felt like giving you a call': reason for the encounter and then move on to other topics

Topic change

- One topic to another
- 'Talking topically' differ from 'talking about some topic chosen by another speaker': topically coherent with the last utterance, but in which each speaker talks on a different topic. (talk topically with what you've talked about)
- Topically coherent: one of a class of activities → another of that class

Topic conflict

- A competitive talk when two speakers want to develop the topic in different ways
- Skip-connecting relating back to the last-but-one utterance, their own (e.g., 82)
- Skip-connect over one utterance

Story

- Any report of an event: one sentence long, but usually longer
 - Problem: other speakers self-select at the first possible completion point
 - Story-preface: 'wanna hear a joke?'
- Problems of storyteller: to display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ry and prior talk (Jeferson, 1978)
 - Disjunct marker 'oh': isn't directly related to what has been said
 - Embedded repetition: the element of prior talk which triggered the story

Story

- A story typically begin with an *abstract*: the general proposition the narrative is intended to illustrate
 - (for listener) When the account is over and when it is appropriate for him to respond
 - Conclude: An explicit return to the abstract
- Once a story ends, the normal turn-taking mechanism resumes.

Story

- Significance statement
 - First stories typically have an overt significance statement, second stories typically don't and are rather seen as further supportive exemplifications of the first significance statement
 -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participant' phenomenon

Topical coherence

- E.g., The baby cried. The mommy picked it up.
 - The mommy=the baby's mommy
 - Two event occur sequentially
 - The second occur because of the first
- 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 e.g. 'sex' comprises 'male' and 'female' (Sacks)

Topical coherence

- Economy: if a member uses a single category from any device then he can be recognized to be doing adequate reference to a person
- Consistency: other categories of the same collection may be used to categorize further members of the population, e.g. 'mommy' and 'baby' from family

Topical coherence

- Category-bound activities: some activities are appropriate to, or done by, members of certain devices
 - Crying → 'baby' in the 'stage of life' device

Topical coherence

- **Membership:** the speaker must membership his listener
 - Problem → strangers, e.g., 87
 - Solve → Pre-sequence, e.g., 87 'do you know...'

The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

- Greeting are close to being universal in conversation
 -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conversation
 - Allow all the speakers a turn
- Two types of occasion without greeting
 - Stranger: why he is beginning the conversation. e.g.,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
 -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Hello' as an answer to summons not greeting

The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

- The endings of conversations: closing pair, e.g., 'goodbye', 'goodnight'
- A topic has been ended and other speakers have agreed not to introduce any new topics
 - Producing a proverbial or aphoristic summary or comment on the topic
 - 'alright', 'okay', 'so', 'well', often lengthened and with a falling intonation contour
 - introducing an entirely new topic
 - As pre-closing sequence

Stylistic features of conversation

- **Marked phonological patterning**
 - depressing, disgusting, degenerate, decline, decrepit: the first two phonemes are identical, displaying 'reverse rhyme'
 - 'walkin aroun drunk' and 'all kindsa fun': echo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share phonemes
- **Marked lexical patterning**, eg., 'these' and 'those', 'go on' and 'come from', 'in' and 'out'...
 - Topic conflict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10.17 語言課室中師生交談特徵，

成功大學外文系高實玫老師

2008.5.31 語用學之篇章分析到功能語法的理論與應用探討研讀會

延伸分析講義

語言課室中的師生交談特徵

成功大學外文系
高實玫
skao@mail.ncku.edu.tw

I. 課程分類

- 一般教育體系中的課程可分成兩類 (Willis, 1992):
- 1. 強調傳達知識、技藝及學科內容的 "content lessons"
如：數學、地理、化學課等
此類課程的目的是將科目知識 (subject matter and knowledge) 教授給學生，學生必需瞭解並應用(?) 此科目知識
如：學數學就可以自行計算油價漲幅。

I. 課程分類

- 2. 語言課程 "language lesson"
如：國語、英語、法語、台語、華語課等語言課程
此類課程的目的是將標的語言(target language) 的結構及使用方式教授給學生，學生必需瞭解並能使用此標的語來做其他活動
如：旅遊中用英文告知銷售員其價格計算錯誤。
因此所教授的標的語只是媒介(medium)。

I. 課程分類

- 這兩類課程中師生溝通及言談模式最大的差別處在
1. 交談結構 (interaction patterns)，及
2. 師-生/生-生輪流參與交談的模式 (teacher-student/ student-student turn-taking patterns)

II. 課室中師生溝通模式的基本架構

- 研究課室中的語料起自 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及 Sinclair & Brazil (1982)。
- 他們的語料是母語兒童在知識課程中與老師的言談互動 (如小學階段的工藝課、自然課)。
Sinclair & Coulthard 由大量語料歸納出了一個 teacher Initiates → students Respond → teacher gives Feedback 的 I-R-F 基本架構

- I：包含所有要教授的科目知識
- R：學生對此科目知識的接受 (+/-)
- F：老師的檢驗 (+/-)

Example 1:
T: Hands up. What is this? I
SS: It's a saw. R
T: Yes, it is a saw. F
How about this one? I
What is it? I
John. I
John: It's a hacksaw. R
T: Good. F

- 根據此模式「推論」，在小學知識科目課程中老師與學生課內談話發言率 (turn-taking rate) 約為 2:1 (T=I+F) / (S=R)。
- 而老師的發言量 (speech quantity) 更大大超過學生之總合。
- 因為語言科目課程授課目的之一為教學生「使用操的語作溝通」，因此：
 1. I-R授課模式並不理想。
 2. 無法很完善的分析所有種類的課程及課堂語料。
 3. 也不能應用到一般自然交談語料。

- Example 2:

| | |
|----------|---|
| A: 現在幾點? | I |
| B: 十一點半 | R |
| A: 謝謝 | F |
- Example 3:

| | |
|-----------|---|
| A: 現在幾點? | I |
| B: 問這個幹麼? | ? |
| A: 我只是... | ? |

- Example 4:

| | |
|-------------|----|
| A: 現在幾點? | I |
| B: (點頭繼續看報) | R? |
| A: 現在幾點了? | I? |
| B: 不會自己看鐘? | ? |
- Example 5:

| | |
|-------------|---|
| A: 你明天要做甚麼? | I |
| B: 想去爬山 | R |
| A: 很好 (?) | ? |

- Example 6:

| | |
|---------------------|-------|
| A: 你明天要做甚麼? | I |
| B: 想去爬山 | R |
| A: 去那裡? | I |
| B: 還沒決定, 你要不要建議一下 | R, I |
| A: 要好玩一點的囉 | I |
| B: 新化中興林場怎麼樣? | R |
| A: 中興林場? 拜託! 我阿媽才去那 | I, F? |
| B: 你自己說要好玩一點的啊 | F? |
| A: 也不用那麼避好不好! | F? |

- Example 7:

| | |
|--|--------|
| T: David, ask Mary what her father's profession is. | I |
| David: (To Mary) Mary, what your father's profession is? | I? |
| Mary: My father.. | R? |
| T: No, say, what IS your father's profession. | For I? |
| David: What is your father's profession? | I(?) |
| T: Good. so.. to Mary.. once again | F/I |
| David: What is your father's profession? | I? |
| Mary: He is a fireman. | R? |
| T: Good. ok now Mary, you ask David... | F/I |
| M: What is your father's profession? | I? |

III. "Inner" 及 "Outer" 的概念

- 定義
- 1. Outer

The Outer structure is defined as "a mechanism for controlling and simulating utterances in the Inner structure which gives formal practice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Sinclair and Brazil, 1982, p. 23).
- Outer是課室中用來控制或引出Inner交談的機制

III. "Inner" 及 "Outer" 的概念

- 定義
- 1. Inner
 - Inner language is defined as "the target forms of the language that the teacher has selected as learning goals. [They are] generally words, phrases, clauses, or sentences, presented as target forms, quoted as examples, repeated and drilled or otherwise practiced by the class, often as discrete items. [The sequence of these] utterances [bears] little or no resemblance to possible sequences in 'normal' discourse" (Willis, 1992, p. 183).
 - Inner是用來呈現、說明、示範或練習教師教授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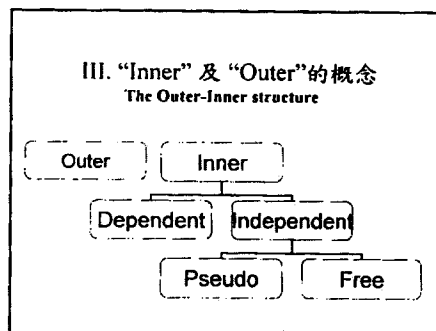
III. "Inner" 及 "Outer" 的概念

Example 8

| | | |
|-------|-----------------------------|---|
| | Outer | Inner |
| T | David, ask Mary | what her father's profession is |
| David | (To Mary) | Mary, what your father's profession is? |
| Mary | | My father |
| T | No, say, | what IS your father's profession? |
| David | | What is your father's profession? |
| T | Good so to Mary, once again | |
| David | | What is your father's profession? |
| Mary | | He is a fireman |

III. "Inner" 及 "Outer" 的概念

- Willis further identifies two kinds of "Inner"
- Dependent Inner: (從屬 Inner)
 - Utterances that are non-interactive on their own and depend on the Outer layer for their existence.
 - 沒有交互性且沒有Outer層的話就無法獨立存在
- Independent Inner: (獨立 Inner)
 - Pseudo- or free-interaction that is temporarily independent from the Outer exchanges.
 - 可暫時獨立存在的假性或真實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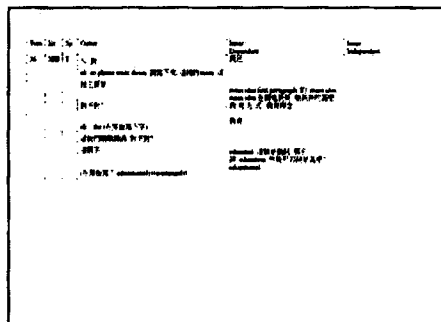


Example 9 (taken from Willis, 1992, p. 167):

| Ex | Turn | Speaker | Utterance |
|----|------|---------|--|
| 42 | 1 | T | ask or Constantine or living in Cheltenham |
| 43 | 2 | A: | Cheltenham? |
| 43 | 3 | T | that's his town... Cheltenham |
| 44 | 4 | A: | or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eltenham? |
| 44 | 5 | C: | yes, I do |
| 44 | 6 | T: | kan. How good |
| | | | what about em. ask your wife |
| 44 | 7 | C: | washing the dishes... do you like er. doing dishes? |
| 44 | 8 | T: | mm |
| 44 | 9 | V: | no I don't like, wash or dishes |
| 44 | 10 | T: | doing or washing... mm (falling intonation) |
| 44 | 11 | V: | but I have to, every time! |
| 44 | 12 | T: | that's quite right in fact you have washing the dishes, but you have to do it. |
| 44 | 13 | V: | but in England, many husbands help or in or kitchens |
| 44 | 14 | T: | yes |
| 44 | 15 | M: | oh? |
| 44 | 16 | V: | in my country, or |

Example 10 (taken from Willis, 1992, p. 167)

| Outer | Inner | |
|-------|--|-----------------------------------|
| | Dependent | Independent |
| 43 T | Ask or Constantine or living in Cheltenham | being in Cheltenham |
| 43 A | (question intonation) Cheltenham? | Cheltenham |
| 44 T | That's his town. | |
| 44 A | or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eltenham? |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eltenham? |
| 44 C | yes, I do | Yes, I do |
| 44 T | kan. How good. | |
| 44 V | what about em. ask your wife | |
| 44 C | washing the dishes... do you like er. doing dishes? | do you like er. doing dishes? |
| 44 T | mm | |
| 44 V | no I don't like, wash or dishes | do you like er. doing dishes? |
| 44 T | doing or washing... mm (falling intonation) | |
| 44 V | but I have to, every time! | do you like er. doing dishes? |
| 44 T | that's quite right in fact you have washing the dishes, but you have to do it. | do you like er. doing dishes? |
| 44 V | but in England, many husbands help or in or kitchens | do you like er. doing dishes? |
| 44 T | yes | |
| 44 M | oh? | |
| 44 V | in my country, or | do you like er. doing dishes? |



V. 以中文為授課媒介之國中英語課結構

- 所謂活潑生動的教學是師生在Outer項下有很多的交互發言
 - 但是Outer項下的發言並非語言課程的教學目標
- Inner項下的發言以字意或句型解釋為主並欠缺Inner Independent exchanges
 - 但是Inner Independent exchanges項下的發言才能幫助學生熟悉如何使用樣的語

V. 以中文為授課媒介之國中英語課結構

- 就算有inner independent exchanges也多半是pseudo exchanges
 - 但是學生需要多參與free exchanges才能掌握自然交談中的發言規則
- 學生可能可以由Outer項下的交互發言學習交談中的發言規則
 - 但是Outer項下的發言也多是以中文進行
- 無論學生在九到十年的英語課程中真正能學習模仿並以操的語進行自然交談的次數和機會極小

VI. 較理想的語言課程

- 用“unrestricted”方式交談 (Coyle & Bisgryer, 1984)
- 交談由學生，而非老師“initiate” (Coyle & Bisgryer, 1984)
- 避免 pseudo-communication (Nunan, 1987)
- 儘量遵循自然談話法則中的turn-taking rules (SjØrsløv, 1987)
- 老師和學生應有較接近的發言權及發言量 (Kao & O'Neill, 1998)

VII. Leo van Lier (1984, 1988)對語言課程中師生的交談分析研究的建議:

- 分析師生如何輪流發言 (turn-taking features)
- 師生如何主動發言 (participants' initiative)
- 詳細分析請參考:
Kao, S. M. & O'Neill, C. (1998). Word into worlds: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through process drama. London: Ablex.

10.18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Chapter 8 導讀，

真理大學台語系林裕凱老師

8 The acquisition of discourse

From writing surface grammar to investigating the native speaker-hearer grammatical competence to analysing semantic deep structure and now to a concern with pragmatics, speech acts, contextualized utterances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versation, so there were parallel changes in the focus of child language research.

“A newly discovered language”

Braine 1963: *Pivot* and *open*

Brown 1964: *modifier* and *noun*

Miller and Ervin (1964): *operator* and *non-operator*

Chomsky (1957): From surface structure to deep structure of Grammar (innately pre-programmed)

McNeil (1970): extra deletions

Bloom (1970): two-word utterances stage actually able to handle 13 grammatical relations

1970s From *grammar* to *discourse*

Language function

Dore (1973 1975)

Pointless to describe the utterances of young children in purely grammatical terms;

Most important: a) do things with utterances → therefore b) in terms of speech acts

Searle (1969) 1 *propositional* act: referring and predicating

2 *illocutionary* act: stating, warning, questioning

Dore suggest: one-word utterances as *primitive speech acts*: consist of no predication, but *rudimentary referring expressions* and a *primitive force*, (by intonation)

- ✓ Mama (falling terminal) to label his mother or some doll as the mother
- ✓ Mama (rising terminal) to ask if an object belonged to his mother
- ✓ Mama(abrupt rising-falling) to call his mother

Nine primitive speech acts(Dore suggests): (p162 Dore's Categories of primitive speech acts)

1. draws very little on Searle's own analysis→ only 'requesting action' and 'requesting answer' (1969)→ 1976
2. SAA is not designed to handle interaction
3. 'Why these categories and no others?' absence of 'statement' and 'assertion'
4. Halliday(1975) notes similar absence.
One can use language to convey information not known to one's audience.
5. Keenan(1974) argues *imitation* or *repetition* p163 see DOCTOR...
(**Pitch** to requesting more information or indicating ...)
suggests a child's repetition as having some function in discourse.

More usefully be described in Dore's terms as practising or requesting answer

4 initiating: *requesting action, requesting answer, calling and greeting*

3 responding: *answering, protesting, and greeting*

2 non-interactive: *labelling and practising*

6. WRONG: by Dore, force-indicating device is 'typically an intonation pattern'

all answering and protesting acts are marked as such by position in

sequence,

practising acts by the absence of relevant referents in the situation,
greeting acts because only a closed set of items.

7. Only 3 acts, *labelling*, *requesting answer* and *calling* solely by intonation. (see Mama)

Halliday(1974,1975)Nigel from 9months~ 18 months

Developing system at 6-weeks intervals

12 distinct utterances or meanings at 10.5 months.

52 at 16.5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bi-stratal, a semantics and a phonology,

Only way to interpret such a system is in functional terms.

Adapted from 1970 adult language, 6 functional categories: (p164

Halliday's Categories)

Compare Halliday's functions and Dore's primitive speech acts(p165)

Practising for Dore's (*learing of a system in not a function of the system*)

Imaginative from Halliday's (Dore's elder child does have 'role play' 1977)

1. Halliday implies that the functions are speakers' categories.(p165)

' These functions [are] those in respect to which the child first created a system of meanings ... within each function the child develops a set of options', and ' the functions ... emerge with remarkable clarity'.

No evidence! The child distinguishes the functions. [**semantic and not formal**]

2. 19m, Nigel did begin to indicate differences by using intonation systematically to make a binary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classes of utterance: *pragmatic* and *mathetic*, from this point on, 6 months or more ...

3. p166 ‘scrambled egg’

mathetic dada got scrambled ègg

pragmatic mummy get foryou scrambled egg

反常的，似非而是的，Halliday m□ k□ 這看作是 gín-á 的第一功能區別，而選擇看作 gín-á 早期區別的混合，with pragmatic now subsuming instrumental and regulatory functions, and mathetic arising ‘primarily from a combination ... of personal and the heuristic’.

Dore kap Halliday lóng 注意 t□ 用功能性來分類(categorizing)話語, Bates et al, 1979, 報導一個研究: 2 個月至 18 個月大的 gín-á, 設計 beh 來發現 gín-á 是 án 怎產生 chit 款的話語. In 的框架是按 Austin 理論來, m□-kú, in 極端重新定義 Austin 的術語致使變成完全無相全的觀點. In 的目標是:

順著 溝通的三的階段的發展:(1) perlocutionary 階段, chit 時 gín-á 對 in 的聽話人有系統性的影響, 並無意圖性, aware 控制著 chit-è 影響,(2) illocutionary 階段, chit 時 gín-á 意圖性使用非語詞的訊號來傳達要求, kap 指導大人去注意物件抑是事件, (3)locutionary 階段, chit 時 gín-á 構設 propositions kap 發出講話的聲音, 這內地完成 chìn 前非語言所完成的表現(表達)系列意義 (performative sequences).

這 è 描述性的內觀真有力 koh 有理路,(gín-á 按 chhàu-khám 的機會影響 in 父母的行爲, 熟手了後, koh 進一步較 kàu 用語言來影響,)chit-è 研究的重要性是強調 chit è 持續進行的事實, 動作 kap 聲音的訊號,一切 lóng 是按 ‘do things’開始.

In 觀察一 è gín-á 的結果提出建議, 10 個月大的 gín-á tio□h 了解 k□ 大人當做是作 t□i-chì 的人, 而且是 îne 訊號 è 動作人. In 提出一 è 二元的分類系統, kap Halliday 的比, gín-á 的 illocutionary acts, proto-imperatives, 這是開始 beh 用大人去得 tio□h 物件的項目, kap proto-declatives,是表示用來’物件 hō□ 大人’ è. proto-impreative 的一個例:

p166

C 坐 t□ 灶 kha 頭前的通道. 伊看對 in 老母 hia, 發

出一聲尖尖的 'ha'. M 來 óa 近伊, C tio□h 看對灶 kha
去, 絞滾伊家己的身軀, koh 一直 gia□h 肩胛頭. M□ka
伊抱入灶 kha, C 指對水槽 á. M hō□伊一杯水, C 狠狠
lim 落去.

In locutionary 的階段涵蓋 ta□uh-ta□uh-á 的進展按 聲音化 到 聲音化
作訊號, 到 語詞作訊號, 到 語詞作有指示物的 *propositioin*, 最後 tio□h 是
kap Dore ê primitive speech acts 全款.

提出 primitive speech acts 之外, Dore 提議一個中間階段到完整的大人使
用: (p167)

伊宣稱, 按伊所觀察的 gín-á 早期雙詞話語結果, 伊所提出的 stage □,
□-tàng 充分顯示 gín-á 的能力, 可惜伊無提供範例, 而且嚴格講起來, 無指標
thang 好分別 elementary illocutionary force 的實現 kap primitve force 實現的差
別. T□ 第三階段, 伊 k□ *grammaticalization* 的發生 罔入去, chit-ê 過程
illocutionary force 運作來選擇特別的模態成分組合, m□-kú, 像伊 beh 作例來
講的, 建議 he illocutionary forces 'demand' kap 'request' 分別選擇祈使 kap 宣
告的語氣, 這顯示著這個想法伊無斟酌想過. 真明顯, 伊路尾的工作研究無
koh 引用 chit-ê 建議。

Dore977, 研究 34 個月到 43 個月大的 gín-á, 提出 khah 詳細的分析系統,
內底有 32 條無全的 illocutionary acts 分別作 6 類: requests, reponses,
descriptions, statements, conversational devices and performatives. Koh 一 pái, 遮
的分類是按伊的 data 所導引出來的, m□是 引| chh□a 去遮 ê data. 而且, in
□-sái hō□伊 對伊的 data 做出心色 ê 結論, m□-kú, 這有寡 problems 需要提醒
其他的人來使用遮 ê 分類. 第一, response 類內底有一種是 'wh- answers...
[he]補充 wh-問題, 提供 hōng 要求的身分的資訊 等等, 像 "John's under the
table".' 不過, □-sái 出現 t□ chit-ê 孔的語言學項目, m□相 siàng □-sái 出現 t□
descriptions kap statements 內底:(p168)

| | |
|----------------|-------------------|
| Identification | That's a ho□se |
| Possesion | That's John's egg |

| | |
|-------------|--------------------------|
| Events | I'm drawing a ho□se |
| Evaluation | It looks like a snowman |
| Explanation | He did it cause he's bad |

Beh 了解遮 koh 欠缺(需要)無 g□a 困難, Dore m□ 半承認, 二個標頭的集合(2 sets of labelling): 其中一個, 像 initiation-response 來處理話語順序中的位置, 另一個像 request kap description 來處理觀念構思的內容. 換一句話講, Dore 的 descriptions kap statements 實際上是 initiating 描述 kap 陳述, ah 伊的 responses 定定是 responding 描述 kap 陳述.

He 'Conversational devices' 類包括 'bo□ndary markers', 'calls' kap 'politeness markers', 互動之間所有重要的項目, 但是 kap Dore 頭 4 個類真無全, he 基本的是觀念性的, ah(而)會話設計是照字的 koh 是人 kap 人之間相干的。第六類, performatives, 真奇, koh ná 像包括全部, 'warnings', 'claims', 'protests', 'role-plays', 'jokes' kap 'teases'.

Acquisition of interpretive and productive rules

咱已經看到話語分析者主要的問題(problem)是 k□ 形式 kap 功能干連起來, 因此, 看起來 gín-á 會有相類似的困難。Evrin-Tripp977, 專注 t□ 研究解讀指導句(directives)的問題。伊按 開放 t□ 大人創造指導句的語言選項分類開始:

1. interrogative 'Gotta match'
2. imperatives 'Gimme a match'
3. imbedded imperatives 'Co□ld yo□ gimme a match'
4. statements of need or desire 'I need a match', 'I'm cold'
5. statements of external condition 'There aren't any matches here'

伊進一步預測 gín-á 了解指導句的進程是按祈使句... 到 內包祈使句... 然後到需求陳述句, 遮必須提供滿足伊的行動。疑問要求句 kap 一般陳述是 si□ng òa□ 的, 因為這需要暗示的知識。換話來講, tio□h 是伊認為 gín-á 解剖(decode) 語法 kap 語詞愈明確會愈成功。Bellinger979 提供另外 ê 觀察建議出老母直覺上會用全款的語言假設(linguistic hypothesis), 伊發現對一個 12 個

月大的 gín-á 的指導句，大部分是祈使句 74%，20%疑問，6%宣告，áhna 是對一個 27 個月大的是 52%，27%，21%。

Shatz⁹⁷⁴ 提出的心色觀察卻是早期少歲 gín-á 對明確的抑是暗示的指導句形式 lóng 全款歡喜。伊的資料包括 3 的兩歲大的 gín-á kap in 老母 t□ 家己厝內互動的 videotapes, teh 爽 s□g 實驗者提供的學齡前大 tshit-thô 物。Shatz 專注 t□ 遮 ê 老母 in 所意圖 beh 指導的講話語句，不管是疑問抑是祈使句形式，來建議 gín-á 去做 kap 伊 hit-ch□n teh 做的無全的行動。結果 chàm 然有意義。雖然 Evrin-Tripp 預測愈明確的祈使句指導會愈成功，其實 gín-á 對 hia ê 回應正確率 chiah 40%，siàng 時 對明確的疑問指導句有 52%。遮 ê 疑問指導句 m□ 是全然是內包祈使句，像 ‘can yo□ shut the door’ 的話句：40%是純然疑問句像 ‘are there more suitcases’, t□ 遮要求行動，‘find another suitcase’, t□ 話句內底無講。

當然，beh 分析 chit 款 ê 資料 koh 企圖按 in ê 表現來看出 in ê 能力總是相當困難。像 Ervin-Tripp 指出，順從或是甚至是了解的失敗可能是假的，因為可能是 gín-á 毋願順從... 舉例來講，一個 4 歲 gín-á 聽到 “why are yo□ in the garden in yo□r socks?” 回答 “because I took off my shoes”，這並無清楚是毋是伊了解遮是伊个指導句，而選擇回答若像 he 是一個誘答。

第二個問題是咱 b□e-sái 真公正按一連串對無全形式指導句的正確回答來做結論因為 hit ê gín-á 可能已經有警覺 tio□h 遮 ê 指導句 □-sái 用 m□-chiá□ 樣 m□ 止一種的語法形式來傳達，chit-ê 因 á 可能無專注抑是無注意 tio□h 遮 ê 語法選項。Shatz 的資料的確 k□ 咱講大人分析者明瞭 tio□h 潛在的曖昧性，t□ 因 á 選擇正確選項 ê 時有真高度的正確性，t□ 所有的疑問指導句內面 kan-n□ 有 15%的 hông 認為是問題，另外 85%lóng 有適當的行動回應。

因此，m□ 管咱認為因 á 是純然無警覺 tio□h 語法結構，抑是真複雜去分別遮 ê 因 áin 確實真明顯利用 m□ 是語法的資訊而且回應 m□ 因此無全。Shatz 僥疑遮 ê 老母是 m□ 是 t□ 疑問句有指導意圖 ê 時，有提供非語言的指示，但是咱注意著，其實所有的遮 ê 老母 t□ 祈使句 ê 時比疑問句 koh-khah 捷用肢體語言。這一定有其他解說。伊家己對 chit 款互動提出一個基本基礎規則：‘mama says, child does’, koh 認為因 á 的策略是按老母講的話語內底發現啥物元素，m□ 管行動抑是物件，你 □-sái 做出抑是靠 he 做啥物；然後你做一寡行

動來通知老母你有聽 tio□h，所以你當 teh 回應，當 teh chit-ê 互動中進行你的角色。按 chit-ê 理論(伊講伊當 the 進行建構 ê)，隨 □-sái 有一個明顯的預測，，是囡 á 一定會回應一個行動，就算是形式 m□好的指導句像 ‘may yo□ shut the door’，抑是問題 ‘can yo□ jump’ 錯誤解讀做指導句，甚至 in 只是欲提供資訊 ni□-ni□。

遮咱回顧 2 個範例，一方面 hit ê 5 歲大 ê 囡 á，伊有 超過一年的時間用公式化 ê ‘please may yo□’ 做伊的指導的通常禮貌開始，另外，Singclair kap Co□lthard 提供 ê，‘can yo□ play the piano’ 至少 bat 發生 t□ in 已經到入學的年紀 ah,提來爭論囡 á 的基本基礎規則是預測是動作，t□ hit ê 時刻身體上有可能，in tio□h k□ 伊處理做指導句，若無 tio□h k□ 處理作一種需要口頭回應的誘引。

p170 Last paragraph

There are 3 deficiencies in Shatz's study

1st there is no indication

whether interrogatives intended heard as questions

intonationally different from

directives intended and heard as directives

or intended as directives but heard as questions;

2nd the gro□nd rule MSCD is too powerful, completely ignores context

3rd The method deduces a child's interpretation of a given utterance from his response to it.

Reeder975 reports children understand interrogatives as questions rather than directives,

actually, go on to act the propositions being questioned,

就是：eventually reacted as *if they had interpreted the utterance as a directive..*

所以，咱必須 ài 有一個發現囡 á 對關鍵話語解讀的方法。

Reeder976 reports: 38 個月到 46 個月大的囡 á 實驗(比 Shatz ê khah 大一絲 á)。伊提供囡 á 一系列錄好話語的 tape, lóng 是 ‘wo□ld yo□ like to do p’ 的

形式, koh lóng 是用上揚的聲調, 遮 kan-n□ 有法度 t□ 參考語境 kap 前後文來判斷解讀做問題句抑是指導句。而且, 遮 ê 話語 lóng 是設計 t□ 老師 kap 學生之間互動 ê 語境化 tshit-thô 學校內底。

intended as a question: ‘Peter, in you come and help me feed the animals ... you choose which one you want to feed’. P171

intended as a directive: ‘Simon, leave the swing, Peter’s on it’

1. children were not direct participants, asked to interpret utterances
2. not to remember, repeat, or paraphrase, but to choose

They heard (a) but asked it is b) or c)

結果加深 1. 囡 a2 對無直接的話語理解無 goa7 困難, 2)in 解讀語境的問題可能 ma7 會是 khah 大漢 e5 囡 a2, p172

Garvey 1975 用 vediotape 想 beh 發現 3 歲半至 5 歲半的囡 a2, 一對一對作伙 sng2 的時, 囡 a2 in 家己 an2 怎使用語言來指導(是)。遮的囡 a2 in 會選定明顯形式, 94%的 khah 幼的指導句, 89%khah 大的祈使句。雖然, in 了解 khah 無明顯的形式 ma7 是無困難。

Lawson1977 reports 2 歲大 e5, 用 koh-khah subtle 指導形式的要求,

Chit-e5 研究不只 a2 重要, 因為這展示出 2 歲大 e5 tloh8 已經了解 kui 系列可能的語言實踐 e7-tang3 有全款的功能, 遮 e5 實踐 ma7 包括社會語言學的暗示。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Snow1977(p173)Examining mothers with children from 3 個月大開始, 伊發現, 語言使用是互動式 e5, 足 choh7 問題句, 罕得有獨語, 本質上來看, 遮 e5 老母的講話內容 long2 是囡 a2, 囡 a2 的活動, 注意的方向, 大部分 long2 是 beh 誘引囡 a2 的回應。伊認為有一種自然的合作對話發展, p173

雖然，因 a2 boe7-tang3 完全了解老母(母親)的講話風格(重複性)。差不多 7 個月，in tloh8 開始會曉張 koh 會曉用目矚 gin5 來回應，12 個月大 tloh8 會曉用行動來回應話語。

Ervin-Tripp 注意 tloh8 orderly dyadic interchanges 發生，hia 大人 long2 會認為因 a2 是無法度有夠能力作為一 e5 會話者。2 歲 chin3 前，因 a2 tloh8 有能力回應相臨對話對，相借問， yes-no 問題，確認問題，控制問題抑是要求 kap 提供。幼兒 khah 大的問題是 ti7 chhoe7-tloh8 floor m7 是 人 hou7 伊 floor, in 83% e5 介入 kap 完全中斷，94% 的主題轉換 long2 hong5 忽視去。

建立 coherent 會話 kap 掠定主題是需要獲得的技術，Keenan 的工作提供咱會話發生主要的資訊來源。(雙生因 a2 按 2 歲 9 個月，到 3 歲 8 個月)

大人會話的特徵是相連的話語相關真 oa2，(chap4)Sacks 強調講話 tloh8 是 ai3 維持 chit-e5 相干性，若是無能力 an2-ni，會 hong5 認為是精神失常。所以，若是 e7-tang3 發現因 a2 an2 怎 koh ti7 啥物年紀會曉進行 coherent 對話，這 kai3 心色。Halliday1975 提出 18 個月大的因 a2 完全 boe7 曉(有)交換信息的觀念，所以無法度引導來對話，Piaget1926, 觀察幼稚園的 5, 6 歲因 a2, ma7 iah 無法度講 hou7 在場的所有 the 聽的人的話。這意思 na2 像是講會話的技術真 oh 得 tloh8。M7-ku2, Keenan 的報告倒 peng2, ti7 in e5 vediotape 內底有真強的證據講因 a2 ma7 有 coherence kap turn-taking. P174 Keenan and Klein 的例。雖然無意義，m7-ku2, in 專注 ti7 頂一句語聲的形狀，koh ka7 修改。

雖然無法度維持相干的談話交換，因 a2 ma7 是想 beh 用語言來交流。In 的報告講這是真極端的階段，2 歲 9 個月的因 a2 會 an2-ni sng2 聲音，koh3 個月了 tloh8 完全無去 ah。

Ti7 大人的會話問題 kap 要求需要聽話者的回應，assertions, 有寡分析者宣講, m7 免。An2-ni 講起來，發現雙生仔會觀察會話 norm 規範，強迫聽話者 routinely 認識(講有收 tloh8)講話者的話語。Keenan and Klein 分立 5 型 chit 款的相關回應(p174~175)，in 觀察 tloh8 聽話的人 hong5 期待做出其中一種反應；伊若無，講話者 tloh8 可能一直重複伊的話一直到收 tloh8 為止：(p175 A:

B:) Keenan and Klein 評論, ti7chit-e5 語境 “goosey goosey gander”, m7 是有關的回應。一直發出, [i:] moth 來表示伊無 hong5 接受, 一直到另外 hit 個停止唱歌 koh take notes.

會話當然 ai3 雙方同意的主題 chiah e7-tang3 進行落去, 咱 ti7 大人 ma7 是有困難 ti7 引入、維持、結束話題, 這對 gin2-a2 來講愈大, 因為 in boe7-tang3 確定聽話者是 m7 是有 teh 聽。有一個早期的策略是引入新的主題, 像頂 koan5[i:] moth, 抑是下跤 oh oh oh bell, 然後另外 hit 個隨接受, tiaN7-tiaN7 是用重複來實踐, 陳述 hit e5 主題(p175)

第二個 gin2-a2 的重複是標示 tioh8 伊接受 hit-e5 主題, an2-ni 第一個 tioh8 e7-sai2 koh 繼續落去。

P176

咱可能會好玄 gin2-a2 是按 toh 位得 tioh8chit 款的策略, 實際上大人 teh kap gin2-a2 互動 e5 時, ma7 真像。Scollon1979 注意 tioh8 大概伊的語料內面有 50% 的大人話語是疑問句, Ochs1979 指出 su3 常疑問句發揮吸 gin2-a2 注意力來照顧者 beh 注意的物件: (p176 M C M)

In 繼續 teh 爭論, chit 款的交換非常重要, 因為 gin2-a2 可能學 tioh8 發出主張... 用參與 ti7 一個結果 he 伊有貢獻一部分主張。

Wells et al.1979: 大人的交 hou7 動作 m7 但限 ti7 幫贊 gin2-a2 建立孤立的主張, 老母定定幫贊一系列的主張, 這 tioh8 是會話原型。這按 Kaye and Charney(1981), 得 tioh8 支持, 大部分老母 kap in 2 歲大的 gin2-a2 對話的時定定改變心意, 像下面第三 e5 例, 互相明確回應, ma7 要求對方回應。In 發現這種變換比起大人大人會話是太過 che7ah, 主要目的是 beh 得 tioh8 機會, 大人 gin2-a2 會話 tioh8 是 beh 盡量 hou7 gin2-a2 講話。Wells 分別出 2 種老母: p176

1. 主導性, 主導會話選擇話題, 利用一系列的展示交換創造會話
2. 創造真 choe7 開頭, 問真實的問題, 建構一個框架 hou7 gin2-a2 thang 家已講故事。

Garvey1975 提供 3 歲半 kap 5 歲半 gin2-a2 的例, ma7 是會跨過 2 句話語切割主題 kap 評論: p177

雖然伊了解引出這 2 部分話語的形式：

A : that's where the iron belongs

put it there

最後，到簡短的指示 'hand me the trunk', 'gimme the ladde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eck1978, native non-native na2 像 Keenan 提供的 2 3 歲 gin2-a2 話語形式
(pattern)

Hatch1978 確認 chit-e5 結果。P177

全款的主題提名策略發生 ti7 第二語言學習大人。P177

反 tng2 早期語法 kap 語詞能力無夠的階段。

10.19 敘事與語言：描述話語作為殖民情境的標記

—呂赫若敘事文本〈牛車〉之分析，

中興大學中文系 石美玲

一、前言

本文運用話語分析的理論與方法，以呂赫若敘事作品〈牛車〉為對象，嘗試描述話語作為殖民情境的標記，分析話語對內如何銜接篇章，顯現文本的內延功能，對外如何顯示社會主題。本文認為敘事作品是一個符號系統、一個封閉型的文本；意義單位的切分和描寫層次的區別，可以顯明敘事如何組織一個指意域，以及如何將指意單位編置於其中。呂赫若敘事作品〈牛車〉的敘述文本，呈現豐富的指意過程 (signification) 及話語層次 (levels of discourse)，此一敘述組織介引出相應的歷史、社會、文化的課題，論證了故事中殖民情境下的淳樸素民之無力、無能、之為純然的悲劇之必然性。話語分析命題的焦點閱讀，當有助於台灣文學史之語言、歷史、社會、文化的多層次的重新編碼 (re-codification)，此於學科教學實務，當亦多有裨益。

二、語言系統與話語層次

語言系統的具體表達—話語—由相互間被設置為組合系統的符號組成。一個符號取得它特定的意義，部分原因是它在語言系統中的聚合關係位置，部分原因也在於它在話語中的組合關係位置。在話語中，各個詞連接在一起，結成了以語言的線條特性為基礎的關係。而一個語言系統並不規定話語的運用是對或錯，它只提供指意活動的可能的條件。話語並不是某個起支配作用的系統之具體實現，而是實際的語言運用的領域。在任何給定的文化和歷史的時間裡，任一種語言的說者和寫者都會生發出不同的話語類型，被說的話語隨社會境況而變化。所以，話語才是意義的實際生成之地。

在進行語言研究時，人們開始把話語看成是語言分析的最大單位。然而，隨著理論不同，分析目的不同，話語的定義也不一樣。或將話語視為社會文化語境中的一種語言使用形式；或將話語定義為具體的某個會話或某篇文章；或

將話語視為一種交際事件或一種言語交際活動。Harris (1952) 把話語看成是連接的言語 (speech); Pike (1954) 提出話語是社會文化語境下互動過程的產物; Brown 和 Yule (1983) 把話語看作過程 (process), 語篇是話語的具體表現形式; Van Dijk (1997) 卻認為不能簡單地把話語視為一種語言使用形式, 他指出話語包括三方面: 語言使用、思想傳遞和社會情景中的交際。Van Dijk 還區分出簡單話語和複合話語。由此看來, 話語分析要對幾個方面進行綜合研究, 係屬於跨學科研究。所以, 話語分析不僅要了解話語的表達層, 還要深入到意義和動作層 (action), 考察語言的功能, 以及語言使用者的編碼和解碼過程, 注意社會文化語境和認知的作用。

Geे認爲人類語言的功能, 不僅是傳遞信息, 語言具有兩個主要功能: 一是作爲社會活動的基礎; 一是作爲文化、社會群體和社會機構中人類關係的基礎。兩個功能互相聯繫: 文化、社會群體和社會機構離不開社會活動, 而社會活動可改變文化、社會群體和社會機構。話語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 沒有話語, 文化就不存在。參與交際的人, 通過話語從事某種社會行爲, 參加社會交際。因此, 話語分析要研究人們如何在具體語境中使用語言來進行社會活動、建立社會身分 (identity)。再者, 語言使用者在運用語法手段傳遞信息的同時, 還在進行一種社會活動, 在創造一種有特定含義的視角, 在表露自己的社會身分和政治態度。

羅蘭·巴特認爲話語和句子具有對應關係: 話語是個大句子, 而句子是個小話語。話語可以是一句話, 也可以是整部作品。巴特還認爲, 語言學研究區分描寫層次, 如語言層次、語法層次等; 每個層次有自己的單位, 可以進行獨立描寫。而每一個層次只有歸併到高一級的層次中, 才能取得意義。根據這一原則, 他將敘事作品分爲三個層次進行描寫: 功能層次、人物層次和敘述層次。功能層次研究基本的敘事單位及其相互關係; 人物層次研究人物的分類問題; 敘述層次研究敘述者、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係。

話語分析的對象包括書面語篇 (text) 和口頭語篇。從形式上看, 話語分析可分爲語篇分析和會話分析, 語篇分析的對象是書面話語, 會話分析的對象是口頭會話的過程。本論文進行的是書面話語分析, 內含寫定爲語言文本的「書面的」口頭會話。話語分析遵循的一般原則是: 把話語看作社會成員的社會活動, 重視語義、上下文、社會文化語境以及話語各個成分和層次的聯繫, 其間,

認知的作用，尤其是敘事分析／話語分析的要點，也是本論文的著力所在。

三、切分敘事語言，展示指意層次

托多洛夫把話語的手段分爲三部分：一爲表達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之間關係的敘事時間，二爲敘事體態或敘述者觀察故事的方式，三爲敘事語式，它取決於敘述者爲使我們了解故事所運用的話語類型。本文乃著重於敘事語式的觀察與分析說明，以呂赫若〈牛車〉的敘述話語作爲分析對象，嘗試描述分析敘事話語的類式如何顯示小說敘事文的多層表裡，及其相關的豐富指意過程。

敘事語式涉及敘述者向我們陳述、描寫的方式。它存在著兩種主要語式：描寫和敘述，這兩種語式相當於前述的兩個概念：話語和故事。話語意義的層面將涉及內部結構性因素、外部客體因素、主體目的因素、修辭意蘊因素和意義形態因素等各個方面。只有同時考察這些相關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才能更完整有效地把握社會人文話語的全部意義內容。

呂赫若〈牛車〉故事以殖民情境中的牛車主楊添丁和妻子阿梅爲事件主人翁

，描述他們在現代化汽車駛進農村之後，遲緩的牛車無法與新式運輸工具競爭，加上工廠的逐漸關閉，在在阻絕了楊添丁夫婦企圖努力的機會，生活大受影響；之後在尋找突破困境的新生路上，不斷受挫與不幸，終導致「男盜女娼」的悲劇絕境的經過。過程中的矛盾關鍵，在於牛車地位的今昔不同。過去，牛車當道，爭相預約；如今，汽車霸道，生意蕭條，致使賴以爲生的民眾必須面對新的現實問題。對楊添丁而言，生活中最大的苦楚，並非必須比過去更加賣力地工作，而是縱使想要更勤奮、更認真，也無從著力的無奈與悲哀。生命被大環境擺弄、懸宕成如此沈重的狀態，落得他只能「坐以待斃」，或是踐踏心靈底蘊所堅持的「

尊嚴」與「道德」，而卻終究不免素民生活的悲劇！於是妻子阿梅只得忍辱含羞賣身體，而楊添丁則在牛車違規行駛道路中心且又在牛車上打盹遭「大人」重罰後，無計可施，無路可走，被迫鋌而走險去偷鵝，不幸遭警察逮捕。

〈牛車〉故事分成四部份展開敘述。其中的第二部分筆者認爲具有豐富的語言學命題的價值，值得進行語言學命題的焦點閱讀，因此，本論文以這部分的敘述話語作爲分析對象，嘗試描述話語作爲殖民情境的標記，分析話語對內如何銜接篇章，顯現文本的內延功能，對外如何顯示社會主題，展示小說敘述

文本之指意過程及其層次，並介引出相關的歷史、社會、文化的課題。

(一) 簡筆寓玄機的符碼

〈牛車〉這個小說敘事文的第二部分，主要描寫楊添丁聽到首次鷄聲後就起床，準備替照顧他牛車生意的顧客王生運送竹籬到名谷芭蕉市去，路上經歷的人事與對話。依循故事內楊添丁所遇的人事，以及文本的敘述，敘事可以切分為前後兩大段，前段是遇到幾位牛車夫伙伴的經過，而後段則是遇見原是牛車夫而後做賊被關出獄的同行老林，並與之對話的經過。此處筆者要把處理的焦點放在前段楊添丁與幾位牛車夫伙伴相遇並對話的經過上面。

故事文本在楊添丁出門後，出現三段連續的敘述文字：

- A1. 外面像塗了煤焦油似地闇黑。他到牛欄去餵了一把乾草給黃牛以後，把車子拖了出來。雖然是夏天，冷風吹得人縮頸，赤腳漸漸地濕了。車子闐闐地搖搖地向前走，每走一步，蠟燭的黃色火焰痙攣似地打顫，好像要熄掉一樣。縱貫大路上鋪的小石子被車輪軋著，發出了悲鳴，在黑暗裏響得更大的悲哀。
- A2. 到約定的地方一看，王生還沒有來。約定是今天早上，裝上竹籬送到名谷芭蕉市。楊添丁停下車子，依然坐著不動地望著天空。
- A3. 月亮也沒有，一片漆黑，唯剩來不及逃掉的幾顆星，歷歷可數，還有勁地眨著眼。從道路附近的農家，衝動的鷄聲彼此呼應地鑽進耳朵來。楊添丁想，這麼早就出來做事，恐怕只有像我這樣的人罷。別人正睡得津津有味時，我卻在這裏等生意。楊添丁突然心境陰暗起來了。——即使這樣，老婆還罵我懶惰，沒有用。唉！——楊添丁不禁嘆息。我那老婆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女人。……那且不管，我這般辛苦地工作還賺不到錢，這是個什麼世界呢。菩薩瞎了眼睛？他忽然怨恨起菩薩的不肯保佑自己，而被悲哀心境所襲擊。

點著燈籠的楊添丁和牛車走在黑暗的路上，遇到其他牛車夫伙伴結隊出來，於是三四台牛車排成一長列，熱鬧地前進。楊添丁問起對方近來牛車生意的景氣

，一名四十左右的男子苦笑的说：「此刻這般地在這裡趕路，想一想也懂得呀。生意好，這時候不在睡覺麼！」楊添丁心有戚戚焉。隨後，該男子便用大的嗶聲唱起歌來了：

陳三一時有主意
五娘小姐……………
……………

男子的歌聲衝破了黑暗，流動著。此時不知是誰也用鼻音跟著唱了。然而，楊添丁卻因生活困窘的鬱卒，無法跟著唱歌來快樂自己苦悶的心，反倒羨慕起能夠快朗高聲唱歌的人。

每一個文本都在其語言裏隱含著文化和歷史的蹤跡。上述牛車夫歌唱的內容雖僅有十一個字，但因出現了兩個關鍵性的名詞——「陳三」、「五娘」，使得這個安排看似無關緊要，實則寓意深遠。因為「陳三」、「五娘」並非如張三、李四一般的普通人名，而是具有高文化濃度的符碼——文化／歷史符碼（codes of culture/history），這個文化／歷史符碼的意義非比尋常，它的背後承載的是歷史悠久、文化意涵豐富而流傳於大閩南地區、家喻戶曉的「陳三五娘荔鏡奇緣故事」。

「陳三五娘荔鏡奇緣故事」，是閩南、台灣地區流行最廣的戲劇，它最早的書面文學是明嘉靖年間的《荔鏡記》。《荔鏡記》的內容，在敘述男女主角陳三（泉州人）五娘（潮州人）的愛情幾經悲歡離合、終成眷屬的曲折過程。它是介於宋、元南戲到明傳奇之間的民間文學劇本，出於閩南地區的潮州、泉州一帶，內文詞語以潮州話及泉州話混合書寫，作者已失佚，主要為曲牌形式，用戲劇來表演，可說是最早的一部閩南語出版品。

陳三五娘荔鏡奇緣故事，幾百年來如水銀瀉地從閩南到台灣，向民間各角落流注，以傳統戲曲（南戲、梨園戲、高甲戲）、歌仔戲、歌仔冊、民間說唱、小說、舞劇、電影等各種表達形式存留在老一輩的記憶中。它之所以膾炙人口，深受閩南、台灣人民的歡迎，乃因故事的追求愛情自由，與傳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觀有所衝突；它強調了陳三與五娘為改變數千年來婚姻制度的封建惡習，勇於衝撞傳統締親的牢籠而奮鬥不懈的思想意涵，並將五娘塑造

成蔑視媒妁之言，但又不斷遭受封建家庭阻撓而堅毅抗爭的女性形象。所以，此劇在明、清兩代一再被官方禁演，雖然如此，還是廣受大閩南地區的群眾喜愛，滿城沿村爭唱，庶民村婦爲之如癡若狂，甚至有曠男怨女效法戲棚上的人物相諧演出官方所謂的「淫奔醜行」。閩南地區更流傳俗諺：「嫁豬嫁狗，不如共（和、隨也）陳三走」（意謂女性嫁來嫁去，都不如嫁給陳三這類人），即是最好的見證。

處於日本統治下，台灣這個大舞台上的悲歡離合，都必須直接承受殖民政治的影響，戲劇活動只能在重重束縛與禁忌下進行，因此，此時的戲劇活動不只是休閒娛樂，它同時也是被統治者的願望的表徵，是當時人民心聲的流露。再者，對被殖民的台灣來說，傳統的民間文化，是定位台灣文化、建立認同的重要且必要條件，也是抵抗日本皇民化運動的重要武器。特別是一些民間禮俗和戲曲，有創制社會規範與凝聚集體意識的意義，是民間文化本質的表徵。

另外，牛車夫伙伴也可以唱其他的歌謠，卻唱起民間流行戲陳三五娘，而且聚焦在十一個字上，可以推斷呂赫若此處這個唱歌語段的安排，當是別具深層意涵的。除有上述定位台灣文化、建立民族認同、抵抗日本皇民化的意義外，還可得出受殖民者企盼脫離殖民情境、追求自由與主體性的隱喻關聯。再者，這十一個字的歌詞，可以切分成「陳三一時有主意」與「五娘小姐……」兩個語言單位，前者是合乎語法（S+V+O）且語意清楚的語句，後者則只有主語成分，且語意不明，如此則意義重心便落在表達清楚的「陳三一時有主意」之上。進一步分析「陳三一時有主意」的語意重心，則顯然在「一時有主意」之上，因爲在荔鏡奇緣故事中，由於陳三的有主意，最後才能有情人終成眷屬。若再就語言在上下文脈絡的意義來觀察「一時有主意」的文本內延功能，則會發現它是具有文內下引作用（cataphorical）的符碼——構成下文牛車夫合力推倒背後代表統治者的路碑的事件邏輯。因此，這十一個字，不單是牛車夫抒發心情的歌詞而已，還是文化／歷史符碼的標記、脫離殖民情境追求自由與主體性的隱喻性能指，以及構成推倒路碑事件邏輯的引導符碼，充分印證小說敘述富含話語類式之多層表裡。

（二）話語作爲殖民情境的標記

順著故事看下去，我們看到楊添丁萌生欣羨意念後，情節急轉直下，讓楊

添丁處於觀看位置，目睹牛車夫伙伴進行一完整的行動單元及其細節：四十左右的男子突然停止歌唱，抽出車台旁的棍子，向路邊走去，喊一聲「こん畜生ッ（中譯文為「你媽的」）」，試圖打倒立在路旁的路碑（日文原文為「石標」）；但是單靠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把路碑推倒，只好再喊聲「チェッ、野郎——（中譯文為「這混蛋」）」出氣，這時另一男子跳出來，並找來一個大石頭，兩人合力舉起大石頭用力撞路碑，撞了兩三次，路碑就倒了，再合力將它拋到田圃去，然後兩人大聲笑著走回牛車旁。

很顯然地，牛車夫合力推倒路碑這一行動單元，並非預先規劃好時間、地點、人物的，而是臨時起意、發生的。若是如此，則與上述構成牛車夫合力推倒路碑事件邏輯的引導符碼——「一時有主意」合拍，完成主題的銜接，充分體現話語在上下文脈絡銜接篇章的文本內延功能。

再順著敘事的語言的進行，筆者將後續的文字切分成敘述（A）與話語／語音（B）兩部分，目的在於使吾人對敘述文本極為複雜的意義功能有一個更明晰的認識：

- Aa. 他們白天常常從路碑的旁邊走過，每次經過，反抗心就按耐不住地湧
了
起來。常常想找機會把那弄掉。路碑上寫著：道路中央四周，不准牛
車通過。因為用小石頭鋪得坦平的道路中心是汽車走的。
- Ba. 「我也繳稅的呀。道路是大家的東西。汽車可以走的地方，為什麼我
們不能走，有這樣的道理麼？」
- Ab. 但是，雖然這麼想，白天覺得大人可怕，沒有由那通過的勇氣。他們
曉得，如果不小心被發現了是在道路中心走，罰錢以外，腦袋還要被
打得咚咚響的。——這樣，道路中心漸漸地變好，路旁的牛車道都通
行困難起來了。黃色的地面被車輪輾成了溝，顯出了很大的凸凹。因
此，車輪夾在溝裡面，不容易前進，非常吃力。雖然這樣，卻一向沒

有修理，更加成了險阻的山和谷。

Bb. 「這樣的路能走嗎？」

Ac. 在沒有人的早上，他們不在那上面走。主人似地不客氣地在道路中心輾著溝走去。

Bc. 「想想看自動車奴（中譯文為：混蛋汽車）要哭的樣子。在這種時候，它不能把牛車老爺怎麼樣吧。哈哈……」

Ad. 先前的四十左右的男子走到楊添丁的旁邊，一個人快朗的笑了。

Bd. 「真是，自動車奴可惡透啦。」

Ae. 楊添丁同意地說了。

Af. 近來越被推進了不景氣的深坑，那是因為被自動車奴所逼迫，無論是怎樣沒知識的他們也是知道的。機械奴、畜生ッ、俺等の強敵だ。日本物ッ——敵意瞬時由心裏湧了上來。

敘事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提供讀者或多或少的細節，因而看起來與其所講

述的事物之間保持或遠或近的距離。敘事可以選擇，也可以不過濾均勻，而依據這位或那位故事參與者（一個人物或一群人物）的知識範圍，來調節它所傳遞的訊息，如此敘事便採用一般所稱的參與者的「視角」或「觀點」。

Aa 是全知視角的線性敘述，使讀者了解人物的內心意識、所處的社會情境，並提供前述牛車夫之所以用石頭撞倒路碑的緣由，同時，也反映了敘述者的感受。Aa.中的白天、路碑、旁邊（邊緣）、反抗心、按耐不住、找機會、道路中央（中心）、汽車等詞語，強調了這些能指超過其他一些能指，而對能指和所指之間看似“自然”和封閉的關係施加壓力，使理解活動變得緊張，促令讀者

起而詢問：這詞、這短語、這句子的所指是什麼？於是我們可以將 Aa 切分成三個語言單位來處理：

- Aa1. 他們白天常常從路碑的旁邊走過，每次經過，反抗心就按耐不住地湧了起來。常常想找機會把那弄掉。
- Aa2. 路碑上寫著：道路中央四周，不准牛車通過。
- Aa3. 因為用小石頭鋪得坦平的道路中心是汽車走的。

閱讀 Aa1 後，讀者不禁詢問：牛車夫為何要弄掉路碑？路碑有何不同？透過 Aa2，我們看到牛車夫要弄掉的不是一般路碑，而是寫著「道路中央四周，不准牛車通過」的路碑。可以推斷這路碑是官方樹立的告示，官方以此告示路碑制約了道路使用規則：牛車不准使用道路中央四周，並標示了統治權，以及統治者或殖民者的排它／他性的權威，所以「路碑」是統治者或殖民者的轉喻性能指。至於反抗心、按耐不住、找機會這三個描寫語言，則反映了牛車夫在道路使用權限被制約後，內心蘊積不滿情緒，導致白天每次從路碑旁邊經過時，就按捺不住地湧起強烈反抗意識，並伺機而動，終於等到此次黑夜的機會，合力完成將它撞倒弄掉的行動。因此 Aa2 是造成 Aa1 的關鍵因素。

同樣，再透過 Aa2，我們又產生以下懸念：為何「道路中央四周，不准牛車通過」？道路中央准許什麼／誰通過？牛車不能通過道路中央四周，要走哪裡？對於第一、二懸念，Aa3 做出清楚扼要的回應：道路中央是給汽車使用的，並暗示了遲緩與快速、落後與進步的「對立」關係，且還以描寫語言「用小石頭鋪得坦平」為下面 Ab 的牛車道描寫提供比較的平臺。至於牛車因速度遲緩遭汽車排擠後，何去何從，敘述者沒有提供完整訊息，僅在 Aa1 以「從路碑的旁邊走過」做出模糊的提示，明確答案則要留待 Ab 再做更飽和圓滿的敘述。

另外，Aa 的白天、路碑、旁邊、中心、汽車等這些強調的標記（著重、施壓和緊張），是文本性（textuality）的符號，是產生多重指意效果（多重意義）的語言。這些強調的標記，形成許多聚合關係的二元對立：黑夜／白天、旁邊（邊緣）／中心（中央）、牛車／汽車、遲緩／快速、落後／進步、清朝時代／日本天朝、傳統的／現代的，並使一組差異性的要素優於另一組，從而產生價值的等差。又透過旁邊（邊緣）與中央（中心）、牛車與汽車的關係對立，我們

得到階級對立的隱喻；再從清朝時代與日本天朝的對立關係，我們得到殖民與被統治的歷史主題。於是事件、行為者、時間、地點等一起組成素材的材料，按一定方式組織進故事中，而「呂赫若」做為作品作者之名，在文化史或文學史中實則為一個活文本（living text），使文本之外卻貼近物質文本的讀者暫時擱置其現實情境

，經由敘事語言進入、參與歷史情境中，去重新體驗呂赫若的體驗。

Ba 這段直接引語，讓人物的內心意識與撞倒路碑的動作，形成表層行為、事件邏輯的合理性，同時，也產生了被殖民者意欲推翻路碑背後所代表的統治者的深層隱喻關聯。Ba 因「我／我們」人稱代詞的存在，而反映了人物和敘述者的關係，儘管如此，仍可發覺 Ba 的語式有著多層聲音（layered-voice），因此乃將 Ba 切分為兩個語言單位：

Ba1. 我也繳稅的呀。道路是大家的東西。汽車可以走的地方，為什麼我們不能走？

Ba2. 有這樣的道理麼？

如此切分，幫我們區辨了 Ba1 是單純屬於人物的話語，而 Ba2 則顯得較為複雜，既是人物的心聲，也是敘述者的話語，形成人物與敘述者複音和聲的狀態；另外

，當 Ba2 是敘述者的語音描述（voice description）時，便形成雙重意指：一是敘述者在對自己講話。Ba2 若是敘述者在對自己講話，則是敘述者在檢視個人過往的經驗，如此，則是歷史主題的訴求，包括歷史情境中的殖民者做為敘述者想像的對話者（imagined interlocutor），同時也引介了作者（implied author）的意識形態與道德立場。二是敘述者在對讀者講話，如此，則是訴諸文本之外卻貼近物質文本的讀者，把讀者背後的社會主題／經驗帶入文本，讓讀者也參與文本-故事的對話，並進而參與文本的書寫與構成（construction）。

Ab 也是全知視角的線性敘述，使讀者了解人物的內心意識、所處的社會情境，並為前述牛車夫行動提供較清楚的背景說明。Ab 的強調標記有：白天、大人、可怕（害怕）、勇氣、不小心、道路中心、罰錢、腦袋、打得咚咚響、好、路旁牛車道、困難、黃色地面、溝、凸凹、吃力、險阻、山、谷等。為了能清

楚的呈現 Ab 豐富的指意功能，我們將 Ab 切分成三個語言單位來處理：

- Ab1. 但是，雖然這麼想，白天覺得大人可怕，沒有由那通過的勇氣。他們曉得，如果不小心被發現了是在道路中心走，罰錢以外，腦袋還要被打得咚咚響的。
- Ab2. ——這樣，道路中心漸漸地變好，路旁的牛車道都通行困難起來了。
- Ab3. 黃色的地面被車輪輾成了溝，顯出了很大的凸凹。因此，車輪夾在溝裡面，不容易前進，非常吃力。雖然這樣，卻一向沒有修理，更加成了險阻的山和谷。

Ab1 是順應 Aa1「常常想找機會把那（路碑）弄掉」的敘述與 Ba 的話語，而進一步提供人物內心意識流動的訊息：若是利用白天行動，被（警察）大人知道了，後果一定不堪設想，因為平時只要不小心走在道路中心，除被大人罰錢外

，腦袋還要被打得咚咚響，所以沒有勇氣在道路中心走，更不用說要發難反抗弄掉路碑了。Ab1 透過白天、大人、道路中心這些強調標記，除引出了如 Aa 的白天／黑夜、中心／邊緣的對立關係，並新增了大人／庶民、殖民／被殖民的組合關係的二元對立。另外，白天／黑夜和殖民／被殖民這兩組對立關係，也由於隱喻而使殖民與白天、被殖民與黑夜聯繫在一起。Ab2 除順應 Ab1 的敘述而進，也是呼應 Aa2、Aa3 而發，對道路中心與牛車道做一概括性的表層描寫與比較，而衍生了好／壞、良／劣二元對立的隱喻關聯。Ab3 是描寫與敘述的混合，對 Ab2「路旁的牛車道都通行困難」做進一步的深入說明，因此出現較多的描寫語言：黃色地面、輾成了溝、凸凹、不容易、非常吃力、沒有修理、險阻、山、谷

，而與 Aa3 的「（小石頭）鋪得坦平」、Ab2 的「好」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不平衡、不對等狀態。Ab2、Ab3 對牛車道的惡劣路況共用了九個描寫語言形容說明，對比道路中心的兩個描寫語言「坦平」與「好」，此既反映了敘述者的修辭策略，也在在突出了敘述者／隱含作者之有所著重、強調與凸顯的企圖和意識形態。

Bb 也是直接引語，其功能與 Ba 一樣，但因為沒有 Ba 的「我／我們」人

稱代詞，因此便如 Ba2 一般，不單純只是人物的話語，同時也可以是敘述者的話語與感受，形成人物與敘述者複音和聲的真實情況。再者，Bb 若去掉引語符號

，使敘事語言單純屬於敘述者的話語時，易染上主觀性色彩，爲了呈現其客觀性

，乃用「」的直接引語，使語言屬於人物的話語，但又不單純是人物的話語，也是敘述者的話語，甚至也如 Ba2 一般，引介了作者的意識形態與道德立場，更可訴諸文本外卻貼近物質文本的讀者，於是，形成表面看似聚焦在人物身上，實則是反映共同普遍感受的混聲大合唱，並彰顯敘事客觀／主觀的普遍性。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 Aa、Ba、Ab 與 Bb 四段文字是前後緊密關聯的系列話語，反映事件主體在反抗事件前的意識流動與處境，既有過去的回溯，也有現實的說明。Aa1 爲牛車夫弄掉路碑提供行爲理據，Aa2 與 Aa3 則爲進一步的問題：「爲何要弄掉路碑？」提供表層訊息，而 Ba、Ab 與 Bb 則爲 Aa 的「反抗心、找機會弄掉」（事件動機）提供較完整的深層訊息。Aa 雖是一段線性敘述，然而敘述時間與弄掉路碑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不同。因爲道路中心是供汽車行走，所以豎立告示路碑，明令牛車不准使用；牛車夫同樣也繳稅，卻被制約道路使用權限，心生不滿，想反抗弄掉路碑。然而，殖民者向來是行使威權訂定規約，要求被殖民者服從，以收統治之效；牛車夫之所以扞拒，其關鍵因素就在 Ab2、Ba 與 Bb。牛車夫繳了稅，卻不能使用道路中心，被迫走在路旁的牛車道；無奈牛車道路況非常險惡，凸凹如山似谷，牛車輪因此經常夾在溝裏，前進吃力，導致速度本已不敵汽車的牛車形勢更加惡劣，生意更加冷清，自然引起牛車夫每次經過路碑旁，便按捺不住想反抗。但是平常雖想有所反應，卻未訴諸行動，又之所以不在白天發難，是因爲若被大人發現，除重罰外，腦袋還要討一頓敲打，只好選擇無人的半夜行動了。然而小說若是如此敘述，則顯得單調乏味，於是做了重組，因而形成 Aa 和 Ab 的敘述語段。

Ac 還是全知視角的敘述，分別對現實中的汽車／大人與事件主體的狀態提供訊息，因此要將它切分成 Ac1、Ac2 兩個單位來說明：

Ac1. 在沒有人的早上，他們不在那上面走。

Ac2. 主人似地不客氣地在道路中心輾著溝走去。

Ac1 說明「他們」(汽車與大人)不在沒人的大清早走動,所以事件主體的牛車夫可以除去 Ab1 的顧慮與害怕,勇敢地進行反抗事件,並進一步做出 Ac2 的行爲。Ac2 是描寫與敘述的混合,說明事件的主體在完成反抗行動後,進一步的意識與行爲:「主人似地不客氣地在道路中心輾著溝走去。」這裏突出了兩個描寫語言:「主人似地」、「不客氣地」,這兩個強調標記,宣示了被殖民者應有的主體性與自由,呼應了 Ba1 的「道路是大家的東西」,突破了 Ab1 不敢通過的畏懼,並與 Aa2 代表殖民統治威權的告示:「不准牛車通過」,形成抗衡狀態,也暗示了現實情境中汽車與牛車、大人與庶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關係,更引出了敘述者/隱合作者的意識形態與道德立場。

Bc 是事件的主體終於完成了想做卻未做的行動,內心長期積累的鬱悶怨忿得到充分宣洩後,所展現的滿足與得意。這段直接引語如 Bb 一樣,沒有第一人稱代詞,所以就不是單純屬於人物的話語,而是人物與敘述者複音和聲的話語;其次,這裏除新增擬人的修辭手法:「自動車奴要哭」、「牛車老爺」、「哈哈」,形成失意(哭)/得意(哈哈)聚合關係的隱喻性對比外,並利用自動車是奴而牛車是老爺的對立,顛覆上述以汽車/殖民統治者爲中心、快速、進步、好、良,而牛車/被殖民者是邊緣、遲緩、落後、壞、劣的對立關係,再次宣示了被殖民者應有的主體性,同時也再次引出敘述者/隱合作者的意識形態與道德立場。

Ad 使原本處於旁觀位置的楊添丁與牛車伙伴的距離拉近,並在伙伴快朗笑聲的鼓舞下,態度改變,由旁觀→認同→參與,因而產生了 Bd 與 Ae。Ae 的敘述,顯示了楊添丁做爲一個人(as a person)的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此時才回到他做爲一個「人-角色」(as a person-character)身上,因此乃有能力以角色的身分給出 Ae 表示同意的動作,此時他也才真正擁有(secured)主體性,參與了「角色-人」(as a character-person)的對話;至於 Bd,一樣形成上述的複音和聲情況,既可視爲楊添丁認同牛車同業下而參與的話語,也是牛車同業尋求楊添丁認同進而參與的話語,更是敘述者的心聲,三方形成一個共同體,共同對汽車與其所代表的統治階級發聲:「自動車奴可惡透啦」。楊添丁前後的言行

，有了明顯的改變後,自然地導引出後續情節中楊添丁不假思索的拋出:「

這時（沒有人的早上）是我們的「世界」的反射性話語。

楊添丁與他的牛車夫鄉親——這些受殖民的「人們」，他們在素民生活的「道路」上，面對的果真是無生命、無意識的「路碑」嗎？非也。

回到敘述語式 Aa2 來看：

Aa2. ……道路中央四周，不准牛車通過。

這是指令語式(directive)：發話者向聽話者發送信息，意欲改變外在世界，並指令由受信者執行其意欲。這個話語「……道路中央四周，不准牛車通過」，發話者不以人身參與話語現場（voice-person missing），不承擔語用現場的任何責任

；發話者是「他」，是隨時都會長大成「大人」的「他」(he→He)，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的殖民者，而話語銘刻在路碑上，是一個單向作用的物質性指令。楊添丁與他的牛車夫鄉親面對這個物質性的指令，縱使萬般不滿，欲加以反抗，甚至不惜犧牲性命相搏，也因無實際人身對象，而無從著力。淳樸素民之無力、無能、之為純然的悲劇，則顯然可證諸敘述語式。

Af 仍是全知視角的敘述，為了彰顯其指意層次，可以切分成 Af1、Af2 兩個語言單位來分析：

Af1 近來越被推進了不景氣的深坑，那是因為被自動車奴所逼迫，無論是怎样

沒知識的他們也是知道的。

Af2 機械奴、畜生ッ、俺等の強敵だ。日本物ッ——敵意瞬時由心裏湧了上來。

Af1 既說明上述主體性與主權的短暫，也描述了人物所處現實生活空間的惡劣——不景氣的深坑；Af2 強烈表達／反映了敘述者／隱合作者的感受：畜生機械奴是我們的強敵，機械奴的特指物擴及全部的日本物，都是我們的強敵，於

是敵意按捺不住翻湧上來，促發了 Aa1 的反抗心。

在一開頭讀者可能會認為楊添丁一人／一家的悲慘不幸，只是社會的少數個案，但到了這裏，透過牛車夫鄉親的集體撞倒路碑事件（被殖民者若想恢復其主體性與自由，勢必要消除對方-殖民者），則知道這種農村經濟破產、被時代淘汰

，導致民生疲困、階級對立，是普遍的殖民社會的悲劇，是集體創傷。楊添丁則是現實殖民社會的典型代表，演示著受殖民者共同悲劇的真相。

10.20 活動照片



↑ 會場外簽到處



↑ 讀書會進行中



↑ 徐富美老師正在做延伸分析



↑ 熱烈的提問討論時間



↑ 主持人陳麗君老師



↑ 茶敘時間